幼狮

上册

欧文·肖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曼斯菲尔德著

城　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　锋
〔英〕毛　姆著

雪　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　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　德著

蒂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　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农　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　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特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欧文·肖 著

幼　狮

上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Irwin Shaw

THE YOUNG LIONS

本书根据 Jonathan Cape Ltd., 1949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幼　狮

〔美〕欧文·肖 著

陆谷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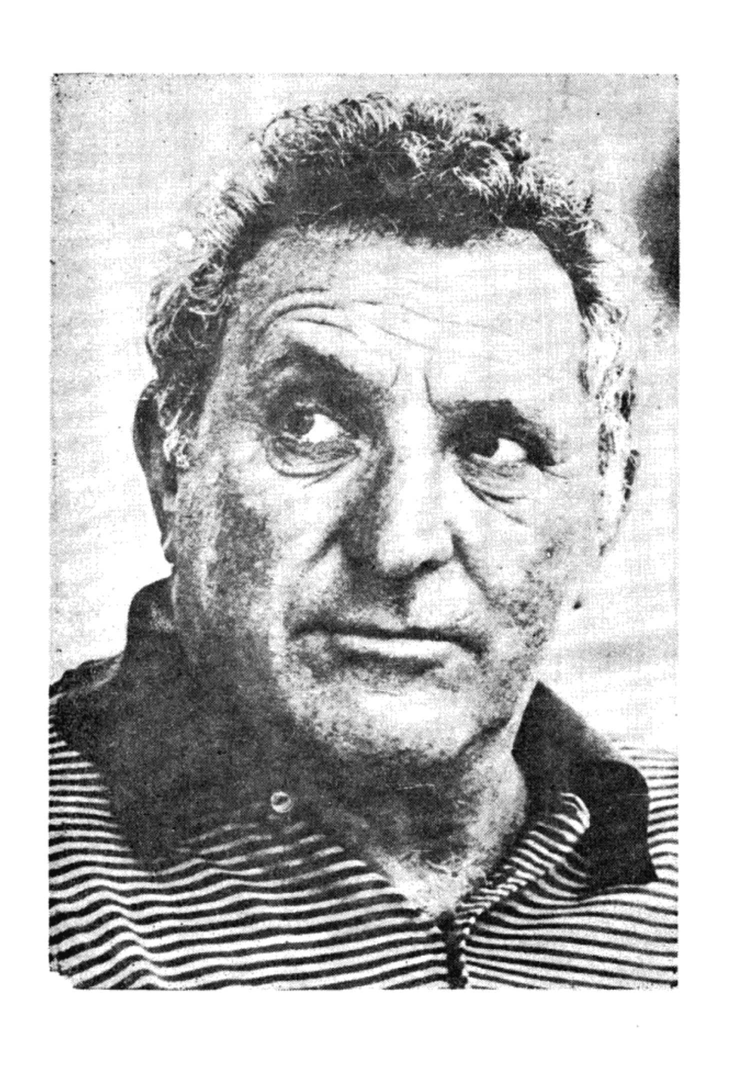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9 插页 11 字数 651,000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4,500 套

书号：10188·700　　定价：（上、下册）5.90 元



欧文·肖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①

① 引自《圣经·旧约全书·那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第一章

大雪初霁的黄昏，小镇犹如圣诞时节的窗口，闪闪发光。白皑皑的山坡底下，在披着厚重冬装的蒂罗尔群峦之中，电气铁路星星点点的灯火，显得喜气洋洋。不管是外来的滑雪游客，或是当地居民，全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走在积雪的大街上见了面，都笑容可掬地打招呼。白色和褐色房屋的门窗装饰着花环。原来，这天是除夕，充满希望的一九三八年新年来临了！

玛格丽特·弗里曼特尔踏过硬邦邦的积雪，朝山上走去，边走边谛听脚下滑雪靴的嘎吱声。看着一片洁净寂寥的暮色，听着山下村子里一群孩子的歌声，她微微笑了。这天早上，她离开维也纳时，天正下雨，行人表情阴郁，匆匆穿街过巷；大城市里下雨总给人带来这种压抑感。而这儿的巍峨高山和万里晴空，加上刚下过一场大雪，又置身在这个爱好运动的舒适而快活的小村里——这一切仿佛都是为她个人准备的礼物，因为她是个美貌的年轻姑娘，正在度假。

脚步落下处扬起一股股雪尘。她只觉得腿部的肌肉放松了，行路即便有点累，倒也累得舒坦。下午滑雪之后，她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当时就觉得嗓门和润了不少；这会儿，酒劲犹在，正柔和地阵阵散发开来，在毛衣底下的肩部和双臂引起暖烘烘的感觉。

“Dort oben am Berge,” 孩子们在唱，“da wettert der

Wind,① ”童声清脆嘹亮，在稀薄的空气中回荡。

“Da sitzet Maria,”玛格丽特也轻声哼起来，“und wieget ihr Kind.② ”她的德语很不到家，所以她一面哼，一面禁不住为自己竟敢用德语唱歌而得意；另外，曲子的旋律和优美也使她快乐。

姑娘个子颀长纤细，长着一张娇小的脸蛋和一对绿莹莹的眼睛，鼻梁上有好些雀斑，据约瑟夫说，这是美国姑娘的特征。约瑟夫决定第二天早车到。一想起他，姑娘咧嘴笑了。

到了客栈门口，姑娘收住脚步，最后望一眼那高耸入云的威严的群山和四下闪烁的灯火，深深吸了一口黄昏甜美的空气。接着，她推开门，走进客栈去。

客栈的大厅里装饰着冬青和绿叶，显得生气盎然。厨下正大烤糕饼，屋子里弥漫着喷香的甜味。房间的陈设相当简朴，家具都用厚重的栎木制成，钉着皮面。山村的农舍常常整洁得一尘不沾，同时又带有明快的色调。这个房间的特点正是这样，而这特点就象屋里的桌椅一样，摸得着，看得见。

兰格曼太太正小心翼翼地托着一只盛混合饮料的刻花玻璃大钵，穿过客厅走去，因为神情专注，她那红似樱桃的圆脸皱缩成了一团。一看见玛格丽特，她收住脚步，满脸堆笑，把饮料钵往桌上一放。

“晚上好，”她用柔和悦耳的德语说。“滑雪有趣吗？”

“有趣极了，”玛格丽特说。

“但愿你没过分劳累才好，”兰格曼太太的眼角狡黠地眯缝

---

① 德语：那边有座高山，微风拂面。

② 德语：玛丽亚坐着，摇晃她的孩子。

成一条线。“今夜在这儿要热闹一场，开个跳舞会，来的小伙子还真不少呢。累了可玩不成啦。”

玛格丽特笑着说：“跳舞的力气还有。只要有人教。”

“喔！”兰格曼太太不以为然地扬起双手。“这不成问题。这儿的人会跳各种舞。教你，他们准乐意。”她用挑剔的目光朝玛格丽特上下一打量。“当然，你这人长得瘦溜，可眼下好象大家都喜欢瘦娘们。你知道，是美国电影开了这个风气。弄到最后，怕是只有生痨病的姑娘才逗人爱呢。”她笑着重新端起饮料钵，红润的脸上表情是那么和善，她那好客的样子更象是让人取暖的熊熊炉火。她一边朝厨房走去，一边说：“你可得留神我那小子弗雷德里克。老天作证，他可真喜欢同姑娘们罗唣！”她格格笑着，走进了厨房。

厨房里顿时飘出作料和黄油的扑鼻香味。玛格丽特使劲儿闻着菜香，一边哼着小调，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

晚会开始的时候，气氛相当规矩，屋子四角全是正襟危坐的长者。小伙子们手足无措地围成一个个临时性的圈子，喝着加了刺鼻香料的果汁酒，神态颇为庄重，饮酒也有节制。在场的姑娘大多长得高大，手臂圆滚滚的，结实极了。她们穿着镶缀花边的节日盛装，显得很不自在。一位手风琴师前来助兴。待他奏过两支曲子，不见有人跳舞，琴师好不扫兴，于是便绷着脸跑到酒钵前去站着，让位给放送美国唱片的留声机。

来客中多数是镇上的居民、农夫、商人以及兰格曼家的亲友。高山的阳光把这些人晒得黑里透红，看上去都非常结实；即便穿着臃肿，这些山民都象是永世不老的超人，病魔和衰颓都无损他们强壮的身躯，而在黑黝黝的肌肤掩盖之下，他们也从来没

有死之将至的预感。兰格曼这家旅店客房不多，在这儿盘桓小住的城里人大多只是不失礼貌地喝过一杯甜酒，便纷纷奔大旅馆寻欢作乐去了。最后，玛格丽特终于成了晚会上仅存的外地客。她酒喝得不多，而且打定主意要早一点就寝，好好睡一宿，因为约瑟夫乘坐的那班火车将在早晨八点半到达，她希望在充分休息之后，神清气爽地去迎接他。夜慢慢深了，晚会的气氛开始变得放浪。玛格丽特跟大多数小伙子跳了舞，其中有华尔兹和美国狐步舞。十一点钟光景，屋子里已闷热不堪，人声嘈杂，桌上摆出了第三钵甜酒。这时候，众人脸上那种户外山民健旺但略带蠢笨的赧然表情消失了，代之以室内作乐时的焕发容光。玛格丽特开始教弗雷德里克跳伦巴舞。其他客人围作一圈，看得入了迷，待她跳完都拍手叫好。兰格曼老头坚持要姑娘陪他跳一场。此人是个身材滚圆的矮胖老头，长着一个粉红色的秃脑瓜。在众人阵阵的哄笑声中，她用自己那一口勉强过得去的德语向对方介绍滞后节拍的奥妙和加勒比舞节奏的含义。老头浑身大汗淋漓。

“啊，老天爷，”老头在一曲奏完时说，“我在这儿的山区浪费了多少大好光阴。”玛格丽特笑着把身子凑上去，吻了老人。来客站在擦得亮堂堂的地板上，紧紧围着这对舞伴，这时又是一阵鼓掌叫好。弗雷德里克咧着嘴傻笑，抢前一步，抬起双臂说：“老师，再教教我吧。”

有人去重放唱片。趁这当口，大家逼着玛格丽特又喝下一杯甜酒。弗雷德里克动作笨拙，脚步滞重，可是搂着姑娘的双臂却极其有力，在旋转不止的热烈的双人舞中，使人觉得他的手臂坚实可靠。

一曲终了。手风琴师十几杯甜酒下肚，这时又开始演奏，一

边拉琴，一边唱将起来。客人们站在炉火前，围着琴师，一个接一个应和着唱起来。他们的嗓音伴随着浑厚而高扬的琴声，飘过高高的屋梁，在屋子里回荡。玛格丽特听任弗雷德里克搂着自己，轻声唱着，象是自顾自低吟。她脸上布满红晕，思忖着这些人心肠多好，多么热情，友好，率真，对待外人又多么周到；他们在这儿唱歌迎接新年，那粗犷的户外山民的大嗓门，为了与只能奏得轻柔美妙的琴声相匹配，不得已而改弦低吟。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 ①" 众人唱道，其中尤以兰格曼老头公牛般的嗓门响亮，那声音唱着这哀怨的曲调，不免显得滑稽。玛格丽特加入了合唱，她的眼光扫过壁炉，落在那十来个唱歌客人的脸上。屋子里只有一个人沉默着不作声。

这人名叫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一个瘦长的青年，神情严肃而茫然。他留一头短发，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浅色的眼睛射出近乎金黄色的光，活象一头猛兽。玛格丽特曾在山坡上见到此人郑重其事地教初学者滑雪，他那种长距离滑行时升降自如的雄姿，一时间曾引得她羡慕不已。此刻，这青年站在人群背后，与唱歌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雪白的衬衣敞着领口，正好烘托出他那深色的皮肤。他手捧酒杯，可一点没有醉意，只管用冷漠的眼光端详着唱歌的人。

玛格丽特捕捉住这青年的目光，冲着他微微一笑，说："唱吧！"

青年庄重地报以一笑，并举起了酒杯。她看见青年驯顺地遵

---

① 德语：玫瑰，玫瑰，红玫瑰，原野上的玫瑰。系歌德作词、舒伯特作曲的《野玫瑰》中的一句。

命唱了起来。可是屋子里一片嘈杂，这青年加入之后，合唱音量有什么变化，她听不出来。

夜已深，烈性甜酒起了作用，加上新年正悄悄临近，参加晚会的人不再那么讲究礼貌了。阴暗的角落里，好几对男女在亲嘴，动手动脚地偷情。歌声变得更响亮，更放肆；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发现歌词越来越难听懂，全是些俚语和双关语。老太婆们听了乐得直打哈哈，男人则纵声大笑。

快到午夜的时候，兰格曼老头爬上一张椅子，要求大家肃静，并向手风琴师作了个手势，然后以略带醉意的声音，拿腔拿调地说："作为一名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间负伤三次的西线老兵，我请大家同我一起唱一首歌。"他向琴师一挥手，后者便开始奏出"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① 的头几个音节。早在五岁那年，玛格丽特就从一位德国保姆那里学会了这支歌，但是在奥地利听人唱这首歌还是头一回。歌词她还记得，于是她就同别人一块儿唱了起来，醉醺醺地觉着自己很聪明，成了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弗雷德里克把她搂得更紧，吻了她的前额，对于姑娘会唱这首歌表示愉快。仍然站在椅子上的兰格曼老头，举起玻璃杯祝酒："为美国，为美国姑娘们，干杯！"玛格丽特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鞠躬致谢。"以美国姑娘的名义，"她礼仪十足地说，"请允许我说，我觉得非常快乐。"

弗雷德里克吻了她的脖子，还没等她拿定主意对这个举动作出反应，琴师又拉起了手风琴，奏出响亮的、原始的音乐。在场的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十分刺耳，带着战胜者的骄矜。开始，玛

① 德语："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一九二二年成为德国国歌。一九四五年被盟军所禁，一九五二年其中第三段成为联邦德国国歌。

格丽特辨不出歌词；这支歌里的某几段，在维也纳她只听人偷偷哼过那么一两次。而在这儿，男人们放声高唱，因为喝多了酒，吐字含混不清，那本来就杂乱难懂的歌词就更加听不明白了。

弗雷德里克僵直地站在她身旁，狠命抓着她。她能感觉到弗雷德里克因为受到歌声的激动肌肉全绷得紧紧的。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终于听明白了歌里唱的是什么。

“Die Fahne hoch,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他唱得颈间青筋暴突，“S. A. marschiert in ruhig festen Schritt Kameraden die Rotfront und Reaktion erschlossen.①”

听着听着，玛格丽特沉下了脸。她闭上眼睛，觉得浑身无力，那尖利刺耳的歌声差不多把她憋了个半死。她想从弗雷德里克手里挣脱出来，可他的一条胳臂死死搂着她，所以她只好站在原地听着。当她睁开眼时，她望望房间那一头的滑雪教练，只见那人没唱，一个劲儿盯着她看。不知怎么地，那人的眼睛露出忧虑而同情的神色。

在唱到霍尔斯特·威塞尔②这支曲子的末尾时，人们的嗓门越来越大；歌声充满令人战栗的威胁和震耳欲聋的气势。接着，男人们立正，眼中凶光毕露，个个都象不可一世的凶神恶煞；在场的女人，一边加入合唱，一边屈膝跪下，好比歌剧中神祇出场时的众修女。当屋子里响起“Marschieren mit uns in ihrem Geiste mit③”这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全场只有玛格丽特和那黑

---

① 德语：高举着旗帜，队伍排得齐整，冲锋队踏着稳重而坚定的步伐，列队前进，战友们开辟红色的阵地。

② 纳粹时代柏林冲锋队的一名小队长，一生充当法西斯的打手，此人所作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成了纳粹党歌。

③ 德语：在思想上和我们一起前进。

皮肤黄眼睛的青年没有作声。

玛格丽特觉得非常虚弱，竟不出声地哭了。她恨自己这般软弱，被弗雷德里克紧紧搂着动弹不得。这时，从村子的教堂传来隐约的钟声，激越的哨哨声在冬夜的群山中回响。

这会儿，兰格曼老头的脸已红得象一根胡萝卜，圆圆的秃头不住往下淌汗，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想来一九一五年他初到西线那阵子，两眼大概也曾这样闪过光。老头举起酒杯，以深沉而虔诚的声音说："为元首干杯！"

"为元首干杯！"炉火的映照下，只见杯觥交错，人们急切而又满怀敬仰地饮下这杯酒。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上帝保佑你过个好年！"方才那一阵爱国主义的狂热发作就此告终，来客笑着互相握手，拍肩，接吻，显得随和而亲热，一点没有杀气腾腾的样子了。

弗雷德里克把玛格丽特的身子扳过来，想吻她，可姑娘别转头躲开了。泪水引出了啜泣，她终于挣脱了弗雷德里克，奔上扶梯，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里。

"美国小妞，"她听见弗雷德里克笑着说，"这些小妞还假装能喝酒呢。"

泪水慢慢止了。玛格丽特觉得非常疲乏，又感到自己出了洋相。她设法不去想刚才的泪水是怎么一回事，而是有条不紊地刷了牙，把头发拢起，并往满是泪痕的发红的眼睛敷上点凉水，这样，到早晨约瑟夫来时，自己才会显得尽可能活泼、标致一些。

她住在一个粉饰得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卧床上方是个紫檀木雕像，那是钉在十字架上正在沉思的基督。她脱了衣服，把灯熄掉，打开窗户，爬上那张大床。风和月光顿时从布满粉

屑一般的明亮的远山泻进屋子。一接触冰凉的床单，她打了几个哆嗦。幸好鸭绒铺得厚，一会儿就暖和了。亚麻布的床单有一股好闻的气味，使她想起孩提时代在美国老祖母家里闻到过的刚刚洗好的衣物。硬挺的白色窗帷擦着窗框沙沙作声。这会儿，手风琴师正在楼下轻轻奏出关于爱情和离乡背井的悲怆秋歌，因为隔着好几扇门，声音显得轻幽而哀怨。她很快就睡着了，脸上挂着严肃而平静的表情，象个没人保护的孩子，任床罩外逼人的寒气侵袭。

做梦常是那样的：你觉着有一只手轻轻擦过皮肤，身旁有一个影影绰绰的黑影；脸颊上拂过陌生人的鼻息；一只有力的胳臂紧紧抓着你……

这时，玛格丽特惊醒了。

“别出声，”那男子用德语说。“我不会伤害你的。”

这人喝过不少白兰地，玛格丽特完全不着边际地想道，我能从他的呼吸中闻到酒味。

一时，她躺着没动弹，盯着来人的眼睛看，只见从凹陷下去的眼窝射出几束微光。那人的手轻轻摸过她的腹部，熟练地滑过她的大腿。她感觉到来人把大腿搁在她的腿上。这男子是穿着衣服的，那粗硬的衣料扎痛了她。蓦地一跳，她滚到床的那一边，赶忙坐了起来。但来人动作极快，加上力气大，一下子把她重新按在床上，用手掩住她的嘴，一面得意地笑着。

“小东西，”那男子说，“灵活的小松鼠。”

这下，她认出那声音来了。“是我，”弗雷德里克说，“只不过是拜访你一次，没什么好害怕的。”他试着把手从她嘴上移开。“别嚷嚷，”他低声说，调子里仍带着一点笑意，仿佛是在跟一个

小娃娃闹着玩儿。"嚷开去毫无意义。首先，大家都醉了；再说，我会告诉别人是你请我来的，可后来大概又改变了主意。大家都会信我的，因为我搞女人有点小名气；另外，你又是个外国人……"

"请出去吧，"玛格丽特轻声说。"求求你。我对谁也不说。"

弗雷德里克格格一笑。他是有点醉了，但并不象他佯装的那样醉得可以干出这等事来。"你是个娇滴滴的小妞儿，今年冬天这一带就数你漂亮……"

"干吗找我？"玛格丽特在绝望中抓住这句话，同时拼命使劲，使对方乱摸的手遇上的只是僵硬木然、敌意十足的身体。"蒙你抬举不胜荣幸的姑娘多着呢。"

"我就要你。"弗雷德里克亲她的脖子，显然，他自以为这样的温情，女人是无法抵拒的。"我非常看重你。"

"我不要你，"玛格丽特说。在这漆黑的深夜，被这么一个粗鲁的大汉抓着动弹不得，她急得什么似的，生怕自己那点德语辞不达意，把词汇、文法和习惯用语全忘个精光，而正由于这点学生时代的失误，被人占了便宜去。"我不要你。"

"这样总是更有趣味，"弗雷德里克说，"当那姑娘在开头时摆摆架子说自己不愿意。这样才更象个小姐，显得更文雅一点。"她觉得对方非常自信，故意在取笑她。"摆架子的姑娘还真不少哩。"

"我告诉你母亲去，"玛格丽特说。"我发誓一定这么做。"

弗雷德里克轻声笑了。房间里一片死寂，他的笑声显得既自负又从容。"告诉我母亲去，"弗雷德里克说，"你说她为什么老把俏娘们安置在这个房间？这下面正好有个小棚，打窗口爬进来一点也不费事。"

这不可能，玛格丽特想。那胖胖的矮女人，长着红樱桃般的圆脸，老是冲着人微笑，还在所有的房间里挂上十字架；那么干净，勤劳，还按时上教堂……突然，玛格丽特记起在楼下大厅里当大家都唱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兰格曼太太的那副尊容，那种狂野而目不转睛的逼视；由于粗俗的乐曲的撩拨，放荡的脸上满是汗水。这是可能的，玛格丽特想，的确如此，这个十八岁的傻小子不可能一手安排这一切……

"多少次了，"她赶快抓住这个话题，想以此尽量拖延时间，"这房间你爬过多少次了？"

他张嘴一笑，只见牙齿闪出寒光。他的手一时停止了摸索，那是因为他正自我陶醉地回答姑娘的问题。"家常便饭，"他说。"不过现在我变得挑剔了。爬上来可不容易，棚顶全是雪，可滑呢。只有为了你这样的美人儿我才肯冒这个险。你真美，"弗雷德里克轻声说，"你全身没一处不好看。"

"我要叫喊了，我警告你。"

"那样的话，你准倒霉，"弗雷德里克说。"倒大霉。我妈妈肯定会当着别的房客的面把你骂得狗血喷头，非立时三刻把你赶出去不可，因为你把她十八岁的小儿子勾引到自己房里惹是生非。明天你那位绅士男朋友一到，准会发现这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弗雷德里克的声音乐呵呵的，同时又带一点说私房话的意味："我劝你千万不要叫喊。"

玛格丽特闭上眼睛，直挺挺地躺着。一时间，她仿佛看见晚会上所有来客的嘴脸，这些以山民的健旺和整洁作幌子的阴谋分子，狂笑着，不怀好意地乜着眼睛看人，在他们的白雪城堡里交头接耳准备暗算她。

蓦地，弗雷德里克一个翻滚，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只觉得

一阵闷塞,完全无法动弹了。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她强忍着不让它们淌下。

幸好她的双手还可以自由活动，于是她便伸手去抠他的眼睛。她能感觉到对方的皮肤被自己抓了个正着，还听见皮肤撕裂时那令人厌恶的声音。赶在对方攫住自己的双手之前，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朝他脸上抓去。

“母狗!”弗雷德里克伸出一只巨大的巴掌抓住了她的双手,把她的手腕捏得生痛。他伸出另一只巴掌，朝姑娘嘴上狠命地一击。她感觉到自己开始淌血了。“你这不值钱的美国种母狗!”他一骨碌翻身坐在姑娘身上。她僵直地躺着，瞪大眼睛望着这个恶棍。尽管她被打得嘴角流血,眼里依然闪耀着胜利和不屈的光芒。月亮业已下斜,把屋子里的此情此景笼罩在一片宁静的银白色光华之中。

他又给了她一下子,这回用的是手背。姑娘的嘴上挨了揍。她能感觉到对方的指关节和手上的骨头，一时间甚至闻到厨房的气味,这人平时就在厨下干活。

“要是你不出去,”尽管头脑一片昏乱,她还是明白无误地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明天我就杀了你。我和我的男朋友一准杀了你,我发誓。”

他仍然坐在姑娘身上,用一只大巴掌抓着她的双手。他的脸被姑娘抓破了,正淌血,金黄色的长发垂挂着遮住了眼睛。他一脸的杀气,俯身看着她,一阵阵地喘粗气。一时,房间里没有一丁点儿的声响。接着,他把目光移开，露出一丝游移的神色。“是罗,”他说,“对那些不喜欢我的姑娘，老子还没兴趣呢。不值得!”

他松开了姑娘的双手，又残忍地用手掌心后部狠狠地把她

的脸推开，故意用膝盖重重磕她一下，终于弃床下地了。他站在窗前理一理衣服，吮吸着被姑娘抓破的嘴唇。静谧的月光下，他那模样真象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甚至还带一点可怜相。他很扫兴，正笨拙地扣上衣服的钮子。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房间的那一头去。“我从房门出去，”他说。“这毕竟还是我的权利。”

玛格丽特静静躺着，一动也不动，直瞪瞪望着天花板。

弗雷德里克在门口站定。没捞到一点好处就这么离去，他不甘心。玛格丽特意识到对方正在拼命搜索他那农家小厮的头脑，在走出房间之前非说上几句刻薄话不可。“是罗，”他说，“回维也纳找那些犹太人去吧。”

他猛地推开房门，走出去后并没把它带上。玛格丽特只好起身，蹑手蹑脚去把房门关上。她听见沉重的脚步声沿楼梯而下，往厨房方向渐渐远去，在这人们业已熟睡的冬夜，透过这古老的木墙咚咚回响。

风已停了，房间里一片死寂，寒气逼人。玛格丽特穿着皱巴巴的睡衣，突然一阵颤抖。她走到窗前，把窗子关了。月亮已经下沉，长夜正迎来破晓，天空和群山笼罩在曙光之中显得死气沉沉，诡谲莫测。

玛格丽特看一眼自己的床。有一条床单撕破了；枕边留下了血迹——深红色的、神秘的血迹；床铺被压得皱作一团。她打着寒战把衣服穿上，只觉得全身象是受了重创而散了架似的；腕骨更是疼痛难禁。她穿上最能保暖的滑雪服，套上两双羊毛袜，还披上大衣。尽管这样，坐在窗前那张小小的摇椅里，她仍然冷得发抖。窗外，夜色开始消褪，层层依傍的群峦正逐渐显露出来，晦冥的峰顶已染上第一束黛色的晨曦。

黛绿色渐渐地化作了玫瑰红。昼光自上而下地扩散，直到朝阳把山坡的积雪照射得发出眩目的辉耀。玛格丽特站起身来，不朝床铺看一眼便走出房间去。屋子里静悄悄的，角落里黑夜犹未褪尽，底层的休息室还弥漫着昨夜狂欢留下的一股陈腐气味。姑娘轻手轻脚走下楼去，打开笨重的大门，一步跨出去，屋外是白皑皑、蓝湛湛的新的一年；人们还在睡梦中。

街上阒无一人。她在人行道的积雪堆中间穿越，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清晨的空气十分稀薄，她觉得气粗心颤。一扇屋门启处出现了一个矮胖的妇人，她戴一顶防尘帽，系一条罩裙，站在门口，脸庞红喷喷的象一颗樱桃。"早安，小姐，"她说，"多美的早晨啊，对不？"

玛格丽特朝妇人瞟了一眼，忙不迭地疾步走开。那妇人看着姑娘远去，一脸困惑的表情，继而显出愠怒的神色。砰地一声，妇人使劲把门关上了。

玛格丽特从小街拐上通往山里的公路。她低头瞧着双脚，按一定的节拍跨着步子，缓慢地往山坡滑雪场走去。滑雪场此刻空荡荡地没有游客，在清晨的阳光里显得特别耀眼。她折下公路，穿过结冰的雪地往滑雪小屋走去。小屋由粗实的木梁承 托 着。尖屋顶积压着大片的雪，低低覆盖着小屋。小孩子心目中向往的欧洲一定就是这模样。

小屋门前有一条长凳，玛格丽特突然之间觉得精疲力竭，一步也走不动了，于是便颓然坐了下来。她抬头望去，只见山坡一片乳白色，一个转折，徐缓地向着顶峰峥嵘的岩石堆延伸而去，岩石堆这会儿在蓝天的衬托下呈现出紫红色，突兀而嶙峋。

"早安，弗里曼特尔小姐，"身边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

她蓦地转过头来。说话的是那滑雪教练，那位个子瘦长、皮

肤晒得黝黑的年轻人。昨夜她曾冲着此人微笑，而在手风琴师奏乐的时候，她曾要求此人参加合唱。在本能的驱使下，她马上站起身，惊慌失措地走开去。

蒂斯特尔赶上一步。"出什么事了？"他问。身后的声音听上去那么深沉、和蔼而温柔，她不由得收住脚步，记起昨晚的景象：一屋子的人嘈杂地乱嚷嚷，弗雷德里克紧紧搂着自己，扯着嗓门吼叫不止，当时只有这位滑雪教练没作声。她又记起自己啜泣那阵子，此人曾如何投来同情、羞涩、困惑的目光，试图表示当时当地姑娘并不完全孤独。

她别转身来。"对不起，"她甚至还装出了一个笑容。"方才我正想心事，你吓了我一跳。"

"肯定没出事吗？"他问。滑雪教练光着头，那模样比之昨天晚会上显得更带孩子气，也更羞答答。

"没有，"玛格丽特坐下了。"我在这儿坐一坐，看看你们这儿的山。"

"也许你宁愿独自待一会儿吧？"说着，他试探性地挪开一步。

"不，"玛格丽特说。"别走。"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非找个什么人把昨晚发生的事细说一番不可，同时也好使自己估量一下这件事的含义。跟约瑟夫谈这样的事是断然不可能的，而眼下这位滑雪教练却正鼓励自己把心里话说出来。这小伙子的长相甚至也与约瑟夫相仿，黑黝黝的皮肤，理智而又庄重的神色。"请别走，"她说。

他在姑娘跟前站定，两腿微微叉开着。滑雪教练敞着领子，没戴手套，好象这儿既没寒风也无严冬。他穿一套裁剪得体的滑雪服，显得潇洒而精干。晒得黝黑的皮肤表层之下可以看到

他浅褐的自然肤色；他的双颊刮得干干净净，只见淡红色的血管在隐约搏动。

滑雪教练掏出一盒纸烟，敬姑娘一支。她接受了。对方以熟练的手势，顶着风，捂着火柴，给她点了烟。他欠下身子的时候，那双稳健的浅褐色的男子的手就在姑娘的脸庞前擦亮了火柴。

"谢谢，"她说。他点了点头，燃着了自己的纸烟，在姑娘身旁坐下。两人就这么靠在椅背上自由自在地仰着头，半开半闭的眼睛注视着阳光灿烂的群山。纸烟的烟雾缭绕着升去，玛格丽特吸着纸烟，清晨时分的嘴里充满浓郁的烟味。

"多好啊！"她说。

"什么？"

"山。"

他一耸肩说："仇敌！"

"什么？"她问。

"仇敌。"

姑娘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的眼睛斜视着眯成了一条缝，下巴撅着，显出冷酷的样子。她又回过头去看山。

"山怎么啦？"她问。

"监狱，"他挪了挪穿着缚带结扣的漂亮靴子的双脚。"我的监狱。"

"干吗这样说？"玛格丽特不胜惊奇地问。

"你不认为一个人这样度过一生够无聊的吗？"他露出一丝苦笑。"世界在崩溃，人类在挣扎着求生存。而我却在这儿教那些胖丫头怎样顺着山坡滑下而别摔个倒栽葱。"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呵，玛格丽特不由得想道，又情不自禁

地觉着有趣：连运动员都Weltschmerz①。

“如果说你的反感这么强烈，”她说，“那你又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呢？”

他不出声地笑了，笑容里没有丝毫乐趣可言。

“我试过，”他说。“我试着在维也纳过了七个月。当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儿的生活了，所以去了维也纳。我想找一个有意义的造福于社会的职业，即使因此累死也甘心。可我要劝告别人：眼下别想在维也纳找到任何造福于社会的职业。我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馆里当跑堂，专给游客端盘子。后来，我回家来了。在这儿你至少可以正大光明地挣钱过活。这就是奥地利。做无聊的工作倒能赚大钱。”他摇摇头又说：“原谅我。”

“干吗？”

“因为我说了这么一通废话，向你发牢骚。我为自己害臊。”他一弹手指摔掉纸烟，把双手插进衣袋，不无困窘地微微耸起双肩。“我不知道干吗对你说这些。兴许是时间还早，山里就你我两人已经醒来。我说不上来。不知怎么地……你这人看上去富有同情心。这儿山区的人啊……”他一耸肩，“全是牛！只管吃饱喝足，想着法儿挣钱。昨天夜里我就想跟你谈一谈……”

“你没早点跟我谈一谈，真遗憾，”玛格丽特说。坐在这个人的身边，听着他用柔和而浑厚的声音说一口精确的德语，而为了照顾她那尚不熟练的听能，这人故意说得缓慢而清晰——这一切竟使姑娘的伤痛感慢慢隐去，情绪又恢复了平静。

“你离开得很仓促，”他说。“一边还在哭。”

“真傻透了，”她直认不讳。“只能说明我这人实在还没成

① 德语：伤感。

年。”

“成年人照样会哭的，哭得昏天黑地，还常哭哩。”玛格丽特觉得对方是在设法向她暗示他时而也要哭一阵。“你几岁了？”他唐突地问。

“二十一，”玛格丽特说。

他点点头，好象年龄至关重要，今后打交道时一定要把这因素考虑在内。“你来奥地利干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玛格丽特嗫嚅着。“父亲死了，留下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也够花一阵的。我就打定主意，赶在确定自己的生涯之前见见世面……”

“干吗选中奥地利？”

“我说不上来。我在纽约学布景设计。有人到过维也纳，告诉我那儿有一所出色的学校。再说，要见世面，哪里都一样，只要同美国有区别，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在维也纳上学吗？”

“是的。”

“学校出色吗？”

“不，”姑娘笑了。“天下的学校都是那么回事。别人上学都有收获，唯独你自己是个例外。”

“尽管这样，”他转过脸来，严肃地看着她，“你仍然喜欢那学校？”

“我喜欢；我还喜欢维也纳，喜欢奥地利。”

“昨天晚上，”他说，“你可不怎么喜欢奥地利。”

“说的是，”接着她又诚实地补充一句：“不是奥地利，而是那些人。我不怎么喜欢那些人。”

“那支歌，”他说，“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

她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我没有思想准备，没想到在这风景秀丽的地方，在这远离尘世的山区……"

"这儿离尘世并不远，"他说。"完全谈不上远离尘世。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又是这个问题，玛格丽特心想，这个突然之间冒出来并把欧洲划分成了两半的问题。

"当然，"他说，"我知道你不是犹太人。"他沉思着撅起嘴唇，眯缝着眼往远处的山坡望去。这副苦苦思索的表情还真有些特别，看着既叫旁人猜不透，同时又象在窥探旁人的心思。"你的朋友才是犹太人。"

"什么？"

"今天上午将要到达的那一位。"

"你怎么知道？"

"我打听过，"他说。

短短的一阵沉默。这人真是个稀奇的复杂人物，玛格丽特思忖道，既唐突，又有些害羞；一方面缺乏幽默感，为人呆板无趣，另一方面却又出人意料地敏感，颇有洞察力。

"我想那一位是犹太人吧。"他的语调严肃而又不失礼数，从中听不出他本人的好恶，也没有仇视的意味。

"嗯……"玛格丽特试图把事情向他说清楚，"按你们这儿人的看法，我想他算犹太人。他本人是天主教徒，不过他母亲是犹太人；所以，我想……"

"他的长相怎么样？"

玛格丽特慢条斯理地说："他是个医生。当然比我年长一些。他很漂亮，有点儿象你。他为人很有趣，谁跟他在一起，准保会被他逗得直打哈哈。可同时他又是个严肃的人，曾经在卡尔·

马克思公寓战中同士兵对阵。他是最后撤出来的人之一……”姑娘突然打住。“这些话全部收回。这样到处乱说实在荒唐，会惹出不少是非的。”

“不错，”滑雪教练说。“别往下说了。不过，听上去他是个好人。你准备跟他结婚吗？”

玛格丽特一耸肩。“我们倒是曾经谈起过。但是……还没作出决定。走着瞧吧。”

“你准备对他说起昨晚的事吗？”

“是的。”

“还要说你的嘴唇是怎么受伤的吗？”

玛格丽特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摸伤痕，又从眼角瞟了滑雪教练一眼。他还是眯缝着眼，神色庄重地望着群山。“弗雷德里克昨晚到你房间去了，是不是？”

“是的，”玛格丽特低声说。“你知道弗雷德里克的为人？”

“谁都知道弗雷德里克的为人，”滑雪教练尖刻地说。“你也不是第一个带着伤痕从那房间下楼的姑娘。”

“恐怕，”玛格丽特说，“这场把戏中的各个方面原来就是一回事情。”

“什么意思？”

“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纳粹，强行闯进女人的房间，打女人……”

“胡扯！”蒂斯特尔愤懑地大声说。“不许你这么说。”

“我说了什么啦？”玛格丽特感到那种无法解释的不安和恐惧重新袭来。

“弗雷德里克爬进你房间，可不是因为他是纳粹，”这会儿，滑雪教练又恢复了常态，心平气和地说话，用教练员的腔调耐心

地作着解释，就好象他在教孩子滑雪的入门知识。“弗雷德里克这么干，因为他是头猪。他是人类的渣滓。他之所以成为纳粹，完全是偶然的。到最后，倘若情况不妙，他肯定也会成为纳粹中的败类。”

“那么你呢？”玛格丽特坐着一动也不动，盯着自己的双脚瞧。

“当然，”滑雪教练说，“当然啦，我是纳粹。不要显得那么惊讶嘛。你是中了胡言乱语的美国报纸的毒啦，说什么我们吃孩子的肉，烧教堂，驱赶浑身赤条条的修女走过大街，用口红和人血在修女的背上涂淫画，还办起了人种养殖场，等等，等等……要不是正儿八经的事，这种宣传准让人捧腹大笑。”

他沉默了。玛格丽特真想走开去，可又没力气，生怕一站起身来就会一个趔趄摔倒。她的眼睛觉着热辣辣的刺痛，双膝软绵绵的，象是一连几天没睡觉似的。她眨了眨眼，向远处安谧的白色群山望去。天已大亮，山显得辽远，不再那么峥嵘奇峭了。

多大的愚弄呵，她想，这些在冉冉升起的朝阳沐浴下巍峨而安谧的群山。

“我希望你理解……”滑雪教练的声音非常柔和，带着抱憾和央求的意味。“你们在美国把这儿的事情说得一无是处，太容易啦。你们富有，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可以容忍，可以享受你们称之为民主的那玩意儿，可以采取一种道义立场。在奥地利，在这儿，我们可无法采取什么道义立场。”他顿了一下，象是等着姑娘反驳。可是她没有作声，这样，他便把嗓门压得低低的，用不带感情的语调接着往下说。“当然你有自己独特的观感。我不责怪你。你的男朋友是犹太人，你为他担心。这样，对

一些重大问题,你就视而不见了。这些重大问题……"他重复一遍,仿佛在他听来这几个字有着某种安慰和鼓舞的作用。"这些重大问题指的无非是奥地利啦,德国人民啦。硬说我们不是德国人实在是荒谬绝伦。五千英里之外的美国人这么胡说一通当然很容易,我们可不。照目前的样子过下去,我们只能是一个叫花子的国度。七百万人,没有前途,听凭别人的摆布,活象一群依靠旅游者和外国人的小费生活的店小二。美国人不能理解。人怎么也不能在耻辱之中过一辈子,为了恢复自尊,他们什么都会去做。奥地利只能走纳粹化的道路,只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已颇有些生气,重新带上了感情。

"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玛格丽特说,居然违心地卷入了辩论。话说回来,那也是因为他这人看上去通情达理,模样讨人喜欢……"肯定还有其它的办法,而不必靠撒谎,杀人,骗人。"

"我亲爱的小姐,"滑雪教练耐着性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倒在欧洲住上十年试试,到时候就不会跟我说这话了,即便你自己还相信这套胡说八道。实话对你说吧,我曾是个共产党员,直到去年才退了党。全世界无产者,人人享受和平,按需分配,理性的胜利,天下大同,等等。"他笑出声来。"全是胡扯!美国,我不了解。可我了解欧洲。在欧洲,靠理性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天下大同……那是不值钱的街头宣传伎俩,只有二流政客才会在两次大战的间隙中使用这样的口号。我有个印象,在美国情况大致也差不多。你刚才说撒谎,杀人,骗人,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在欧洲就非用上这一套不可,只有这一套才能奏效。你以为我喜欢这么说吗?可这是事情的真相,唯有傻瓜才会有别的看法呢。到最后,问题全解决了,那时我们才会停止实行被你叫做'撒谎和杀人'的那一套。到那时人们不再挨饿,

不再失业，币值稳定，而不会过一个晚上就贬值十分之九；到那时，人民将意识到政府是代表人民的，谁也不能操纵这个政府，谁的意旨都无法指挥政府……到那时，人民再不会吃亏倒霉了。一味软弱，你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只能生活在屈辱中，只能挨饿。唯此而已。靠着力量，你才能要什么有什么。至于犹太人……”他耸一耸肩。“这里有一个不幸的偶然因素。不知怎么的，有人发现利用犹太人问题是上台执政的唯一途径。我不是说我赞同反犹。我个人认为攻击任何一个种族都是愚蠢之极的；我知道，天下有些犹太人就跟那个弗雷德里克一样，但也有另一些犹太人，打个比方说吧，跟我一样。但是，如果说为了给欧洲带来体面和秩序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消灭犹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以局部的不公正换得全面的公正。纳粹党的同志们教给欧洲的就是这么一条道理：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接受这个道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想，到头来，即使美国人也会接受的。”

“太可怕了，”玛格丽特说。

“我亲爱的小姐，”滑雪教练转过身来，抓着姑娘的双手，用急切而直率的语调说，他的脸涨得通红，带着兴奋的表情。“我是在抽象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所以听上去特别不顺耳。请你原谅。我敢向你担保，事情决不会弄到这步田地。你尽可把这一点告诉你的男朋友。一两年之内，他的确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烦恼，也许得停业，得搬家。但是，一旦大事成功，一旦反犹这场把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他又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对犹太人施加的压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等到其他事情安排停当，他尽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地位。别相信美国报纸。去年我在德国，实话对你说吧，记者先生头脑里的景象比之柏林大街上的实际情况确实糟糕多啦。”

"我恨这一切，"玛格丽特说。"我恨所有那些人。"

滑雪教练端详着姑娘的眼睛，接着耸一耸肩，显露出无可奈何以及甘拜下风的神色。他慢慢儿转过身去，思绪万千地望着连绵的山。"对不起，"他说。"你这人看上去明白事理，很有见地。所以我想，这儿来了一个美国人，回去以后会说句把好话吧，她多少是能够理解的……"他站起身来。"嗳，也许是要求过分啦。"他又转过身来，冲着姑娘甜甜地一笑。他那瘦削而讨人喜欢的脸上挂着温和动人的表情。"允许我提一个建议。回美国去吧。欧洲恐怕会扰得你很不愉快呢。"他用脚试探地踩了踩雪。"今天要结冰，"他用就事论事的口吻说，"你和你朋友如果想滑雪，又蒙不弃，我愿意亲自带你们溜西山坡。今天滑雪就数那条路好，可是别自个儿去冒险。"

"谢谢你，"玛格丽特也站起身来。"不过我想我们不会在此地耽搁的。"

"他是早车到吗？"

"是的。"

滑雪教练点点头。"他至少得在这儿耽搁到下午三点。再没有其它班次的火车了。"浓密的眉下，那双眼睛打量着姑娘，双眉的边缘，毛发已因曝晒而显出白色。"你不打算在这儿度假日了？"

"不了，"玛格丽特说。

"因为昨夜的事？"

"是的。"

"我理解。这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写了一阵子。"需要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地址，离这儿不过二十英里。三点钟那班火车在那个小站停靠。这是一家漂亮的小客

店，那儿的滑雪山坡不错，人们的心肠也好，一点没有政治倾向。”他微微一笑。“不象我们这样叫人害怕。那儿没有弗雷德里克式的人物。你肯定会极受欢迎，还有你那朋友。”

玛格丽特接过纸片，把它塞进口袋。“多谢，”她说，一边又不禁想道：不管怎么说，这人的确是个君子，有一副好心肠。“我想我们会到那儿去的。”

“好，祝你假日愉快。过后……”他向姑娘微笑着伸出手来。“过后，回美国去吧。”

姑娘握了握他的手，接着便转身下山往小镇走去。走到山脚，她回头一望，只见滑雪教练已开始传授这天的第一课。他踩着滑雪板，做出一个下蹲姿势，耐心地笑着把一名戴大红绒线帽的七岁女孩从雪地上扶起来。

约瑟夫来了，精神奕奕，带着一脸的喜气。他吻了姑娘，送她一盒糕点。这盒点心是他从维也纳带来的，一路上保护得可当心啦。另一件礼物是一顶浅蓝色的崭新的滑雪帽，那是他见了爱不释手而买下的。他再一次吻了姑娘，之后说：“宝贝儿，新年快乐！”又说：“天哪，瞧你这一脸雀斑。”他不住地喃喃：“我爱你，我爱你，”“你是世上最美的姑娘，”“我饿坏啦，早饭在哪儿？”说着，深深吸一口气，又带着那种占有者的自豪，伸出一条胳臂搂着姑娘，望望四下围着的山峦。“看，看那座山！美国哪有这样的风景！”姑娘不由自主地哭了。约瑟夫这才变得严肃起来，抱着姑娘连连吻她的泪水，一面亲切地低声问道：“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宝贝儿？”

两人互相紧偎着站在这小站的偏僻角落，避开了月台上的人群。姑娘一字一顿地把一切告诉了约瑟夫。但是她没提起弗

雷德里克，只说了昨天晚上的大合唱以及纳粹敬酒的场面。她还说，不管怎么样，自已在这地方确是一天也不能逗留了。约瑟夫心不在焉地亲亲她的前额，摸摸她的脸。初下火车时的快乐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他那原先纤细的颧骨和下巴突然现出明显的棱角，眼窝也凹陷得厉害。他说："喔，这儿也是一样。不管是室内还是野外，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他摇摇头。"玛格丽特，你这小乖乖，"他柔声说。"我看你最好离开欧洲，回家去，回美国去吧。"

"不，"姑娘顾不得考虑什么，只管让自己的感情爆发出来。"我要在这儿住下，跟你结婚，在这里住下去。"

约瑟夫摇头，他那柔软的短发已开始花白，有几处沾着了溶化的雪水而闪闪发着光。"我得去美国，"他轻声说，"我非得到那个培育了你这样姑娘的国度去看看不可。"

"我方才说我要跟你结婚，"玛格丽特紧紧抓着他的胳臂说。

"以后，亲爱的，"约瑟夫含情脉脉地说，"这事以后另找时间再说吧。"

但是两人再没有找到另外的时间。

他们回到兰格曼客栈，在阳光闪耀的窗口处坐下，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以气象万千的阿尔卑斯山为背景，他们吃了香肠、鸡蛋、土豆和煎饼，喝着加了大团掼奶油的维也纳咖啡。弗雷德里克侍候他们进餐，小心翼翼地，态度倒也周到。在姑娘坐下时，他替她把住座椅；每当约瑟夫的杯子空了，他就忙不迭替他重新斟满。

早饭后，玛格丽特打点行装，并告诉兰格曼太太他们准备结帐走了。兰格曼太太叽叽咕咕嚷了一阵，说什么"这太不象话了，"过后便递上了帐单。

帐单上有一项九先令的开支。

“这是怎么回事？”玛格丽特站在接待室擦得锃亮的橡木柜台前，指着帐单上那一行工整的字迹问道。柜台后的兰格曼太太动作仓猝，浑身上下擦洗得干干净净，光华照人，这时便低下头，眯缝着近视的双眼，往纸片看了一眼。

“噢，”她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望着玛格丽特。“那是撕破床单的赔偿费，Liebchen① 。”

玛格丽特付了钱。弗雷德里克替她提着行李，姑娘给了小费。他扶着姑娘坐进出租汽车，鞠了一躬，说：“但愿在此逗留期间您觉得愉快。”

玛格丽特和约瑟夫把行李存放在车站，四处走一走，逛一阵商店，打发了开车前的一段时间。

当火车慢慢开出站去的当儿，玛格丽特仿佛看见那位风度翩翩的黝黑青年蒂斯特尔站在月台的尽头，目不转睛看着列车远去。她招招手，但那人并没有招手作答。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打老远来到车站，又不跟她说一句话，看着姑娘与约瑟夫双双离去，倒是符合蒂斯特尔这人性格的。

蒂斯特尔推荐的旅店虽小，却是座漂亮的建筑，这儿的人也都殷勤好客。他们在此一共住了三夜，其中两个夜里都下了雪，清早出门路上全是刚积起的雪堆。约瑟夫从没象这几天那样快活，那样逗趣。夜里，他拥着玛格丽特睡觉，使姑娘觉得既安全又暖和。那张铺鸭绒的大床象是专门为来山区度蜜月的人制造的。他们不谈正经事，也没再提起结婚这个话题。每天，从早到晚，万里无云的晴空映照着山峰，空气甜丝丝的，吸进胸口使人陶

① 德语：亲爱的。

醉。晚上，在炉火前，约瑟夫为其他房客演唱舒伯特的歌曲，他的声音甜蜜多情，动人五内。屋子里始终缭绕着一股樟木的香味。两人的皮肤被晒得染上了紫铜色，姑娘的鼻梁上出现了比以前更多的雀斑。第四天，他们下山去车站的途中，玛格丽特哭着，因为他们得回维也纳去了。假期结束了。

第　二　章

在纽约市，人们也正在迎接光辉灿烂的一九三八年。湿漉漉的街上，出租汽车一辆接一辆紧挨着，嘟嘟按响喇叭，就象什么马口铁加玻璃的新发明怪物，被禁锢在黯淡的石块和水泥场中奔突。在市中心，广告牌耀眼的光芒之下，百万人头攒动，灰色的人流正缓慢而漫无目标地向四面潮涌而去，犹如一群越狱的囚犯，被看守的探照灯光照射个正着。《纽约时报》大楼上一块电动告示牌正神经质地颤抖着闪出字样，向底下寻欢作乐的人群报告新闻：中西部受到一场暴风雨侵袭，有七人丧生；马德里在年关遭受十二次炮击。比之纽约，新年早好几个小时降临在马德里，所以，对纽约的《时报》读者来说，能在这会儿听到这消息，真可谓是及时而凑巧了。

庆贺新年的人们推推搡搡，活象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百折不回地踩过脚下一地的纸屑，向前拥去，互相抛扔那些沾满闹市万千病菌的花纸条。人们拼命按喇叭，向世人宣告他们正在欢天喜地，无忧无虑地过节。人们扯着嘶哑的嗓门，相互致意，可其中的情义浅薄，等不到天明就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们早先或来自英国的浓雾，或来自爱尔兰的轻霭，或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沙丘，或来自波兰和俄国笼罩着大屠杀危险的犹太区，或来自意大利的葡萄园，或来自挪威捕捞鳕鱼的海滨。总之，这儿有来自世界上各海岛、各城市和各大洲的人；现在他们从布鲁克林和

布朗克斯，从东圣路易和特克萨卡纳，从那被人称作贝米吉① 以及贾弗莱和斯匹律特的城镇来到纽约。这些人看上去好象从没怎么晒过太阳，又好象从来没有足够的睡眠；他们穿的衣服象是向别人借来的；这些人象是被扔进了这寒冷的柏油囚笼的可怜虫，为的是替别人而不是自己过节助兴。看来，这些人都从骨子里预感到冬天将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他们还意识到，尽管车笛齐鸣，尽管到处欢声笑语，尽管人们摩肩接踵地上街过节，尽管教徒在游行，一九三八年势必比上一年的光景更糟。

迈克尔·惠特柯推搡着穿过人丛向前走去。他知道自己这会儿正对周围熙来攘往的行人做出刻板而虚假的笑脸。他已经迟了，可又叫不到一辆出租汽车。刚才，在化妆室里，他不能说走就走，不能不跟大伙儿在一起喝一口。因为喝得太急太猛，这会儿他只觉得晕乎乎的，胃里灼烧得难受。

戏院子里今夜全乱了套。观众闹哄哄的，对演出不感兴趣。派特利夏·弗列来到剧场时已经烂醉，没法登台了，所以只好临时找一个替角上台去演老奶奶。这天晚上真是够迈克尔受的，好不容易才把一切弄舒齐。《暮春》这出戏由他当舞台监督。全剧有三十七个角色，其中有三名儿童演员，这些小家伙没完没了地老是感冒。戏里还有五堂布景，二十秒钟之内非换成不可。如此一夜折腾，他只想回家睡觉了。可是偏偏有人在六十七号街举行一次该死的晚会。劳拉要到场的。再说，除夕之夜谁也不应该回家睡大觉。

我得去乡下置一所房子安家，他边走边想。他走得很快，鞋子在水泥街面上敲打出轻轻的笃笃声。去离城不太远的地方，花

① 贝米吉在明尼苏达州，系根据传说中某印第安酋长的名字所命名。

上六七千块钱，找所便宜的小屋。说不定可以找谁贷一笔款子。有了这么个住所，便可以隔一段时间去住上几天，安安静静地休息，夜里还能看清满天的星斗。在那里，只要你愿意，八点钟上床睡觉也不妨。我得付诸行动，他思忖着，不能光想不做。

走过一家铺子灯光黯淡的橱窗时，他瞥见了自己的形象。橱窗映出的形象并不清晰，更有些失真。可是他却同平时一样，对着自己的那副尊容好不恼火，于是便故作姿态地把胸挺了起来。我得记住不可没精打采，他这样想，得设法减去十五磅体重，不然的话简直成了一个脑满肠肥的杂货铺老板。

在一个街角横穿马路时，一辆出租汽车在他身旁停下兜揽生意，他把车打发开了。得多运动，他想，至少在一个月里得做到酒不沾唇。今日里这副模样全是饮酒的结果。啤酒啦，马提尼啦，一杯接着一杯。早晨醒来，头昏沉沉的，不到中午什么事也做不成。可一到中午又上馆子吃午饭去了，照例又要喝一杯。新年伊始，这倒是个戒酒的大好时机，又是对自己性格的一种考验。就从今夜的晚会做起，悄悄地做起，决不喝酒。乡间住所置办之后，也决不在屋里摆酒柜。如此这般遐想一通之后，他觉得好过多了，决心既定，浑身都来了劲儿。只是当他经过琳琅满目的橱窗向着六十七号街走去的当儿，那条紧裹在身上的裤子仍然使他觉得老大不舒服。

当他走进高朋满座的房间时，刚好敲过十二点。人们唱着歌搂抱在一起庆祝。有个因为饮酒过多老在宴会上昏睡的姑娘，这会儿又躺在屋角不省人事了。惠特柯在一屋子的人当中看见妻子正在亲吻一个男人，那人生得矮小，看模样象是好莱坞一流的角色。有人递给惠特柯一杯酒。一位高挑身材的姑娘把手里的土豆色拉打翻了，正好撒了一些在他的肩头。“上好的色拉，”

那姑娘说，一边用她那纤纤玉手往他上衣的翻领处做样子似地掸一掸。她的指甲足有一英寸半长，涂着猩红色的蔻丹。凯瑟琳走过来了，袒露着大半个胸部，那热辣辣的劲儿足以在微风中驱动一艘大帆船。“迈克，宝贝儿，”她说着在他的耳朵背后吻了一下。“今晚你有什么事吗？”迈克尔答道：“我妻子昨天从西海岸来了。”凯瑟琳说：“哎哨，抱歉。新年快乐！”

迈克尔举杯，一口喝去半杯酒。这酒好象是苏格兰威士忌，里面掺了柠檬苏打。明天吧，他这样想，明天开始戒酒也不迟。不管怎么说，今天已喝过三杯，晚上好歹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迈克尔看着妻子吻过那蓄一把俄国骑兵式尖胡须的矮个儿秃子，这才穿过房间向她走去。

他走到妻子背后。这时，她正握着矮个儿的手说：“不要对别人说，哈利。不过，这剧本真够糟的。”

“你了解我的为人，劳拉，”那秃子说。“我什么时候对别人说过这种事？”

“新年快乐，亲爱的，”迈克尔亲一亲劳拉的脸颊。

劳拉转过身来，一边还执着那秃子的手。她嫣然一笑，尽管四下恭贺新禧的人声鼎沸，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屋子里乱成一团，这一笑仍是百般妩媚，夺人魂魄。这种表示欢迎的甜笑，迈克尔不知见过多少次了，可每一回照样使他惊愕不已，浑身战栗。妻子伸出那条空着的手臂，把迈克尔拉到自己身边，准备亲亲他。在两人脸贴着脸，妻子把嘴唇凑上来的当儿，他感觉到妻子闻着嗅着象在寻找什么，就在这短暂的一刹那，他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办了。而当两人接吻时，他发觉自己更是遍体麻木，打不起精神来。这是她的老一套，他想道，新年也好，旧年也好，都不会有什么两样。

“离开剧场之前，我喝了个够，”他抽出身子站直。“两瓶五年陈的攀乃尔酒。”

他看见劳拉的睫毛微微一抖，显然着恼了。“别对我这样刻薄，”她说。“一九三八年了。怎么这样晚才来？”

“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喝了几杯。”

“跟谁在一起？”狐疑的目光，痛苦的表情，劳拉盘问他的时候，总是这副模样。殊不知这种模样恰恰破坏了她脸上平时的娇美和坦率。

“几个小伙子，”他说。

“就这么些？”她的声音听上去漫不经心，象是开个玩笑；妻子在大庭广众之前诘问丈夫时一般都用这样的声调。

“不，”迈克尔说。“我忘了告诉你还有六个波利尼西亚的舞女，每人都在肚脐里塞一颗胡桃。我们把那几个姑娘留在白鹳酒家了。”

“他这人真滑稽，是不是？”劳拉对那秃子说。“真够滑稽的，对不对？”

“你们讨论开了家务事，”秃子说，“这样我可不奉陪啦。”他朝惠特柯夫妇摇摇手指。“爱你，劳拉，亲爱的，”他说着便一头钻进人堆去了。

“给你出个好主意，”劳拉说，“今夜别对老婆这么刻薄。”

迈克尔把酒喝干，放下杯子，问道：“这小胡子是谁？”

“喔，你是说哈利？”

“跟你亲嘴的那人。”

“他叫哈利，认识他有年头了。宴会上的常客，”劳拉轻柔地摸摸头发。“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西海岸。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也许是个代理商吧。刚才他走过来对我说，在上一部影片

里我的表演使人着迷。”

“他真的用了使人着迷这字眼吗？”

“嗯。”

“这是不是眼下好莱坞通用的说法？”

“我猜是吧。”她对着他微笑，可是眼睛却骨碌碌地来回转动着，目光扫过房间。除去在他俩的家里，妻子每到一处眼睛就闲不下来。“你觉得我在上一部片子里怎么样？”

“使人着迷，”迈克尔说。“找杯酒喝吧。”

劳拉站起身来，挽住丈夫的手臂，把自己的脸蛋放在他肩胛上轻轻摩擦，问道：“我在这儿你高兴吗？”迈克尔一笑之后回答说：“着迷了。”两人格格笑着，并肩穿过房间中央的大群宾客，向酒吧走去。

酒吧设在邻室，上方悬挂一幅抽象派的图画，画的可能是个坐在平行四边形上面的女人，那女人有三个涂成了洋红色的乳房。

华莱士·阿内手持茶杯，正泡在酒吧里。此人头发花白，长着一身赘肉。他旁边是一个粗壮结实的汉子，穿一套蓝色哔叽服，看上去象是连续十个寒冬饱经了风雪冰霜。酒吧里还有两位女客，无精打采的脸长得挺俊，不束带的纤腰活象是干模特儿那一行的。两位女客喝的是不掺苏打的威士忌。

“他向你表示过意思吗？”走近两人时，迈克尔听见其中一个这样问道。

“没有，”另一个女客回答说，摇一摇满头滑溜的金发。

“为什么不表示？”先前说话的那位问。

“眼下，”金发女郎答，“他正信奉瑜伽① 呢。”

① 源出印度教的一种修行法，四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相当流行。

两人若有所思地端详着各自的酒杯，接着一仰脖把酒喝干，仪态万方地一起走开了，神气活现的模样就好比两头豹子在丛林里踱步。

“听见吗？”迈克尔问劳拉。

“听见了，”劳拉笑着说。

迈克尔要管酒吧的给调制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一面转过脸去向阿内含笑致意，后者乃是《暮春》的编剧。可是阿内却照旧出神瞪眼望着前方，一声不吭，只是不时用细长而颤抖的手把茶杯举到唇边去。

“出局吧，”穿蓝色哔叽服的男子说，“乘还没被击倒在地，出局算了。裁判该宣布这一盘拳击赛到此为止啦，省得这家伙再挨揍。”

阿内鬼鬼祟祟地往四下望望，咧嘴笑着，一边却又把茶杯连同托盘往管酒吧的手里推去，吩咐说：“请再来一点儿茶。”

管酒吧的往茶杯里注满黑麦威士忌酒，阿内在伸手接过杯子前又一次提心吊胆地看看四周。“喂，惠特柯，”他说，“惠特柯太太。你们不会去告诉菲丽丝吧？”

“不，华莱士，”迈克尔说。“我不会说的。”

“感谢上帝，”阿内说。“她甚至不让我喝杯啤酒。”嘶哑的声音经威士忌一灌变得含糊不清，这时更是因为自我怜悯而期期艾艾地颤抖起来。“连一杯啤酒都不让喝。你们想得到吗？所以我老带着个茶杯。三英尺之外，谁能看出里边盛的是什么？毕竟，”他从杯子里呷了一口，带着挑战的神气说，“我也是个成年人了。她是想让我再写一个剧本。”说到这儿，不禁悲从中来。“只因为她是老板娘，她就以为自己有权从我手里夺过酒杯扔掉。丢人啊。我这把年纪的人真不该再受这般侮辱。”他朝那位

穿蓝色哔叽服的男子微微侧过身去。"这位派立许先生喝起来象条鱼，可谁也不去出他的丑。大家都说，看着菲丽丝那么关心醉鬼华莱士·阿内，多感人哪！可硬是感动不了我。派立许先生和我本人都知道菲丽丝关心我为的是什么。我说的对不对，派立许先生？"

"一点不错，伙计，"穿蓝色哔叽服的男子说。

"还不是经济！什么事都离不开经济。"阿内端着杯子的手蓦地晃了一下，把威士忌泼翻在迈克尔的袖子上。"派立许先生是共产党，他知道。人类一切行动的基点。贪婪。赤裸裸的贪婪。要是他们认识到从我身上再也榨不出一个新剧本了，即使我日日夜夜泡在酿酒厂里，他们也才不管哩！"他看着劳拉又说："你太太非常漂亮，漂亮极了。今晚在这儿我听到好些人用热情洋溢的词藻说起她呢。"他意味深长地瞟了迈克尔一眼。"热情洋溢的词藻。今晚这儿的大群来客中间，颇有几位你太太的老相识吧。是不是，惠特柯太太？"

"是的，"劳拉说。

"在来客当中，每个人都会碰到几位老相识，"阿内说。"眼下的宴会就是这样。现代社会嘛。一窝冬眠的毒蛇，纠结缠绕在一起了。兴许这可以作为我下一部戏的主题。只是我不愿把它写出来。"他深深喝下一口酒。"这茶味道真好。别对菲丽丝说啊。"迈克尔挽起劳拉，准备离开酒吧。"别走，惠特柯，"阿内说。"我知道听我唠叨你腻烦了。可是别走哇。我想跟你谈谈。你想谈点儿什么？愿意讨论艺术吗？"

"咱们另找时间吧，"迈克尔说。

"我知道你是个严肃的年轻人，"阿内固执地往下说，"咱们这就讨论艺术吧。今晚我那部戏效果怎么样？"

“还不错，”迈克尔说。

“不，”阿内说。“我可不愿讨论我的戏，我方才说的是‘艺术’，另外我也知道你对我那部戏的观感。全纽约的人都知道你对我那部戏的观感。你这人就他妈的爱唠叨。要是由我作主，我准砸了你的饭碗。虽说这会儿我们在一起喝一杯，可我真想砸了你的饭碗。”

“听着，伙计……”穿蓝色哔叽服的男子刚刚说开头就被阿内打断了。

“你跟他说去，”阿内对着派立许说。“他也是共产党。所以，他才觉得我不够深刻。眼下要使自己深刻还不方便，只要一星期花一角五分钱买份《新群众》读读就行啦。”他伸出一条胳臂，慈祥地搂着派立许。“这位才是我喜欢的那种共产党员呐，惠特柯，”他说。“派立许先生。太阳底下晒黑了的派立许先生。他是在阳光充足的西班牙晒黑的。他去了西班牙。在马德里，敌人朝他放过枪；他不久就要回西班牙去，准备战死在那里。对不，派立许先生？”

“一点不错，伙计，”派立许说。

“这才是我喜欢的共产党员，”阿内大声说。“派立许先生到这儿来是为了筹一笔款，招募一些志愿兵，跟着他回到阳光充足的西班牙去战死沙场。惠特柯，与其在纽约这些醉生梦死的宴会上冒充深刻，你怎么不同派立许先生一块到西班牙去深刻深刻？”

“要是你不住嘴，”迈克尔刚要说话，那边来了个满头银发的高个儿妇人，紫酱色的脸膛上透出一股王家贵妇的傲气。她拖着长裙走到迈克尔和阿内两人中间，不动声色地一下子击落了阿内手里的茶杯。杯子在地板上摔得粉碎，发出瓷器打破时那

种细碎的丁当声。阿内顿时怒目相向，可马上又换了一副懦弱的笑脸，低下头，神态恍惚地看着地板。“你好，菲丽丝，”他说。

“滚出酒吧去，”菲丽丝说。

“只不过来喝口茶嘛，”阿内说着只得转过身去，一步一拖地走了。这个正在上年纪的胖子披着一头灰色长发，硕大无朋的头颅上布满了汗珠。

“阿内先生是不喝酒的，”菲丽丝对酒吧侍者说。

“知道了，夫人，”侍者答道。

“老天，”菲丽丝对迈克尔说，“我真想杀了他，不被他逼疯才怪呢。不过，这人的本质还是好的。”

“可爱之至，”迈克尔说。

“方才惹你生气了？”菲丽丝惴惴不安地问。

“可爱之至，”迈克尔说。

“谁也不会再邀请他去作客的，大家都躲开他……”菲丽丝说。

“我不明白这为什么，”迈克尔说。

“尽管如此，”菲丽丝愁苦地说，“喝酒对他没有好处。他老是坐在房间里胡思乱想，要是有人愿意听他胡说八道，他准保告诉人家他这人已是明日黄花啦。起初我还以为喝几口对他会有好处，再说我可以监督着他。”她望着阿内弯腰曲背远去的身影耸一耸肩。“对于有些男人，真应该在他们生平头一遭伸手去拿酒杯的时候，把他们的双手齐腕砍下。”说着，她用一种过了时的宫廷贵妇的姿势，提起裙裾。塔夫绸的窸窣声中，妇人追剧作家去了。

“我觉得，”迈克尔说，“可以喝一杯。”

“我也是，”劳拉说。

“伙计！”派立许先生说。

三人站在酒吧前，注视着侍者注满各自的酒杯，一时都没作声。

“开怀豪饮，”派立许先生伸手去接酒杯时用牧师讲道时那种庄重的口吻说，“乃是唯一能使人类胜过动物的大好事。”

大家都笑了。迈克尔向派立许先生举杯致意。

“为马德里喝一口，”派立许用日常闲聊的口吻不经思索地说。“为了马德里，”劳拉喘着粗气低声说。迈克尔沉吟了一下，每逢这种场合，他总觉得不自然，过后终于也说了一句：“为了马德里。”

三人喝了一口酒。

“你几时回来的？”迈克尔问。谈这个话题，他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四天前，”派立许说着又把酒杯举到唇边。“在美国你们不愁没有美酒啊，”他笑着说，一边不住地喝酒，每过五分钟就得把杯子重新斟满，慢慢地，脸色越来越红了，除此之外，倒也看不出别的醉态。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西班牙的？”迈克尔问。

“两星期前。”

迈克尔想象着：两个星期前，在冰封的大路上，端着冰凉的步枪，披一身权充军装的褴褛布片；头顶有敌机，路边是死难者的新坟。而此刻这人穿一套蓝色西服，哗啦啦摇动着酒杯里的冰块，活象个今天结婚当新郎的卡车司机。周围人全是来宾，有的在讨论他们最近摄制的影片以及评论家的反应；有的在研究医生对于新生婴儿睡觉时用手捂眼睛的习惯下过什么样的诊

断；屋角，一个男子弹起吉他，正在演唱几首冒牌的南方民谣。此刻这人所在的公寓套房铺着厚实的地毯，宾客如云，装饰豪华；在这座没有涂上防空伪装的大楼里，在这透过长窗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十一层楼上，可以过太平日子；无怪乎，酒吧里还挂一张三个乳房的女人画。从这儿望出去可以看见河边的码头。过不了几天，此人将在那儿上船，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在此人身上不会留下他这一番经历的记号；从他虽然用心可嘉却又不免愚钝的行为中，也看不出足以预示此人命运的蛛丝马迹。

"……钱是个大问题，"派立许这会儿正对着劳拉说话。"还有政治压力。愿意打仗的人不难找。只是英国政府把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势力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全冻结了，华盛顿当局实际上又在帮助佛朗哥。我们非把自己这方面的人偷偷送进去不可，这就得花钱疏通，得付过境费，以及诸如此类的花销。记得有一天，那是在大学城城外我方的战线上，那天好冷啊，上帝作证，冷得可以冻掉鲸鱼肚皮上的乳头，就在那天，大家走过来对我说：'派立许，好伙计，你在这儿只能浪费子弹，到今天为止还没见你打中过一个法西斯，所以大家核计好了，你这人油嘴滑舌，能说会道，回美国去吧，把在前线抗击法西斯的不朽的国际纵队好好宣传一番，说些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引人心碎的故事。回来时想法子把你的口袋装得鼓鼓的。'就这样，我在大小会议上发言，听凭想象力不着边际地自由发挥。往往没等你弄清楚怎么回事，听众都已经情绪激昂，慷慨解囊了。大笔大笔的钱哗哗流进来。还有那些拜倒在我脚下的姑娘。我觉得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这说不定才是真正适合我去做的工作呢。"他张开嘴巴笑了，露出一口闪闪发亮的整齐的假牙。他把空酒杯往酒吧侍者面前一推。"愿意听一些血淋淋的故事，了解一下在灾难深重的西班牙，人

们如何为自由而战吗?”

“不,”迈克尔说。“有你方才那一段开场白,不想听下文了。”

“说到事情的真相,”派立许突然变得非常清醒,也不再笑了。“真相可不能对这样的太太先生们说罗。”他转过身去望望一屋子的人。他的目光显得冷峻、严厉,象在细细打量这儿的宾客。从这目光里,迈克尔才第一次隐约感觉到此人一定经历过莫大的苦难。“士兵在狂奔;从五千英里之外来的小伙子们突然惊恐地意识到这一会他们真的要死了,在异国,就在那块土地上,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肚子挨了枪弹。法国人的做法使整条边界线臭名远扬,他们只有得了买路钱才会让士兵在严冬季节拖着淌血的双脚穿越比利牛斯山。到处是坏蛋,恶棍,骗子!码头上,办公室里;在军营,在连队;甚至紧贴着你一起蹲在战壕里的那位,无不是这流货色。还有那些好小伙子,亲眼看着朋友挨了枪子而不期然说出真话:‘我肯定犯了个错误,这儿的一切同咱们在达特茅斯学院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矮胖的四十岁的女人,穿着粉红色的学生服,走到酒吧前,拉住劳拉的手臂。“劳拉,亲爱的,”这女人说,“我一直在找你。轮到你啦。”

“喔,”劳拉转过身来对这女人说,“让你久等了,对不起。实在是因为这位派立许先生太有意思了。”听到妻子说派立许“有意思”,迈克尔不由畏缩了一下。派立许先生则带着某种一视同仁的公平眼光朝面前的两个女人送去一个笑容。

“几分钟之内我就回来,”劳拉对迈克尔说。“辛希娅在给女客看相算命,这就轮到我了。”

“看一看,”派立许大声说,“你会不会同一个四十岁的装假

牙的爱尔兰人惹出桃色事件来。”

“我一定问问她，”劳拉笑着说，挽起那算命的走了。迈克尔目送妻子挺着胸，又摆出一副柔弱的娇态，朝房间那一头走去，同时发现另外两个男人也正盯着她看。一个名叫唐纳德·韦特，高个儿，模样挺讨人喜欢；另一个叫泰尔勃特。照劳拉的说法，这两人都是她“以前的情郎”；有惠特柯夫妇参加的宴会，好象这两人也总会应邀到场。对“以前的情郎”这个说法，迈克尔时常惴然纳闷。可是有一点他拿得准：这个说法的真正含义就在于劳拉曾与这两人有过暧昧关系，同时又要迈克尔相信如今已同他们一刀两断，没有来往了。迈克尔突然之间对整个儿的夫妇关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可再一想，一时好象也无法去改变这样的局面。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迈克尔问。

派立许看看四周，坦率开朗的脸上堆起滑稽可笑的狡黠表情。“难说，伙计，”他压低了声音说。“把日子说出来可太不明智了。你知道，国务院……到处都有他们的法西斯密探。我在某个外国的军旗下当兵，从法律的技术角度说这样就屏弃了美国公民资格。跟你透个风，伙计，可别对别人说，一个月以后，也许一个半月……”

“独自回去？”

“不至于，伙伴。到时候会带上几个棒小伙子同行的。”派立许宽厚地一笑。“国际纵队门户大开，生意正越做越大呢。”派立许若有所思地瞟了迈克尔一眼，迈克尔感到这个爱尔兰人正在细细打量自己，并在暗中猜测迈克尔怎么会穿上一套漂亮礼服，出现在这套高级住宅里；此刻他为什么泡在酒吧，而不在前线打机枪。

"你怎么老盯着我瞧?"迈克尔问。

"我没盯着你瞧,伙计。"派立许擦拭着一边的脸颊。

"我捐点钱你收吗?"迈克尔粗声粗气地问。

"我收,"派立许笑着说,"就是教皇庇护大人[1]的钱我也照收不误。"

迈克尔掏出钱包。他才领了工资,红利也还没花完。他把这些钱一古脑儿全塞在派立许手里,一共七十五块。

"回头见,"迈克尔说。"这会儿我想去客人中间走一走。"

"请便,伙计,"派立许冷淡地点了点头。"多谢你的钱。"

"收起来吧,伙计,"迈克尔说。

"当然,伙计。"派立许回过头去自顾自继续喝酒,他那宽阔的四方肩胛就象一堵蓝哔叽的防御墙,抵挡着周围淑女袒露的背部和绅士礼服上丝质的翻领。

迈克尔慢慢穿过房间,向角落的一群客人走去。远远地,他就看到路易丝向自己送来秋波,试探性地冲着自己微笑。路易丝这人,照劳拉的说法,也许可以算是他的"老相好",只不过两人的勾搭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路易丝也已结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同迈克尔还继续相好,时而幽会一阵,日子或长或短。迈克尔感到,总有一天得对这种暧昧关系作出道德方面的评判。可是,另一方面,路易丝又是纽约城里出众的美人之一,长得小巧玲珑,皮肤黑黑的,一副聪明相,为人既热心又体贴。从某种意义上说,迈克尔感到路易丝比妻子更宝贵。有时,两人借一套公寓,冬日的下午,偎依着躺在床上,这时路易丝就会看着天花板感叹连连:"这样多好!可我想总有一天咱们该结

---

[1] 这儿指的是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九年在位。

束这种关系。"说归说，两人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分手的事。

此刻，路易丝正站在唐纳德·韦特旁边。一刹那间，迈克尔象是看到了生活复杂困难的阴暗一面，可是当迈克尔吻路易丝，并对她说"新年快乐"的时候，这种幻觉却又消失了。

他神态庄重地同韦特握手。每逢这种场合他总不免在心里嘀咕：男人为什么总得对妻子以前的情人做出一番热络姿态呢。

"你好，"路易丝说，"好久不见你了。穿着这套漂亮衣服，你真神气。惠特柯太太在哪里？"

"在请人算命，"迈克尔说。"过去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所以她也得为未来操操心。你丈夫呢？"

"不知道，"路易丝随随便便地一挥手，接着向他露出一个充满真情实意的体己的笑容，这笑容可是专门为他留着的。"就在这儿什么地方。"

韦特微微一欠身之后走开了。路易丝看着此人的背影问："他过去不是劳拉的心上人吗？"

"别那么损人！"迈克尔说。

"我只不过问问罢了。"

"这个房间里，"迈克尔说，"曾是劳拉心上人的家伙还真不少呐。"突如其来的厌恶使他侧目看着屋子里的宾客。韦特、泰尔勃特。这阵子又增加了一个名叫莫兰的瘦高个演员，此人跟劳拉一起拍过一部片子。这三人的名字曾一起出现在好莱坞某报的闲话栏里，为此，劳拉一大早还打长途电话到纽约来，向迈克尔保证那只不过是制片厂举办的一次正式宴会，等等，等等……

"这个房间里，"路易丝从侧面注视着他说，"过去曾跟你在

一起鬼混的女人也不少吧。也许，‘过去’二字还不完全是我的真意呐。”

“眼下的宴会哪，”迈克尔说，“客人越来越多。我再也不参加这种拥挤不堪的聚会了。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咱们俩安安静静拉着手坐一坐？”

“找找看吧，”路易丝说着挽起他的手臂，领他穿过一堆堆的宾客，沿着过道，向套房的里间走去。路易丝推开一扇门，往里探望。屋子里黑乎乎的，她示意叫迈克尔跟着。两人踮起脚进了黑屋子，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便往一张长沙发上倒去。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待得久了，一进黑屋子迈克尔有好一会儿工夫什么也看不见。他干脆心满意足地把眼睛闭了，只觉得路易丝把身子凑上来，紧贴着他，含情脉脉地亲他的脸。

“嗨，”她说，“这滋味是不是好一些？”

在迈克尔的头脑里，那天晚上发生的其它事情全乱成了一锅粥。过后，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不是曾跟路易丝约定在星期二下午幽会，不记得劳拉是不是曾告诉他说算命的女人预言他们俩日后要离婚。他只记得又看见了阿内，在房间的那一头，脸上不时露出一个微笑，威士忌打嘴角流下，淌了一下巴。阿内微歪着头，象是脖子僵直得不听使唤了，跨着相当稳健的步子，不顾拦道站立的客人，穿过房间，向迈克尔这个方向走来。他在迈克尔身旁站住，面对着一扇长长的落地窗，犹豫了一下，然后猛地打开窗子，举脚跨将出去。不料衣服刚好被一盏灯挂住了，这样他只好收住脚，去把钩缠解脱开，过后又向外跨去。迈克尔一直注视着他，深知自己理应一个箭步赶过去，抓住他。迈克尔觉得自己确也正朝那个方向走过去，只是行动疲沓，手脚全轻飘飘

的；他知道再这样拖拉，没等自己赶到，剧作家准会爬出窗子，从十一层楼摔下去。

这时，迈克尔听见背后有急奔的脚步声。有人一纵身赶到了自己前面，一把抱住了剧作家。两人在窗沿上扭打着摇晃，窗外便是被纽约的霓虹灯光映染得一片暗红的云层，真是千钧一发。幸好别人也赶过去了，一下子把窗户关上，这样窗口的两人方始脱离了危险。到这时，迈克尔才看清救人的是派立许，出事那工夫他在酒吧，离窗口足足有半个房间的距离，可就是他赶在自己前面救了剧作家。

劳拉伏在迈克尔怀里，哭着不敢看这骇人的一幕。他很生气，这么一个紧要关头，妻子不但一点没用，而且还非要他照顾着才行。生妻子的气使他暗暗庆幸，因为这样就不必去多想刚才自己救人不成的丑态。不过，他也明白，以后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想到这一幕的。他想回家。可是劳拉说她饿了。来客中正好一位有车，于是好多人挤进一辆汽车，你坐在我的膝头，我倒在你的怀里，开车吃饭去。车开到麦迪逊大街一家灯红酒绿的大饭店前，迈克尔才松了口气，因为可以不必挤在车里继续受罪了。

大家在一个装饰俗艳的橘黄色房间坐定，不知道为什么，饭店的墙上挂满了印第安人题材的画。那些为了应急匆匆拉来当差的侍者，服务都不熟练，在大声喧哗着庆祝新年的顾客中跌跌撞撞来回奔忙。迈克尔已有醉意，眼睑不听话地搭拉着。他不跟人说话，因为他觉得一开口就会结巴。他朝四周看一眼，故意撅着嘴巴，在他想来，这副神态足以对周围的俗世表示出一种孤高的轻蔑。这时他才注意到，路易丝和她丈夫也在这一桌上进餐；他还注意到，韦特占着路易丝边上的座位，正握着她的手。迈

克尔的头脑突然清醒了，同时却又开始胀痛。他要了一份夹肉面包，一瓶啤酒。

这一切多丢人，他含糊不清地想着，真丢人哪！老相好，过去的情郎，过去的如此这般。他同路易丝约好了是在星期二下午幽会吗？还是星期三？那么韦特在哪一天下午跟劳拉幽会呢？一窝冬眠的毒蛇，这是阿内说的。他是个笨蛋，一个垮了的人，这个阿内。可是那句话说对了。这样的生活决没有荣誉可言，也谈不上体统……马提尼、啤酒、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再来一杯。一切的一切便在朦胧的酒意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为人的正派、信实、勇气、决心。一步跳到窗口救人的只能是派立许。本能的反应。见到有危险便挺身而出。迈克尔当时就站在窗边，可简直没采取什么行动，只是迟疑不决地稍稍挪了挪脚步，仅此而已。他站在窗边，挺着臃肿的身躯，饮酒过度，带着多少感情上的拖累，还有一个形同陌路的妻子，每隔一段时间便匆匆从好莱坞赶来过上一个星期，说上一大堆骗人的话；而在加利福尼亚，在那些柑橘飘香的暖和的夜晚，天知道她又跟多少男人在勾搭胡闹。与此同时，他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任意轻抛，在戏剧界不费什么劲儿随波逐流地混日子，积攒几个子儿，于是便心满意足，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他才三十岁，今年是一九三八年。除非他甘心被逼着象阿内一样去跳窗，不然的话，最好还是快点振作起来。

他站起身，咕哝一声“对不起”，穿过拥挤不堪的饭馆，朝男厕所走去。振作，他对自己说，得振作。与劳拉离婚，开始过一种有严格规律的禁欲生活，就象区区十年之前自己二十岁上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是清醒而尊严的，过那种生活的人在迎接新年时决不会因为在旧岁浑噩度日而唾弃自己。

他下楼来到男厕所。就从这儿开始。他准备用冰冷的水淋一淋头，淋上十分钟。把淡淡的汗渍淋去，把脸上的醉晕洗净，把头发痛痛快快冲洗一下，然后理理整齐，这样才能用清晰的目光展望新的一年……

他推开厕所的门，走到洗手盆前，以责备的眼光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映象，看着那肌肉松弛的脸，那双不敢正视现实的眼睛，还有那张显示出性格软弱，优柔寡断的嘴。他记起自己在二十岁时候的形象：坚强，精瘦，生气勃勃，不折不挠……昔日的形象好象还在，只是被镜子里此刻反映的那张鬼脸掩埋了。十年光阴形成了这么难看的一层外表，他得把过去的形象重新挖掘出来。

他低下头去，往眼皮和脸颊泼上冰凉的水。擦干之后，皮肤上有一种非常舒适的刺激感。然后，他神清气爽地走上楼梯，回到闹哄哄的饭馆，回到了房间正中那张大餐桌旁。

第 三 章

在美国的西端，在滨海的圣莫尼卡城，在布局杂乱无章的平坦的街上，在树皮剥落成条的棕榈丛中，旧岁行将过尽。一片灰蒙蒙的薄雾从油状的海水中升腾着飘进陆地，飘过呈扇形拍打着海岸沙滩的浪潮，飘过冬天不开张的"热狗"面包摊，飘过影星们的住宅，飘过水汽笼罩下通往墨西哥和俄勒冈的海岸公路。

海景旅馆的电动招牌——其实，即使在天高气爽的晴天，从这儿也望不见一点一滴的海景——在诺亚的窗外闪烁，使这片四散的轻雾带上了一种凶险、悲怆的颜色。灯光渗进不点灯的房间，照射在潮湿的石灰墙上，照射在眠床上方那张尤塞米提大瀑布①的石版画片上。有几小束红色的微光落在诺亚父亲睡梦中的脸上，照着那线条奇峭的大鼻子，那大张着的鼻孔，那棱角突出的深陷的眼窝；照着那宽阔而威严的前庭，蓬松的白发，贵族式的上髭以及凡·戴克②式的胡子。电影里的肯塔基乡绅③常留这种胡子，可是这会儿在一间租来的陋室，在一个行将断气的犹太人脸上，这把胡子显得格格不入而引人发笑。

既然是坐着守夜，诺亚倒是很想看看书，可他又不愿开灯把父亲吵醒。他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把硬邦邦的椅子里，试图睡一会儿。可是，父亲不规则地喘着粗气，喉头呼噜作响，他睡不着。医生对诺亚说了，雅各布生命垂危。圣诞前夜父亲打发走的那女人也这么说。那人是个寡妇，叫什么名字来着？……莫

顿。可是诺亚不相信爸爸会死。先是父亲让莫顿太太发电报到芝加哥让他火速赶回。诺亚卖了大衣、打字机和一口老式的衣箱，好不容易才凑足长途汽车车费。他走得十万火急，一路上都没打个盹，到圣莫尼卡时晕晕乎乎，筋疲力尽，总算让他赶上了料理大事。

雅各布梳理了头发和胡须，在床上拥衾端坐，就象曾同上帝争一长短的约伯[4]。老人吻过莫顿太太——这女人五十出头——便把她打发走了。他用那种富有抑扬顿挫的演员一般的声调说："我愿意死在儿子的怀里，死在犹太人中间。好了，永别啦。"

诺亚生平第一次听说莫顿太太不是犹太人。当时，这女人哭了，那场面真象某一出用依地语演的戏里第二幕的内容，那出戏曾在纽约第二大街上演。但是雅各布说出话是算数的。莫顿太太只好走了。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是那女儿坚持要把哭得泪人儿似的寡母领回到旧金山老家去的。这样，诺亚便只好在这狭小的房间里独自守着父亲。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这家旅店地处偏僻的小街，距离冬天的大海仅半英里之遥。

每天早上，医生来一次，待上几分钟。除了医生，诺亚没见过其他人。再说，这小城里也没有别的什么熟人。父亲坚持要儿子日夜陪在床边。晚上，诺亚就在窗口搭地铺睡，那床垫子里面的填料全结成了一块块的疙瘩，可旅馆老板还叽里咕噜了好一阵子才勉强把垫子给了他。

---

① 在美国加州东部内华达山中，北美最长的瀑布，是尤塞米提国家公园主要的一景。

② 十七世纪佛兰德斯画家，擅长贵族人像画，其人蓄尖而短的下颌须。

③ 原文为Kentucky colonel，肯塔基州一种非正式的荣誉称号。

④ 《圣经·旧约》典故，描写约伯端坐灰堆就善人受苦问题与三个朋友辩论，上帝驾旋风而来仲裁。详见《约伯记》。

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儿，又充斥着沉重而凄苦的喘息声。诺亚谛听着，一时间甚至断定父亲并没睡着；他故意狂喘，发出刺耳的呼噜声，并非果真因为呼吸困难，而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卧床垂危的病人理应发出这样的声音，以表示生命危在旦夕。诺亚仔细端详着父亲清秀而威严的脸容，这张脸搁在暗黑的枕头上，在一排射出微光的药瓶旁边。诺亚看着那一对浓密杂乱的长眉毛，看着那一头经过戏剧化修饰的粗硬鬈发——诺亚肯定父亲偷偷对头发作过漂白处理——看着那苦行修士般瘦削下巴上一把引人注目的白胡须，不禁又生怨艾。为什么，诺亚愤愤然暗自思忖，为什么他非要长这副尊容不可，好象他是派驻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希伯来使者？要是他享受过荣华富贵，倒也罢了……可是，在漫长的一生中，父亲放荡成性，不知弄过多少女人，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破产，债台高筑，到时又还不出钱，所以从敖德萨到檀香山无处没有债主。这样一个可怜虫，还要装腔作势，仿佛他是手持石板从西奈下山的摩西①，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快一点吧，"雅各布睁开眼睛说，"喔，上帝，快点救我脱离苦海，快点来帮助我吧。喔，上帝啊。"

这是父亲惹得诺亚发火的另一套老生常谈。雅各布把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谈话中还老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圣经》里的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为人一无虔诚可言。

"喔，上帝啊，救救我，从邪恶的、罪孽深重的、残忍的人类手里把我救出来吧，"雅各布一甩头，朝着墙壁，又闭上了眼睛。诺

① 希伯来先知，犹太教和基督教皆奉为法律大师。据《圣经》载，上帝曾在西奈雷电烈火中降临，以石板授摩西，律法及教义真谛皆载于上。

亚从椅子里站起身，走到床前，把毯子往上拉到父亲的颈边掖好。但是雅各布丝毫没有动弹，看不出他是否注意到了儿子的动作。诺亚俯身看着父亲，听着他粗重的呼吸，过了一会又转身走到窗边。他推开窗子，吸着飘浮的阴湿雾气，淡淡的雾里充满着浓重的海水的气味。一辆汽车在蓬乱的棕榈丛中沿街疾驶而去，按响了庆祝新年的喇叭，旋即又消失在雾霭里。

多么不相称的地方，诺亚不着边际地想，在这么个地方度过除夕，多不相称！寒冷的空气泻进屋子，诺亚不由得打了几个冷战，但他没有把窗关上。他原在芝加哥一家专营邮购货物的商行里当一名文档书记员。按他的心意，他可真希望能找个什么借口回加利福尼亚来，即便是为了给父亲送终，他也愿意。阳光明媚的海岸，温暖的沙滩，树影摇曳的果园，漂亮的姑娘……这一切曾引他遐想不已。可是等他回头四望，他只好苦笑了。一星期来，淫雨不止；父亲临终这一幕又无休止地拖着；诺亚身边只剩下最后的七块钱；他还发现债主到头来可以对父亲的照相馆行使扣押权。即使往最好处设想，即使照相馆可以高价盘出，债主们也只能指望从一块钱中收回三角。诺亚去过海边那家寒伧的小照相馆，透过上了锁的厚玻璃门朝里张望。父亲擅长于给年轻姑娘拍艺术照，或是用极为不堪的手法修描她们的人像照片。一百名当地的大美人儿，头戴厚重的女帽，身穿黑丝绒衣服，在强光的照射下一律睡眼惺忪，正从久未擦拭而积满灰尘的玻璃橱窗里望着诺亚。从美国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父亲时作时辍地干这一行颇有些年头了。正是父亲干的这一行业，把诺亚的母亲早早逼死了。干这一行的老是在破旧的大楼里开店，兴隆一阵子，然后衰败，热热闹闹经营几个月，过后便关门大吉，留下了银货两未讫的残破的帐本，背上几宗债务，再有就是一批陈

年旧照片和过时的广告牌，直等到新房客住进来时把它们堆在哪一条偏僻的小街上付之一炬完事。

雅各布一生还当过公墓地皮商，卖过避孕器具，又经营过房地产、圣餐用的酒类、广告篇幅、废旧家具、新娘礼服等等，一度甚至异想天开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开设过一爿船用物资杂货商店。不管干哪一行，父亲从没能做到养家活口，倒是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凭着那动辄引用《圣经》典故的古色古香的言谈，凭着自己一副表情热烈的英俊长相和伶俐果断的举止，赢得了女人的青睐。他以自己的力量从周围你死我活的经济争夺中所得微微，女人的青睐倒是为他补足了这方面的缺陷，又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诺亚是他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打小时候起就过着颠沛流离，杂乱无章的生活。他常被父母抛在一边，或是长期被扔在关系不明的远房亲戚那儿过日子，要不干脆进了设备简陋的军校，孤苦伶仃，备受欺凌。

“他们在专给异教徒准备的炼炉里烧我兄长伊士里尔呐！”

听见父亲这么一声大叫，诺亚只好叹气，去把窗子关上。雅各布直挺挺躺在床上，瞪着眼，盯着天花板瞧。诺亚扭亮了房间里仅有的那盏灯。先前，他曾用浅红色的纸把灯罩了个严实。灯光一亮，看得出纸罩已有几处被灼焦，从那儿透出的暗红色更给病人所在的屋子增添了几分惨淡。

“有事儿要我做吗，父亲？”诺亚问。

“我看见火焰了，”雅各布说，“还闻到烧焦的人肉味儿。我看见哥哥的白骨在火里烧成灰烬。是我撂下他不管的，让他今夜里死在他乡异邦。”

诺亚不禁又火了。雅各布兄弟两人分手至今已有三十五年，事实上是雅各布远走高飞来到美国，把哥哥留在俄国照顾父母

的。从诺亚听说过的各种细节看来，雅各布瞧不起哥哥，分手时两人形同仇敌。可是，两年前哥哥突然从汉堡来了一封信。原来，哥哥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去了汉堡。那封信写得很凄惨，哀求弟弟帮忙。雅各布确是尽了自己的力量，这一点诺亚不能不承认。父亲不知给移民局写了多少封信，还去了华盛顿，在国务院的走廊里踯躅着找人疏通。那些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话温文尔雅，对别人的请求却总是无动于衷，自顾自带着不屑的神情在擦得锃亮的办公桌上翻阅着文件。在这一群人中间，蓄着胡子的父亲既象犹太教士，又象个赌棍，那种神圣的模样在那里一定显得非常不协调。但是一切努力全白费了。除去那绝无仅有的一次绝望呼救之外，哥哥便音讯杳然了。德国官方对他的下落表示不祥的缄默。雅各布也就只好回到圣莫尼卡来晒太阳，照样经营他的照相馆，照样同那位胖乎乎的寡妇莫顿太太打交道，而不再提起那件事了。谁想到今晚，在这窗口弥漫着染上红光的薄雾的当儿，在这新年行将到来的时候，或按医生的说法，在这死神再过几个钟点就要踏进屋子的关键时刻，这位陷在欧洲大动乱之中的弃兄居然又浮现在他迷糊混沌的头脑里，惹得他尖声嚎叫不已了。

"骨肉啊，"雅各布的嗓音即便在垂死时仍显得那么雄浑。"我的骨肉同胞，你是为着我的罪孽，为着我的肉体和灵魂犯下的罪过，才受这番惩罚的。"

天哪，诺亚俯视着父亲这样想道，父亲干吗老是这样说话，就象一个擅长无韵诗的牧人在犹太旷野①向着秘书口授什么经典。

"别笑，"雅各布目光严厉地看着儿子说，在那灯光照射不到

① 古罗马时期巴勒斯坦南部地区之称。

的脸庞凹陷处，他的炯炯双眼明亮得出奇，象是能够洞察一切。“别笑啊，儿子，我哥哥正为你忍受烈火的烧灼呢。”

“我没笑，父亲，”诺亚摸摸父亲的前额，想使他安静下来。他皮肤滚烫，疙疙瘩瘩地很粗糙，诺亚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尖有一阵微微的痉挛。

雅各布带着雄辩家的轻蔑扭曲着脸说：“你小子穿一身不值钱的美国衣服，煞有介事地站在那儿，心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陌生人而已。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即使他烧死在欧洲的炼炉里，跟我什么相干？全世界每分钟不知要死多少人哩。’他可不是陌生人。他是犹太人，全世界都在围剿他。你也是犹太人，全世界也在围剿你。”

父亲使完了全身的力气，闭上眼睛。诺亚觉得父亲只要用简朴直率的语言说话，还是挺能打动人的。不管怎么说，父亲临死总是一件五内系之的伤心事，何况他牵肠挂肚地想念着五千英里之外被人谋害的同胞手足，那位孑然一身飘零天涯的兄长；更何况父亲此时已感到喉头壅塞，自知死神将临，却又为着全世界犹太人的命运连连悲悯。不错，对他诺亚说来，欧洲此刻的事态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不是影响及于个人的悲剧，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也感到了可怕的压力。只是父亲的那一套高论以及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表演出来的过火姿态，诺亚已领教了多年，再不会被他打动了。所以，站在床边，看着父亲铅灰色的面容，听着他急促的呼吸，诺亚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仁慈的主啊，看来老头儿到死也还要故作一番姿态。

“我离开他的那一年，”父亲闭着眼睛说，“一九○三年我离开敖德萨的时候，伊士里尔给了我十八个卢布，还对我说：‘你这人没出息。我要祝贺你，还要给你一个忠告，围着娘们转去吧。

美国跟世界上别的地方不会大不一样，那儿的娘们肯定也是些没有头脑的货色，她们会供养你的。'我们甚至没有握手就分开了。不管我这人多不争气，他应该握一握我的手的。你说呢，诺亚？"

突然之间，父亲的声调变了，变得非常微弱，不带一丁点儿的感情，在诺亚听来再也不象在戏台子上念台词了。

"诺亚……"

"什么事，父亲？"

"你不认为他该握一握我的手吗？"

"该握一握的，父亲。"

"诺亚……"

"该握一握的，父亲……"

"握握我的手，诺亚。"

诺亚踌躇了一会之后，终于弯下身，抓起父亲干枯而宽大的手掌。皮肤已呈片状剥落，那通常精心修剪又锉亮的指甲长得难看，锯齿似地很不齐整，积满了弯弯的一层污垢。父子俩握了手。诺亚可以感受到父亲的手指在不住地摸索，用微弱而均匀不等的压力捏着儿子的手。

"行啦，行啦……"雅各布突然暴躁地说，赶快把手抽回，象是被他本人某种不可思议的形象弄昏了头。"行啦，够了，"他长叹一声，又瞪着眼去看天花板。

"诺亚……"

"什么事？"

"你有笔和纸吗？"

"有。"

"把我的话写下来……"

诺亚走到桌旁坐下，拿起一支铅笔，准备好纸张。这是一种极薄的白纸，镂印着海景旅馆，四周是开阔的草地和参天大树。实际上海景旅馆根本没有草地和树木的点缀，可是这信笺上印的却能使人信以为真，觉得这确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

"致伊士里尔·艾克曼，"雅各布用办公事时候那种平板的声音说。"德国汉堡克劳斯脱街二十九号。"

"可是，父亲，"诺亚刚说了个开头。

"用希伯来文写，"雅各布说，"如果你不会用德文写。他教育程度不高，不过他会设法把信读懂的。"

"是，父亲，"诺亚既不会用希伯来文也不会用德文写，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对父亲说明。

"亲爱的兄长……你写下了吗？"

"是的，父亲。"

"没能早点给你写信使我自责不迭，"雅各布开始口授。"但你一定能想象到我有多忙。到美国后不久……你写下了吗，诺亚？"

"是的，"诺亚说着在纸上乱涂一气，"写下了。"

"到美国后不久……"雅各布的声音在这潮湿的房间里显得特别低沉而费力，"我就进了一家大企业。我努力苦干，尽管我知道你未必相信我会这样。我连连得到擢升，担任的都是要职。十八个月之后，我成了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人。这时，我入了股，同那个名叫冯·克莱默先生的企业主的千金结了婚。那是一个美国的世家。我相信你听说弟弟已有五子两女的一个家庭时定会欣喜无任。子女们乃是我们老夫妻俩的幸福和骄傲。我们已退休，在洛杉矶郊外一处高级住宅区颐养天年。洛杉矶是太平洋沿岸的大城市，终年阳光充足。我们置办了一所家宅，共有十

四个房间。每天早上不到九点半我是不起身的；每天下午，我总去俱乐部玩高尔夫球。想来在这样的时刻听到这些情况，我兄一定会很感兴趣……”

诺亚觉得喉咙里象是梗塞了一团什么东西，要是失去控制而张开嘴，非笑出声来不可，而父亲也就非在儿子一连串的狂笑声中断气不可。

“诺亚，”雅各布带着责备的口气诘问，“你都写下了吗？”

“写下了，父亲。”诺亚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说出这句话来。

“不错，”雅各布用他那平静的口授式语调继续说，“你是家中的长子，老对别人发号施令。可是今天年龄的长幼，意义完全不同啦。我在天底下走过不少地方，也许可以向你提出一个劝告：要紧的是牢记犹太人该如何行事。世界上的人可真不少，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人们都是妒忌的，他们会看着一个犹太人说：‘瞧他那副吃东西的样子，’或者‘他老婆戴的钻石全是假的，’或者‘看他那德行，在剧场里呱啦呱啦，’要不就是‘他那秤有毛病，到他店里买东西你非赔钱不可。’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每个犹太人处世行事，必须想到世间其他犹太人的生活都有赖于自己的一举一动。所以，吃东西最好不要出声；使用刀叉得动作优雅；别让老婆戴钻石，特别不能让她戴人造的假钻石；他的秤应该是全城最公道的；他走路的时候必须昂首阔步，保持尊严。不！”雅各布大叫一声，“把这一席话全划去，这只会引得他发火。”

他深深吸了口气，过后好久没再说话。他躺在床上似乎不再动弹。诺亚担心地看着父亲，想要弄明白老人确实还没有断气。

“好哥哥，”雅各布终于又说话了，但他的嗓音已虚弱、暗哑

得不可辨认，“我对你说的全是谎言。我的生活过得够惨的；我欺骗了所有的人；我把老婆逼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破产啦；你预言我准保倒大霉，这不一一都应验了……”

他蓦地打住。一阵窒息之后，他还想说些什么，可终于断气了。

诺亚摸摸父亲的胸口，试试病人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他触到的是皱巴巴的皮肤以及暴突在外脆弱的肋骨。那皮包骨头的躯体这会儿是永远动弹不得了。

诺亚把死者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又去把那双直瞪着的眼睛合上。他曾在电影里见人这样料理死者。雅各布的嘴大张着，露出一种栩栩如生的活人的表情，仿佛他正准备说话。诺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死者的嘴巴，所以只好随它去。他低头看着父亲死后的脸容，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事情总算过去了。那咄咄逼人的蛮横的声音将从此沉寂；也不会再有人指手划脚了。

诺亚在房间里踱开了步，并用毫不掩饰的目光盘点存货似地打量着室内值钱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寥寥无几：两套破旧的俗不可耐的双排钮衣服；一部皮面子詹姆斯一世版《圣经》①；一个银质的镜框，里边是诺亚七岁那年骑一匹雪特兰种小马的照片；一个镀镍的玻璃盒，内藏一对衬衫袖子链扣和一支领带别针；一个红色的马尼拉牛皮纸破信封，外面还结扎着绳子。诺亚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单据。原来是一家早在一九二七年倒闭的某无

① 亦称《钦定版圣经》，系在十七世纪初由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召集五十四名学者，参照拉丁、希腊两种文字和希伯来文《圣经》的文本，经过勘校、翻译而形成的《圣经》文本，以文体的清丽、准确见长。

线电制造公司的二十股股票。

碗碟柜的底部有一个硬纸盒，盒子里装着一架用轻软的绒布包得严严实实的旧式大镜头人像照相机。屋子里好象唯有这架照相机才曾受过主人的喜爱和保护。父亲真够机灵，把照相机藏了起来，逃过了债主的眼睛，对此诺亚颇为感恩。卖了它甚至可以把丧事办了。诺亚抚摸着照相机陈旧的皮套和擦得明晃晃的玻璃，脑子里曾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把照相机留下，把父亲一生中唯一悉心保存的遗物留下，倒是很有意义的。但诺亚又知道自己的财力不允许他保留这么一件奢侈品。他把照相机妥善包好，放回纸盒，把盒子塞在碗碟柜一角的旧衣物堆下藏起来。

他走到门边，又回过头来看一眼。孤灯惨惨，父亲陈尸床上，显得那么凄楚，痛苦。诺亚关了灯，走出屋去。

他沿街慢步走去。在陋室里憋了一个星期之后，走到户外的空气中来稍稍活动一下四肢给诺亚带来莫大的愉快。他大口吸气，让双肺尽情扩张，一边倾听着脚步落在闪出反光的人行道上，发出轻微而沉闷的笃笃声，顿时有一种年富力强的自我感觉。在这阒无人迹的深夜，海风吹来，带着一种奇特的清新气息。他向海滩走去，越是行近那座俯临大海的悬崖，就能闻到越来越浓烈的海水的咸味。

透过影绰的夜幕传来时起时伏的音乐声，一阵风吹过，这声音会突然变得非常响亮。诺亚朝着传出乐声的方向走去。在一个拐角处，他发现音乐声是从街道对面一家酒店里传出来的。人们在一块广告牌下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广告牌上写着：

节日期间不另收费

本店天天过新年！

这时，酒店的自动电唱机奏出了另一支曲子，一个女低音在唱："日日夜夜只有你一个；月光下，阳光里，你是唯一的一个。"那女人的声音以强烈的激情，以轻重抑扬总相宜的曲调，支配着这空寂潮湿的黑夜。

诺亚穿过街道，推门走了进去。长条酒吧的那一头，坐着两名海员和一个金发女郎，三人都低头看着旁边那个把头伏在桃花心木长桌上的醉汉。诺亚走进来时，侍者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们这儿有电话吗？"诺亚问。

"在后面，"侍者指指店堂的后部。诺亚便向电话间走去。

"行行好吧，小伙子们，"诺亚走过酒客身边时听见金发女郎正对两名海员说，"用冰块给他擦擦脖子。"

那女人冲着诺亚满脸绽开了笑容，自动电唱机的绿光恰好照射在她的脸上。诺亚朝女人点了点头，径自走进电话间，掏出一张医生给他留下的名片。名片上有一个昼夜服务的丧葬承办商的电话号码。

诺亚拨过号码，耳朵贴着话筒，听着电话机里传来的持续不断的嗡嗡声，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殡仪馆的办公室，亮着一盏蒙着罩子的孤灯，乌亮的写字桌上电话铃声大作，丁零丁零地迎接新年。正当他准备挂上电话时，线路的那一头总算有人答话了。

"喂，"对方的声音听上去离得远远的，很不清晰，"格兰迪殡仪馆。"

"我想问一问，"诺亚说，"有关殡葬的事宜。家父刚刚断

气。”

“请问主顾的尊姓大名？”

“我想打听一下行情，”诺亚说。“我的钱不多，再说……”

“我得先知道死者的姓名，”对方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艾克曼。”

“沃特菲尔德，”对方的嗓音显得十分重浊。“请把名字告诉我……”接着，对方压低了嗓门朝着身边的什么人说：“格莱迪丝，别吵了，格莱迪丝！”过后才回头继续通话，只是语气里已带着某种强忍的笑意。“请把名字告诉我。”

“艾克曼，”诺亚说，“叫艾克曼。”

“这是死者的名字？”

“不，”诺亚说，“这是姓。死者的名字是雅各布。”

“我希望，”对方的声音带着滞重的酒意，“你先生把话说得清楚明白一点。”

“我想打听一下，”诺亚大声嚷嚷，“在你们那儿火葬得花多少钱。”

“火葬吗？不错，”对方说，“对于自愿火葬的客户我们提供这类服务。”

“费用多少？”诺亚问道。

“有几辆送殡车？”

“你说什么？”

“有几辆送殡车参加葬礼？”对方问道，那人口齿不清，把S音全读成了sh音。“出席葬礼的来宾和诸亲好友共有几位？”

“一名，”诺亚说，“来宾也好，亲友也好，到时候只有一人在场。”

《日日夜夜》那首曲子在一阵急骤的歌声中戛然而止。诺亚

--一时竟无法听清线路那头的人在说些什么。

“我希望费用尽可能公道一些，”诺亚可怜巴巴地说，“我的钱不多。”

“明白了，明白了，”殡仪馆的人说。“允许我提个问题，死者保了险吗？”

“没有，”诺亚说。

“这样就得付现钱，这点你得明白；还得预付，你明白吗？”

“多少？”诺亚大声叫道。

“你准备用普通的硬纸盒盛骨灰，还是要个镀银的遗骸瓮？”

“普通的硬纸盒就行了。”

“我可以出的最低价格，亲爱的朋友，”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响亮而清晰，“是七十六元五毛。”

“五分钟过去了，请再投五分钱，”电话接线员插话说。

“好，”诺亚往电话机里塞进另一个五分币，接线员说了声“谢谢”。诺亚这才继续通话：“行啊，七十六元五毛。”这笔钱他得想法子凑齐。“后天下午付钱。”这样，他可以有时间在一月二号那天进城，把照相机和其它一些零碎东西卖了。“地址是海景旅馆。你知道这家旅馆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那带着醉意的声音说，“当然知道。海景旅馆。明天我派人去，你可以把合同签了……”

“行，”诺亚说。他已浑身冒汗，准备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件事，亲爱的先生，”对方接着又说，“就是殡葬的仪式问题。”

“殡葬仪式怎么啦？”

“死者信奉哪一种宗教？”

雅各布不信奉任何宗教。但诺亚认为没有必要把事实真相

告诉对方。“他是犹太人。”

“噢。”对方突然不说话了，诺亚听见线路那头响起一个醉意甚浓的娇滴滴的女人声音：“行啦，乔治，过来再喝一杯吧。”

“很遗憾，”那男子说，“本馆不为希伯来人举行葬仪。”

“这有什么关系？”诺亚叫喊着。“他没有宗教信仰，不需要给他举行任何仪式。”

“绝对不行，”对方含混不清地说，可声音非常威严，“本馆不为希伯来人服务。我敢肯定你能找到不少其它的殡仪馆……对希伯来人提供火葬服务的其它的殡仪馆。”

“可是弗许彭医生让我找你们，”诺亚气急败坏地大叫。他觉得让他另找一家殡仪馆，把这番谈话从头再来一遍，他怎么也受不了。自己这会儿已完全走投无路了。“你们干的就是殡葬这一行，对不对？”

“请允许我向你表示哀悼，亲爱的先生，”对方说，“特别是在你悲痛不已的时刻，但是本馆实在无法……”

诺亚听见线路的那一头在一阵纷扰之后响起了女人的声音：“让我跟他说，乔治。”然后，那女人接过话筒，用喝多了威士忌酒之后那种气势汹汹的大嗓门说：“你怎么缠个没完？我们忙着呢。乔治说的你都听见了，他从来不烧犹太佬。新年快乐！”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诺亚的双手不住颤抖，汗水直冒。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话筒放回到叉架上。他打开电话间的门，拖着脚步向酒店大门走去，走过那架自动电唱机，这会儿唱机正播出以爵士乐方式演唱的洛克·罗茫特的歌曲；他走过酒柜前的金发女郎、醉汉和海员。那女人冲着他一笑，问道：“出什么事了，大个儿？你的心肝还没回家？”

诺亚根本没听清楚她说些什么，只觉得虚弱得不行，又疲乏得要死，自顾自慢慢走到酒吧靠近店门那头无人的角落，在一个高脚圆凳上坐了下来。

“威士忌！”诺亚说。酒来了，他一口气把它喝完，又要了一杯。两杯下肚，他立刻觉得全身热辣辣的，店堂的轮廓顿时显得模糊难辨，音乐声也变得含混不清，酒吧那一头的几个人在诺亚的醉眼前也全都变得线条柔和，比先前顺眼多了。那个金发妇人穿一件大花图案的黄色紧身衣服，一双红皮鞋，头戴一顶挂一幅紫红色面纱的小帽。她沿着酒吧长桌，故作姿态地扭摆着大屁股，向诺亚走来。诺亚朝女人一笑。

“对啦，”金发妇人说着，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对啦，这才象话。”

“新年愉快！”诺亚说。

“心肝……”金发妇人在他旁边的圆凳上坐下，一边还在红色人造革的椅面上不住扭动自己紧箍着的臀部，用膝盖去蹭诺亚。“心肝，我碰上麻烦啦。我在酒吧里四处找，一看见你，就知道这屋子里唯有你这个人可以依靠。来杯橘花酒，”她向侍者说。那侍者这时已不声不响地走到妇人座位的跟前。“碰到麻烦的时候，”那妇人抓着诺亚的胳膊肘说，她那染过睫毛的蓝色小眼睛在面纱背后急切地盯着他瞧，神情既带诱惑，又象是当真有求于他。“碰到麻烦的时候，我喜欢找意大利男人。他们往往更有性格。他们自然也容易冲动，可同时又富有同情心。跟你说句心里话，心肝，我就喜欢容易冲动的男人。你要是找到一个不会动情的男人指给我看，我也可以让你看看一年里头没法让女人销魂十分钟的大饭桶。男人身上我看中两样东西。一副体贴人的好心肠和两片甜甜的嘴唇。”

“你说什么？”诺亚晕晕乎乎地问。

“甜甜的嘴唇，”金发妇人热切地说。“我叫乔奇娅。心肝，你叫什么名字？”

“朗纳德·比佛勃鲁克，”诺亚说。“不过我得告诉你……我不是意大利人。”

“噢，”妇人显出失望的样子，毫不费力地一口气喝下半杯橘花酒。“我本来以为自己准没看错人。那么你是什么人，朗纳德？”

“印第安人，”诺亚说，“苏族的印第安人[①]。”

“就算这样，”那妇人说，“我想你肯定有本领让女人销魂吧。”

“喝一杯吧，”诺亚说。

“心肝儿，”妇人招呼侍者，“来两杯橘花酒，要双料的，心肝。”她转过身来对着诺亚说：“印第安人我也喜欢。我唯一不喜欢的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使用一个女人。一阵子亲，一阵子疏，到头来蓦地甩了你，回家找老婆去了。心肝儿，”她说着把第一杯酒喝光了。“心肝儿，你干吗不走过去告诉那两个穿蓝色水手服的家伙，说你这就带我回家过夜？带上一个啤酒瓶，提防他们跟你吵架。”

“你是同他们一起来的？”诺亚问。他觉得人轻飘飘的，象是游离在远处，兴趣浓浓地看着这一幕。他温柔地搓着妇人的手，一边说话一边笑盈盈地看着她的眼睛。妇人的手上满是趼子，皮肤粗糙，她为此觉得羞愧。

“是在洗衣作干活才把手弄成这样的，”妇人伤心地说，“可千万别去那种地方干活啊，心肝。”

---

① 亦称“苏人”，他们自称达科他（Dakota）人。美国人口中有四万多苏人。

"知道了，"诺亚说。

"我是同那人一起来的，"她朝那在酒吧伏头大睡的醉汉偏一下头，面纱在自动电唱机发出的金黄和紫绛光焰中抖动。"第一轮没完便不省人事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妇人挨近诺亚，不住地款款细语。诺亚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和洋葱味儿，其间还混杂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那两个海员在算计他。亏他们还穿着代表国家的制服呢。他们打算乘他烂醉不醒的时候掏他的口袋，还想盯我的梢，到哪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巷子里抢我的钱包。朗纳德，带上一个啤酒瓶，跟他们说说去。"

酒吧侍者把两人的饮料搁在桌上。那妇人抽出一张十块的钞票，交给侍者。"我来会帐，"她说，"这是个可怜的穷小子，大年夜还孤零零的。"

"你用不着替我付酒钱，"诺亚说。

"为了我们俩，心肝，"她在距离诺亚脸部三英寸的地方举杯祝酒，透过面纱和酒杯含情脉脉地乜眼瞅着他。"倘若不花在朋友身上，钱又有什么用呢，心肝？"

两人喝了口酒，那妇人把手搁在他腿上，摩挲他的膝盖。"你的筋肉真不错喔，心肝，"她说。"咱们得来点什么小花样，让你的筋肉活络一下才是。咱们走吧。这屋子使我觉着闷气，到我那小公寓去吧，我还有一瓶四玫瑰牌的好酒，就你我两人喝个痛快，关着门来一番小小的庆祝。亲亲我吧，心肝。"妇人把脸凑过来，不容分说地闭上了眼睛。诺亚吻了她，妇人的嘴唇软绵绵的，口红上有一股山莓的香味，混杂在酒气和葱臭之中。"我等不及啦，心肝。"她从高凳爬下，动作居然还相当沉稳。她挽起诺亚，两人带上各自的酒杯，向着酒吧的后部走去。

两名海员看着他们走近。这两人都很年轻，脸上挂着迷惑

不解而又大失所望的表情。

“对我的男朋友，你们可要当心呐，”妇人警告两人。“他是苏族的印第安人。”她在诺亚的耳朵后面亲了一下。“我这就出来，心肝，”她说。“我得去打扮一下，这样你才会喜欢我呢。”她格格笑着，用粘乎乎的掌心捏捏诺亚的手，然后便跨着那种忸怩作态的步子，照旧端着酒杯，往女厕所走去，紧束的腰肢以下，大花图案在不住地扭摆。

“她跟你胡说了些什么？”年轻些的那个海员问。这人没戴帽子，剪一头短发，就象婴儿头顶上第一次长出的茸毛。

“她说，”诺亚觉得自己强悍有力，同时又警觉地提防着，“她说你们准备抢她的钱财。”

戴帽子的海员哼了一声。“我们抢她的钱财！胡说八道。倒转过来说才差不多呢，老兄。”

“二十五块钱，”年轻的海员说。“她开口要价就是一人二十五块，还说她是出娘胎头一遭干这事，说自己是个结了婚的良家妇女，冒险卖身总得捞几个子儿吧。”

“她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好货吗？”戴帽子的那人问道。“她要你出多少？”

“一个子儿也不要，”诺亚说着心头竟泛起一阵荒谬绝伦的自得感。“还倒贴四玫瑰牌好酒一瓶。”

“你觉得怎么样？”那稍年长的海员醋意十足地问自己的伙伴。

“你准备把她搞上手？”年轻的海员问，一脸贪婪的神色。

诺亚摇摇头说：“不。”

“干吗不？”年轻些的那一个问道。

诺亚一耸肩：“不知道。”

"是罗，"年轻些的那人说，"你老兄一定要找好货。"

"嗨，"戴帽子的海员说，"咱们走吧。圣莫尼卡！"他用责怪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伙伴。"老老实实待在基地也不比这鬼地方差。"

"他怎么啦？"诺亚碰一碰倒在桃花心木长桌上的醉汉问道。

"让那娘们来对付他吧。"

年轻的海员带着主意既定不容变更的神气戴上小小的白色水手帽。两人走了。"二十五块！"诺亚听见那稍年长些的海员在砰地关上酒店门时这样说。

诺亚等候了片刻，然后象个老伙伴似地拍拍那泥醉的汉子，跟在海员后面出了酒店。他站在门口吸了几口湿润的空气，觉着凉风吹散了脸上的醉晕。街道的远处，一根摇摇欲坠的灯柱底下，诺亚看见两个蓝衣人影正没精打采地踯躅着消失在雾气里。他转过身，朝着反方向走去，方才喝下的威士忌酒烧得太阳穴的血管有节奏地欢快蹦跳不已。

诺亚小心翼翼又悄没声儿地打开门，走进黑洞洞的房间。那股气味还在。他刚才已把这气味忘了：酒精、药物、某种带甜味的粘糊糊的东西……他摸索着找灯，感到手上的神经在微微颤动，在一张椅子上绊了一下，过后才找到灯。

父亲还是僵直无力地躺在床上，在微弱的光线下大张着嘴巴，象是要说什么话。诺亚俯视着父亲的尸体，身子微微有些摇晃。这个既愚蠢又诡诈的老头，蓄一把漂亮的胡子和一头经过漂白的长发，还备有一部皮面《圣经》呢。

快一点吧，喔，上帝，快点救我脱离苦海……死者信奉哪一种宗教？诺亚有点头晕，他的思想集中不了，一个又一个分散而

离奇的念头接踵而来。甜甜的嘴唇。向海员索价二十五元，对他则一个子儿也不要。同女人在一起，他从来不是特别走运的，今夜这样的艳遇更是绝无仅有。生活里出现了麻烦也许会使男人变得可爱，那妇人大概感觉到了这一点。当然，肯定也因为她已经醉得稀里糊涂了……朗纳德·比佛勃鲁克。她扭着腰朝女厕所走去时，裙子上一颠一颠的花朵图案。要是他刚才待在酒店里不走，此刻就会同她一起舒舒服服躺在床上，拥着暖和的被子。柔软、肥胖、雪白的肌肤。洋葱、酒味、山莓。一时间，他好不痛苦后悔，悔不该回到这空落落的小房间里来陪伴老人的尸体……要是父子两人换个位置，他这样想道，要是陈尸床上的是他，而老头儿还能好端端地往外跑，又有女人以身相许，诺亚敢十分肯定，雅各布此刻准保会拥着金发妇人在床上作乐，准保会尽情享用四玫瑰牌好酒。多可怕的大不敬念头。诺亚摇摇头。老人毕竟是生育了自己的父亲。上帝呵，等到自己上了年纪，也会象父亲一般饶舌吗？

诺亚强迫自己注视着死者的脸，足足有一分钟之久。他逼着自己挤出几滴眼泪来。不管怎么说，在岁尾的冬夜，这样凄凉地离开世界，做父亲的，或者说随便哪一个人，都有权利要自己的独子一掬哀恸之泪。

打从懂事并能对父亲的作为作出评价时起，诺亚难得去认真考虑父亲为人如何如何。他对父亲怀着怨恨，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什么感情了。这会儿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惨白的脸——这张脸撅起在枕上，活象一具石雕，高贵而骄矜，雅各布也许一直有预感，自己死后定是这副模样——诺亚有意识地逼着自己想想父亲的一生。雅各布走了多远的路才在太平洋沿岸找到了这个狭小的栖身之处。他从敖德萨污秽的街道出发，穿越俄国和

波罗的海，横渡大洋，来到熙攘喧嚣的纽约。诺亚闭上眼睛，想象青年时代灵活而圆滑的雅各布，想象着父亲当年那宽阔的前额和高高的鼻梁，想象着他如何以自己天赋善于词藻修饰的敏捷本能开始学英语，想象着他如何大步穿过人群，炯炯的目光探索不止，脸上总挂着醒目的微笑——向着女人、合伙人、顾客微笑，他还微笑着欢迎所有可让他去外地旅行的机会……雅各布，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诈骗好手，在南方漫游，到过亚特兰大和塔斯卡卢萨，凭着自己灵巧的手指，骗取钱财，可又从不对金钱发生真正的兴趣，让金钱哗哗地流了出去；雅各布还去了大陆的北部，到了明尼苏达和蒙大那，一路上笑语连连，抽着黑雪茄，成了沙龙和赌场的常客，说些猥亵淫邪的笑话，同时又引用以赛亚①的名言。他是在芝加哥同诺亚的母亲成亲的，结婚那天，雅各布目光严肃，显得很有责任心，又满怀柔情，体贴入微，甚而至于象是打定了主意，准备就此安顿下来，趁着头发尚未花白，中年尚未到来之际，做一个体面的公民。诺亚又想起用圆润的男中音假嗓子给自己唱歌的爸爸，在那摆设豪华的客厅，晚饭之后，雅各布曾唱道："一天我穿过公园，在那欢快的五月……"

诺亚摇了摇头。脑子的某一个角落，带着辽远的回音，重又响起洪亮遒劲的歌声："在那欢快的五月"，这声音硬是不肯隐去。

年事一高，总免不了走下坡路。事业每况愈下，人也丧失了魅力，仇敌更多了，周围的人全紧抿着嘴，死死抱成一团跟他作对。在芝加哥命运不济，又在西雅图摔了跤，复在巴尔的摩倒大

① 以色列先知中的巨擘，尤善辞令，《以赛亚书》多被世人视作《圣经》文学成就之峻极。

霉,最后穷极潦倒在圣莫尼卡了此一生……"我的生活过得够惨的;我欺骗了所有的人;我把老婆逼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破产啦……"还有那个在炼炉里烧成灰烬的遭他蒙骗的兄长,在断气之前的痛苦中,竟又超越悠长的岁月,从大洋的彼岸,死死缠着他不放……

诺亚双眼枯涩,还是死劲地盯着父亲。雅各布张着嘴,表情活龙活现,叫人无法忍受。诺亚猛地跳将起来,趺趺撞撞跑到房间那一头,想把父亲的嘴巴捏紧合上。死者的胡子擦着诺亚的手,又粗又硬;嘴巴被合拢的当儿,父亲的牙齿咔嗒咔嗒撞击着发出奇怪的声响。可是等到诺亚一松手,上下嘴唇又张开了,死者象是要说些什么。诺亚一次又一次越来越用力地去捏那张嘴,只听得下巴关节咔嗒作声,松软得象脱了臼似的。可是,只要诺亚一松手,那嘴巴便顿时咧开,在黄灿灿的灯光下,闪露出一排牙齿。诺亚用膝盖顶着床铺,拼命地顺势使劲。可是父亲也不甘示弱,他曾桀骜不驯地跟自己的父母作对,与老师抬杠,同哥哥、妻子翻脸,又和命运过不去,跟合伙人、情妇、儿子闹别扭,同生活抗争,这会儿仍顽强地不改自己的本来面目。

诺亚退后一步。父亲的嘴照样大张着,在乱作一团的白胡须底下,在那污秽的枕席上,在那使人产生错觉的高贵的弓形额头下,可怜巴巴地洞开着,惨白惨白的。

终于,诺亚破天荒头一遭哭了起来。

第 四 章

克里斯蒂安头戴钢盔，坐在敞篷的小型侦察军车里，觉得自己象一个冒名顶替的大骗子。车沿着两旁栽树的法国的公路轻快地向前疾驶，他懒散地把一支轻型冲锋枪搁在膝盖上，嘴里大嚼樱桃，那是他们方才从莫城附近一个果园里摘来的。起伏的隐隐青山的那一头，巴黎已经不远。路边那些石筑的屋子里，在百叶窗的后面，此刻定有法国人在窥视。克里斯蒂安相信，在那些法国人眼里，自己准保象个征服者，象一名威严的士兵，一个毁灭一切的凶神恶煞。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听见过一声枪响，可是在这儿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转过身来，想跟后座的勃兰特聊聊天。勃兰特是某一鼓动连的摄影记者，打从梅斯起，便一路跟着克里斯蒂安他们的侦察中队行军。勃兰特身体孱弱，象个学者，战前是个中不溜秋的画家。他曾到过奥地利，练习春季滑雪，当时就同克里斯蒂安交上了朋友。勃兰特的脸被晒得通红；因为风吹，眼睛象是蒙上了一层灰翳；头上覆着的那顶钢盔又使他看上去象个顽童，正在自己家的后院假扮当兵的闹着玩儿。克里斯蒂安撇嘴冲他一笑。勃兰特在后座正被一名高大的西里西亚籍下士挤得无法动弹，后者在这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大大咧咧地摊开四肢，把勃兰特的双腿和一应摄影器械压在身子底下。

“你笑什么，中士？”勃兰特问。

"瞧你那鼻子的颜色，"克里斯蒂安说。

勃兰特小心翼翼摸一摸自己晒得蜕皮的鼻子。"晒透皮肉啦，"他说。"我这鼻子是专在室内工作的模特儿的鼻子。我说，中士，快点儿带我进巴黎吧，我得喝点儿什么。"

"耐心，"克里斯蒂安说，"忍着点儿。你难道忘了咱们这是在打仗吗？"

西里西亚籍下士呵呵大笑。此人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头脑简单，愚不可及。除去拼命想巴结上司，他确也觉得这次穿越法兰西的旅行十分愉快。昨夜，下士和克里斯蒂安曾摊开军毯，并排在路边露宿。当时，他曾正儿八经地对克里斯蒂安说，他但愿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至少得让他亲手杀死一个法国人。他父亲一九一六年在凡尔登失去了一条腿。这位名叫克劳斯的下士还记得七岁那年的圣诞夜，去教堂做过礼拜，自己曾挺着胸膛站在独脚老父跟前说过："让我亲手杀一个法国人，我一定心满意足地去死。"那是十五年前的老话。可是今天每经过一座法国城镇，他照样用虎视眈眈的目光四下搜寻，看有没有哪个法国人可供他泄愤。在香莱镇，他曾大失所望：一家咖啡馆门前出现了一名法军中尉，可惜此人举着白旗，一枪不发带着十六名本来照样可以作为复仇对象的士兵，投降了德军。

克里斯蒂安的目光越过勃兰特那令人发笑的红脸膛，往后看看另外两辆军车。三辆车各自保持着七十五公尺的车距，正沿着坦直的公路向前。克里斯蒂安这个中队的中尉指挥官带着其余的人沿另一条平行的路线行军，他指定这三辆军车由克里斯蒂安指挥。两路人马应长驱直入向巴黎进发。有人还告诉他们说，尽可放心进军，巴黎不会设防。克里斯蒂安脸上挂着笑容，心里暗暗得意，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执行指挥任务，手下

有三辆军车,十一名士兵,装备着十支步枪和冲锋枪,还有一挺重机枪。

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望着前面的公路,不禁想道:多美的国家!这儿的人多么勤劳,把自己的国家料理得这样好——周围植有白杨树的齐整的田畴,匀称的耕迹,其间正绽出六月的新绿。

他带着睡意想到,这一次的全部行动真可谓出人意料,再完美也没有了。漫长的冬季,大军待命出发,然后突然大举进击,席卷欧洲。这一股不可抗拒的力的怒潮何其振奋人心,组织严密,任务交代得具体而微,甚至连士兵装备中的盐片和胂凡纳明药用软管都考虑到了。(出击前夕在亚琛,除紧急战地给养外,每个士兵都领到三管胂凡纳明;军医部门对法军抵抗能力的估计曾引得克里斯蒂安耻笑不已。)一切都毫厘不爽地同原先的设想相符。哪里有军火库,哪里存放着军事地图,哪里可找到水源,全准确无误地向部队一一作了交代;敌方的兵力以及抵抗的规模一如事先的估计;就连公路的维修状况也与布置任务时的描述完全相符。克里斯蒂安回忆起人马辎重纷至沓来横扫法兰西的情景,不禁想道:只有德国人,只有德国人才能作出这样的业绩。

说真的,克里斯蒂安幽默地想,此时此地我应该哼一段瓦格纳①。今天这样的日子,不唱《齐格菲》,简直是对第三帝国的背叛。他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瓦格纳,但他暗暗打定主意,待脑海里这支竖笛五重奏奏完,他得哼上几句瓦格纳。不说别的,那旋律至少可以使他不至于打瞌睡。这时,他的头低垂到胸前,发出了

① 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作品多取材于德国神话传说。希特勒非常崇拜瓦格纳,甚至说过要了解纳粹主义,必须先了解瓦格纳。下句的《齐格菲》是瓦格纳所作的三幕歌剧。

轻微的鼾声，竟睡着了，可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驾驶兵扭头看了他一眼，笑着竖起大拇指，往克里斯蒂安这边一晃，意思是要后座的摄影记者和西里西亚下士两人注意。下士又一阵呵呵大笑，仿佛克里斯蒂安给他表演了什么别出心裁的滑稽戏。

三辆军车一辆接着一辆，驶过阳光遍地的乡野，四周除了偶尔可以见到的一些牲畜和鸡鸭，渺无人烟，一片静谧，似乎居民全在度假，家家倾巢而出到邻县赶集去了。

第一声枪响听上去就象是整个乐曲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着又是五声枪响，这下总算把克里斯蒂安惊醒了。他听见司机扳闸刹车的声音，车身岌岌可危地抖动着往一边滑去，终于陷进路旁的一道沟渠停住了。克里斯蒂安懵懵然跃出车厢，以车身为掩护，赶快卧倒。其他乘员这时也都喘着粗气倒伏在他身旁的土堆里。他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又等着别人来给自己下命令。接着，他突然意识到同伴们都心急火燎地望着自己。作为指挥官，他想，一个尚未授衔的军官也理应一眼看清眼前的局面，继而发出简明的命令，让士兵们各就各位散开。自己断不能流露出优柔寡断的迹象，而应该自始至终信心百倍并果断勇敢地控制局势。

“有受伤的吗？”他轻声问。

“没有，”克劳斯说。他这时正用手指按着步枪的扳机，朝军车的前轮胎处激动地四下张望着。

“天哪，”勃兰特忐忑不安地说，“耶稣·基督啊。”他正笨拙地摆弄着枪支上的保险，那副狼狈相活象是从来没有打过枪。

“别摆弄了，”克里斯蒂安厉声呵斥。“别去动那保险。你会把自己人打死的。”

“咱们得离开这地方。”勃兰特说。他的钢盔掉了，露出沾满

尘土的头发。“不然准保被人一锅端。”

“住嘴！”克里斯蒂安说。

又是一阵劈劈啪啪的枪声，弹片横飞，射穿了侦察车的车身，一只轮胎爆裂了。

“上帝，”勃兰特喃喃自语，“上帝啊。”

克里斯蒂安慢慢向着军车的后部移动，爬过驾驶兵的身体。这家伙，克里斯蒂安在翻越此人身体时下意识地想，打从入侵波兰以来，一定没洗过澡。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没好气地说，“你干吗不洗澡？”

“请原谅，中士，”驾驶兵低声下气地回答。

克里斯蒂安以后轮为掩护，抬起头来。一小丛雏菊在他面前微微摇曳，因为靠得近，看上去象是经过成倍的放大，森森然犹如一片史前丛林。炎阳照耀下的公路，泛出淡白色，在克里斯蒂安面前伸展开去。

二十英尺之外，一只小鸟落在地上，大模大样地走几步，忙着自己的营生，过后一抖全身的羽毛，不时难听地叫上几声，活象在空寂无人的店铺里等得不耐烦了的主顾。

一百码以外，有人设下了路障。

克里斯蒂安仔细观察，发现路障端端正正设在公路中央，两边全是陡峭的高地，那阵势就象谁在小河里拦起了一道堤坝。路障后面看不到有人活动。公路两旁栽有大树，飒飒作声的树叶在头顶构成一个拱门，路障就设在树荫的浓密处。克里斯蒂安又朝后面张望，那儿恰好是公路的一个拐角，所以根本看不到另外两辆车的影子。克里斯蒂安肯定，后面的人一听到枪声便把车刹停了。不知道那些家伙此刻在干什么。自己真该死，方才竟打起盹来，这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路障显然是临时仓促搭起来的，两根树干上还留着树叶，加上一些弹簧床垫，一辆翻身朝天的农家手推车，几块从附近哪一堵矮围墙上抽出来的石头。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路障的位置很巧妙，因为顶上的大树把它遮掩了，空中无法看到；只有象他们这样，一头撞上了，才能发现路障。

幸好法国人早早开了火。克里斯蒂安觉得满嘴都是尘土，他渴得嗓子快冒烟了。因为抽烟太多，舌头本来就火辣辣的，而刚才吃的那些樱桃突然之间在舌头上烟灼的部位引起针刺一般的疼痛。

要是敌人有一点儿头脑，他这样想，这会儿他们一定已迂回到了侧翼，准备好把我们一古脑儿收拾了。我怎么这样荒唐？他怒视着一百米以外那神秘莫测的两棵被砍倒的大树，自责不迭，我怎么会睡着的？对方要是在树林里什么地方架起一门迫击炮或一挺机枪，只消五秒钟，咱们这一拨子人准已全部报销。可是这会儿在他们的前方一点儿响动也没有，只有那只小鸟在雏菊丛那一头的柏油路面上一跳一蹦，发出刺耳的凄厉叫声。

身后传来窸窣声，他猛地转过身去，原来是梅申，后随军车的乘员之一，正从矮树丛里钻出来，匍匐着向他们靠拢。梅申匍匐前进的姿势相当规范，双臂抱着步枪，手脚的动作有板有眼，完全符合训练营教官的教导。

“后面情况怎么样？”克里斯蒂安问。“有受伤的没有？”

“没有，”梅申喘息不止。“车停在一条叉路上。弟兄们都好好的。希姆莱中士派我到前头来看看你们是不是还活着。”

“全活着，”克里斯蒂安沉着脸说。

“希姆莱中士让我告诉你，他准备回炮兵司令部报告，说你跟敌人发生了接触，要求派两辆坦克来增援，”梅申准确无误地

说，又一次使人想到在那没完没了令人生厌的训练课上他曾受过教官严格的训练。

克里斯蒂安眯缝着眼睛朝夹在两排大树中间那座隐藏在黛绿色阴影里的低矮而凶险的路障瞟了一眼。他怨愤地寻思：偏偏让我碰上了。要是打瞌睡的事被人发现，那准得上军事法庭。想到这儿，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幅图景：大桌后面坐一排军官，脸上无一不带责难的表情，军官们窸窣翻动面前的官方文件，而他只好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候判决。

希姆莱真他妈的帮忙，他讥讽地想，居然跑回去要增援。希姆莱这人身材滚圆，说起话来一副大嗓门，成天乐呵呵的。每逢有人问起他跟海因里希·希姆莱①是不是亲戚，他总是一笑置之，故弄玄虚。不知怎么一来，在炮兵队里偷偷传开了一则神话，说两个希姆莱确乎是亲戚，也许是叔侄关系；这样，对希姆莱中士大家都战战兢兢地特别照顾。说不定待到战争结束——那时中士准保已升任上校，在很大程度上，靠的自然是这层含混不清的亲缘关系，因为他是个很不高明的军人，凭着自己的那一点能耐是断然混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大家会终于发现，亲戚云云，其实只是子虚乌有。

路障后面没有动静；它静静地横在公路上，一阵风吹过，树干上的叶子还不时微微地颤动。

"隐蔽好，"克里斯蒂安低声对众人说。

"我得留下吗？"梅申焦急地问。

"如蒙不弃，"克里斯蒂安说，"咱们这儿四点钟用茶点。"

梅申讨了个没趣，显得有些慌张。他从步枪枪膛里吹出儿

① 纳粹头子之一，曾任德国警察总监。

粒尘土。

克里斯蒂安把冲锋枪枪口伸出雏菊丛,向着路障瞄准。他深深吸了口气。这是第一次,他暗自寻思,开战以来打的第一枪。他打了两发点射,树底下顿时响起撕裂耳鼓的可怕的枪声,那丛雏菊也随之在他眼前剧烈地摇晃起来。在他后边的什么地方,有人在哼哼唧唧。是勃兰特,他想,那个战地摄影记者。一时间,周围又没了动静。小鸟业已飞去,雏菊不再颤动,枪声的回声也已消失在树林里。不,克里斯蒂安想,对方当然不会那么笨,不会埋伏在路障后面的。事情不那么简单。

接着,正当他仔细观察时,他看到透过障碍物上部的裂缝有枪口伸了出来。顿时,枪声大作,在他的头顶,子弹带着不祥的啸声四处乱飞。

"不,喔,别打,请别打……"那是勃兰特的声音。对一个中年风景画家,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克里斯蒂安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对方射击的时候,他计了数。一共是六支步枪,也许是七枝,这就是敌人的全部火力。这时,枪声停止了,真是打得突然,停得也突然。

太好了,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克里斯蒂安想,对方的队伍里不可能有军官在指挥,说不定只是五六名散兵游勇,被指挥官撇下之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却又愿意人自为战。这帮人是容易对付的。

"梅申!"

"有!中士。"

"回去告诉希姆莱中士,让他把车开上公路。从这儿是看不到他的车的,所以他们决不会有任何危险。"

"是,中士。"

“勃兰特，”克里斯蒂安并没有回过头去看他，只是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尖刻，并带上轻蔑的意味，“你给我闭嘴。”

“一定，”勃兰特说，“一定照办。你不必在意。你吩咐我做什么，我一定照办。相信我吧，对我你尽可放心。”

“梅申，”克里斯蒂安说。

“有！中士。”

“告诉希姆莱，我准备穿过这片树林，迂回到右翼，看看能不能从背后接近路障。让他至少带上五个人，从目前的位置出发，穿过公路，从他那一头作与我同样的迂回。依我看，路障后面只有六七个人，仅仅装备着步枪，队伍里不象有军官。这些你能全记住吗？”

“能，中士。”

“十五分钟之内，我将向敌人打一枪，”克里斯蒂安说，“然后要求对方投降。如果对方发现腹背两面受敌，我看他们是无心恋战的。要是敌人负隅顽抗，你们就从那一头的阵地进行狙击。这儿留一个人，防备敌人越过路障朝这个方向接近。都听明白了？”

“是的，中士。”

“那好，行动吧。”

“是，中士，”梅申匍匐着退去，一脸责无旁贷并决意死战的表情。

“蒂斯特尔，”勃兰特想说什么。

“什么事？”克里斯蒂安冷冷地说，甚至不屑看他一眼。“如果愿意，你不妨跟梅申到后边去。你不受我指挥。”

“我想跟你一起出击，”勃兰特的声音已镇静下来。“这会儿我恢复过来了。刚才那一阵子可真不好受。”他轻轻笑出声来。

“敌人朝着我开火，我只要习惯了就好。你刚才说准备命令对方投降，所以最好带上我。不然的话，你那口法语没人听得懂。”克里斯蒂安看看他，两人对视着笑了。勃兰特恢复了正常，克里斯蒂安想，总算恢复了常态。

“来吧，”他说，“就算我邀请你同行。”

三人匍匐着穿过一堆蕨丛，爬进右首的树林。勃兰特拖着他那架莱卡照相机，另一只手握一支手枪，承蒙他考虑周到，枪上的保险机头闭着没打开；克劳斯断后，神态极为急切踊跃。那蕨丛软茸茸的，发出一股潮湿味儿。这一带地面又松又湿，不一会儿三人的军服上都已沾满了青苔。三十米外，地形微微隆起，一俟登上那曲面，他们便可凭借地形的掩护，站起身猫腰前进了。

树林里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轻微的窸窣声。蓦地，两只松鼠窜将出来，从一棵树跳上了另一棵树。三人警觉地操一条与公路平行的路线潜行，低矮的草木不时钩绊他们的靴子和裤腿。

这条计策行不通，克里斯蒂安寻思着，到头来非惨败不可。对方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说不定他们精心安排了这样一个陷阱，正等着我这个傻瓜去钻。大部队进巴黎是没有问题的，可我却永远见不到巴黎了。要是死在这鬼地方，说不定十年之内没人会发现你的尸体，跟你作伴的只有猫头鹰和林中的走兽。方才那阵子在公路上以及匍匐前进的时候，他曾浑身冒汗，可是此刻阴郁的忧思引起阵阵寒意，透过军服，使汗水都冷冰冰贴在皮肤上了。他死命咬紧牙关，不让上下两排牙齿抖得格格作声。林子里也许埋伏着许多法国人，都是些仇恨入心的亡命之徒。他们在大树背后隐蔽地出没，巴不得有机会在全面崩溃之前多杀几个德国人；对这些树林，就象对自己卧室里的家具，他们都了如

指掌。勃兰特一直习惯于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走路，所以这会儿让他跌跌撞撞钻树丛，就数他的脚步声响，啪嗒啪嗒简直象是一群牲口在奔跑。

看在上帝的份上，克里斯蒂安想，事情干吗就这么凑巧？第一次跟敌人交火，偏偏所有的责任全落在自己的肩上，偏偏恰好在中尉自顾自分道行军的时候同敌人遭遇了。战争开始以来，不管何时何地，中尉总是在场的，他那嘲弄的目光总是扫过高高的长鼻子朝自己瞟来，再说上几句尖刻的话，诸如："中士，教官难道是这样教你下达命令的吗？""中士，你以为这样填写征用表格对头吗？""中士，我命令十名士兵四点钟到这儿集合，这就是说，他们必须在四点正到达，不是四点过两分，不是四点十分，更不是四点十五分。是四点正，中士。明白吗？"这位中尉先生倒好，此刻正稳坐装甲车内，沿一条完全没有危险的大路前进，头脑里准保塞满了战术思想和克劳塞维兹[①]的那套高论，如何配置兵力啦，如何采取侧翼包围啦，还有什么射界，什么陌生地带靠罗盘行军的诀窍，而实际上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米歇冷的公路图，外加几加仑的汽油而已。倒霉的是他，克里斯蒂安，一个穿了军装的老百姓。是他，正带着两个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人开过枪的士兵仓促迎战，绊跌着穿越这处处埋伏着危险的树林，向着敌人坚固的阵地冲去……真是神经错乱了，这次行动绝对不会成功。他回想起刚才在公路上行军时自己的乐观情绪，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自杀，"他说，"完全是自取灭亡。"

"什么？"勃兰特虽然压低了嗓门，可是他那声音仍旧大得犹如通报晚饭就绪的铜锣，在飒飒作响的树林里传得很远。"你说

① 十九世纪普鲁士将军，曾多次对法作战。著名军事著作有《战争论》。

什么？”

“没什么，”克里斯蒂安说。“别出声。”

他仔细观察每一片树叶，每一茎小草，因为费力过甚，双眼痠痛不已。

“当心！”克劳斯发疯似地大叫一声。“当心！”

克里斯蒂安赶快卧倒在一棵大树后面，勃兰特紧随着猛撞在他身上。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他俩头颅上方的树干上。克里斯蒂安转过身来；勃兰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不住地眨巴，一边还在拼命拨弄手枪的保险。克劳斯步枪的背带被矮树丛的几条枝桠缠住了，他正手忙脚乱地设法把它们扯开，同时狂怒地往一旁跳去。又一颗子弹射来，克里斯蒂安只觉得头部边上什么地方被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便立刻伏倒，接着又一骨碌跳起，朝那个跪着开枪的人影连连射击。那人躲在一块大石背后。在一片摇曳的绿色草木丛中，克里斯蒂安是这会儿才突然发现对方的。他看到自己射出的子弹削下石片碎屑。可是子弹打光了，他只好坐在地上换弹夹。枪膛尾栓还新，拉起来很不灵活，非用力不可。正在这时，左面有人打了一枪，过后只听得克劳斯发出狂喜的吼叫：“给我打中啦，给我打中啦！”那得意的样子活象个第一次打鸟的小孩。克里斯蒂安看着那法国人头朝下慢慢往草地倒去。克劳斯朝饮弹的法国人奔去，仿佛怕别的猎人赶在自己前面把猎物抢走。又是两声枪响，克劳斯朝一片枝条坚挺的树丛一头栽去，几乎直立似地伸手蹬腿倒在那里，矮树丛在他身子底下轻摇，使他的臀部象触了电似地颤抖。勃兰特终于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正朝一簇灌木发疯般地射击；他那胳膊肘象是脱了臼，皮肉粗硬如橡皮。他坐在地上射击，眼镜歪斜地搁在鼻梁上，嘴唇被牙齿咬得发白，为了使枪打得稳一些，他用左手支托着

右胳膊肘。这时，克里斯蒂安已换上了弹夹，也开始向灌木丛射击。突然间，一支步枪从树丛里飞了出来，接着跳出一个双手朝天的人来。克里斯蒂安停止了射击。树林中又恢复了沉寂，只有在这时克里斯蒂安才突然嗅到了刺鼻呛人的难闻的火药味。

“Venez，”克里斯蒂安大声喝道，“Venez ici[①]。”尽管头在嗡嗡作响，又被枪声震得不住地耳鸣，内心深处竟因为突然间说出了法语而浮上一阵自豪。

从树丛跳出来的那人仍然高举着双手向他们慢慢走过来，他穿着污秽不堪的军装，敞着领口，脸上汗渍斑斑，胡子拉碴的，因为恐惧而铁青着脸。他一直大张着嘴巴，干渴得伸出舌头，不住地舔着嘴角。

“瞄准他，”克里斯蒂安对勃兰特说。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后者这时正忙着对准那向他们走来的法国人拍照。

勃兰特站起身，威胁地伸出手枪。那人见状站定了，象是马上就会倒下。克里斯蒂安往树丛里克劳斯斜着倒下的地方赶去，他走过法国人的身边，发现此人眼睛里露出绝望哀求的神色。那树丛已经停止了摇晃，克劳斯全身僵直，看上去必死无疑了。克里斯蒂安把尸体放在地上。克劳斯脸上带着愕然的表情以及热切的神色。

克里斯蒂安疾步往那被克劳斯打中的法国人走去，头部的枪伤正引起阵阵剧痛，血从伤口淌下，滴在耳朵上。那法国人脸朝下躺着，眉心中间有个子弹孔。那人非常年轻，同克劳斯差不多年纪，脸部被子弹炸得血肉模糊。克里斯蒂安忙不迭撒手，重又把尸体扔在地上。这些在战场上作业余客串的人竟也具有这

---

① 法语：过来，到这儿来。

般的杀伤力，克里斯蒂安暗自寻思。战争的全过程中两人加在一起只不过打了四发子弹，可两人都死了，从而显示出巨大的破坏力。

克里斯蒂安感觉到太阳穴上的枪伤引起尖利的痛楚，虽然伤口的血已经止了。他走到勃兰特身边，让他命令俘虏到山下的路障处去告诉他的同伙，就说他们已被包围，倘不投降，将遭严惩，落得个全军覆灭的下场。勃兰特正忙着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克里斯蒂安在一旁暗自得意：今天是开战以来我碰上的第一个真刀真枪打仗的日子，我甚至还向敌方下了最后通牒，俨然可以少将阶级的军官自居。想到这儿他不禁咧嘴笑了。他只觉得人轻飘飘的，举手投足不知怎么才好，激动得既想狂笑，又想大哭。

那法国人连连使劲地点头，一边连珠炮似地对勃兰特说了些什么，语速之快，克里斯蒂安凭着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法语是怎么也听不懂的。

"他说他愿意照你的命令去做，"勃兰特说。

"告诉他，"克里斯蒂安说，"我们将盯着他，如果发现他要滑头，马上就打死他。"

勃兰特把这层意思告诉对方，只见那法国人拼命点头，好象克里斯蒂安的话乃是世上最合理不过的命令。

他们穿越树林，经过克劳斯的尸体，向山下的路障走去。下士躺在草上，象生前一样的健康，静静地憩息着。阳光从树枝缝隙间射进，照得他的钢盔反射出暗淡的金黄色。

他们让法国人走在前面十步的地方。那人在树林边沿处站定。这地方高出公路路面约有三米的光景，横着一道矮矮的石筑围墙。

“埃米利，”法国人高声呼喊，“埃米利！……我是摩莱尔。”他翻过围墙，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克里斯蒂安和勃兰特小心翼翼走近围墙，蹲伏在墙脚背后。公路上，路障的后面，那个俘虏站立着正对障碍物背后跪着卧着的七名士兵飞快地说些什么。偶尔，那些士兵朝着树林方向担心地眺望一眼，说话的声音既急又低，还微微打着颤。虽然穿着军装，手里又有枪，这些人仍象一群聚集在镇公所里的乡巴佬，正讨论着地方上的什么重大事情。克里斯蒂安不明白是何种纵然面临绝境而仍坚韧不拔的爱国主义，抑或是什么矢志复仇的个人动机，才驱使这帮被大军撤下之后没有军官指挥的蠢笨的嗜血分子作出这番谋划不周、于事无补的可悲抵抗。他希望对方缴械投降；他不愿意再去杀害这些交头接耳、满脸倦容、穿着皱巴巴脏军服的人。

那俘虏转过身，向着克里斯蒂安挥手。

“C'est fait！”他叫喊道，“Nous sommes finis.①”

“他说，行啦，”勃兰特说。“他们完蛋了。”

克里斯蒂安站起身来，打手势示意对方放下武器。就在这时，从公路的那一头传来三下刺耳的枪声，那负责谈判投降事宜的法国人应声倒下，其余的人沿公路狂奔着后退，一边打着枪，一个接一个钻进了树林。

希姆莱干的好事，克里斯蒂安憋着一肚子的火这样想。恰恰在不该开火的时候开了火。要是你真个需要他助你一臂之力，他倒反而会没了动静……

克里斯蒂安翻过围墙，滑下路堤，来到路障前。公路那一头的德军仍在不住射击，但只不过是浪费子弹而已。法国人已跑

① 法语：好啦，咱们完了。

得无影无踪。希姆莱和他手下的士兵看来都无意追击。

克里斯蒂安来到公路上，只见那躺倒在地的法国人还在动弹。那人见克里斯蒂安走近便坐起身来，瞪眼看着他。法国人身子僵直，斜靠着路障的底部，身边有一箱手榴弹。他费劲地从箱子里取出一颗，虚弱无力地想拉下引线。克里斯蒂安赶快转过身。那人仰起脸，眼睛里喷射着怒火，正用牙齿死命咬那引线。克里斯蒂安朝他开了枪，法国人顿时倒下了。那颗手榴弹从他脚边滚开去。克里斯蒂安一个箭步冲上去，捡起手榴弹，把它扔进了树林。他蹲伏在路障后面法国人尸体的旁边，等待树林里传来爆炸的声响，可那边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原来引线并未拉下。

克里斯蒂安站起身来。“行啦，”他大声叫喊道，“希姆莱，都过来吧。”

希姆莱和其他的士兵纷纷钻出树丛，飞快地向这边冲过来。这时，克里斯蒂安看看脚边刚被自己打死的法国人。勃兰特给尸体拍了照，因为法军尸体的照片在柏林仍属奇货可居。

我杀死了一个人，克里斯蒂安这样想，此外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你看干得漂亮不？”希姆莱喜形于色。“打仗就得这样。凭这一下子准保得一个铁十字勋章。”

“喔，老天，”克里斯蒂安说，“别说了。”

他拖着那法国人的尸体，把它放在公路边上，接着命令士兵去拆除路障，自己却同勃兰特一起，走上山坡，来到树林里克劳斯的尸体边。

等他俩把克劳斯的尸体抬到公路上，希姆莱和其他弟兄已把路障大部拆除了。在树林里被打死的那法国人还留在原地，克里斯蒂安没去动那尸体。这会儿他的耐性已经耗尽，只想上

路继续前进了。敌方阵亡士兵的后事还是留待别人去料理吧。

他把克劳斯的尸体轻轻放下。死者看上去多么年轻，多么健康；吃过樱桃之后，唇边还留着鲜红的印渍，就好象一个偷吃果酱之后心怀鬼胎从厨房里溜出来的顽童。克里斯蒂安俯身看着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听克里斯蒂安说笑话便开怀呵呵大笑的小伙子，不禁暗自思忖：行啦，你毕竟也如愿以偿，杀死了一个法国人。到了巴黎，得给克劳斯的父亲去封信，告诉老人他儿子是怎么阵亡的。信里得写上：无所畏惧，欣然赴死，勇猛异常，堪为德军的楷模。在这悲伤的时刻大家无不为有这样出色的战士而骄傲。克里斯蒂安摇摇头：不行，无论如何得写一封比上述措辞高明一些的信。那类过甚其词的说法乃是上一次大战中流行的愚不可及的报丧信的内容。毋庸讳言，在今天，这类信件只会给人留下滑稽可笑的印象。得为克劳斯写封相当别致的信，一封比较亲切的信。我们埋葬他的时候，他的唇边还留着樱桃的印渍；他听我说笑话老爱打哈哈；他报仇心切，这才战死沙场……这样写也不行。不过无论如何信总是要写的。

他把目光从尸体移开，带着表示优越感的俏皮神情，不耐烦地看着后面的两辆军车沿公路小心翼翼地缓缓驶来。

“行啦，你们这些老娘们，”他大声喊着，“没什么好害怕的，耗子全溜啦。”

军车按照命令猛地加速，驶到路障前停下，但并不熄火。克里斯蒂安的驾驶兵已乘坐在其中一辆的车厢里。这人报告说，他们原先的那辆车发动机被子弹射穿，轮胎爆裂，已彻底毁坏，无法使用了。刚才交火那阵子，驾驶兵一直潜伏在沟渠里作壁上观，可是这会儿也激动得满脸通红，好象还没缓过气来，说话结结巴巴，每次只能倒抽一口冷气说出两个词来。克里斯蒂安

明白，尽管这人在枪战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镇静，一俟战事结束却吓破了胆，神经失去了控制。

克里斯蒂安向士兵下达命令，一边谛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梅申，你和陶伯两人留在这儿，等候后面的部队开上来。"克里斯蒂安洋洋自得地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很沉着。我经受住了考验，打仗这事儿我能行。"梅申，你上山到那约摸六十米以外的树林里去，那儿有一具法国人的尸体。把那尸体拖下来，跟这儿的两具放在一起……"他说着指了指并排躺在公路上的克劳斯以及被自己开枪打死的那小个儿敌人。"让人把这三具尸体好好儿埋了。行啦，"他对着其他士兵说，"走吧。"

众人爬进两辆军车的车厢，驾驶兵把车开动，缓缓地从刚被清除的路障边驶过。公路上有几处血迹，还有弹簧床垫的碎片和被踩扁了的树叶。但是四下翠绿的环境又恢复了宁静。即便是放在路边浓密的草丛中的两具尸体，看上去也象是两个活生生的园丁，吃过午饭在这儿躺着打个盹。

车速渐快，不一会儿他们便驶出树林的浓荫。行进在鲜花初放的开阔的田野上，不再有遭受狙击的危险。在暖洋洋的阳光里，大家稍微有些出汗，这滋味同方才树林里寒意袭人的经历相比，毕竟舒服多了。克里斯蒂安想道，我成功了。对于嘴角绽开的自我陶醉的隐笑，他有点儿难为情。我成功了，我指挥了一次战斗；我没有吃干饭，他这样想。

车队的前方，约摸三公里以外的一座山脚处，出现了一个小镇。镇上全是石砌的房屋，两座中世纪式的极为精美的教堂尖塔高耸在四周久经风霜的围墙之上。那小镇的模样给人一种恬适、安全的感觉，就好象镇上的居民一直与世无争地过着太平日子。克里斯蒂安乘坐的那辆军车的驾驶兵减低车速，驶近小镇。

他不时神色紧张地朝克里斯蒂安瞟一眼。

“没事儿，”克里斯蒂安暴躁地说，“镇上没人。”

驾驶兵顺从地一踩油门。

从近处看，这儿的建筑同刚才从野外远处瞭望时得到的印象不一样，并不漂亮，也不恬适。墙上的漆层正在剥落，房屋肮脏不堪；周围还弥漫着一种刺鼻的怪味儿。外国佬，克里斯蒂安想，这些外国佬全是些脏货。

街道一个转弯，把他们带到了镇上的广场。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些人；一家咖啡馆居然还照常营业，门口也围着几个人。Chasseur et Pecheur①。克里斯蒂安读着咖啡馆上方招牌上的字样。有五六个主顾在吃喝；一名侍者正用小托盘给其中的两人上酒。克里斯蒂安笑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啊！

教堂台阶上站着三个年轻姑娘。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上衣的领口开得很低。

“嗬，”驾驶兵说，“嗬，看哪，看哪。”

“停车，”克里斯蒂安说。

“Avec plaisir，mon colonel②，”驾驶兵说。克里斯蒂安看看他。没想到这人还有这点儿文化教养，克里斯蒂安既惊讶又觉得好玩。

驾驶兵把车停在教堂前面，不识羞耻地瞪眼打量那三个姑娘。其中一个吃吃笑起来。这女人皮肤黑黝黝的，身段丰满，手里还拿着一束从园子里采摘的鲜花。另外两个姑娘随着同伴一起笑个不停，看着面前两辆军车里的士兵，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

① 法语：猎人和渔夫。

② 法语：愿意遵命，我的上校。

趣。

克里斯蒂安下了车。“喂，译员，”他招呼勃兰特，后者挎着照相机跟随克里斯蒂安走去。

克里斯蒂安跨上几级台阶，来到姑娘们跟前。“Bon jour①，小姐们，”他说着很周到地除下钢盔，风度翩翩地行了平民的礼节。

姑娘们又是吃吃一阵笑。身材高大的那位用克里斯蒂安听得懂的法语说：“他说得多棒。”克里斯蒂安被对方这么一捧，傻乎乎地暗自得意，居然不再借助勃兰特那口比自己出色得多的法语，径自说下去。

“告诉我，姑娘们，”他只须稍稍停顿一下找到恰当的词儿，“这几天有没有你们的军队经过这儿？”

“没有，先生，”那高头大马一样的姑娘微笑着回答说。“咱们被彻底抛弃了。你们会伤害我们吗？”

“我们不准备伤害任何人，”克里斯蒂安说，“尤其不准备伤害你们三位美人儿。”

“好哇，”勃兰特用德语说，“听听你在说些什么。”克里斯蒂安笑了。站在这座古老小镇的教堂门前，晒着早上的太阳，看看黑皮肤姑娘那被透明上衣遮掩着的丰满的胸部，一边用自己不熟悉的外国语跟她调情，这滋味委实不错。当兵上战场之初，可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艳遇。

“老天，”黑皮肤的姑娘朝他媚笑着说，“难道这就是你在你们国家的军校里学到的内容吗？”

“战争结束了，”克里斯蒂安神态严肃地说，“你们将会发现

① 法语：你们好。

我们都是法兰西真挚的朋友。”

“喔唷，”黑皮肤的姑娘说，“多么高明的宣传家。”她用诱惑的目光瞟了他一眼。克里斯蒂安被她弄得神魂颠倒，一时甚至产生了在这小镇逗留个把钟头的幻想。“后面还有许多你们这样的队伍吗？”

“还有一千万，”克里斯蒂安说。

那姑娘佯装绝望，把双手向上一甩。“喔，我的上帝，”她说，“这么多人，让我们怎么对付呢？收下吧，”她说着向他献上鲜花，“因为你是第一个到达的。”

他惊诧地看了看鲜花，然后满怀温情从姑娘手中接过了花束。何等符合人性，这青年姑娘的心意。这一切给人多大的鼓舞……

“小姐……”他结巴着再也没法把法国话说得很流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可是……勃兰特！”

“中士是想说，”勃兰特用标准的法语流利地说，“他不胜感激，并把这花看成是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伟大友谊的象征。”

“对，”克里斯蒂安真羡慕勃兰特这口流利的法语。“一点不错。”

“嚯，”那姑娘说，“他还是个中士呐，是个当官的。”于是，对方送来的笑靥变得更甜了。克里斯蒂安暗自好笑，原来这儿的姑娘同国内那些小妞并没有多少区别。

背后传来脚步声，清晰而响亮地敲打着街上的鹅卵石。克里斯蒂安手持花束转过身来。他感到有人擦着自己的手指打了一下，虽然用力不大，但出手很快。顿时，鲜花被击落在地，在他脚边肮脏的石子路上狼藉四散。

这是一个法国老人，穿一套黑色礼服，头戴一顶浅绿色的毡

帽，面目不善，上衣翻领处缀有一条军功章绶带。这会儿，老人持一根手杖，站在克里斯蒂安跟前，金刚怒目地瞧着他。

"是你干的吗？"克里斯蒂安问那老人。

"我不跟德国人说话，"老人说。这人站立的姿势使克里斯蒂安感到他可能是个从正规军退伍的老兵，曾惯于发号施令。老人那皱纹密布、饱经风霜的脸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老人转过身去对着姑娘们骂开了。

"妖精！"老人说。"怎么不干脆躺下来，撩起裙子，把好事干了？"

"嗨，"黑皮肤姑娘沉着脸说，"住口，上尉。这不是你打仗那阵子啦。"

克里斯蒂安感到这样站在大庭广众之前真是大出洋相，可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该说些什么。这局面不是两军对阵；他说什么也不能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动武。

"法国女人哪！"老人啐了一口。"给德国人献花！他们在战场上杀你们的兄弟，你们却向他们献上花束！"

"他们只不过是些当兵的，"那姑娘说。"他们远离家乡；再说，这些人穿着军装多么年轻，多么英俊。"这会儿，姑娘干脆冲着克里斯蒂安和勃兰特两人肆无忌惮地大做媚眼，克里斯蒂安也不由得对她那种女人肤浅的推理法报以微笑。

"行了，"克里斯蒂安说，"老头。我们手里已经没有鲜花了。回去喝你的酒吧。"他友好地伸出一条胳膊，按着老人的肩胛。老人猛一用力，摔脱了那条膀子。

"别碰我！"他大声嚷嚷。"波什！①"

---

① 俚语：德国猪。

老人说完大步穿过广场走去，只听得他那鞋跟气势汹汹敲打着鹅卵石的声音。“啧，看哪，看哪！”克里斯蒂安的驾驶兵说。他看着老人走过军车，不以为然地连连摇头。

老人根本没去理会驾驶兵。“法国的男女同胞们！”老人往咖啡馆走去时向着全镇大叫。“无怪乎这一次让波什到了这儿！没有心肝，丧失了勇气。一听枪声响，撒腿便往树林里逃，活象一群野兔。别人冲你一笑，马上爬上床，让德国军队受用不尽！这些人不干活，不祈祷，也不打仗，只学会了投降。在战场上投降，在卧室里也投降。法兰西练了二十年的投降术，这一会可真是炉火纯青了！”

“啧，看哪，看哪！”克里斯蒂安的驾驶兵说。这人懂法语，听老人说这一席话便弯身拾起一块石子，随手往广场那头的法国佬扔去。石子没击中那人，可是却击碎了老人背后的咖啡馆的窗子。厚玻璃咣啷啷碎了一地，过后广场上便沉寂无声了。法国老头不去理会打碎的玻璃，甚至都没转过头去看一眼，而是拄着手杖的上端，自顾自不声不响地往地上一坐，用歹毒而伤感的目光，瞅着广场对面的德国人。

克里斯蒂安走到驾驶兵跟前，不动声色地问：“干吗扔石子？”

“那人嚷嚷得厉害，”驾驶兵说。这人长得高大，丑陋不堪，又蛮横不讲道理，活象是在柏林开出租汽车的，克里斯蒂安非常讨厌他。“教教他们该对德军表示出一点敬意。”

“下次别再做这样的蠢事了，”克里斯蒂安严厉地说，“明白吗？”

驾驶兵稍稍站直了身子，但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含义不明地盯着克里斯蒂安的眼睛看，目光里隐隐带着一点蛮横的意味。

克里斯蒂安别转身来，大声吩咐说："好了，上路吧。"

三个姑娘噤若寒蝉，看着军车颠簸着驶过广场，开上通往巴黎的公路，没有挥手道别。

军车驶近圣丹尼斯城门褐色的巨大雕塑时，克里斯蒂安看到城门处的广场上已挤满了装甲车辆，到处都是穿灰色军服的士兵。这些当兵的在水泥地上就地休息，吃着行军厨炊提供的伙食，活象巴伐利亚某一小城的警备部队，在全国性的节日里聚集于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看到此情此景，克里斯蒂安不免失望。他从未到过巴黎，满以为自己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坐车经过巴黎名垂青史的大街，引导大军开进交战国古老的首都，该是这场战争中有声有色的高潮。

军车缓慢驶过四散休息的士兵和杂乱的步枪堆，来到纪念碑底座前。克里斯蒂安向坐在后面那辆车里的希姆莱示意停车。命令规定他们在这儿等候，与连队的其他部分会合。克里斯蒂安脱了钢盔，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深深吸了口气。任务完成了。

勃兰特跳出军车，忙着给斜靠在纪念碑底座吃饭的士兵拍照。虽然穿着军装，腰间还挂着黑皮枪套，勃兰特的模样仍使人想起一个正在度假的银行小职员，忙着为家庭影集增添几幅快照。对于相片，勃兰特自有一套高论。他总是挑那些模样最英俊又最年轻的士兵，摄入镜头，而且打定主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找金发的小伙子，那些小兵和未授军衔的低级士官。"我的任务，"有一次他曾这样对克里斯蒂安说，"是要使这场战争对国内人民显得很有吸引力。"看来，勃兰特实行自己的理论很有成效，因为他已被提名授衔，柏林的宣传鼓动总部对他的工作也屡有褒奖。

一群群的士兵中间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胆怯地走动。在这个下午，他俩乃是巴黎市民中上街活动的绝无仅有的两名代表。勃兰特把孩子带到克里斯蒂安跟前，后者这时正靠着侦察军车的发动机罩擦枪。

“喂，”勃兰特说，“帮个忙。跟这两个孩子一起照一张。”

“另请高明，”克里斯蒂安表示异议。“我不会演戏。”

“我想让你一举成名，”勃兰特说。“弯下身来，给他们一点糖吃。”

“我身边没有糖，”克里斯蒂安说。那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至多五岁，这时正站在军车的驾驶盘旁边，神情严肃地抬头望着克里斯蒂安，深不可测的黑眼睛里闪出悲哀的光。

“努，”勃兰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克里斯蒂安。“一个称职的士兵万事都有准备。”

克里斯蒂安叹口气，放下那拆卸开的冲锋枪枪管。他向那两个衣衫褴褛却又非常可爱的孩子俯下身去。

“再好没有的典型人物了，”勃兰特说着蹲下身，眼睛紧贴着照相机。“法国儿童，长得十分可爱，但营养不良，生活悲苦，轻信别人。这位德军中士心肠好，对孩子亲切，又慷慨。瞧他的体格多象运动员，态度又多么和蔼可亲。堂堂一表人材，真够上照的……”

“去你的吧，”克里斯蒂安说。

“别把笑脸收了，美男子，”勃兰特忙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按快门。“等我说行了再把糖给他们。把糖捏在手里就行，让他们伸手来拿。”

“我想提醒你，当兵的，”克里斯蒂安说，一边俯身对着那两张阴沉的脸孔咧嘴笑笑，“此刻我仍是你的上司。”

"艺术,"勃兰特说,"艺术高于一切。要是你有一头金发就好了。除去头发,你倒是一名符合标准的德军士兵。看你的模样,象是曾经有过某种思想,只不过现在已经难以捕捉了。"

"我看,"克里斯蒂安说,"我该去告发你,因为你说了一些损害德军荣誉的话。"

"艺术家嘛,"勃兰特说,"是超越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

他手脚麻利地把照片拍成了,这才对克里斯蒂安说了声"行啦"。克里斯蒂安把巧克力给了那两孩子。孩子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抬起头,神态庄重地看了看克里斯蒂安,把巧克力塞进衣袋,然后便手搀手钻进钢铁履带、皮靴和步枪枪托丛中,走开了。

一辆装甲车在三辆侦察军车的簇拥下驶进广场,慢慢接近克里斯蒂安指挥的分遣队。是中尉带着队伍来了。克里斯蒂安一见到他心头便掠过一阵隐隐的遗憾。独立指挥队伍的权柄就此告终。他行了军礼,中尉还了礼。中尉行军礼时姿势的潇洒,足可载入古往今来的军事史。一见此公抬起胳膊敬礼,你顿时就象被带回到久远的过去,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阿喀琉斯和埃阿斯①作战时刀剑搏击的铿锵声和军靴马刺的撞击声。即便在今天,经过从德国出发的长途行军,中尉照样神采奕奕,浑身上下无懈可击。克里斯蒂安不喜欢中尉,当着此人一丝不苟的完美的军人形象,总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中尉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四岁吧。可是当他四下顾盼,浅灰色的眸子里射出傲慢的寒光时,人人都会在那冷峻无情的观察面前显出原形来,好象全是些

---

① 均为希腊神话中人物,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

举止失措，行动散漫的老百姓。很少有人能使克里斯蒂安自惭形秽，可中尉恰恰就有这点本事。这会儿，克里斯蒂安毕恭毕敬地立正，看着中尉以矫健的动作一骨碌下了装甲车，便赶快把汇报内容默默诵念了一遍；与此同时，象刚才在树林里陷入敌人伏击时那样，他再一次体会到自已的行动何其不当，渎职的负疚感也再一次袭来。

“怎么样，中士？”中尉说话的声音总是懒洋洋的，带着讥刺的意味。俾斯麦在军校很可能就是曾用这种声音说话的。中尉不去看四周的景物，他对于巴黎各种大门紧闭的古老建筑物没有些微的兴趣。今天乃是法兰西首都自一八七一年以来首次陷于异国军队之手的日子，可是对中尉说来，巴黎的市中心与科涅斯堡郊外光秃秃的巨大演习场并没有什么两样。多么值得钦佩又是多么可悲的人物，克里斯蒂安想着，军队里有这么个干练脚色真是受益不浅。

“十点钟，”克里斯蒂安报告，“我们在由莫城通往巴黎的公路上同敌人发生遭遇。敌人设下了用伪装掩蔽的路障，向我方领队的军车开火。我们同九名敌兵交了火，打死两人，赶跑了其余的，并摧毁了路障。”说到这儿，克里斯蒂安稍稍犹豫了一下。

“嗯，中士？”中尉不动声色地问。

“我方损失一人，长官，”克里斯蒂安说。他想这下要引出麻烦来了。“克劳斯下士阵亡了。”

“克劳斯下士，”中尉问，“他是否尽职？”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回想起那身材高大的笨小伙子，回想起他在摇曳的树丛中发疯似的叫喊声“给我打中啦！给我打中啦！”“下士射出的头几发子弹就打死了一名敌兵。”

“很好，”中尉说着，脸上露出一个转瞬即逝的冷冰冰的笑容，

一时间那长长的鹰钩鼻都皱缩起来了。“很好。”

他打心里觉得高兴呢，克里斯蒂安诧异地注意到。

“我肯定，”中尉说，“会给克劳斯颁发一枚勋章的。”

“我刚才想到，”克里斯蒂安说，“该写信通知他父亲。”

“不，”中尉说，“这不是你的事。该由连长出面通知死者家属。缪勒上尉会写这封信的。我可以向他提供各种细节。这种事情真够微妙的，我是说写这类信，表达的感情必须对头。缪勒上尉自会写去一封措辞得体的信。”

克里斯蒂安暗自寻思：高等军事学院里说不定开设一门叫做“向军属近亲通报伤亡”的尺牍课，每周一学时。

“中士，”中尉说，“对于你本人及由你指挥的士兵们的表现，我深表满意。”

“多谢，长官，”克里斯蒂安说着，无端地得意起来。

勃兰特走过来，行了一个军礼。中尉冷淡地回了礼。他不喜欢勃兰特，因为后者永远成不了一名士兵。中尉从不隐瞒自己对那些不用枪而用照相机参加这场战争的人怀有何种感情，但是从统帅部直到下面的指挥机关都有明确的指令，要求尽可能给战地摄影记者以各种方便，中尉自然不好违背。

“长官，”勃兰特用平民老百姓那种轻悠悠的声音说，“我接到命令，让我尽快把胶卷送到歌剧院去。胶卷在那儿集中之后将空运到柏林。我想请问，能不能拨出一辆车送我去歌剧院，胶卷送到之后我马上回来。”

“我稍过一会儿给你答复，勃兰特，”中尉说着转过身，大步穿过广场，向缪勒上尉走去。后者这会儿刚到，还坐在他那辆两栖战车里。

“恨死我了，”勃兰特说，“我是说那中尉。”

“会给你车的，”克里斯蒂安说。“他正在兴头上呢。”

“我也恨死他了，”勃兰特说。“我恨所有这些小军官。”他环顾广场四周拔地而起的浅灰色公寓房屋，到处都是钢盔和灰色的军装，这些全身武装的大个儿士兵，四下懒散地憩息着，出现在法文招牌和打了烊的咖啡馆之前，显得格格不入，十分的不自然。“我上一次到这儿来，”勃兰特遐思连连，“距今还不满一年。当时我穿一件蓝色的上装和法兰绒裤子。人们都把我错当英国人了，所以态度都很友好。那边的拐角处有一家很不错的小饭馆，我是坐着出租汽车来的。那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夏夜，我带着一位黑头发的漂亮姑娘……”

“睁开你的眼睛吧，”克里斯蒂安说。“中尉来了。”

中尉大步向他们走近。两人忙不迭立正。

“同意了，”中尉对勃兰特说，“你可以用车。”

“多谢，长官，”勃兰特说。

“我愿意亲自跟你走一遭，”中尉说，“还准备带上蒂斯特尔和希姆莱他们俩。有消息说我们这支部队将在那一带驻扎。上尉说我们不妨先去看看情况。”他微微一笑。显然，在他说来，这笑容无疑是非常热情而又亲切的表示了。“另外，我们可以乘这个机会观光。来吧。”

他率先走到一辆车旁，克里斯蒂安和勃兰特跟在后边。希姆莱已坐在驾驶盘后面等着他们。勃兰特和克里斯蒂安爬进车厢，坐在后座。中尉直挺挺地坐在前排，俨然是巴黎林荫大道上德国陆军和德意志帝国的一位趾高气扬的代表。

勃兰特做了个鬼脸，又耸了耸肩。这时，车子发动了，朝着歌剧院驶去。希姆莱把车开得飞快，对路线象是颇有把握。他曾数次来巴黎度假，还能说一口勉强可懂的法语，虽然用词粗俗，不合语

法，倒也相当流利。一路上，他象个导游人，把名胜古迹一一指给大家看，还有那些他曾经光顾过的咖啡馆，一座表演歌舞杂耍的剧场，据说他曾在这儿看一个美国黑人舞女跳裸体舞；他还指着一条街对众人说，附近有一家妓院，就设备而论，绝对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在连队里，希姆莱这人既是小丑，又是个懂政治的。在随便哪一支军队里，总有这样的角色。这种人往往得宠于上司，其他士兵行为放肆要受严厉惩罚，这类角色却可确保无虞。中尉挺着身子坐在希姆莱的旁边，贪婪的目光来回搜索着空寂无人的街道。听着希姆莱说俏皮话，他甚至笑了两次。

歌剧院外面到处是军队。在高大的圆柱和宽阔的台阶前是气派不凡的广场，广场上挤满了士兵。这样，在市中心居然久久见不到一个女人或平民竟也变得不太特别了。

勃兰特挎着照相机，带上胶卷，走进歌剧院去，宛若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来此公干。克里斯蒂安和中尉下了汽车，抬头望望歌剧院的大圆顶。

“真该早就到这儿来逛逛，”中尉轻声说。“战前这儿一定门庭若市。”

克里斯蒂安笑着说：“中尉，我也正这样想呢。”

中尉格格的笑声相当亲切友好。克里斯蒂安不明白自己怎么老是被这个没有什么城府的小伙子吓得畏畏缩缩。

勃兰特一阵风似地从歌剧院跑了出来。“公事办完啦，”他说。“明天下午以前不必再去汇报了。里面的人非常满意。我告诉他们我拍了些什么样的照片，他们差一点没当场提升我当上校。”

“请问，”中尉说——一九三五年以来，这人的声音破天荒头一遭显得期期艾艾——“请问，你能不能以歌剧院为背景给我照

一张相？我想寄回去送给我妻子。”

“乐意效劳，”勃兰特一本正经地说。

“希姆莱，”中尉说，“蒂斯特尔，咱们一起照一张。”

“中尉，”克里斯蒂安说，“你一个人照不就行了？你的夫人不会对我们感兴趣的。”自从两人在一年前认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敢于站出来违忤中尉的意旨。

“喔，不。”中尉说着伸出胳膊搂住克里斯蒂安的肩。在这一瞬间，克里斯蒂安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喝多了酒。“喔，不。我给她写信时说过许多你们的情况。她肯定很想看看你们的模样。”

勃兰特说是要找个好角度，使歌剧院这背景尽可能多一点被摄入镜头，小题大作地着实忙乎了一阵。希姆莱站在外侧，嬉皮笑脸地象个小丑。克里斯蒂安和中尉两人则庄重地看着镜头，仿佛这是一个神圣的历史性时刻。

勃兰特给他们照过相，三人回到车上，朝着圣丹尼斯城门驶回去。时近黄昏，在西斜的夕阳光里，街道显得冷落萧索，又给人闷热的感觉，特别是因为他们曾驶过好长的路程而没见到士兵或军车。进巴黎以来，克里斯蒂安第一次产生了岌岌不安的感觉。

“一个伟大的日子，”中尉在前座沉思地说。“一个意义重大的不朽的日子。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将会回忆起今天这个日子，并对自己说：‘我们曾亲历其境，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克里斯蒂安感觉到旁座的勃兰特扮了个不易被人觉察的顽皮的鬼脸。话说回来，勃兰特这个人哪，对于各种夸张的感情本来就抱有一种愤世嫉俗和嘲弄的态度，这也许是多年居住在法国的结果。

“我的父亲，”中尉说，“在一九一四年最远到过马恩河。马恩河……虽然近在咫尺，他始终没见到巴黎。今天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渡过了马恩河……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尉尖锐的目光突然朝一条小街扫去。不由自主地，克里斯蒂安在后座神经质地扭动着身子，想看看出了什么事。

“希姆莱，”中尉问，“是这条街吗？”

“什么街，中尉？”

“你刚才说起的妓院，那家远近闻名的妓院。”

多厉害的脑袋，克里斯蒂安想，事无巨细，一概不可磨灭地铭刻在那个头脑里。枪炮的位置，军法审判的规则，遭毒气攻击之后解除金属表面污染的标准程序，还有两小时前别人漫不经心说起过的某条陌生小街上法国妓院的位置……

“依我看，”在希姆莱减低车速的同时，中尉字斟句酌地说，“依我看，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在一个奋勇征战和庆祝胜利的日子……总而言之，我们理应松散一下。不会玩女人的士兵是不会打仗的……勃兰特，你在巴黎住过。你可曾听说过这个地方？”

“不错，长官，”勃兰特说。“遐迩闻名啊。”

“把车转过来，中士，”中尉吩咐说。

“是，长官。”希姆莱嬉笑着蓦地把车头掉过来，向着他方才指给大家看的那条街驶去。

“我知道，”中尉板着脸说，“我可以信托你们各位对这件事保守秘密。”

“当然啦，长官，”众人应道。

“有时候得执行军纪，”中尉说，“有时候也得讲一点战友的情谊。是这个地方吗，希姆莱？”

“不错，长官，”希姆莱说。“不过好象关门停业了。”

“跟我来。”中尉下了车，穿过人行道，来到厚重的栎木大门前。皮靴沉重地落在人行道上，在狭窄的街道上引起不绝于耳的回声，象是有整整一个连队的兵士在行进。

中尉啪啪地打门，勃兰特和克里斯蒂安交换了一个眼色，会心地一笑。“接下去，”勃兰特轻声说，“他还会向我们出售春宫画片呢。”

“嘘！”克里斯蒂安说。

过了一会，门开了。中尉和希姆莱同里边的人争着吵着，硬是挤了进去。两人进屋之后，门便关上了，把勃兰特和克里斯蒂安留在暮色笼罩的空寂的街上。头顶，夜色渐浓；四下里一片沉寂；房屋的窗户全死死地关着。

“我的印象是，”勃兰特说，“中尉曾邀请你我一起参加他的庆祝会。”

“耐心一点，”克里斯蒂安说，“他这会儿正在探路呢。”

“事涉女人，”勃兰特说，“我情愿亲自出马去探路。”

“一个称职的军官，”克里斯蒂安郑重其事地说，“总是等到士兵统统安顿完毕之后才躺下休息的。”

“上楼去，”勃兰特说，“把你这一套宏论跟中尉说说去。”

大楼的门又开了，希姆莱向他们招招手。两人下车进了屋。一盏摩尔式的灯射出暗淡的紫红色的光，照着楼梯以及楼梯内侧墙上的挂毯。

希姆莱推开一扇门，只见中尉脱了手套和钢盔，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张凳子上，正用灵巧的手指剔剥香槟酒瓶上的金箔箍条。这是个小小的酒吧间，墙上涂着淡紫色的泥灰，窗子都呈弯弯的新月形，挂毯上垂着流苏。掌柜的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这人一头

鬈发，围着挂流苏的大披肩，睫毛涂得浓浓的，那副打扮同这房间的基调再匹配也没有了。她正叽里呱啦地对中尉大讲法语，中尉煞有介事地连连点头，其实他一点也听不懂。

"Amis，"希姆莱搂着勃兰特和克里斯蒂安的肩胛说道，"Braves soldaten① ."

"法国人，"中尉说——他正以标准的军人姿势正襟危坐，绿幽幽的眼睛射出晦黯的光，犹如在海水里泡久了的玻璃瓶——"我唾弃法国人。他们不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正因为他们苟且偷生，我们才会来到这儿，喝他们的酒，占有他们的女人。象一出喜剧……"他拿着酒杯在空中划一个圈，那模样说明他已经醉了，象是有满腔的怨忿要发泄。"这次的战役啊，真象一出滑稽戏。我从十八岁那年起一直研究军事，研究战术。都滚瓜烂熟了。什么供应啦，联络啦，士气啦，还有怎样选择隐蔽地点设指挥所，如何对付自动武器，以及出奇制胜的价值，等等，等等。我完全可以去指挥一个军。五年工夫哪，好不容易机会来了。"他发出一声苦笑。"伟大的时刻到了。军队开赴前线。可我的遭遇又怎么样呢？"他瞪眼望着那老板娘，对方尽管不识一个德文字可照样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没听见一声枪响，坐着汽车长驱四百英里，到一家妓院作乐来了。可怜的法国军队竟让我当了一名旅游者。旅游者！仗已经打完。五年的光阴白白浪费了。没有前途。到了五十岁还是个小小的中尉。我不认识柏林的大人物；一个没有影响没有朋友的小人物，升官谈何容易。一切全白费了。我父亲的运气比我好些。他只到了马恩河，可他打过四年的硬仗，二十六岁时已经当上少校。战役的头两天

① 法语：朋友，勇敢的战士。

别的军官全打死了，这样，在索米便有整整一营人马归他指挥。”

两个姑娘走进房间来。其中的一个是位金发女郎，身材高大，浑身肉墩墩的，嘴角挂着随和的笑容。另一个比较瘦小，皮肤黑黝黝的，浓妆艳抹，衬托着一张出神沉思的脸蛋，有点象阿拉伯人。

“她们来了，”老板娘甜甜地说。“小妞们来了。”她用牲口贩子那种深识好货的神态拍拍金发女郎的身体。“这姑娘叫简尼特。正对胃口，是吧？我敢预言，德国人来巴黎之后，这姑娘一定走红。”

“我要那一个。”中尉站起身来，挺直了腰板，指着象阿拉伯女人的那姑娘。对方立即报以干这一行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甜笑，款款走来，挽起中尉的手臂。

希姆莱也正盯着这女人瞧，流露出很大的兴趣。听中尉一说，他只好马上向长官的优先权让步，伸手搂住了那金发的胖妇人。两人搂抱着一同走出房间去，希姆莱正用他那口蹩脚透顶的法语对妇人说：“Chérie①，我喜欢你这件长袍……”

老板娘端出另一瓶香槟酒之后找了个托辞离开了房间。这样，在这亮着橘黄色灯光的摩尔式酒吧里，只剩下克里斯蒂安和勃兰特两人了。他们默不作声地看着冰块小桶里那个表面起了霜的酒瓶。

“我感到悲伤，”勃兰特说，“非常悲伤。刚才中尉说什么来着？”

“今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这新时代开始的时候，我感到悲伤，”勃兰特给自己斟了

---

① 法语：亲爱的。

点酒。"你知道吗，十个月前我差一点加入法国籍。"

"不知道，"克里斯蒂安说。

"我曾断断续续在法国住了十年。以后抽个时间我带你到诺曼底去看看我避暑的地方。我成天作油画，一个夏天下来可以画三十幅，有时甚至四十幅。当时，我在法国开始有了点小名气。我们一定得去那个展出我作品的艺术馆看看。说不定那儿还有我的画呢，那就可以请你鉴赏一番了。"

"不胜荣幸，"克里斯蒂安礼仪十足地说。

"在德国我无法展出自己的画，因为全是抽象派的作品。他们把这种画叫做非客体艺术。颓废派艺术，纳粹们是这样称呼的。"勃兰特一耸肩。"也许我的确有点颓废。虽然比不上中尉，可也够颓废的了。你呢？"

"我是个颓废的滑雪运动员，"克里斯蒂安说。

"每一行都有各自颓废的表现，"勃兰特说。

门开了，那个黑皮肤的瘦小女人走了进来。她披了一条粉红色的大围巾，边上缀满羽毛。不知为了什么，这女人正暗暗窃笑。"老板娘呢？"她问。

"到后面什么地方去了，"勃兰特没有准谱儿地挥一挥手。"要我帮什么忙吗？"

"是你们的那位中尉，"那女人说。"我得请人当翻译。他提出一个要求，可我不能肯定他到底要我怎么服侍他。我觉得他是要我拿鞭子抽他，我不敢动手，除非我知道自己的理解确实没错儿。"

"动手好了，"勃兰特说。"这正是他要你做的。他是我的老朋友。"

"没错儿？"那女人用狐疑的表情看看两人。

“绝对没错，”勃兰特说。

“那好，”那女人一耸肩。“我就照办好了。”她转过身去对着房门。“可真出奇，”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打了胜仗的士兵……又是凯旋日……这种趣味实在有点不同寻常，你们说是吗？”

“我们这个民族确有点不同寻常，”勃兰特说。

他站起身来，克里斯蒂安也随着站起来。两人走出屋去。

屋外，天已黑了。灯火管制实施得非常彻底，四下没有一点儿光亮。月儿悬挂在层层叠叠的屋顶上方，把每一条街道划分作明暗截然不同的几何图形似的块块。天气不冷也不热，万籁俱寂，城市笼罩在一种哑寂肃穆的气氛之中，只有偶尔从远处传来钢铁履带军车行进的声响，突兀而刺耳，过后又在黑糊糊的建筑物群中消失殆尽。

勃兰特走在头里。他的步伐不太稳健，可他明白自己此刻在什么地方，还能胸有成竹地认准圣丹尼斯城门的方向，径直向前走去。

第五章

收音机的声音淹没了一切。这是一个晴和的日子，宾夕法尼亚的群山在这明媚的六月里显得葱翠欲滴。小小的无线电收音机里静电干扰声恼人，广播的内容翻来复去总是老一套。尽管如此，迈克尔还是整天坐在贴着糊墙花纸的起居室里，同那些腿脚细长的殖民地时期的家具作伴。椅子旁边，报纸散了一地。劳拉不时闯进屋来，不胜痛苦地长叹一声，弯下身去用夸张的动作拾起报纸，把它们整整齐齐叠成一堆。可是，迈克尔没怎么去理会她，而是自顾自伛偻着身子坐在收音机前，不停地调节旋钮，听着五花八门的噪音——软绵绵的、讨好的、做作的噪音，一遍又一遍说出千篇一律的内容，诸如："请买救生圈牌药粉，包治体臭"，"早饭前在杯子里加两匙，保君健康"，以及"有消息说法国方面不准备固守巴黎，德军统帅部对于向崩溃中的法军防御力量发起攻击的先头部队的位置仍然讳莫如深"。

"我们答应过汤尼的，"劳拉站在门口耐着性子说，"今天下午打羽毛球。"

迈克尔照样伛偻着身子，贴近收音机坐着，没有作声。

"迈克尔！"劳拉大喊一声。

"什么事？"他并没转过身来。

"羽毛球，"劳拉说，"汤尼。"

"怎么啦？"迈克尔问。他想同时听清劳拉和无线电广播员

在说些什么，只好费力地蹙额侧耳。

“球网还没支呢。”

“我待会儿就去。”

“待多久？”

“看在上帝份上，劳拉！”迈克尔大吼一声。“我说了，待会儿就去。”

“我受够了，”劳拉铁青着脸说，泪水涌上眼眶，“要你做事老是得待会儿。”

“别吵了好不好？”

“别冲着我嚷嚷。”泪水掉下来了。迈克尔有点抱歉。夫妇俩是到乡下来度假的，尽管双方都没挑明，两人都想把在婚后这些纷扰不止的年月中失去的情谊部分地捕捉回来。劳拉跟好莱坞订的合同已经到期，对方没再考虑续用她；说也奇怪，她竟找不到其它的职业。劳拉对此倒也能安之若素，照样嘻嘻哈哈，从不怨天尤人。但是迈克尔知道妻子内心非常沮丧，所以便打定主意，在乡间这所从朋友处借来的别墅里度假一个月，其间必须对她非常体贴。他们来此才一个星期，可这星期的日子过得真够呛。迈克尔成天坐在屋子里收听无线电广播，夜里睡不着觉，只好在底楼踱步，要不就看书，弄得他眼睛布满红丝，满脸倦容，郁郁寡欢，脸也不刮，更不用说助劳拉一臂之力，去把这座漂亮的小别墅收拾干净。

“原谅我，亲爱的，”他说着抱住妻子亲亲她。妻子破涕为笑，可是一面还在抽噎。

“我并不愿意给你添麻烦，”劳拉说。“可是你知道事情总得有人做。”

“一点不错，”迈克尔说。

劳拉笑了。“这会儿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

迈克尔也笑了，只是心里还有些烦闷。

“好，这下子你得付出代价了，”劳拉把脸藏在他下巴底下说，“对我体贴就得付代价。”

“要我干什么呢？”迈克尔问。

“别做出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劳拉说，“我最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迈克尔强忍着一肚子的火气，只听得自己用和蔼可亲的声音问妻子：“你要我做什么？”

“首先，”劳拉吩咐说，“把那该死的收音机关了。”

迈克尔正想分辨，再一想还是忍受为妙。这时，广播员正在报告新闻：“此间局势仍不明朗，不过英国方面似已把大部分陆军安全撤走。魏刚[1]的反攻不久可望展开……”

“迈克尔，亲爱的，”劳拉提出警告了。

迈克尔把收音机关了。

“瞧，”他说，“什么事情都听你的。”

“多谢，”劳拉说。她已经不掉眼泪了，双目亮晶晶的，带着笑意。“现在再做件事。”

“什么？”

“刮脸。”

迈克尔叹了口气，用手摸摸胡子拉碴的下巴。

“非刮不可了吗？”他问。

“你那副模样活象是才从三号街哪一家下等客店里跑出来

---

① 当时的法军统帅。

的穷鬼。”

“你把我说服啦，”迈克尔说。

“再说，刮了脸你会觉得神清气爽的，”劳拉说着捡起迈克尔椅子旁边四散的报纸。

“说的是，”迈克尔说。象是受着本能的驱使，他又侧身挨近收音机，伸手去摆弄旋钮。

“一小时之内不许听，”劳拉央求着，一边用手捂住旋钮。“一个小时。吵得我快发疯了。翻来复去老是那几句话。”

“劳拉，亲爱的，”迈克尔说，“这可是我们生活里关系最为重大的一周啊。”

“话虽这么说，”她的逻辑倒也明快犀利，“吵得我们大家都发疯也于事无补啊。那样帮不了法国人什么忙，对不对？还有，你下楼以后，亲爱的，就去把球网支起来。”

迈克尔耸耸肩说：“好吧。”劳拉轻轻吻了吻他的脸，用手指抚弄着他的头发。迈克尔往楼上走去。

刮脸的时候他听见有几位客人到了。从楼下花园里传来人们说话的声音，只是人声不时被盥洗盆中哗哗的水声所淹没。那是女人的声音，远远听上去抑扬顿挫，很是悦耳。劳拉十四岁那年曾在附近的一所女子学校就读，今天特意从那学校里请来两名教员。那两位女教员都是法国人，当年教过劳拉，待她很好。迈克尔不甚专心地听着时起时伏的谈话声，不由得感到法国女人的声音远比自己认识的大多数美国女子的声音来得动听。法国女人说话温文端庄，又机敏得体，词与词当中有一定的间隔，送进耳朵来使人觉得非常舒服，不象美国女人那样自以为是地大叫大嚷。这一点观感，他笑着想道，自己可不会有勇气明白说出口来的。

他把脸刮破了，顿时恼怒不堪。他正看着下巴底下不住渗出的点点殷红，不料咔嚓一声又刮破了一处。

花园的尽头有一棵大树，从那里传来乌鸦的聒噪。一大群乌鸦在树上筑了巢，不时呱呱大叫几声，把乡村里其它不太嘈杂的声音全掩盖了。

他走下楼梯，蹑手蹑脚潜入起居室，打开收音机，把音量压得很低。不一会儿，机器热了，可是唯独这一次收音机里传出的全是音乐。一家电台在播放一支女声歌曲："我老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是我的家常便饭。"另一个电台上，军乐队正在演奏《汤豪舍》① 的前奏曲。这台小收音机功率微弱，只能收两个电台。迈克尔关了收音机，走出屋子，到花园里见客人去。

约翰逊已经来了。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网球衫，胸口处有宽阔的棕色横条。他带来一个体态颀长的漂亮姑娘。那姑娘神情严肃，脸上颇有几分灵气。迈克尔跟她握手的当儿，不禁下意识地想道：在这个夏日的下午，不知道约翰逊太太在什么地方。

"这位是玛格丽特·弗里曼特尔小姐……"劳拉正为两人作介绍。弗里曼特尔小姐脸上慢慢绽开一个笑容。迈克尔突然醋意十足地想：这样漂亮的姑娘是怎么给约翰逊弄到手的？

迈克尔又同两位法国女人握了手。这两人是姐妹，都有一副弱不禁风的体态。姐妹俩穿一身黑，模样挺潇洒，衣裙使人回忆起若干年以前流行的款式，至于哪年哪月，却又说不出一个准谱来。姐妹俩都已五十开外，乌黑光亮的头发盘成一个髻，皮肤也还白嫩，细长的大腿很有点线条美。两人风度绰约，一举一动全无懈可击；多年以来在女子学校执教的经验更使她们具有某

① 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系传说中德国十三世纪的吟游诗人。

种对人循循善诱的超脱的态度。对于迈克尔来说，这对姐妹始终象是十九世纪的人物，举止娴雅，彬彬有礼，超然物外，只是在心底对于她们置身其间的时代和国家暗暗摇头不迭。今天，尽管两人都恰到好处地涂了口红，染了眼圈，为下午的社交应酬作了颇有节制的打扮，姐妹俩的脸却显得苍白而憔悴；两人都有些心不在焉，即便在跟别人交谈的过程中，也会突然分心而他顾。

迈克尔偷偷看看姐妹俩，突然明白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一个法国人会有何种感受。今天，德军兵临巴黎，全城居民正屏息倾听渐次接近的隆隆的炮声；无线电广播员打断爵士音乐和分档连续播出的国内节目，插播欧洲的战报，用美国口音生硬地读出那些法国人非常熟悉的地名：兰斯、苏瓦松、马恩河、贡比涅……

迈克尔暗自寻思：要是我这人不是一头笨牛，而是能感情更细腻一些，也更明白事理一些，那该多好！那样，我就会把姐妹俩请到一边，跟她们谈一谈，说上几句得体的安慰话。但是，迈克尔知道，自己如果真这么干，一定会笨嘴拙舌说出不该说的话来，使姐妹俩发窘，从而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谁也不曾想到应该把这种本事教给你；人们教你这样和那样的知识，就是从来不教你做人的机敏，不教你仁爱以及医治他人创伤的本领。

“……尽管我不想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这工夫约翰逊正用他那种颇有见地的口吻娓娓动听地轻声说，“可我总觉得整个儿事情是一场大骗局。”

“什么？”迈克尔傻乎乎地问。约翰逊坐在草地上，孩子似地收拢了双膝，姿势极为潇洒，一边冲着弗里曼特尔小姐微笑，显然是想给对方一个好印象。迈克尔好不气恼，因为约翰逊的这

一招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

"阴谋,"约翰逊说。"世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突然之间土崩瓦解,就这么完了,我才不信哩! 肯定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你是说,"迈克尔问,"他们是故意把巴黎交给德国人的?"

"当然,"约翰逊说。

"听到什么最新消息没有?" 那位名叫布拉小姐的年轻些的法国女人轻声问道。"有关巴黎的消息。"

"没有,"迈克尔使自己的声音尽量显得柔和一些。"还没听到新的消息。"

两位女士点点头,向他微微一笑,仿佛他刚向她俩献了鲜花。

"巴黎行将沦陷,"约翰逊说,"相信我的话好了。"

迈克尔火气直冒。干吗非把这人请来不可,他想。

"交易做成了,"约翰逊说,"这只不过是骗骗英法两国人民的障眼把戏。两星期以内德国人准保进伦敦;再过一个月,他们就会联合起来进攻苏联。" 他得意洋洋又义愤填膺地说了这段话。

"我看你的见解不对,"迈克尔顽梗地反驳,"我认为事态不至于发展到那种地步,倒是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怎么会呢?"约翰逊问。

"怎么才会出现另一种局面,我说不上来。"迈克尔觉得在弗里曼特尔小姐眼里自己必定是出尽洋相,这么一想又好不懊恼,可他仍然坚持己见:"不管怎么样,局面会改变的。"

"真是一种神秘的信念,"约翰逊揶揄地说,"爸爸会把一切事情料理妥帖;妖怪总是进不了宝宝的房间。"

"行啦,"劳拉说,"难道说我们非谈这些事情不可吗?不是说

好了打羽毛球的?弗里曼特尔小姐,你打羽毛球吗?"

"是的,"弗里曼特尔小姐说。迈克尔下意识地注意到,这姑娘有一副低沉而嘈哑的嗓音。

"人们到什么时候才会清醒呢?"约翰逊问。"什么时候才会正视无情的现实?肯定有人在作交易,准备把全世界都卖了。埃塞俄比亚、中国、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这些国家的名字,迈克尔想道,这些失去了光泽的国名。这些名字被人用滥了,几乎已不再带有任何感情上的意义。

"行行好吧,"劳拉说。"我想打羽毛球,都等不及啦。亲爱的……"她碰一碰迈克尔的膀子。"网柱、球网和其它器械都在后门口堆着。"

迈克尔叹了口气,费劲地用手一撑地,站起身来。说不定劳拉的待客之道还是对的,今天下午与其没完没了地讨论世界大事,还不如打羽毛球。

"我去帮你,"弗里曼特尔小姐说着站起身来,跟着迈克尔走去。

"约翰逊……"迈克尔总想在走开之前再刺对方一下。"约翰逊,你难道从来没想到你的看法也有可能出错吗?"

"当然想到过的,"约翰逊神气活现地说。"可是这会儿我绝对没错。"

"不在这儿便在那里,"迈克尔说,"总还有一丝希望的。"

约翰逊笑着问:"眼下你到哪儿去买希望?你还有多余的希望可以出让吗?"

"有,"迈克尔说。

"你希望什么?"

"我希望,"迈克尔说,"美国参战,再有……"他发现那两个

法国女人正以严峻的表情战栗地看着他。

“球拍，”劳拉神经紧张地说，“在那个绿色的木盒里，迈克尔……”

“你是要让美国人也在这大骗局里送死吗？”约翰逊反唇相讥。“是这么回事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迈克尔说。

“这倒是你阁下的新高论，”约翰逊说。“好战的叫嚣。”

“我也是第一次想到这个主意，”迈克尔站在约翰逊背后冷冷地说，“是此刻刚刚想到的。”

“我明白了，”约翰逊说。“《纽约时报》的读者，一心想拯救人类文明，还有诸如此类的怪念头。”

“不错，”迈克尔说，“我是一心想拯救人类文明，还有诸如此类的怪念头。”

“行了，”劳拉央求着，“别那么凶嘛。”

“要是你果真急着想拯救人类文明，”约翰逊说，“干吗不到大洋彼岸去参加英国军队？还等什么呢？”

“说不定的，”迈克尔说，“说不定我会去的。”

“喔，不！”迈克尔闻声诧异地转过头去。说话的是弗里曼特尔小姐，此刻她正用手捂着嘴，仿佛刚才这话乃是无意之中脱口说出的。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迈克尔问。

“我……我原不应该插嘴，”姑娘说。“我本意不愿打岔，不过……”她急切地说。“请你不要老说我们应该参战。”原来是个女党徒，迈克尔心情沉重地想。约翰逊是在他们党里把她搞上手的。可是别人怎么也猜不到这姑娘的身份，因为她长得太美了。

"依我看，"迈克尔说，"如果俄国参战，你会改变看法的。"

"不，不会的，"弗里曼特尔小姐说，"那也没什么两样。"又错啦，迈克尔想，我还是别再发表这种一时心血来潮的高论吧。

"打仗没有好处，"姑娘期期艾艾地说下去，"历来如此。年轻人都撇下了家庭，到战场上去送死。我的朋友和堂表兄弟一概不能例外……也许我太自私，不过……我不喜欢听到你的那种论调。前不久我在欧洲，那儿的人也都持那种论调。我在那儿结识了许多青年，跟他们一起跳舞，滑雪，今天，其中的好些人说不定……说不定已经死了。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直到大家走了极端，只好相互厮杀完事。原谅我，"她郑重其事地说。"我本来不想多嘴。也许全是些愚蠢透顶的妇人之见……"

"布拉小姐……"迈克尔转过身去对那两个法国女人说，"作为女人，二位有何高见？"

"喔，迈克尔！"劳拉用盛怒的口吻叫道。

"说到我们的看法……"那妹妹细声细气地说，声音既有自制，又有礼貌，"恐怕我们已经没有选择自己看法的资格了。"

"迈克尔，"劳拉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去把支球网的东西拿来吧。"

"行，"迈克尔只好摇头。

"劳埃，"劳拉对约翰逊说，"你也给我住嘴。"

"是罗，女主人，"约翰逊微笑着说。"要不要我说点儿最近的社会新闻给你听听？"

"早等不及啦，"劳拉学着那种适用于花园茶会应酬场合的轻松愉快的语调说。迈克尔和弗里曼特尔小姐向着屋后走

去。

“约瑟芬找了个新相好，”约翰逊说。“那个表情特别的高个儿金发小伙子，电影明星莫兰。”一听这名字，迈克尔猛地收住脚步，弗里曼特尔小姐差一点没撞在他身上。“据她说两人是在一个画展上认识的。去年你跟莫兰不是一起拍过一部电影吗，劳拉？”

“是的，”劳拉说。迈克尔仔细打量着她，看看妻子跟人谈起莫兰时脸色有没有变化。劳拉可是脸不改色。“他是个很有希望的演员，”她说。“虽然有点轻浮，人倒是挺机灵的。”

女人真叫人摸不透，迈克尔想，她们可以一路扯谎进天堂去，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他一会儿就到，”约翰逊说。“我是说莫兰。他来参加夏季戏剧节的首场演出。我请了他，希望你别介意。”

“不，”劳拉说，“当然不介意。”迈克尔聚精会神地盯着妻子瞧，有那么极短暂的一刹那，他发现劳拉脸上的肌肉隐隐地一阵抽搐。过后，她把脸别转过去，迈克尔便再也看不出什么究竟来。

婚姻哪，他暗自叹息。

“约翰·莫兰先生，”那位年轻一些的布拉小姐用活泼而愉快的声调说，“我太高兴了！我觉得他非常出色，很有男子气。对一名男演员来说这点实在太重要了。”

“走吧，弗里曼特尔小姐，趁我妻子还没对我唠叨开，”迈克尔说。“咱们还有正事要干呢。”

两人并肩往屋子的后部走去。这姑娘新洒了香水，走路的姿势很自在，一点也不矫揉造作。迈克尔突然意识到对方还是个豆蔻少女。

“你多咱去的欧洲?”他问。其实这无关紧要,他只不过希望听到姑娘说话的声音。

“一年前,”她说。“一年多以前。”

“情况怎么样?”

“美极了,”她说。“又可怕极了。我们没能力帮助他们,不管我们作出多大的努力。”

“你同意约翰逊的看法,”迈克尔说。“是这样吗?”

“不,”她说。“约翰逊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罢了。这人没有思想。”

迈克尔不禁幸灾乐祸地窃笑。

“他为人还是挺不错的,”这会儿她的语调变得很急促,又带着歉疚的意味。迈克尔想:欧洲之行给她带来莫大的好处,至少她说起话来不象一般的美国女人,声音变得柔和悦耳多了。“正直、慷慨,不怀什么恶意……可是看问题太简单。你要是到过欧洲,就会明白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欧洲象个身患两种疾病的人,为治这种病吃下去的药,对那种病说来恰好是毒剂。”她说话的样子显得很谦虚,甚至还不时踌躇着斟酌字眼。“约翰逊以为你只须开出药方,让病人吸点新鲜空气,建立公共幼儿院和强有力的工会,病就自然而然会痊愈的,”弗里曼特尔小姐接着说,“他还说我思想糊涂。”

“只要谁跟共产党人的看法不一样,”迈克尔说,“谁就是思想糊涂。这是他们的一大长处。他们全都那么自信,又始终有个明确的目标。他们的看法也许全错了,可是他们有具体行动。”

“这种行动,我可不怎么喜欢,”弗里曼特尔小姐说。“在奥地利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些这样的行动。”

“你是生不逢时啊，小姐，”迈克尔说，“你和我都是这样。”两人这时已来到屋子的后部。弗里曼特尔小姐捧起球网和球拍，迈克尔把两根网柱扛在肩上，回头朝着花园走去。两人走得很慢。在屋子这晒不到太阳的部位，飒飒作声的高大的枫树把两人与外界隔绝了，使得迈克尔觉着一种与姑娘幽然独处的愉快。

“我有个主意，”他说，“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来治疗世间的种种罪恶。”

“我太想听听你的高见了，”弗里曼特尔小姐庄重地说。

“绝对真理党，”迈克尔说。“出了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慕尼黑也好，左撇子儿童的矫正问题也好，要不就是马达加斯加的自由或者是纽约剧院的票价问题……这个党的领袖怎么想就怎么说。现在可不是这么一回事，人人都知道谁也不说真话。”

“这个党有多少党员呢？”

“一名，”迈克尔说。“就是鄙人。”

“算两名吧。”

“愿意加入？”

“假若可以，”玛格丽特冲他笑笑。

“不胜荣幸，”迈克尔说。“你觉得这个党能发挥作用吗？”

“一分钟也存在不了，”她说。

“我也正这样想呢，”迈克尔说。“也许得过几年再说。”

这时两人已走到屋子的拐角处。突然间，迈克尔觉得很不好受，他真不愿意跑到那些人中间去，把这姑娘扔给那些漠不相干的宾主双方，逼着她和别人去寒暄扯淡。

“玛格丽特，”他说。

“嗯？”她收住脚步看着他。

这姑娘明白我准备对她说什么，迈克尔琢磨着。事情有门。

"玛格丽特，"他说，"在纽约我可以去看你吗?"

两人默不作声地对望了一会儿。迈克尔注意到姑娘鼻子上有雀斑。

"可以，"她说。

"那我就不必说别的话了，"迈克尔柔情地说，"至少这会儿不必。"

"电话簿，"姑娘说，"在电话簿上可以查到我的名字。"

说着她转过身去，抱着球网和球拍，用那坚定的步子仪态万方地拐过屋角走去，宽松的裙子摆动着，露出两条晒成棕色的纤细的腿。迈克尔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让自己的脸色恢复平静之后，才跟在姑娘后面走进花园去。

其他的客人也都到了，汤尼、莫兰和一个姑娘。那姑娘穿一条大红的裤子，头戴一顶草帽，帽檐差不多有两英尺宽。

瘦高个儿莫兰穿一件深蓝色衬衫，敞着领口，皮肤被晒得乌油油的。他脸带微笑跟迈克尔握了手，头发垂挂在眼前，活象个孩子。迈克尔感觉到对方的手掌非常有力，确象个男子汉。与此同时，他又暗自纳闷：我他妈的为什么就不能长得这个模样？人家是演员嘛。

"不错，"迈克尔听见自己这样说道，"我们曾经幸会。这我记得。除夕之夜，就是阿内准备跳窗的那个晚上。"

汤尼的样子有些反常。迈克尔把他介绍给弗里曼特尔小姐时，只见汤尼似笑非笑地撇撇嘴，继而就拱着肩背，象是忍受着莫大的苦痛，脸色苍白，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那一头深色的长发零乱地散落在高高的前额。汤尼在拉特吉斯学院教法国文学。他是意大利人，不过他的肤色不象一般人心目中的意大利人那

么黝黑，脸相也更严峻一些。迈克尔与汤尼曾有同窗之谊，在悠悠的岁月里，他对这位学友的好感愈来愈深。汤尼说话细声细气，态度腼腆，又有点咬文嚼字，老是象在图书馆里跟人耳语似的。他也是布拉小姐姐妹俩的朋友，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跟她们共进茶点。吃茶点的时候，双方都非常讲究礼仪，并且用两种语言交谈。可是在今天双方甚至不互看一眼。

迈克尔开始树网柱，他用力把其中的一根往草地扎去。那穿大红裤子的女人正用时下流行的尖嗓门絮叨个不停："那旅馆真是个鬼地方。一层楼才一个洗澡间。那些床铺硬得足可以当船板。到处罩着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印花布套子，臭虫成群，真正是成群结队呐。价钱又贵得要命。"

迈克尔看看玛格丽特，带着嘲弄的神情懒懒地一摇头。玛格丽特脸上掠过一个笑影，旋即垂下了目光。迈克尔瞟了劳拉一眼，发现后者正紧绷着脸冷眼旁观。这女人他妈的真鬼，迈克尔暗暗叫苦，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要是把这点本事用到正经事情上去，该有多好。

"你这网柱安得不对，"劳拉说，"会碰上那棵树的。"

"求求你，"迈克尔说，"这事儿我包了。"

"可是，你把事情全弄糟了，"劳拉固执地说。

迈克尔不去理她，自顾自埋头安网柱。

突然间，布拉小姐姐妹双双站起身来，用完全同样的干净利落的动作戴上手套。

"愉快极了，"那妹妹说。"多谢主人款待。很抱歉我们得走了。"

迈克尔觉得十分意外，停下了手里的活儿说："可是二位才来不久嘛。"

“太遗憾了，”那妹妹把话说得很干脆，“不过我姐姐头痛得厉害。”

姐妹俩挨着个儿跟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就是不去理会汤尼，甚至不屑看他一眼，好象这人根本不存在似的。汤尼用一种奇特的表情看着她们，脸部不住地抽搐，站在众人中间显得特别突出，孤立无援地承受着别人的逼视。

“不要紧，”他说着捡起来时带进花园的一顶式样陈旧的草帽。“不要紧。你们二位不必告辞。我走啦。”

顿时，大家都窘得说不出话来，谁也不朝汤尼或姐妹两人看一眼。

“见到您真高兴，”那妹妹不动感情地对莫兰说，“我们爱看您拍的许多片子。”

“谢谢，”莫兰带着点孩子气，风度翩翩地说。“您太客气了……”

到底是演戏的，迈克尔心想。

“行啦！”汤尼大叫一声，脸色煞白。“看在上帝仁爱的份上，海琳，别这样。”

“请留步，”那妹妹说，“不必送我们到门口。我们认得路。”

“总得解释一下吧，”汤尼说，声音不住地打颤。“对朋友不该采取这种态度。”他又转过身来对着迈克尔说，后者正站在那根细细的羽毛球网柱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简直不可思议，”他说，“两位与我有十年交情的女士，两位应该明白事理又颇有见解的女士……”姐妹俩这时终于转过头来正面看着汤尼了，但是两人目光冷峻，嘴唇紧抿，露出极度轻蔑和仇恨的神气。“战争，都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汤尼说。“海琳，劳歇尔，行行好吧。凡事总得讲个道理。别这样对待我。进巴黎的不是我，杀害法国

人的也不是我。我是个美国人。我爱法兰西，我恨墨索里尼，我是你们的朋友啊……"

"我们不愿意跟你说话，"那妹妹说，"也不愿跟任何意大利人说话。"她挽起姐姐的手，两人双双向在场的其他人微微一欠身，便向花园尽头的大门走去，婀娜的身后留下了手套、草帽和衣料坚挺的黑色长裙发出的窸窣声。

五十码以外的大树上，乌鸦聒噪不已，呱呱的叫声传来，刺耳又嘈杂。

"来，汤尼，"迈克尔说。"我去给你弄一杯酒。"

汤尼不吱一声，嘴角撇着，跟迈克尔进了屋，手里依旧抓着那顶缀一条鲜艳彩带的草帽。

迈克尔取出两个酒杯，满满地斟上威士忌。他默不作声地把一个酒杯递给汤尼。屋外，宾主又开始谈天说地。乌鸦的聒噪声中只听得莫兰一本正经地说："这姐妹俩够意思，是不是？活象一九二五年法国电影里的人物。"

汤尼细饮慢呷，一边还是抓着那顶硬挺的老式草帽，眼神游移冷漠，又悲痛沮丧。迈克尔真想走过去，拥抱他，就象他曾见过的汤尼兄弟在遇上麻烦时相互安慰的做法那样。但是他没法迈开脚步，只好走去打开收音机。机器在预热过程中嘎嘎地吵得烦人。迈克尔深深呷了一口威士忌。

"您也可以把自己的双手调理得白皙可爱，"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娓娓动听的软绵绵的声音；继而，轻微的咔嗒一声，机器突然哑了；一片沉寂之中响起了另一个略显嘶哑并微微颤抖的声音："本台刚刚收到一则特别公告。据称德军已进入巴黎，法国方面未作抵抗，城市未遭破坏。请注意收听本台的新闻节目。"

接着，一架风琴奏出了被人们称之为"轻古典"的音乐，音量

由弱变强，调门平板。

汤尼坐下了，把酒杯搁在一张桌子上。迈克尔望着收音机傻了眼。他从没去过巴黎。要末没时间，要末缺钱，他始终无幸去国外旅行。可是，这会儿眯缝着眼看着那架用胶合板做壳子的小小的收音机，听着从中传出的风琴音乐和广播员那岌岌不安的嘶哑嗓音的回声，今日下午那座法国城市的各种情景，他不难想象：那全世界都熟悉的阳光满地的宽阔大街；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在他想来，这会儿一定是空落落地无人光顾了；那些炫耀昔日战功的纪念碑在骄阳之下光艳夺目；德军队列严整，开进城来，大皮靴踩过街面，咔嚓咔嚓的脚步声直冲紧闭的百叶窗而去。这幅图画兴许不准确，迈克尔这样寻思着。人们也真幼稚得可以，想到德军，眼前从不会出现三三两两的士兵形象，而总是挺胸凸肚排成方阵前进的大军，就象一头又一头长方形的怪兽。说不定这会儿德国兵正战战兢兢沿街潜行，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鬼鬼祟祟地往紧闭的窗户张望，一有动静赶快在人行道上卧倒。

他看看汤尼，发现后者扬着头在淌眼泪。汤尼在巴黎住过两年。他曾一再对迈克尔介绍，倘若两人一起去巴黎度假，应该到哪些地方玩一玩：城里的小餐馆；马恩河滩；还有一家小酒店，那儿的木头桌子擦得发了白，供应一种盛在玻璃钵里的上好淡酒……

迈克尔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湿了。他使劲忍着。多愁善感，他想道，不值钱的眼泪，来得容易去得快，一味的感情用事。我从没到过巴黎；巴黎只不过是一座陌生的城市罢了。

“迈克尔……”那是劳拉的声音。“迈克尔！”劳拉一遍又一遍叫着，声音尖利刺耳。“迈克尔！”

迈克尔把酒喝完。他看着汤尼，几句安慰的话差不多就要

脱口而出，可再一想觉得还是不说为妙，所以就把汤尼留在屋里，自顾自慢悠悠地走进花园去。约翰逊、莫兰、莫兰的女友和弗里曼特尔小姐四人坐在花园里，样子挺拘束，看得出来大家话不投机。迈克尔但愿客人们都告辞回家算了。

“迈克尔，亲爱的，”劳拉走到他身边，轻轻执住他的双臂问道：“今年夏天到底还打不打羽毛球？要不，等到一九五〇年再说？”接着，她用极轻的声音在私下对他发出严厉的警告：“行了，文明一点好不好。你得招待客人。别把这一大摊子的事全丢给我去做。”

迈克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转过身去，冲着约翰逊微笑。

迈克尔慢吞吞地走到横在地上的第二根球网柱旁边。“不知道哪一位有兴趣打球，”他说。“巴黎陷落了。”

“不！”莫兰说，“这叫人难以置信。”

弗里曼特尔小姐什么也没说，可是迈克尔看到她紧紧绞着双手，低垂的目光落在手上。

“注定了的，”约翰逊神态严肃地说，“谁都知道迟早就是这么回事。”

迈克尔扶起第二根网柱，用力把尖的一头插进土里去。

“你把位置弄错了！”劳拉尖声说，听得出她是真光火了。“这柱子安在那地方不行，我得跟你说上几遍才管用啊？”她一个箭步赶到迈克尔跟前，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网柱。劳拉手里正拿着一个球拍，抢网柱的时候，球拍重重地打在他的手臂上。他怔怔地看着劳拉，双手照样弯曲地伸着，就同刚才捧着网柱时的姿势一样。她哭了，他诧异地发现。他妈的有什么好哭的？

“这儿！应该安在这儿！”她这会儿已放开嗓门叫喊，发疯似地把球网柱的尖端往土里扎去。

迈克尔走到劳拉身边，把球网柱夺过来。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这样干不可，只觉得看着妻子撒泼似地大叫大嚷，举着网柱往草地狠命扎去，实在无法忍受。

“这是我的活儿，”他神情痴呆地说。“你给我闭嘴。”

劳拉注视着他，妩媚的俏脸蛋儿气得连连抽搐。她把手臂往后一曲，竟将球拍朝迈克尔的头部扔过来。迈克尔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看着球拍悠悠晃晃向着自己飞来，在空中划了个圆弧。在花园尽头的树木和矮树篱的衬托之下，球拍那白色显得特别炫目。过后，只听得砰的一声，象是鞭子抽破了什么东西，那球拍蓦地掉在他脚边。这时，他才意识到球拍打着了自己右眼上方的额头。于是，眼睛开始阵阵发痛，血打前额淌下，粘乎乎地滞留在眉毛上。过了一会儿，有几滴血珠糊住了右眼，热辣辣地把他的视线遮住了。劳拉站在原地没有动弹，抽抽噎噎盯着他瞧，仍是一脸的怒气和凶相。

迈克尔小心翼翼地把网柱平放在草地上，转身走开。汤尼正从屋子里走出来，两人擦身而过，可谁也没说一句话。

迈克尔走进起居室。收音机里还在播放那有气无力的风琴音乐。迈克尔站在壁炉跟前，从那块安在精致金框里的凸面小镜端详自己的面容。镜子里的映象有些失真，鼻子长得出奇，前额凹陷，下巴暴突。糊住眼睛的血迹从镜子里看只是一块小小的斑点，离得远远的。他听见门开了，身后传来了劳拉的脚步声。她走到收音机跟前，把它关了。

“你知道我受不了风琴的声音，”她用怨愤的颤音说。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劳拉穿一套淡橘黄色和白色相间的印花棉布衣服，在裙子和背心中间，可以看到那细腻的棕色肌肤。穿着这种时髦的夏装，妻子亭亭玉立，体态轻盈，完全有资

格充当《时装》杂志的模特儿，为女士的小褂做广告去。但脸上泪水纵横，表情冷酷，与她整个儿的形象可不协调，看着叫人害怕。

“完了，”迈克尔说。“咱们俩的关系完了，不说你也明白。”

“好。真是件大好事。再好没有。”

“既然打开天窗说亮话，”迈克尔说，“不妨告诉你，对于你和莫兰之间的暧昧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我方才就注意着你们两人。”

“好极了，”劳拉说。“我很高兴你看出来了。我不妨把话说透，好让你别猜忌个没完。你的怀疑百分之百是事实。还有什么？”

“没了，”迈克尔说。“我准备去赶五点钟的火车。”

“别他妈的装得象个君子！”劳拉说。“我也知道你的一些隐私呐！亏你还给我写那么些信，胡诌什么我不在跟前你是多么寂寞。你他妈的才不寂寞哩。那种日子我真受够了，回得家来，发现那些女人全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我。还有，你准备什么时候跟弗里曼特尔小姐幽会啊？星期二一起吃午饭，对吗？要不要我到花园里去对她说你的计划改变了？你明天就可以找她去嘛……”她尖叫着把话说得咄咄逼人，那张娇小的娃娃脸因为悲伤和愤怒而扭曲得不成样子。

“够了，”迈克尔觉得内疚而绝望，“我不想再听你胡说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劳拉嚎叫着。“没别的男人引起你的疑心了？没别的嫌疑分子了？要不要我给你开列一张名单？”

突然间，她受不住了，颓然倒在长沙发里。迈克尔不动感情地注意到，妻子倒入沙发的姿势太过做作，象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姑娘。她把头埋在靠垫里，呜呜哭着，象是受了别人的欺侮，精疲力竭再也受不住了。那一头秀发蓬松地散作一堆，乍一看去仿

佛是个穿一身作客衣服的娇弱女孩。迈克尔一时冲动，真想走上前去，把妻子抱在怀里，柔声叫唤"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好好抚慰一番。

可迈克尔终于转身走出屋去。客人很识相，都已避到花园远离屋子的那一头去。大家别扭地围作一圈站着，色彩鲜艳的衣服经四下墨绿色草木一衬托，显得特别触目。迈克尔向客人走去，一边用手背擦擦眼睛上方的伤口。

"今天不打羽毛球了，"他说。"我想各位可以自便了。在宾夕法尼亚消夏期间，这次花园交谊会没能办得很出色。"

"我们本来就准备走了，"约翰逊说，态度很不自在。

迈克尔没跟客人中的任何一位握手，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目光越过那一个又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头，显得邈远出神。弗里曼特尔小姐曾看了他一眼，过后便低头看着地面走过他身旁。迈克尔没跟她说话。接着，他听见客人走后带上大门的声音。

脚下是嫩绿的青草。阳光照耀下，眼睛上方的伤口变得粘乎乎的。头顶上方，群鸦藏在树枝中间发出类乎金属撞击的咣咣的喧嚣。他恨乌鸦，于是便走到墙脚边，弯下身，经过仔细遴选，捡起几块表面光滑的大石子。接着，他站直身子，眯眼瞅了瞅大树。果然，乌鸦躲在绿叶丛中。他退后一步，朝着三只排成一行呱呱叫个不停的黑乌鸦扔出一块石头。他觉得自己的手臂曲伸自如，很有力量。那块石头呼的一声穿越树枝飞去。他又扔出一块，过后再扔出第三块。他用力很猛，石块掠空而过。鸦群从树枝上受惊跳起，拍打着翅膀，慌乱地啼叫着飞走了。迈克尔对着飞在空中的乌鸦狠命高高扔出一块石子。鸦群飞进一处树林不见了。一时间，花园里哑寂无声，沐浴着夏日傍晚的阳光，昏昏然催人欲睡。

第 六 章

诺亚有点紧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请客。他拼命回想电影里请客的镜头以及他在书报上读到的有关请客的各种细节。他曾两次走进小厨房,看看冰块怎么样了,那三打冰块是他和罗杰两人从杂货店买回来的。他一次又一次地看表，暗暗希望罗杰会带着女朋友在其他客人到来之前从布鲁克林赶回来。诺亚明白,不然的话，在宾主理应显得既随便又不失尊严的时候，自已肯定会举止无措,出尽洋相。

诺亚和罗杰·坎纳两人在纽约合租了一个房间。他们的住处靠近河滨大道,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房间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壁炉,只是不能生火。从盥洗室的窗口稍稍探身出去,可以看到哈得孙河。

父亲死后,诺亚四处飘流,结果又回到了东海岸。他一直渴望着到纽约来见见世面。既然人世间已没有任何牵累要把他拴在某一个地方,他便上纽约来了。到纽约的第三天,居然还让他找到了一个职业。不久,他在五号街的公共图书馆里认识了罗杰。

时至今日，诺亚已很难设想结识罗杰之前的那些日子自已是怎么捱过来的。当时他在纽约的大街上闲逛,连着好几天不用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没有朋友;没有哪个女人会朝他看一眼；街上没有栖身之处;一天到晚生活里没有任何有趣的内容。

那天,他站在公共图书馆的书架前,掉了魂似地看着面前一

排排清一色的图书。他伸手去取一部书，直到今天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叶芝的一部著作。因为不小心挤了旁边的一位读者，他说了声"对不起"。两人就这么谈了起来，后来冒雨走在大街上,还是有说不完的话。罗杰请他去六号街的一家酒店饮酒。两人喝了两杯啤酒,分手前约好第二天再一起吃晚饭。

诺亚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童年时代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在一处待上几个月,接触的都是些突然闯进生活又匆匆离去的与己无涉的陌生人。这样,除了泛泛之交,自然不可能跟别人建立较深的关系。他这人生性冷冰冰,又腼腆怯生,加上自我鄙弃,认为自己是一个一点不吸引人的乏味的孩子,这一切又使他把别人主动的友好表示拒之门外。罗杰比诺亚年长四五岁,细高个子,黑瘦脸膛,头发剪得短短的，举止大方而随便。由名牌大学训练出来的青年人往往都有这种风度，从而引得诺亚艳羡不止。罗杰并没上过大学,但他属于那种天生自信的类型,做事稳当,百折不回。他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看待这世界,冷冰冰地嘲弄人生。眼下,诺亚正拼命摹仿罗杰的孤高。

诺亚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罗杰好象对自己有点儿好感。说不定，诺亚这样捉摸着，罗杰实际上只不过是可怜他罢了,因为他在纽约举目无亲,衣衫褴褛,举止笨拙,不知何去何从,腼腆怯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两人在一起进过两三次下等酒店——罗杰好象很中意于那些酒店——去廉价的意大利馆子吃过晚饭。在这以后，罗杰又用一种临时想到随便说说的口气问道:"你喜欢现在住的地方吗?"

"不怎么喜欢,"诺亚据实回答。他当时住在第二十八街一处宿舍的地下室里。那屋子令人望而生畏，墙壁泛潮,臭虫成灾，污水管成天在你头上哗哗轰响。

“我那房间还宽敞，”罗杰说。“正好有两张沙发床。只要你不嫌我时常会在半夜里弹一阵钢琴。”

这样，诺亚便感恩不尽地搬进了河滨那个破旧的大房间，只是在这拥挤不堪的繁华都市里，居然有人觉得能从他诺亚的友谊之中得到任何些微的好处，对此他仍然惊疑不解。漫漫长夜里，孤苦伶仃的孩子常会在幻想中给自己找个朋友。罗杰简直就是这么一个幻想中的朋友。他为人随和，亲切，又有教养。他从不向任何人苛求什么，好象只是从他本人兴之所至毫无矫饰的态度中得到了某种乐趣似的。另外，他似乎也以帮助比自己年轻的诺亚在这难以立足的人世间学习处世之道为乐。书籍、音乐、绘画、政治、女人——他无所不谈，他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见解很有深度。他到过法国和意大利，当他用刺耳的新英格兰口音不慌不忙说出那些古城和神秘乡镇的名字时，简直是如数家珍。对于大英帝国、美国的民主、现代派诗歌、芭蕾舞、电影以及大战，他都自有一套看法，冷漠地挖苦不止。他这人好象胸无大志，时作时辍地给一家广告公司干点活，可又从来不怎么卖力。对于金钱，他不很在乎；他老是换女朋友，纵然好色，但是跟女人打交道时态度却始终有些冷淡，也不使坏心眼。总括起来说，他这人衣着虽然随便却也讲究雅趣，脸上老皱眉撇嘴地挂着隐笑，真是现代美国一种不可多得的奇特产品——一个我行我素的人物。

他同诺亚两人经常沿河或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散步。通过朋友的关系，他给诺亚找到一份挺不错的工作，在东区某住宅大楼当运动场的主任，周薪三十六元。诺亚此生还从没挣过这么多的钱呢。深夜，他们常并肩走在空寂的人行道上，看着对岸高耸的泽西小峰及沿河船上的点点灯火。每逢这种时候，诺亚总

是贪婪地听着罗杰高谈阔论，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有这等耳福而暗自庆幸。罗杰的宏论可真不少，诸如"这位被解除了圣职的教士，住在安底庇斯附近，他每天下午总要喝一夸特的苏格兰威士忌，泡在山上那家咖啡馆里，翻译波德莱尔①的著作……"要不就是"美国女人的问题就在于什么事都想出人头地，否则就不干。那都是因为对于贞洁的价值夸张过甚。倘若哪一个美国女人装模作样，对你表示始终不渝，那她一定是自以为有权把你拴在厨房的炉子边了。欧洲的情况好一些。大家都明白谁都没有贞洁可言，于是乎价值标准比较地符合常情。不贞不忠实际上乃是衡量两性关系的至高无上的准绳。兑换比率是固定不变的，你去买东西，自然知道货价。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顺从的女人。我认识的姑娘都说我这人的妇女观过于封建；也许她们说得对。不过我总宁愿姑娘们对我表示顺从，而不硬要我去服从她们。说到顺从关系，不是你听我的便是我听你的，非此即彼。我不着急，最后总能找到一个合意的人……"

走在罗杰的身旁，诺亚觉得幸福达到了顶点，自己目前的处境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年富力强，谙识纽约的大小街道，工作不错，一星期可以挣三十六块钱，还在差不多可以俯瞰河上景色的地方占用一个满室书香的房间，同罗杰这么一位文雅周到，装一肚子新鲜见闻的好友朝夕相处。唯一的缺陷是少了个女朋友。连这样的事罗杰也决定帮忙，所以才有今天请客的事。

罗杰花了整整一夜的工夫，查阅往日的通讯录，想给诺亚物色合适的人选。今夜，除去罗杰带来的女朋友，将有六位姑娘。当然，他们还请了几个小伙子。不过，罗杰这人鬼得可以，经过

---

① 十九世纪法国诗人，作品多描写死亡和病态心理。

选择，故意请了朋友当中那些其貌不扬或者头脑迟钝的脚色，以保证诺亚在竞争中可以稳操胜券。诺亚环顾一下亮着灯的暖融融的房间，看看瓷瓶里的插花和墙上布拉克[1]作品的复制品，看看书桌上那一排排锃亮的酒瓶和酒杯——多象平日想象中富家的点缀品——不禁有些陶醉，居然很有把握地预感到今晚自己终将交上一个女朋友。

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诺亚宽慰地一笑，因为这么一来他不用独自迎接先到的客人，免得受罪了。罗杰带来了女朋友。诺亚替那姑娘脱了外衣取来挂好，总算没出什么岔子，没有在什么东西上面绊脚，也没有扭痛姑娘的手臂。姑娘对罗杰说："多好的房间。看来从一七五〇年到今天，从没女人进过这屋子。"诺亚听她这么一说，不禁暗暗一笑。

诺亚回头走进房间，这时罗杰正在小厨房里忙乎着弄点冰块来。那姑娘站在墙上的图片前，正好背对着诺亚。屏风的背后，罗杰一边弄冰块，一边轻声哼着歌，他那鼻音浓重的声音一路唱一路出错，尽管这曲子他不知唱过多少回了。歌词是这样的：

你使时间和爱情变得珍贵，
还会做蜜甜的糖；
可是，你会赚钱吗，宝贝？
这点我可真想知道。

姑娘穿一件梅红色的衣服，配一条宽松的长裙，在灯光映照下显得特别鲜艳。她背朝门口，站在壁炉跟前，模样儿很严肃，

---

[1] 法国画家，与毕加索一起开创立方主义画派。

又很自在。姑娘的两条腿很壮实，配上纤纤的细腰，确实很美。她把头发拢在脑后，结成一个朴素而又富有女性美的发髻，很象电影里娇美的女教师。这姑娘的模样，冰块丁当的撞击声，屏风背后老友那走了调门的愉快的歌声——这一切使这屋子，使这个夜晚和整个世界带上家的宁静气息，诺亚觉着既亲切又怅惘。这时，姑娘转过身来了。她刚进屋那一阵子，诺亚手忙脚乱，又过于兴奋，没顾得上好好看看她，甚至把她的名字也给忘了。这会儿，就象在一面映象突然变得清晰的镜子里，诺亚终于看清了姑娘的面目。

姑娘肤色黝黑，脸上棱角分明，眼神很严肃。注视着她的当儿，诺亚觉得自己身上象是给什么东西重重打了一下，顿时浑身发冷。这种感觉他以前从未体会过。他面红耳赤，象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什么荒唐的亏心事。

诺亚后来才知道姑娘名叫霍珀·普劳门，两年前从弗蒙特州的一个小镇来到了纽约，眼下同一位姑妈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姑娘说话直截了当，态度庄重。她不敷香水，正给运河街附近一名开厂的印刷机制造商当秘书。这些细节，诺亚是在这天晚上一点一滴了解到的。与此同时，他有点恼火，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因为霍珀只是个北方小城来的普通姑娘，成天坐沉闷的办公室，做着单调的秘书工作，又居住在布鲁克林这样的贫民区，而自己居然被这么个女人激起狂暴的感情大波，只能说明自己头脑容易发热，阅世不深。诺亚同所有腼腆的书呆子式的青年男子一样，思想感情都是在图书馆里陶冶而成的；风流韵事之类，只是从塞在大衣口袋里的诗集中读到过。所以，他很难想象伊索尔特①每天都要乘坐布赖吞干线的特快列车去上班，贝雅

① 亚瑟王传说中的爱情悲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特》的女主人公。

特里齐① 竟在自动洗衣店里挣饭吃。不成，诺亚一边同新到的客人打招呼，并给他们端酒，一边暗自寻思，绝对不成，我可不能让事情弄到那步田地。她是罗杰的女朋友，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即便确有哪个傻姑娘愿意抛弃风度出众的俊友，转而来找他这样丑陋的笨小伙子，就诺亚而论，可又怎么去报答朋友各种慷慨的照顾呢，就是把隐蔽的欲望偷偷藏在心里也是一种欺骗行为。

"普劳门小姐，"他说，"来杯酒好吗？"

"不，谢谢，"她说，"我不喝酒。"

于是，诺亚独个儿走到屋角，细细掂量这句话的意义，捉摸着不喝酒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方说这句话是对自己有意思还是怎么的。

"普劳门小姐，"后来他又去找她攀谈了，"你认识罗杰好久了吗？"

"嗯，是的，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完啦，没希望。

"他对我说起过你的许多情况。"坦率的、含义微妙的一瞥。轻柔却又带权威性的声调。

"他说了些什么？"多么拙劣，多么猴急，完全没希望！

"他很喜欢你……"

背信弃义，出卖朋友……是他在图书馆的书架前救出了你这个无家可归的可怜虫，给你吃的，收容了你，友爱相待……可他这会儿什么也没觉察，照样站在客人中间满脸堆笑周旋着，用手指轻按钢琴的琴键，一边还用很有节制的好听的声音唱道："约书亚，为耶利哥之战提供装备，耶利哥哟，耶利哥②……"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中的仙女。

② 约书亚和耶利哥为《圣经》中人名和地名。

“他说，”那弄得诺亚心猿意马的危险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他说等你最终苏醒过来，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唉，事情越来越糟了。自己象个贼，凭着朋友的担保恣意胡作非为；又象个奸夫，轻信的丈夫把钥匙交在自己手里，任凭他去打开妻子的房门。

诺亚用呆滞的目光委顿地看着她。他无端地恨这姑娘。晚上八点，他曾是个无忧无虑的人，生活安定，充满希望；朋友、家、职业应有尽有；过去的经历白璧无瑕，未来的日子闪闪发光。九点钟的时候，他却已变成一个浑身淌血的流浪汉，在望不到边的沼泽地里奔逃，猎狗群在身后咆哮，在县城的花名册里已记下一笔又一笔他犯下的滔天大罪。这一切全怪她。可她却坐在椅子里不动声色，假装坦率无辜，完全象个没事的人，啥也不知道，啥也不觉得。她只不过是个来自山村的小妞儿，没什么可夸耀的，说不定在运河街印刷机工厂的办公室里还坐在老板怀里记录口授的内容哩。

“……大墙颤巍巍地倒下来……”罗杰的歌声和着那架旧钢琴铿锵的乐音在屋子里回荡。

诺亚失魂落魄地把目光从姑娘身上移开。房间里另有六位女客，都是年轻姑娘，皮肤白皙，头发油光可鉴，身材婀娜多姿，说起话来声音甜甜的，注意力很集中……请这些人来是为了让诺亚挑个女朋友，所以这些姑娘全朝诺亚送去含情脉脉的媚笑。可是这会儿在诺亚眼里，她们简直就象一家关着门的成衣铺子里的六座模型，要不就是一页纸上的六个数字，或者是六个球形门把手。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这样想着，我一生的模式就是如此：乖张反常，开不完的残忍的玩笑，本质上却是一出

悲剧。

不行，他暗暗打定主意，我得把感情排遣开。即使我就此毁灭，就此一蹶不振；即使我此生不再有机会跟女人亲近。可是让他跟这女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怎么也受不了。于是他就走到大橱边，那橱里并排挂着他的衣服和罗杰的衣服。他取了帽子，准备出去走走，等到晚会结束，作乐的人们散去，钢琴声哑寂，那姑娘平安地回到桥那边布鲁克林区的姑妈身边，再回屋去。他的帽子和罗杰的帽子一起搁在架上。诺亚怀着负疚的心情和一腔温情看看那顶皱得不成样子的褐色旧呢帽。幸好，大多数客人这时正围在钢琴边上，这样他才能走到门口而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待会儿，他可以随便胡诌一个借口向罗杰搪塞一番。但是那姑娘看见了，她这时正同一位女宾谈天，恰好面对着门。她盯着诺亚看，脸上掠过一种无言询问的表情。诺亚站在门边，最后一次向姑娘送去绝望的一瞥。她立刻站起身，向他走来，衣裙的窸窣声在诺亚听来不啻是大炮的轰击。

“你上哪儿去？”她问。

“我们……大家……”他结巴着，恨死自己这条不管用的舌头了。“大家需要苏打水，我出去买点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不行！”他真想这样大喝一声。“回你的座位去，坐着别动！”可他毕竟没说出一句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姑娘取下外衣和一顶尺寸不配的普普通通的女帽。顿时，诺亚内心百感交集，这么年轻就非得受穷不可，为此他对姑娘充满了怜爱。她走到坐在钢琴边上的罗杰跟前，弯下腰，扳住罗杰的肩，说了一阵悄悄话。这一下，诺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下准保真相大白，一切全完了。这样想着，他差一点没一头冲到漆黑的户外去。可是，罗

杰转过身来，冲着诺亚微微一笑，一只手照样按着琴键奏出低音和声，另一只手朝他扬了一扬。那姑娘迈着一点不做作的步子，穿过房间，向他走来。

"我对罗杰说了，"她说。

对罗杰说了？说什么来着？告诉他要提防外人吗？告诉他对别人心肠不能太好，不可太慷慨，最好把心中的友情当作园子里的野草锄去算啦。

"你最好穿件外衣，"姑娘说。"我们来的那会儿天在下雨。"

诺亚用僵直机械的动作，一声不吭地走去取来了外衣。姑娘在门口等他。他们走出房间，带上房门，来到黑咕隆咚的甬道。两人紧挨着身子，慢慢走下楼梯，到了湿漉漉的街上。一屋子的歌声和笑语顿时被抛得远远的，再也没他们两人的份了。

"往哪边走？"她问。这时两人正站在楼房的正门前，打不定主意该往什么方向走。

"什么往哪边走？"诺亚丢了魂似地说。

"苏打水啊。哪里可以买到苏打水？"

"噢……"诺亚心不在焉地向着满地水光的人行道左右看看。"噢，你是说那个。我不知道。随便走好了，"他说，"其实并不需要苏打水。"

"你刚才好象说……"

"那是个借口。对今天的晚会，我有点腻了，腻烦透了。我对这种社交聚会一点没有兴趣。"他一边说，一边倾听自己的声音。声音里带一种老于世故的语调，对男女挑逗的社交接触表示出十分的厌倦；听见自己能用这样的调子说话，他非常得意。处理这件事就得用这办法，他暗暗打定了主意，要表现得世故一些，态度得冷漠但又不能失礼，要装装样子，使人觉得跟眼前这小姑

娘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我倒觉得晚会挺好，”姑娘一本正经地说。

“是吗？”诺亚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我没注意到。”就用这种态度，他对自己说，尽管板着脸内心却好不得意。就用这种态度发起攻击。孤高超然，稍微带一点叫人捉摸不定的神气，学学英国贵族的派头，一夜豪饮之后，仍保持着刻板的礼节。这种态度可以起到双重作用。第一，不致出卖朋友，连一句话的把柄也不会留下；其次，用这种不常见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对待在布鲁克林当秘书的头脑简单的小妞，一定会给对方留下很深的印象。想到这儿他暗暗捉摸事情有点儿希望，从而得着极大的自我陶醉。

“对不起，”他说，“如果说我用虚假的借口把你拖出屋来淋雨的话。”

姑娘朝四下看看。“天没下雨嘛，”她实实在在地说。

“啊，”诺亚这才第一次抬头看了看天气，“啊，果然。”这句话有语病①，不过他自以为语调还是对头的。

“你准备做什么？”她问。

他耸了耸肩。这是诺亚此生第一次耸肩。“不知道，”他说。“随便走走。”突然间，他遣词的方式也全变了样，带上了高尔斯华绥的风格。“常这样的。半夜里。走在没人的街上，恬静安宁。”

“现在才十一点，”姑娘说。

“果然，”他说。老说“果然”二字，他得对此非常当心才是。“如果你想回到晚会上去……”

姑娘沉吟着拿不定主意。雾蒙蒙的河上传来汽笛的鸣声，低

① 原文中姑娘说：“It's not raining,”诺亚说：“Ah,so it is.”诺亚如要对姑娘说的话表示响应，确认天没下雨的事实，应说“So it isn't”，而不能说“So it is”，后者的意义，严格说来，是“果然在下雨”。

沉而带着颤音，这声音直往诺亚的骨子里钻。

“不，”她说，“我陪你散散步吧。”

两人并肩沿着两旁栽树的街道走去，注意着不使双方的身体相碰。这些街道由河边向着渐高的地势延伸。哈得孙河送来春天的气息，还夹带着午后涨潮时海水倒灌留下的盐味；河水黑魆魆地在幽冥的岸边流淌。北边很远的地方有一串高挂的灯火，那是通往泽西的大桥。河的对面，一堵堵峭壁沿江森然屹立，活象一座城堡。左近没有其他散步的人。偶尔驶过一辆汽车，轮胎擦着路面发出尖利的吱吱声，使这黑夜，这河流以及在开始绽出新芽的树枝间慢悠悠走去的他们俩显得奇谲神秘。

他们沿着流淌不息的大河往前走，谁也不说话；黑夜里响着他俩孤独而又无所顾忌的脚步声。三分钟，诺亚看着自己的鞋默默计算时间，四分钟，五分钟，谁也没开口。他开始焦躁不安。两人的沉默包含了一层不祥的亲密关系；笃笃的脚步声和平静的呼吸声，加上在沿着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下山时两人都注意着不让肩膀、肘部和手有任何接触，在这一切中间更有某种差不多可以摸得着的情爱的渴望。沉默成了大敌，泄露了心头的秘密。他觉得倘若再不说话，走在自己身边的这位虽不作声然而狡狯懂事的姑娘定会看出端倪，那效果同自己爬上把河岸同街道分隔的栏杆，发表一小时关于爱情问题的演说，不会有什么两样。

“纽约城，”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对于一个从农村来的姑娘，一定是个叫人害怕的去处。”

“不，”她说，“不是的。”

“事实上，”他豁出去了，“纽约老是被人说得这也好那也好，全过头了。从外表看，这座城市的确不简单，够时髦的，称得上是国际性的大都会，然而就其内在本质而论，纽约不可变更地

也只是一座闭塞的外省小城而已。"他莞尔一笑，对自己用上"不可变更地"一词暗暗得意。

"我不这么看，"姑娘说。

"什么？"

"我不认为纽约是座闭塞的外省小城。不管怎么说，在弗蒙特待过的人不会这样看纽约。"

"噢……"他带着长者的宽容笑了。"弗蒙特。"

"你到过哪些地方？"她问。

"芝加哥，"他说，"洛杉矶，旧金山……足迹遍天下啊。"他含糊不清地挥挥手，颇有风度地向对方暗示这几个地名只是自己信手俯拾之所得，要是把整个名单报出来，当然会有巴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等处。

"不过，我也得说句实话，"他接着说，"纽约的女人确实漂亮。打扮有些过头，可都是些尤物。"他怀着急切的表情看着她，一边满意地想道：说着说着渐渐入港啦。"当然，美国女人，"他说，"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最有吸引力。大好年华一过……"他又试着耸一耸肩，居然又成功了。"至于我本人的爱好，"他说，"我喜欢年龄稍大一些的大陆欧洲的女人。在美国女人扭摆着肥大的臀部只知打桥牌度日的年龄，欧洲女人还正象一朵鲜花呐。"他惴惴不安地瞟了姑娘一眼，幸好对方并没有勃然色变。她折下了一根树枝，这工夫正心不在焉地用它一路敲打一堵石筑的围墙，仿佛在细细品味他刚才的话。"再说，到了那年龄，大陆欧洲的女人准已学会应该如何对待男人……"他临时抱佛脚匆匆回想自己认识的外国女人，父亲死的那天在酒吧里遇到的那个醉醺醺的妇人可以算一个。那妇人很可能是波兰人。波兰这地方可并不特别富有浪漫色彩，不过波兰地处大陆欧洲，这可没错

儿。

"大陆欧洲的女人是怎么学会对付男人的?"姑娘问。

"她们学习服从之道,"他说。"我认识的那些姑娘都说我这人的态度有些封建……"喔,我的朋友啊,坐在钢琴边的朋友,原谅我今夜剽窃了你的思想,以后我一定找机会报答你……

打这以后,谈话变得顺利多了。"艺术嘛," 他说,"你是说艺术吧? 我不同意眼下流行的看法,说什么艺术是神秘莫测的,艺术家是个不负责任的孩子。"

"婚姻?"他说,"你是说婚姻? 婚姻只不过是人们这一噍类在无可奈何之余自认失败的结果罢了。他们承认男人和女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同一个世界上一起生存下去。"

"至于戏剧,"他又说,"你是指美国的戏剧吧? 它具有某种活泼泼的童真的特点。但是如果要认真看待戏剧,把它当作二十世纪的艺术样式之一……"他高傲地一笑,"还不如迪斯尼乐园呐。"

不一会儿,他们发现已沿着黑沉沉的河水走出三十四个街区了。天又开始下起雨来;时间很晚了。诺亚紧挨着姑娘,用手捂着挡风,擦亮了火柴,看看手表。姑娘的头发隐隐发出一股香味。这味儿夹杂着河水的气息向诺亚的鼻孔灌来。他突然打定主意再也不说话了。这样天南地北乱扯一通委实太费劲了;一个百般猜忌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处处卖弄自已半瓶醋的知识装得象一位深得个中况味的行家,真是够痛苦的。

"不早了,"他突然转了话题。"我们回去吧。"

可是,当一辆出租汽车恰好从他俩身边慢慢开过兜揽生意时,他忍不住扬手叫住了它。这是他在纽约头一回乘出租汽车车厢里,他在那翻下即可坐人的小折叠座上绊了一下,可他感到

自己这一招干得漂亮,足可说明他是个大丈夫,善于社交应酬。他把身子挪得远远的,坐在后座的一端。姑娘蜷缩在另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诺亚觉得自己给对方已留下一个相当深刻的印象。付钱的时候,尽管车费一共才六毛,他给了司机两毛五分的小费。

他俩又站在他居住的这幢房屋的门前了。两人抬头看看楼上。窗户紧闭,灯火业已熄灭,再没有人声笑语或音乐声从那儿飘出。

"晚会结束了,"他说着心猛地一沉,因为这下罗杰肯定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已被别人偷偷占了去。"人都走了。"

"看来是这么回事,不是吗?"姑娘不动声色地说。

"咱们怎么办呢?"诺亚感到走投无路了。

"我想这下你非得送我回去不可了,"姑娘说。

布鲁克林! 诺亚心事重重地想。来去得花好几个小时哩。晚会尽欢而散,房间里肯定是一片狼藉。罗杰会在淡淡的晨曦之中带着责备的表情,带着那种因遭人蒙骗而变得粗率无礼的表示决绝的冷笑,等着诺亚回来。夜晚开始时,一切顺利,好象晚会准会获得成功。诺亚记起罗杰回来前自己独个儿在房间里等候客人时的情景,他曾兴致勃勃地用期待的目光打量那堆满书架的破旧的房间。当时,那屋子曾给他多少亲切感和希望啊。

"你不能独自回去吗?"他可怜巴巴地问。姑娘站着,让雨水打湿了头发和衣裳,模样娇柔,可实在又平平常常地不引人起眼。诺亚真有点儿恨她。

"你竟敢说这话,"她带着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我不会独自回去的。走吧。"

诺亚叹了一口气。事情本来已经够糟糕了,这下又惹恼了她。

“别叹气,”她爽快地说,“象个怕老婆的丈夫似的。”

怎么一回事?诺亚晕晕乎乎地想。我怎么会站在这儿的?这姑娘怎么会有权利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我走了,”她说着毫不含糊地转过身,向着地铁站走去。他站在原地,呆呆看着姑娘的背影,过后才拔腿追了上去。

地铁火车的车厢里一股潮气,还有一种很难闻的雨水味儿,那都是乘客从上面的街道带进车厢来的。闷塞的空气带着铁锈味。灯泡蒙着尘垢。暗淡的灯光下,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画上挺着个大胸脯做牙膏、轻泻药和乳罩广告的女郎显得丑陋不堪,全失了真。污渍斑斑的黄色座椅上,乘客们摇着晃着,谁也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干完活或者赴过什么样的约会这才乘车赶回家去。

姑娘坐在座位上,紧闭着嘴,一路不说话。车到某站,他们得在这儿换车。姑娘仍然一声不吭,带着不妥协的责难神情,起身下车来到站台上。诺亚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跟在她后面。

他们还得换好几次车;在空落落的站台上,他们等啊等,等着那老不开来的下一趟车。从布满烟灰的砖块和地道生锈的铁顶上淌下雨滴和管道的漏水。诺亚抱着莫名其妙的敌意想道:这娘们一定住在城市的哪一个尽头,下了车肯定还得步行五百码,走过垃圾堆和大片坟地,才到得了她的家。布鲁克林。布鲁克林这个区横里究竟有多长;从东河到格莱弗桑特海湾,从绿岬那油状的海水到卡那西的垃圾驳船,在这人人都已沉睡的夜里,布鲁克林区怎么象没有尽头似的。布鲁克林被海水环抱,就象威尼斯。不过,威尼斯有大运河,这儿却只有一条本区的第四街。

诺亚怒目注视着姑娘,不由得想:这女人多会苛求别人,又

多自信，这么晚了，居然还硬拖着一个刚刚认识的男人，在市区破旧的地铁线上，咣啷咣啷穿过那迷津似的轨道，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真是好造化，他这样想道，眼前又模模糊糊出现了自己目前的这副可怜相。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在这些冷落的月台上；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同那些晚归的打杂女工、窃贼和喝得酩酊大醉的海员为伍——凌晨时分乘坐地铁的就数这号人多。真是好造化，住在周围五十个街区的女人足足有一百万，自己偏偏找了这么个脾气暴躁，铁石心肠，在这世间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里把家安在那贫穷角落里的婆娘。

黎安德①，他这样想着，曾为了另一个姑娘在赫勒斯彭特海峡游泳。可他不必在深夜送情人回家，也不必在垃圾筐和禁止在达卡尔伯大街吐痰抽烟的告示牌中间枯等二十五分钟。

最后，两人在某站下了车。姑娘领他走上台阶，来到街上。

“总算到了，”他说。一小时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开口。“我本以为咱们要在地下待整整一个夏天呢。”

姑娘在拐角处站定，冷冷地说：“这下，该乘电车了。”

“喔，老天爷！”诺亚说着突然哈哈大笑。癫狂而空洞的笑声传过电车轨道，在破烂铺子门前，在暗黑的石墙边回响。

“要是你再这样惹人讨厌，”姑娘说，“撇下我走你自己的路去好了。”

“已经走了这么一程，”诺亚以文绉绉的庄重态度说，“干脆陪你到家。”

---

① 黎安德为希腊神话中的少年，每夜游泳私访爱人希罗，某夜遇风暴死于水中。赫勒斯彭特系达达尼尔海峡旧名。

他不再笑了，默不作声地与她并排站在路灯下。潮湿的寒风刮过大西洋沿岸的沙滩和污染严重的港口，刮过大片大片自成一体的住宅区，刮过弗莱特布什和班森赫斯特砖木结构的危楼破屋，阵阵袭来。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正在风中沉睡，生活的航程风浪迭起，谁也找不到一个风平浪静的栖身之处。

一刻钟之后，电车亮着一盏前灯，从远处隆隆地向着他们驶来。车上只有三名乘客，都蜷缩在木椅上打瞌睡。诺亚规规矩矩坐在姑娘身旁。电车咣啷咣啷沿着黑暗的街道驶去。在亮着灯的车厢里，诺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在一只木排上，身边全是从沉船上逃命的陌生人；那船在严寒的北极岛群中航行时遇难，留下了他们这几个可怜的幸存者。姑娘坐着的姿势有些古板，手指交叉着搁在膝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在诺亚的感觉里，姑娘成了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倘若自己鼓起勇气跟她说话，对方一定会把警察叫来要求保护。

"到了，"她说着站起身来。他又一次跟在姑娘身后往车门走去。电车停了，哗啦啦打开了门。他们下了车，站在湿漉漉的路上，接着挪动脚步从电车轨道边走开。狭窄的陋巷里不时可以看到点缀着翠绿的树木，出乎意料地向人们揭示春天已来到这块地方。

姑娘拐进一个铺水泥的小院子，来到一道长长的石级下。这儿有一扇紧闭的铁门。她取出钥匙，开了锁，把门打开。

"努，"她冷淡地说，"到家了。"接着，她转过身来面对着诺亚。

诺亚除下帽子。黑暗中，姑娘的容貌隐约可见。她也已把帽子除了，飘拂的秀发勾勒出象牙似白皙的脸蛋和额头。两人站在她家门前的阴影里，挨得很近，这时诺亚真想放声大哭一

场，因为他觉得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已统统失落了。

“我……我想说……”他用低低的嗓门说，“我并不反对……我是想说我很高兴……非常高兴，我是说，能把你送到家。”

“多谢，”姑娘同样轻声说，但是从她的语调听不出孰喜孰怒的确定倾向。

“复杂，”他说着莫名其妙地挥了挥双手。“但愿你知道事情有多复杂。我是说，我非常高兴，确实……”

姑娘靠得这么近。这么一个穷苦、年轻、纤弱的姑娘，孤零零地被扔在人间，却又勇气十足……他象个瞎子似地伸出双手，轻轻捧着姑娘的脸，吻了她。

她的嘴唇丰腴柔软，却死死地闭着，因为下雾还有些潮湿。

姑娘扬手打了他一记耳光，石筑阶梯下顿时传出清脆的响声。脸颊火辣辣的失去了知觉。这女人看上去瘦弱，没想到这么有力气，他迷迷糊糊地想道。

“你凭什么认为，”她的声音冷若冰霜，“你可以吻我？”

“我……我不知道，”他说，一边抬手揉揉脸上的疼痛部位，过后因为发觉不该在这样的时候流露出软弱的迹象，才又把手放下。“我……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吻了你。”

“要胡来，找你其他的女朋友去，”霍珀干脆地说，“占我便宜可不行。”

“我对别的女人从不这样，”诺亚可怜巴巴地说。

“噢，”霍珀说，“这么说只对我来这一手。想不到我会给人好欺侮的印象，太遗憾了。”

“嗨，不，”诺亚懊丧不已地说，“我不是这意思。”老天爷，他暗暗叫苦，要是有什么办法向对方解释一下自己的感受就好了。现在，对方肯定会看轻他，以为他跟街角杂货店里溜出来的下流

男人是一路货，一有机会就对女人耍流氓。他的嗓门干得象要冒火，好不容易咽下一口气去，要说的话全堵塞在喉咙口了。

“嗳，”他气虚音弱地说，“太对不起了。”

“你大概以为，”姑娘尖刻地说，“自己聪敏过人，很了不起吧，以为女人见了你都会倾倒，让你随心所欲地动手动脚……”

“喔，老天爷，”他痛苦万状地往后退去，差一点没从水泥院子通向街道的那两级台阶上摔下去。

“这一生里，”姑娘说，“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傲慢、固执、自以为是的人。”

“别说啦……”诺亚呻吟一声。“我受不了。”

“我这就向你道晚安，”姑娘辛辣地说，“艾克曼先生。”

“喔，别这样，”他小声说。“别赶我。你行行好。”

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姿势，伸手去关铁门。他听见铰链吱嘎作响。

“求求你，”他央求道，“听我说几句……”

“晚安。”姑娘动作利索，一下子把门掩上，哨的一声下了锁。她没再回头，径自打开屋子的木门，走了进去。诺亚呆呆地望着埋在黑暗中的两扇门——一扇铁门，一扇木门，终于慢慢转过身，拖着脚步伤心地走了。

他丧魂落魄地手执帽子沿街走去。到了离屋子三十码的地方他收住脚步，这才发觉天又下雨了，蒙蒙的细雨已打湿了他的头发。他心怀鬼胎扭头看看后面，一个转身，又向姑娘家走回去。屋子里亮着一盏灯，灯光从房屋沿街的底层一扇紧闭着的窗户后传出来。虽然下着窗帷，诺亚仍可看见一个人影在屋子里晃动。

他走到窗前，深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几下。片刻之后，窗

帷启处出现了霍珀的脸，她正向外张望。诺亚尽量把脸凑近窗户，胡乱地打着手势，想让对方明白自己有话对她说。姑娘嗔怒地摇摇头，挥手打发他走开。不料诺亚竟贴着窗子，大声嚷嚷开了："开开门。我非跟你谈一谈不可。我迷路了。是迷了路，迷了路！"

隔着淌下雨水的窗玻璃，诺亚看到霍珀狐疑的脸色。接着，那张脸冲着自己一笑，消失在窗子后面。过了一会，他听见木门开启的声音。姑娘来到铁门跟前。诺亚情不自禁叹了一口气。

"啊，"他说，"见到你真高兴。"

"你找不着回去的路了？"她问。

"我迷了路，"他说，"谁都找不到我了。"

姑娘格格一笑。

"你是天字第一号的笨蛋，"她说。"对不对？"

"不错，"他低声下气地说。"天字第一号。"

"好了，"她站在上锁的铁门的那一边，突然用严肃的口吻说，"往左走两条马路，就到电车站。你该乘坐从左面开来的车。乘电车到东大马路，然后……"

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为他指点着走出这狭小天地的途径，声音甜美，象是在曼声低吟。诺亚注意到姑娘已把鞋脱了。这样，同原先他得到的印象相比，她的个儿显得更其娇小，更其惹人爱怜。

"你听着吗？"她问。

"我想对你说明白，"他提高了嗓门说，"我并不傲慢，也不固执……"

"嘘，"她说，"我姑妈睡了。"

"我怕见生人，"他轻声说下去，"从来没有独立的见解。我真

不明白干吗吻了你。我……我是情不自禁的。”

“别这样大声嚷嚷，”她说，“我姑妈。”

“我刚才想给你留下个好印象，”他低声说。“什么大陆欧洲的女人啦，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在你面前装腔作势，似乎是个交际场上的老手，其实心里发慌，生怕凭我的本来面目，你会不屑看我一眼。今夜，一切全乱套了。”他语无伦次地继续小声说：“我不记得任何同今夜相仿的经历。你给了我一个耳刮子，做得对。完全对。一个教训。”诺亚倚在铁门上，脸贴着冰凉的铁条，与姑娘的脸蛋仅咫尺之遥。“非常深刻的教训。我……我对你的感情，此刻说不上来。也许我会另找时间告诉你的。不过……”他顿了一顿，问道：“你是罗杰的女朋友吗？”

“不，”她说，“我嘛，谁的女朋友也不是。”

他笑出声来。神经质的笑声，多么刺耳。

“我姑妈，”她警告说。

“好吧，”他低声说，“坐有轨电车到东大马路下。晚安。谢谢你，晚安。”

可是他站在原地没动弹。两人在水汽弥漫的幽暗的路灯光下对望着。

“喔，老天爷，”他怀着揪心的痛苦说，“你不明白，你什么也不明白。”

他听到铁门大锁开启的声音。门开了，他往里跨进一步。两人一阵热吻，那滋味同刚才的第一吻完全不同。诺亚觉得身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怦怦撞击，可是总还不免私下嘀咕，生怕情浓之际，姑娘又会后退一步，再给他一个耳光。

她慢慢把身子抽出来，悠悠地朝他一笑。“回家去的路上，”她说，“别再迷失方向了。”

"有轨电车，"他对姑娘耳语，"坐电车到东大马路，然后……我爱你，"他说，"我爱你。"

"晚安，"她说，"多谢送我回家。"

他退出院子，铁门关上后把两人隔开了。她转过身去，踮着只穿袜子的双脚轻轻走进门去。门关上以后，小巷复归岑寂。诺亚朝电车站走去。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他回到自己房间的门口。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在自己二十一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还没对任何人说过"我爱你"这句话呢。

接下去的两个月里，诺亚和霍珀通了四十二封信。两人上班的地方相隔不远，所以每天都在一起吃午饭，又差不多每天一起吃晚饭。阳光明媚的下午，两人常从上班的地方溜出来，在码头上散散步，眺望进出港口的船只。两个月之中，诺亚不顾路途遥远，老往布鲁克林跑，穿梭般地来回，共去过三十七次。但是两人之间实质性的关系却是经由美国的邮政维系着的。

不管他们在何等僻静的黑暗角落里幽会，坐在姑娘的身边，诺亚只能说上几句没有意义的废话，诸如"你真美"，"我爱看你微笑"，要不就是"星期天晚上跟我看电影去好不好？"不过，只要摊开一张白纸，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尽情发挥；投递信件的全是些不相干的人，所以他就会淋漓尽致地把感情写出来："你的美貌日夜陪伴着我。早晨我探头看看蓝天，天空象是比平时更加明朗，因为我知道同一天穹也正覆盖着你；我看看上游处的大桥，觉得那桥更加坚固了，因为桥上曾印下了你我的脚步；我看看镜子里自己的面容，好象脸也变得好看一点了，因为昨夜你吻了这张脸。"

霍珀生性干巴巴的，加上新英格兰人古板的特点，所以只肯

用一种很有节制的保留态度表示爱情。她的信常常是这样写的："你走了没一会儿，我便想象着你走过阒无人迹的小巷，在这春夜的黑暗里等候电车的情景，想象着你坐上电车回家去的样子。你要穿城而过才回得了家，今夜里我决定坐着等你回到家再睡。亲爱的，当你赶路的时候，我就这样坐在人们都已睡去的屋子里，伴着孤灯，想着我在你身上发现的各种品质。我发现你是个好人，身体强壮，心地正直。我发现我爱着你。我还发现你的眼睛长得很美，嘴角挂着忧伤的神情，你的双手柔软可爱……"

但是等到两人见了面，却又不好意思提起写信时候那种炫目的热烈，而只会互相看一眼，说些琐碎话："我买了两张戏票。今天晚上如果有空，愿意去看戏吗？"

这样，到了深夜，两人从五光十色的戏院回家，陶醉在爱情之中，又因为缺少睡眠，全变得晕晕乎乎的。他们在霍珀家门前的庭院里拥抱，就是不能进屋去，因为霍珀的姑夫有个讨厌的习惯，会整夜整夜坐在起居室里读《圣经》。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不住地亲吻，直到嘴唇麻木为止。就这样，在一阵感情的爆发之中，情书里描写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才得以暂时地融合在一起。

他们两人没在一起睡过觉。首先，城市之大，一千万个房间之中，竟没有一处他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一个两人可以体面而尊严地走进去占用的地方。其次，霍珀的宗教信念不容变更。每当两人情浓意深，差一点儿就要享受床笫之乐的时候，她总是挣脱了身子，惶惶然在诺亚的耳朵边说："以后，以后再说。现在不行……"

"这样下去你会爆炸的，"罗杰笑着对他说，"炸成碎片。这事情违背常理。这女人是怎么回事？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应当属于

战后这一代人吗?”

“别说了,罗杰,”诺亚局促不安地说。他正在两人合用的房间里,伏在书桌上打字,给霍珀去一封信。罗杰直挺挺地仰卧在地板上,因为沙发床的弹簧五个月以前就断了;再说,高个儿睡沙发床总是不舒服。

“你要是不留神,”罗杰说,“不知不觉中就会成家的。”

诺亚停止打字。因为要写的信太多,诺亚用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架打字机。

“没事,”他说,“我不想成家。”可实际上他多次想到过结婚的事,在给霍珀的信里也试探性地提起过。

“说不定成家也并不是什么天大的坏事,”罗杰说。“那女人不错;结了婚还可以免服兵役。”

征兵的事,他们始终规避着不去想。算诺亚走运,他的编号属于末批应征人员。所以,参军的威胁还不是迫在眉睫,而是象一朵乌云,还远远地浮在天边。

“不,”罗杰躺在地板上颇有见地地说,“对这姑娘我只有两点意见。第一,她弄得你没工夫睡觉。至于第二点,我不说你也明白。除此之外,她给你带来不少幸福。”

诺亚感激地瞟了朋友一眼。

“话虽这么说,”罗杰说,“她应该同你上床去相好。”

“住嘴。”

“听我说,这个周末我要出去。你们尽可利用这个房间。”罗杰坐起身来。“这可是正大光明的事。”

“多谢,”诺亚说。“倘使有机会,我一定接受你的提议。”

“也许,”罗杰说,“最好由我出面去跟她谈谈。以关注朋友安全的好朋友的身份。我就说:‘亲爱的小姐,你可能并不意识

到，不过咱们的诺亚都快要跳楼啦。'给我一个十分币，我这就去打电话。"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诺亚说，但是话里没有丝毫令人信服的力量。

"这个星期天怎么样？"罗杰问。"六月的大好时节，夏季最美好的时光，等等，等等……"

"这个星期天不行，"诺亚说。"我们要去参加婚礼。"

"谁的婚礼？"罗杰问，"你们俩的？"

诺亚敷衍地一笑。"是她在布鲁克林的朋友结婚。"

"你可以到公共交通处去要求享受常来常往的优惠票价了，"罗杰说着又躺下去。"要说的话都说了，从现在起恕本人保持沉默。"

星期天的婚礼是在弗莱特布什的一所大屋子里举行的。那屋子带一座花园和一方小草坪，草坪朝外是一条树荫遮地的街道。新娘长得不错；牧师主婚倒也不拖泥带水；婚礼上还有香槟酒。

天气暖和，阳光遍地。人们的笑容中好象都带着婚礼来宾特有的温情柔意，带有某种无所顾忌的好色的意味。礼成之后，来宾中的青年男女都散在屋子的角落里，成双结对地悄悄说着情话。霍珀穿了一条黄色的新裙。一个星期以来，她老待在户外太阳底下，所以皮肤晒黑了。诺亚看她在屋子里四处走动，衣服那淡淡的金黄色衬托着一头做成最新蓬松式样的乌发，感到非常自豪，可也有一丝儿焦躁不安。他站在客人圈子的一边，呷着香槟酒，态度腼腆，不时同友好的来客应酬几句，眼睛可是老跟着霍珀转。在诺亚的头脑里，有个声音不住地回响，象是正怀

着钟爱用速记法历数姑娘的各种优点：她的头发，她的嘴唇，她的大腿。

他去吻了新娘。缀花边的白缎、口红的甜味、香水和橘柠花——这一切激起一种纷乱的印象。他的目光越过新娘亮晶晶、水汪汪的眼睛和她那微微张开的两片朱唇，落在站在房间那一头盯着自己看的霍珀身上。神秘的速记法又记下了她的咽喉，她的腰肢。霍珀走过来了。诺亚说："我心里老想着要干一件事情。"他伸手搂住姑娘的腰。新衣的腰围又窄又紧，腰肢因此显得格外纤细。他的手摸到姑娘家瘦小的肉体，又感觉到她的髋骨在微妙地牵动。霍珀象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便款款地把身子凑上来，吻了他。周围有好几个人看着他们亲热，诺亚并不在乎，因为在婚礼上大家都可以随便跟人接吻。再说，大热天下午喝香槟在他是破题儿头一遭。

大家看着新娘和新郎坐车走了。车里拖出好几条彩带，迎风招展；有人向四周撒米粒；那做岳母的站在门口台阶上嘤嘤哭着。从汽车的后窗可以看到新郎兴奋得满脸通红，不自然地咧着嘴傻笑。诺亚看看霍珀，霍珀也看着他。诺亚知道此刻两人一定想到一块儿去了。

"为什么，"他轻声说，"为什么咱们不……？"

"嘘，"她用手捂住他的嘴，"你香槟喝多了。"

他俩辞别众人，在高高的大树底下走去，走过一片片的草坪，草坪上洒水器嘣嘣转动着，喷射出一股股晶亮的水柱，在太阳底下闪出彩虹般的辉耀，煞是好看，又使绿草的芳香充斥在黄昏的空气中。他们手挽手缓缓走着。

"他们去哪儿？"诺亚问。

"加利福尼亚，"霍珀说，"去一个月。蒙特莱。新郎有位堂表

亲戚住那里，自己有幢房屋。”

他们在弗莱特布什区的喷水池中间并肩前行，想象着太平洋沿岸蒙特莱的沙滩，想象着南方阳光下淡白色的墨西哥式房屋，想象着那一对新人在中央车站上火车，钻进包房，顺手把门锁上。

“喔，老天爷，”诺亚说，接着撇撇嘴露出一个苦笑。“我可怜他们，”他说。

“什么？”

“这么个夜晚，第一次正好碰上一年里最为闷热的夜晚。”

霍珀把手抽出来。“你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她声色俱厉地说，“竟说这种粗俗的下流话……”

“霍珀……”他抗辩着，“我只不过说句笑话。”

“我讨厌这种态度，”霍珀大声说，“好象样样事情都可拿来开玩笑！”诺亚转过脸去发现她哭了，这才傻了眼。

“对不起，亲爱的。”他伸出双臂搂住霍珀，虽然草坪上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条长毛牧羊狗正饶有兴味地注视着他们两人。

她挣脱了身子。“别碰我，”她说着疾步向前走去。

“求求你，”他惶惶然跟在姑娘背后，“求求你听我说。”

“有话写信来说，”她抽噎着说，“看来你把爱情之类的话题全留着准备打字机上用了。”

他赶上几步，走在姑娘身旁，心神不宁地沉默着。诺亚觉得象是在女人不可理喻的无边无际的海洋上漂游，迷迷糊糊地不知往何处去。他不想从这样的处境中摆脱出来。狂风也好，恶浪也好，他任由自己漫无目标地漂流，只希望风浪别把自己毁了。

但霍珀不肯善罢干休。坐电车回家漫长的一路上，她坐在

座位上倔巴着生气，一句话也不说，嘴角撇着表示出不屑与诺亚说话的神气。电车隆隆往前驶去，诺亚胆怯地看姑娘一眼，一边暗暗叫苦：喔，老天爷啊老天爷，这下子她要同我绝交了。

但是待她用钥匙打开两扇门之后，姑娘居然让诺亚进屋了。

屋子空着。霍珀的姑妈和姑夫带着他们的两个小娃儿下乡度假去了，三天后再回来。一个又一个黑洞洞的房间里滞留着一种宁静的气氛，某种异乎寻常的情调。

"你饿吗？"霍珀沉着脸问。说话的时候姑娘正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诺亚本以为进了屋可以同她亲热一阵，可是一看姑娘的脸色不免灰心了。

"看来我还是回家去吧，"他说。

"先去吃点东西，"她说，"我留了些食物在冰箱里，准备晚饭时吃的。"

他温顺地跟着姑娘走进厨房，尽量轻手轻脚地帮着张罗。她取出几块冻鸡和一大壶牛奶，做了一盘凉拌菜。她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托盘里，吩咐说"拿到外面去"，那简慢的语气活象军曹对着一排士兵发号施令。

他端着盘子走到后院。长方形的后院这会儿已是暮色沉沉。院子两边各有一堵木板围墙，远离屋子的那一头则是毗邻车库的一堵砖墙，墙上没开门窗，爬满了五叶地锦。院子里有一棵挺拔的槐树，浓密的树荫铺了一地。霍珀的姑夫在院子的一边堆上几块石头，设了一个花坛，种上些普通的花草；旁边支了一张木桌，桌上安着由灯罩挡风的蜡烛；桌子边是一张沙发形状的吊床，上有天篷遮着。靛蓝色的晦冥之中，布鲁克林象一阵轻雾，又象无法捉摸的谣诼，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人这会儿置身在大墙环抱的花园里忘了周围的一切；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要不也许在

印度的深山里——地点又有什么要紧！

霍珀点燃了蜡烛。两人面对面在桌旁正襟危坐，大嚼起来。吃东西的时候，除去要对方把食盐或牛奶递过来之类彬彬有礼的请求之外，谁也不多说话。吃完之后，两人折好餐巾，面对面从桌旁站起身。

“不需要蜡烛光了，”霍珀说，“请把靠近你那头的一支吹熄了。”

他伏在玻璃小灯罩上吹蜡烛，霍珀也弯着身子去吹熄桌子那一头靠近她身边的一支。两人同时使劲一吹，花园顿时陷入黑暗，两颗头颅撞了个正着。霍珀说：“原谅我吧，我真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女人了。”

接着，两人又和好如初。他俩坐在吊床里，仰望天空渐渐黑下，夏夜的星星在那株槐树的梢头，一颗接着一颗，闪出光来。就这样，坐在围墙之内的花园里，两人已把墙外的电车和其它车辆远远抛在一边，把这所房屋的主人——姑妈、姑夫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远远抛在一边，把车库那头传来的报童的叫喊声和整个世界远远抛在一边。

黑暗中只听得霍珀的声音：“不，我们不该这样”，“我怕，我怕……”，“宝贝儿，宝贝儿”。诺亚则是既羞涩又得意，陶醉之余对姑娘抱有恭顺的态度。事后，两人都精疲力竭了。一场放纵，做了不该做的事，两人也都有些心虚。诺亚怕做下这等好事之后霍珀会恨他，所以在姑娘沉默着不说话的时候，他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妙；不料姑娘吃吃地笑着说：“怎么样……天气热得还可以吧。我觉得一点也不热。”

过了好一会儿，天晚了，他该回家了。两人走进屋子。灯下，

两人眨巴着眼睛，都不正面看对方一眼。诺亚弯下身打开了收音机，他是想随便找点别的事情做。

电台在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钢琴协奏曲。乐声传来，浑厚而悲怆。这音乐仿佛是特地为他们两人——一对刚刚发生了第一次肉体关系的未脱童稚的情人——创作并演奏的。霍珀走过来，亲了亲站在收音机旁的诺亚的颈背。正当他转身吻她的时候，音乐声戛然而止，一个不带感情的嗓音宣布说："合众社特别公报：德军在俄国边界继续全线推进。从芬兰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又投入了许多新的装甲师。"

"什么？"霍珀问。

"德国人，"诺亚说着不禁想到，这个词人们真是说得够多的了，德国人可真是远近闻名哪。"他们入侵俄国。报童们刚才嚷嚷的一定就是这条新闻……"

"关掉，"霍珀弯下腰自己动手把收音机关了。"今晚不谈这事。"

他抱着姑娘，感觉到对方紧贴着自己胸膛的心房突然一阵剧跳。他不禁浮想连连：今儿下午，当我们参加婚礼以及后来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还有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花园里亲热的时候，战争正在进行，大炮轰鸣着，士兵成批倒下死去。从芬兰到黑海。对此，他的头脑作不出判断，只能把事实记录下来，就象你开车经过公路旁的大幅告示牌时，不经思索就会读到那上面的文字一样。

哑寂无声的房间里，他俩并排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上。屋外，浓密的黑暗里传来报童的叫喊声，遥远而飘忽。"今天是什么日子？"霍珀问。

"星期天，"他微笑着说，"休息的日子。"

“我不是问你这个，”她说，“我知道是星期天。我想知道日期。”

“六月，”他说，“六月二十二日。”

“六月二十二日，”姑娘轻声说，“我得记住这个日子。你第一次同我好了。”

诺亚回到家时，罗杰还没睡。诺亚在灭了灯的门外站立了一会儿，设法使自己的脸色平静下来，不让今晚发生的事在脸上显露出来。屋里传来轻悠悠的钢琴声，是一支伤感的爵士乐曲，旋律忧郁，尤多停顿。罗杰一边演奏，一边即兴增加一些音节，所以很难听明白他弹的是哪一支曲子。诺亚在窄小的过道里静听了两三分钟，这才开门走进房间。罗杰举起一只手，向他挥了一挥，头也不回照旧弹他的琴。房间里只点了一盏灯，是屋角的一盏小灯，所以房间看上去显得特别宽大，象是隐藏着许多秘密似的。诺亚慢慢地往窗口处一把旧皮椅里倒去。外面，城市正在熟睡。窗子开着，帷子在微风中轻轻拂动。诺亚闭上眼，谛听急骤、阴沉的琴声。他有种奇特的感受，觉得全身的骨骼、肌肉和毛孔在衣服的覆盖下，都在和着音乐的节奏颤抖，纵然疲乏，却被乐声激起了活力。

罗杰一曲未完突然不弹了。他那修长的双手搁在键盘上，两眼直瞪瞪地看着那伤痕累累但还擦得乌黑锃亮的琴木。接着，他转过身来。

“屋子归你了，”他说。

“什么？”诺亚连忙睁开眼。

“我明天去报到，”罗杰说。他的神气仿佛是接着几小时以来的话题继续自言自语。

"什么？"诺亚仔细打量朋友，看看他是不是喝多了。

"军队。好日子到头啦。他们开始征集平民入伍。"

诺亚一阵目眩，罗杰的话，他好象不十分明白。他觉得这话要是说在别的哪一个夜晚自已是能懂的；今晚则不行，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罗杰说，"在布鲁克林你们也听说消息了吧。"

"你是说关于俄国人的消息？"

"是关于俄国人的消息。"

"听说了。"

"我准备去支援俄国人，"罗杰说。

"什么？"诺亚完全被他搞糊涂了。"你准备参加俄国军队？"

罗杰笑着走到窗口，站定后用手抓着一幅窗帷，向外看去。"不全对，"他说。"我要参加美国陆军。"

"那我跟你一起去，"诺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多谢你的好意，"罗杰说。"可是别干傻事。等着他们征召好了。"

"可他们也还没下令征召你入伍啊，"诺亚说。

"暂时还没有。但我等不及了，"罗杰若有所思地在窗帷上打了一个结子，接着又去把它解开。"我年龄比你大。等着他们来找你好了，不会等多久的。"

"别用八十岁老头的口气说话。"

罗杰又是一笑，这才转过身来。"原谅我，老弟，"他说。然后他才变得严肃起来。"我对战争一直抱着可不理会则不予理会的态度。今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以后，我知道再不理会不行了。从现在起要做一点自以为有意义的事，只有拿起枪杆。从芬兰到黑海，"罗杰说到这儿，诺亚便顿时回想起无线电广播员的声音。

“从芬兰到黑海，再到哈得孙河和罗杰·坎纳。不管事态怎么发展，参战总是指日可待的事了。我情愿赶着先走一步。此生我老在等待着事情的发生，这一次我准备象助跑跳远那样主动追逐目标。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家本来就是陆军世家嘛。”他露齿一笑。“祖父在安梯坦当了逃兵；父亲在苏瓦松留下三个私生儿女。”

“你觉得这样做会有好处吗？”诺亚问。

罗杰笑着回答说：“这个，别来问我，老弟；千万别问。”接着他以较为郑重的样子补充说：“说不定这一来倒是能干出一点名堂来。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这人没有生活目标。这是一种病态。开头的时候，只不过是小小的疱疹，不会引起注意；不料三年一过，病人却以瘫痪告终。说不定在军队里我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呐……”他笑着补充一句：“诸如保全生命，当名军曹，打场胜仗。要是我再弹一会琴，你在乎吗？”

“当然不在乎的，”诺亚迟钝地说。耳畔象是有一个声音响起：他会死的，罗杰会送命的，肯定会被人杀了。

罗杰回到钢琴边坐下，沉吟着用双手按着琴键，奏出了一支诺亚从来没听到过的曲子。

“不管怎么说，”罗杰以盖过琴声的大嗓门说，“看到你和她终于做成了这件大事，我很高兴……”

“什么？”诺亚问，一边昏昏然吃力地回忆自己是不是曾说漏了嘴。“你胡说些什么？”

“你脸上的表情明明白白，”罗杰笑着说。“就象一幅电动广告呢。”他在低音部上弹奏了一个长段。

第二天，罗杰一头钻进军队不见了。他坚持不让诺亚陪他

去新兵征集站,并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全部家具和所有的书,都留给了诺亚。他把自己的衣服也如数送给朋友，尽管诺亚穿着这些衣服嫌大。“这些东西我全用不着了，”罗杰用挑剔的眼光四下看看他本人二十六年以来积累下的全部家当,“反正都是些破烂货。”他随手把一期《新共和》杂志塞进衣袋，准备在乘坐地铁去怀特豪尔街的路上翻翻,一边笑着说：“瞧我这件没用的武器。”他向诺亚挥挥手，把帽子按他本人独特的样子往留着短平头发的精瘦脑壳上一扣,就这样告别住了五年的房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诺亚看着他离去,只觉得咽喉处哽得难受;他有一种预感：自已从此再也找不到好朋友，生活里最美好的日子到此结束了。

偶尔，诺亚收到一封从南方某兵营发出的短信,干巴巴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傲气;一次，他收到一份油印的连队命令,说是将二等兵罗杰·坎纳提升为一等兵。过后，罗杰有相当长的时间杳无音讯。最后,一封长达两页的信告诉诺亚,罗杰已到了菲律宾。信上绘声绘色描写了一通马尼拉红灯区的情景，还写到一个一半缅甸血统一半荷兰血统的混血姑娘，那女人在肚子部位文了身,图案竟是“得克萨斯号”大轮船。罗杰还用那种铺天盖地奔放的字迹,写了一条附言:“又及:设法别当兵，那真不是人干的。”

第七章

克里斯蒂安发现很难聚精会神地看电影。片子原是不错的，描写一九一八年一支部队由俄国战场调往西线途中在柏林度过的一天。影片里的中尉指挥官奉上级严格命令，原应把士兵们集中在车站待命。但是此人知道，经过东线惨烈的厮杀，马上又要开赴西线参战，大家都渴望着同妻子、情人见上一面。于是，这位军官便冒着被交付军法审判并遭处决的危险，允许士兵们回家看看。只要有哪个士兵到时候不赶到车站，中尉便没命了。影片随着不同的角色展开情节，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一些人喝醉了酒；一些人遭到犹太人和失败主义者的蛊惑，要他们当逃兵留在柏林；另一些人则几乎被妻子说动了心。一时间，中尉的处境真可谓千钧一发。不过，时间一到，士兵们终于都回到了车站，最后一名正好赶上徐徐出站的火车。所以说，每个人都以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中尉的信任，这支开赴法兰西的队伍情同手足，确是谁也打不散的。影片拍得很出色，以巧妙的手法告诉观众，大战之所以失败，咎不在军队，而是因为国内有懦夫和叛徒。影片还运用了大量幽默手法，制造了不少悲怆效果。

就连部队影剧院里克里斯蒂安周围的普通士兵也都被那些演员所打动，尽管他们在戏里扮演的是另一场大战中的士兵。当然，对中尉那角色美化得有些过头，反倒难以使人信服了。克里斯蒂安就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军官。拿哈登堡中尉来说，克

里斯蒂安冷冷地想道，此人就应好好把这部片子看几遍，从中准可得到教益。自从在巴黎逛妓院那次以来，战事没完没了地拖着，哈登堡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刻板严厉了。他们团里的装甲车全被调走了，整个团奉命移驻里尼，首要的任务是维持治安；与此同时，对俄国的战争已经开始，哈登堡的同龄人都在东线立功受勋呢。

一天早上，哈登堡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军官学校时代的某位同窗——因为此人学业落后，大家管他叫"笨牛"——在乌克兰被授予中校军衔。哈登堡勃然作色，差一点没大大发作一场。他仍旧是个中尉。尽管他在这儿生活得很不错，在全城第一流的旅馆里占着两间一套的住房，并与住同一层的两个女人勾搭上了，又靠着勒索从事肉类和乳制品黑市投机的商人发了财，可是哈登堡不知餍足，不愿听别人的劝慰。而在一个不知餍足的中尉麾下服役，克里斯蒂安闷闷不乐地想，自己这么个中士注定要倒霉了。

幸好，克里斯蒂安从第二天开始可以享受假期了。倘若要他接着再干一星期，听哈登堡盛气凌人地说讽刺话，克里斯蒂安很可能会被迫做出忤逆上司的危险事情来。即使是现在，克里斯蒂安怨恨地想，他明知我明天一早乘七点钟的火车回德国，这家伙还派我勤务。当天半夜准备派出一支巡逻队去兜捕几个逃避去德国做劳工的法国小伙子。哈登堡不派希姆莱，不派斯泰恩，也不选别的人，而是面带歹毒的隐笑偏偏指定自己出勤："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蒂斯特尔。这是你在里尼的最后一夜，出趟差就不会让你闲得发慌了。午夜来报到。"

影片结尾处是个特写镜头：年轻英俊的中尉以爱抚、沉思的表情向着集合在一起的士兵微笑；列车正向西疾行。放映场里

的士兵由衷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放映新闻片。希特勒发表演说；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戈林给一名击落了一百架敌机的飞行员佩戴勋章；步兵行进在通往列宁格勒的公路上，背景是一座燃烧的农舍。

银幕上，有一名士兵倒下，很难判断他是伏地隐蔽还是被击中了，反正没等这人站起，镜头已越过他向前摇去。克里斯蒂安看到这儿，眼睛湿了。为此，他有点羞愧。可每次看到德军在火线作战的电影，想到自己却在远离炮火的地方过着安稳舒服的日子，他总是不由得想哭；看过电影之后一连好几天，他会动辄对手下的士兵大发脾气，同时受着良心的责备而早晚不得安生。其实，别人战死沙场的同时他还能活着并不是他的过错。军队嘛，自有其独特的调兵遣将的方式，可他还是难以摆脱一种负疚的感觉。甚至连回国度假两星期这么件美事，一想起来也不免因此而带上灰暗的色彩。弗雷德里克·兰格曼那小子在拉脱维亚战场上丢了一条腿；考奇斯家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乡亲们看着他既没丢胳膊又不少腿，养得胖胖的回家来，肯定都会用轻蔑的眼光打量他。说穿了，他只在巴黎郊外打过一场形同喜剧的半小时的小仗。

这场战争，他这样寻思着，肯定很快就要结束了。想到这儿，战前的和平生活，在积雪的山坡上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些不受哈登堡中尉欺凌的日子，不期然显得那么甜蜜，令人向往不止。想想吧，俄国人快完蛋了；接下去英国人终将放明白些。到那时他将会忘记在法国度过的这段时光——无所事事、令人厌烦的时光。战争结束之后，只须两个月的工夫，大家便会把战争这话题给搁在一边。三年以来在柏林军需局坐办公室算帐的小小办事员，到时候照样能同一名曾在波兰、比利时和俄国冲锋陷

阵的士兵一样，赢得人们的尊敬。说不定，哈登堡这家伙又会出现在他面前，仍旧是中尉军衔……说不定还要妙，已作为冗员被勒令退伍。到那时，克里斯蒂安可以独自到山里去……这原是他童年时代梦魂系之的理想，此刻这个念头又一次冒出来，使他只好苦笑。他不知道上级在停火协议签订之后还要把他留在军队里多久。那日子一定够难熬的。战争结束了，可你还得等候那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缓慢地转动，直到他们决定放你回家的那一天。

灯亮了，克里斯蒂安随着大群士兵慢慢走出电影场。周围的士兵，克里斯蒂安满腹牢骚地想，全是中年的胡子兵，身体孱弱，脸带病容，都是些看不上眼的老弱病残，这才被派到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执行警备任务来了。与此同时，德国男儿中的精华却正在几千英里之外为国拼杀。自己正是这支不中用的队伍中的一员。想到这儿他烦躁地摇了摇头。别再往这上头想了，不然的话自己会变得跟哈登堡一般不堪的。

漆黑的街上还有些法国人在走动，一见他走近都忙不迭避往路边。克里斯蒂安见了这种人也没好气，因为怯懦乃是人性中最易激人恼怒的特点之一；而法国人表现出来的怯懦多少又是没有必要而且缺乏根据的，这就更叫人生气了。他又不准备伤害这些人；上级还严饬全军注意军纪，对法国人要以礼相待。换了德国人，他这样想——这时，一个法国人在从人行道避往路边的时候，一个趔趄，险些摔倒——绝不会表现出这种畏葸，即使有外国军队驻在德国，随便哪个外国的军队。

他看看手表，离开到值班室报到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街道对面，一家咖啡馆还在营业。他突然觉得非喝点什么不可。

他推门走进咖啡馆。一张桌子旁围坐着四个士兵，正喝香

槟。四人脸色通红，显然已喝了多时。士兵们把军服的扣子解了，全敞着怀，其中两人胡子也没刮。居然喝香槟。花的肯定不是小兵的薪饷。说不定是偷了德军的枪支卖给法国人，从中牟取暴利吧。当然，眼下法国人并没有拿起武器，可是谁知道到头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即便是法国人也会有重振威风的一天。一支由黑市商人组成的军队，克里斯蒂安愤懑地想着，一批经营皮革、军火、诺曼底干酪、葡萄酒和小牛肉的贩子。让这些人在法国再待上两年，除了身上穿的德国军服，这些人将变得同法国人一模一样，别指望再把他们辨认出来。这确是高卢精神的胜利，一种采用不光彩手法取得的曲线的胜利。

“来杯苦艾酒，”克里斯蒂安对站在酒柜后忐忑不安的老板说。“不，还是来杯白兰地。”

他斜靠在酒柜上，瞪眼看着那四个士兵。香槟酒的味道可能糟糕透顶。勃兰特对他说过，不管酒的质量多么低劣，法国人照样胡乱贴标签。德国人常被唬弄。这又可算是法国人反击的一种方式，其中当然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实利可图。

那四名士兵发现克里斯蒂安注视他们，便都有些不自然，一边喝酒，一边压低了说话的声音。克里斯蒂安看到其中的一个还心虚地用手摸摸胡子拉碴的腮帮子。掌柜的把白兰地酒搁在克里斯蒂安面前。他呷了一口，一面仍一个劲儿地逼视着那四人。其中的一个掏出钱包，要侍者再来一瓶香槟。克里斯蒂安看见那钱包胀得鼓鼓的，乱糟糟地塞满大把法郎。老天，德国人猛攻俄国防线，难道为的就是这类结帮弄钱没有骨头的家伙吗？德国空军的飞机在伦敦上空烧毁，难道也是为了这些大腹便便的生意人吗？

“你，”克里斯蒂安对钱包的主人说，“给我过来！”

那人疑虑重重地看看自己的伙伴。另外三名士兵这会儿都肃静着不出声了，垂着头只顾端详各自的酒杯。那个带钱包的慢吞吞站起身，随手把钱塞进口袋。

“快点！”克里斯蒂安大喝一声，“给我过来！”

那士兵拖着脚步走到克里斯蒂安跟前，胡子拉碴的脸上渐渐没了血色。

“站直，”克里斯蒂安说，“立正！”

那士兵连忙挺直身子，显得更加惊恐不安了。

“你叫什么名字？”克里斯蒂安厉声喝问。

“二等兵汉斯·罗伊特，中士，”那士兵惴惴不安地低声答道。

克里斯蒂安摸出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片，把名字记下，又问：“部队番号？”

那士兵艰难地咽下一口气，报告说：“第一四七先遣营。”

克里斯蒂安把番号也记下了。“下次出来喝酒，二等兵罗伊特，”他说，“要刮脸，军服钮子要扣齐；还有，跟上级说话得立正。我要把你的名字报告上去，对你施以纪律处分。”

“是，中士。”

“去吧。”

罗伊特叹了一口气，转身往桌子边走去。

“你们都听着，”克里斯蒂安恶狠狠地喊着，“注意军风纪！”

士兵们赶快扣上军服的扣子，坐在桌旁不敢出声了。

克里斯蒂安转过身，看看那掌柜的。

“再来一杯白兰地，中士？”

“不。”

克里斯蒂安放了些钱在酒柜上会了帐，把白兰地喝干之后

便扬长而去，不屑朝坐在屋角的四名士兵再看一眼。

哈登堡中尉戴着军帽和手套，坐在值班室里，那正襟危坐的姿势就好象他此刻正跨着战马。他的目光越过房间，落在对墙悬挂的一幅俄国地图上。这图是宣传部印发的，图上用红黑双色线条标出到上星期二为止的战线位置。这值班室设在一座旧时的法国警察局内。尽管德国陆军以奕奕活力和整齐清洁为特点，他们仍旧没法把昔日在这所房子里进出的小偷以及不洗澡的警察所留下的臭气祛除干净。独一无二的一只小灯泡从天花板悬下。因为灯火管制，窗全关着，还下了窗帷，房间里于是闷热不堪。曾到过这房间的犯小偷小摸罪的那些人，象是鬼魂犹在，正在污浊的空气中游荡。

克里斯蒂安走进房间，看见窗口处站着一个身穿法兰西民兵制服的人。此人五短身材，浑身上下油渍斑斑，神色张皇，时而瞅哈登堡一眼。克里斯蒂安啪地立正，一个敬礼，一边在心里暗暗嘀咕：这样的事断不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总有一天得把它结束掉。

哈登堡压根儿不去理会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对此人了解至深，所以完全能肯定对方已注意到他来了，正等着接受任务。克里斯蒂安在门口保持着僵直的立正姿势，仔细端详中尉的脸色。

克里斯蒂安死死盯着哈登堡，不禁感到这张脸比任何敌人的脸更显得可憎，比之丘吉尔、斯大林，比之英俄军队中的坦克兵或迫击炮手都更加可憎。

哈登堡一看手表。“啊，”他头也不回地说，“中士真准时。”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哈登堡大步走到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面坐下。他捡起一份文件说："这儿有我们追捕的三个犯人的名字和照片。这三人在上月接到服徭役的征召书后藏起来了，至今下落不明。这位先生……"他说着朝那穿民兵制服的法国人冷冷指了指，"这位先生自称知道三个犯人藏匿的地点。"

"不错，中尉，"法国人连忙巴结，"一点不错，中尉。"

"你带上五个人，"哈登堡自顾自往下说，就好象那法国人根本不存在似的，"把三名罪犯抓来。卡车和司机在院子里等着，执行任务的士兵都已登车。"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你，"哈登堡对那法国人说，"给我出去。"

"是，长官。"法国人说话时气喘咻咻，听到命令赶快退了出去。

哈登堡出神地看着墙上的地图。克里斯蒂安觉得屋子里闷热异常，周身开始冒汗了。德国军队里中尉多的是，他这样想着，偏让我碰上了哈登堡。

"稍息，蒂斯特尔。"哈登堡的目光并未离开地图。

克里斯蒂安稍稍挪了挪双脚。

"事情都妥了？"哈登堡用拉家常的口吻问。"度假的证件都办好了？"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着不禁捏一把汗：这不，要倒霉了，假期要取消。这可怎么受得了！

"回家乡之前你先到柏林去吗？"

"是的，长官。"

哈登堡点一点头，可依然没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幸运儿啊，"他说。"能在德国人中间度过两星期，不必再同这儿的猪狗

为伍。”他说着朝那个法国人刚才站立的位置一歪头。“四个月以来我一直争取休假探亲，可总是走不开，”他自怨自艾地说，“这儿太重要啦。”他差一点没笑出声来。“不知道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当然啦，长官。”克里斯蒂安说完便暗暗责骂自己：干吗这样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他。

哈登堡从袋子里摸出一串钥匙，打开一个抽屉。他取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小包，复又一丝不苟地把抽屉锁上。“我妻子，”他说，“住在柏林。详细地址我写在这儿了。”他把一张纸片交给克里斯蒂安。“我……呃，我弄到了……一条漂亮的花边。”说着，他郑重其事地轻轻拍一拍那小包。“非常漂亮。黑色的花边。是从布鲁塞尔弄来的。我妻子就喜欢花边。我曾指望把这礼物亲手交给她，可度假的前景……邮政也靠不住。”他摇摇头。“德国邮局眼下一定成了贼窝。战争结束之后，”他愤慨地说，“应该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不过……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你增添麻烦。好在我妻子的住处离车站不远……”

“我将深感荣幸，”克里斯蒂安干巴巴地说。

“那就谢谢你。”哈登堡把小包交给克里斯蒂安。“向她转达我情意深厚的问候，”哈登堡说着，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你还可以告诉她，我老在想念她。”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很好。现在再来谈谈那三个法国人。”他轻轻按一按面前的一纸公文。“我知道我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托付给你。”

“是的，长官。”

“上峰有命令说，从现在起，处理这类事情不妨手段辣一些，”哈登堡说。“杀鸡儆猴嘛。不是让你动真个的，你要明白。

叱责几声，用手背给那些人一下子，亮出枪来就行了……”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答道。他小心翼翼捧着那包花边，纸包里的东西摸上去相当柔软。

“就这些了，中士，”哈登堡又回过头去研究地图。“祝你在柏林过得愉快。”

“多谢，长官，”克里斯蒂安行礼如仪。“嗨尔，希特勒！”

可是，哈登堡的注意力已被在起伏的大平原上向着斯摩棱斯克进发的装甲部队吸引了去，举了举手就算是答了礼。克里斯蒂安走出屋来，一面把那包花边塞进军服，扣好钮扣，以免纸包掉出来。

名单上的头两个人藏在一间弃置不用的车库里，一见士兵拿枪对着自己，两人心事重重地一笑，都没反抗。

法国民兵提供的第二个地址在一处贫民窟里。那所房屋因为管道年久失修发出一股臭气，还夹杂着大蒜的味道。他们把那小伙子从床上拖起，可他牢牢抓着母亲不松手，母子两人歇斯底里大发作，尖叫不止。那母亲还咬了一个士兵，随即腹部挨了一拳被打倒在地。桌旁坐着一个老人，双手捂头哭着。总之，这一回的任务真是够败兴的。在房间里还发现一个藏在柜子里的男人，看长相，克里斯蒂安怀疑他是犹太人。此人的证件均已过期，因为恐惧，什么问题也答不上来。一时间，克里斯蒂安曾有放了他的念头，派给他的任务只是搜捕三名法国人，而不是乱抓形迹可疑的人；再说，如其此人果真是犹太人，那就意味着集中营，最终免不了惨死。可那法国民兵一直注视着他，不住地在他耳边低声唠叨：“Juif, Juif.①”要是不把这人抓走，民兵肯定

① 法语：犹太人，犹太人。

会给哈登堡打小报告；那样一来，哈登堡就可能把正在度假的克里斯蒂安召回，办他一个渎职罪。

"跟我们走吧，"他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对那犹太人说。那人原是穿着衣服睡觉的，连鞋子都没脱，看样子准备一有不测便逃之夭夭。他表情呆滞，环顾一下房间，看看那倒在地上捧着肚子呻吟的中年妇人和桌边曲背抽泣的老人，又往衣柜上方的十字架看了一眼，好象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一跨出门就必遭横死。他试图说些什么，可是嘴巴启闭了几下，洞开着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克里斯蒂安回到警备兵营，把抓来的人移交给值班军官，这才松了口气。他坐在哈登堡的办公桌旁，起草了一份汇报。事情办得还不错，从头至尾一共才花去三个钟点略多一些的时间。写汇报的时候，他听到从屋子后部传来一声惨叫，不由得微微皱了皱眉。一群野蛮人，他这样想道。一当上警察，人就不可避免要变成虐待狂。他甚至准备跑去干涉一下，也的确已经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可再一想可能有军官在刑讯现场，这样跑去干涉不啻是自找麻烦，这才作罢。

他把一份汇报留在哈登堡的办公桌上，这样，中尉一早上班就可以看到。办完事，他离开了大楼。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无云的空中，大片建筑物的上方，繁星明亮。黑暗里，这座城市看上去要顺眼一些。月光下，市政厅前的广场空落落的，虽然空旷，倒也不失比例。克里斯蒂安缓步走过广场，一边寻思着：自己的处境本有可能更糟糕一些；置身在此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

走近河边的时候，他拐进一条街，按了考琳妮所在的那幢大楼的门铃。看门人叽里咕噜发着牢骚走出来开门，一见是他，连

忙闭嘴，做出恭敬的样子。

克里斯蒂安走上吱嘎作响的旧楼梯，敲敲考琳妮的房门。门应声便开，考琳妮似乎正醒着等他。女人热烈地吻他。她穿了一件几乎透明的寝袍；克里斯蒂安紧紧抱着她的当儿，女人肥大结实的乳房还带着被窝里的热气。

考琳妮的丈夫是法军的一名下士，一九四〇年在梅斯城外当了俘虏，眼下被拘在柯尼斯堡附近的一座苦工营里。这女人个头挺大，染了色的头发梳成粗大的发绺。七个月之前，克里斯蒂安在一家咖啡馆里第一次碰到这女人的时候，觉得她相貌出众，尤以丰满见长。但她生性风流又轻佻，对于床笫之间的事，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在那张属离家外出的法军下士所有的双人床上，克里斯蒂安睡在这女人身边，不时会觉着腻味，感到要找这类货色实在无须跑远路到异国来。巴伐利亚和蒂罗尔山区起码有五百万这样的农妇，同她一样肥胖，一样结实如牛。被世人传为佳话的法国姑娘，那些机敏、狡黠、令人心荡神驰的妖冶尤物，一提起巴黎五光十色的大街和法国南部，男人就会自然联想到她们——这样的女人好象都躲开了克里斯蒂安。啊，他坐在考琳妮卧室内一把笨重无比的雕花胡桃木大椅内一边脱鞋一边想道，对了，看来只有军官才有资格搞那种女人。他又心情沉重地想到自己那份去军官学校受训的申请书，在军队紊乱的通讯系统内申请书犹如石沉大海。灯光下，考琳妮颠着个大屁股正爬上床去，那模样就好象两人已经是老夫老妻似的。克里斯蒂安看着她，好不容易才掩饰住厌恶的脸色。

考琳妮起身之后给他做好早饭。白面包是他从专给军官烘烤食物的店里弄来的。咖啡当然是代用品，只是黑色的薄汤而

已。克里斯蒂安在昼光尚未照进的厨房里喝着这种咖啡，只觉得满嘴的苦涩。考琳妮睡意还浓，披着一头乱发，显得蓬头垢面，可这女人在厨下四下奔忙，手脚还挺麻利。

“Chéri①，”她大声呷着咖啡说，“你在德国不会忘了我吧？”

“不会，”克里斯蒂安说。

“三个星期后回来，对吗？”

“对。”

“肯定？”

“肯定。”

“你会从柏林给我捎礼物来吗？”女人笨拙地卖弄风骚。

“是的，”克里斯蒂安说。“我给你带礼物。”

她满脸绽开媚笑。这女人实际上一直没完没了地向他讨东西：新衣服、黑市肉类、丝袜、香水，有时还要点现钱，因为得做新沙发套了……那个在法军当下士的丈夫有朝一日从德国回来，定会发现做妻子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克里斯蒂安老大没趣地想道，看看柜子里装的东西，做丈夫的肯定会提出一两个疑问吧。

“Chéri，”考琳妮有节奏地大嚼在咖啡里浸泡过的面包，“等你回来我安排你同我那小叔子见次面。”

“什么事？”克里斯蒂安大惑不解地望着她。

“我跟你说起过那人，”考琳妮说，“我丈夫的弟弟。是干农副产品一行的。你知道，经营内容有牛奶、鸡蛋和乳酪。本城一个掮客主动提出包揽他的货。只要战争一时停不下来，他准可赚大钱。”

---

① 法语：亲爱的。

“那好啊，”克里斯蒂安说。“听说你们家的人干得不错，我很高兴。”

“Chéri……”考琳妮用责备的目光看看他。“Chéri，别挖苦人嘛。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

“那人要我做什么？”克里斯蒂安问。

“把货运进城是个大问题，”考琳妮提心吊胆地说。“你知道一路上和城门口都有巡逻队，检查有没有人偷运征用货。这你明白。”

“嗯？”

“我那小叔子问我的熟人里有没有德国军官……”

“我不是军官。”

“我那小叔子说找到一名中士就相当不错了。只要能从当局开出一张通行证就行。这人一星期三次到城外接他的卡车，然后趁黑夜开进城来……”考琳妮站起身，绕到餐桌的这一头，抚弄着他的头发。克里斯蒂安一扭身子，他敢肯定这女人大大咧咧地准还是一手黄油。“他愿意把利润对半拆帐，”考琳妮用灌迷汤一般的腔调说，“往后要是你能弄到汽油，他可以再添两辆卡车，这样保你发大财。你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就连你们那个中尉……”

“我们那个中尉的为人我知道，”克里斯蒂安说着不由得暗暗感叹：老天，她丈夫的兄弟。丈夫正瘐死狱中，可这位兄弟巴不得跟嫂子的德国姘夫做一笔生意呢。法国人家庭生活的和睦由此可见一斑。

“有关金钱的事，Chéri，”考琳妮紧紧搂着他的脖子，“还是讲究实际为好。”

“去告诉你那个不要脸的小叔子，”克里斯蒂安大声说，“我

是军人，不是黑市贩子。"

考琳妮把双臂缩了回去。"Chéri，"她冷着脸子说，"何必侮辱人呢。别人也都是军人，还不照样发财。"

"我跟别人不一样，"克里斯蒂安大喝一声。

"看来，"考琳妮说着哭了起来，"你嫌我啦。"

"喔，天哪，"克里斯蒂安说着披上军服，抓起军帽，一扭门把手，冲出屋去。

户外，晨曦微露。他吸着凉爽而稀薄的空气，怒气稍稍平了一些。跟这女人的关系好歹也是一种给他带来满足的逢场作戏的好机会。再说，作为男人，命运比他不济的还大有人在呢。算了，他这样寻思着，这事留待从德国回来之后再考虑不迟。

他沿街走去，尽管睡意未消，可一想到七点钟可以坐上火车回家去，不由得兴奋起来了。

柏林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克里斯蒂安一向不怎么喜欢这座城市，可是今天他提着旅行袋打火车站走出来，却感到柏林洋溢着一种矢志实干的气氛。士兵的军服，甚至平民百姓的穿戴，都显得潇洒而有气派。全城到处给人以一种活力无穷以及健康向上的感觉，与克里斯蒂安十二个月以来所在的法国城镇的那种单调沉闷相比，不啻成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对比。

他取出记有哈登堡夫人住址的纸片。从口袋里掏纸片时，他记起没有把那名忘了刮脸的先遣营二等兵报告上去。好吧，回部队之后，得记着这件事。

该先找旅馆住下还是先把纸包给哈登堡的妻子送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还是先去送东西，一把那事办完，接下来两个星期的时间便全归他自由支配了，再不必受到已被他

远远抛在后面的雷恩那个天地的困扰和制约。他走在阳光满地的街上，一边懒洋洋地盘算着给自己订了一个两星期的活动计划。听音乐，看戏。士兵可在某些专门机关弄到赠券。自己的那点钱可不能胡花。倒霉的是还没到滑雪季节，不然倒是可以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假期。可他不敢再等，因为他学乖了，深知在军队里等待只能意味着到头来希望一场空——延期休假常常等于取消休假。

哈登堡家住在一座漂亮的新建公寓大楼里。大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仆役，门厅铺着厚厚的地毯。中尉太太何以有这等优越的生活条件，等候电梯的当儿，克里斯蒂安这样捉摸着。

他来到四楼，按过电铃，等候着。门户启处出现了一个金发妇人，那散乱的头发使人觉得她刚刚才从床上起身。“什么事？”她没好气地问。“你干吗？”

“我是蒂斯特尔中士，”克里斯蒂安说，一边暗想道：生活不错嘛，早上十一点才起床。“我是哈登堡中尉连队的。”

“什么事？”妇人的话音显出她在提防着什么；她连门也不肯大开。妇人穿一件深红色有衬里的丝质寝袍，老是以很妩媚的姿势不耐烦地把头发从眼睛处往后捋去。克里斯蒂安不由得想道：中尉好福气，艳福不浅哪。

“我正休假，刚到柏林，”克里斯蒂安慢条斯理地说，好有时间仔细看看那妇人。她长得亭亭玉立，腰身纤细，寝袍半遮掩处丰满的酥胸微露。“中尉送您一件礼物。他问我能不能代他面交。”

妇人沉吟着把克里斯蒂安打量了一会儿。她有一双射出寒光的褐色大眼睛，长在脸上很恰当的部位。但克里斯蒂安觉得她的目光太过深邃，象是老在算计并评判别人。这时，妇人打定

了主意，终于露出一个笑容。

“啊，”她的语气变得十分热烈，“我知道你是谁了。歌剧院台阶上那位神情严肃的人。”

“什么？”克里斯蒂安懵懵然问。

“那张照片，”妇人说，“巴黎陷落那天拍的。”

“喔，对了。”克里斯蒂安记起来了。他冲着妇人微笑。

“进来，进屋来吧……”妇人挽起他的胳臂，拉他进屋。“带着你的旅行袋。承蒙你来我家，太感谢了。进来啊，请进……”

起居室十分宽敞。一扇厚玻璃大窗俯瞰着左近建筑物的屋顶。房间里酒瓶酒杯一片狼藉，地板上全是雪茄和香烟的烟蒂，桌上放着一只打破的高脚酒杯，一张张的椅子里散乱地堆放着女人的衣服。哈登堡太太四下一打量，摇头不迭。

“天哪，”她说，“真够脏的，是吧？眼下雇不到女佣。”她把一只酒瓶从一张桌子移到另一张桌上，又去把烟灰缸里的东西倒进壁炉炉膛，过后再一次环顾室内，露出无能为力的表情。“不行，”她说，“我实在不会收拾。”妇人一屁股坐进一把宽大的安乐椅，伸出两条裸露的长腿。她的脚上套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镶毛拖鞋。

“坐吧，中士，”她说。“房间乱成这样，请原谅。都是因为打仗，我常常这样自我开脱。”她笑了。“战后我要重新开始生活，一定能做个了不起的主妇。每一个小扣针都会整整齐齐各就各位的。但是眼下嘛……”她朝屋子里的一片狼藉一挥手。“咱们总得想法子活下去啊。跟我说说中尉的情况吧。”

“嗯，”克里斯蒂安试图回忆起哈登堡有什么高尚的业绩或有趣的轶闻；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自己断不可把中尉在雷恩有两个姘妇又是布列塔尼主要的黑市投机商之一这类事情说给他的妻子听。“嗯，你知道，他很不满意，因为……”

“喔，”她坐直了身子，朝克里斯蒂安靠近，一脸兴奋而活泼的神情。“礼物，那礼物。在哪里？”

克里斯蒂安不自然地一笑。他走到旅行袋跟前，取出小纸包。当他弯身在旅行袋里掏东西的时候，他感觉到哈登堡太太正以专注的目光打量自己。待他转过身来，妇人也没把目光移开，而是照样死盯着他，叫人好不自在。他走到妇人身边，把纸包递了过去。妇人对礼物一眼也不看，只顾逼视着他的双眼，唇边挂着暧昧的隐笑。这女人象印第安姑娘，克里斯蒂安想道，一个放荡不羁的美国印第安女人。

“多谢，”她终于说了这么一句，接着转过身去撕开了包纸。她的动作仓猝而敏捷，那指甲涂得血红的纤纤双手飞快地撕裂着皱巴巴的棕色纸。“啊，”她用平淡的语气说，“花边。是从哪个寡妇手里偷来的？”

“什么？”

哈登堡太太笑了，并用一种表示歉疚的手势拍拍克里斯蒂安的肩。“没什么，”她说。“我可不想让丈夫的部下对他失去敬畏。”她把花边往头发上一披，柔软的黑带便悬垂在她浅色长发的两旁。“好看吗？”她问，一边把头往克里斯蒂安身旁侧过去。妇人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克里斯蒂安倘若看不出这种表情的含义，那也就算他枉活这么些年了。于是，他朝妇人走近一步。妇人伸出双臂。他吻了她。

妇人推开他，不再朝他看一眼便自顾自转身往卧室走去，那花边垂在背上，一直拖到扭动的腰肢。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安在缓步跟随妇人走进卧室去时这样想着，这女人胜考琳妮一筹。

床铺皱作一团，地板上搁着两只酒杯，还有一张不堪入目的画，……尽管这样，比之考琳妮，比之克里斯蒂安与之打交道的

任何女人，比之那些常来奥地利滑雪的美国女学生，比之那些在丈夫入睡以后摸黑溜出旅馆的英国太太，比之他青年时代有缘邂逅的黄花闺女，比之巴黎咖啡馆里夜晚兜揽主顾的卖笑神女，这一回的艳遇滋味要好得多。他还从没尝到过这样的滋味呢。他带着冷酷的幽默想道：但愿中尉能看到我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

最后，两人精疲力竭地并排躺着，任正午的昼光照射着他们的身体。

"自从见过那张照片以来，"哈登堡太太说，"我就等着你来。"她在床上扭动着，从床沿探身出去取了一个半满的酒瓶，复又躺下。"洗澡间里有干净的酒杯，"她说。

克里斯蒂安起身去取酒杯。洗澡间里有一股浓郁的香皂味儿，盥洗盆旁边的地板上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衣内裤，全污秽不堪。他拿了酒杯，重又回到床上。

"到门边去，"哈登堡太太说，"然后朝我慢慢走回来。"

克里斯蒂安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走到洗澡间门旁，又转身端着酒杯在厚实的地毯上走回来。在妇人挑剔的目光之下，一丝不挂的他突然觉得困窘而不知所措了。

"柏林多的是上了年纪的大腹便便的上校，"妇人说。"一个人甚至会忘记世上竟然还有你这样的男子。"

她举起酒瓶。"伏特加。一个朋友从波兰给我带来三瓶。"

他端着酒杯坐在床沿上，等妇人往杯子里斟满酒。她顾不得把塞子塞上，便把酒瓶放下了。伏特加淌过嗓子眼，火辣辣的，酒味醇厚。那妇人却是猛一仰脖便把酒喝光了。"啊，"她说，"这下咱们活啦！"她侧过身子，再次拿起酒瓶，不出声地把两人的酒杯重新斟满。"你动作太慢，"她说着跟他碰一碰杯，"这才来到柏林。"

"我是个笨蛋，"克里斯蒂安笑着说。"我没想到。"

两人喝了酒。妇人让酒杯落到地板上，又伸手拖他。"我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她说，"过后得出去。"

后来，两人躺在床上，把那瓶酒喝了个精光。克里斯蒂安又起身去找来一瓶。那酒是放在一个碗橱里的。碗橱里塞满了从波兰和俄国运来的伏特加，还有一九四〇年在英军司令部缴获的苏格兰威士忌，用稻草包着瓶子的香槟、白兰地和优质勃艮第葡萄酒，匈牙利无色梅子酒，斯堪的纳维亚的"生命之水"[①]，夏丘荨麻酒[②]，西班牙白葡萄酒，班尼狄克特酒[③]，法国波尔多白葡萄酒。他打开伏特加酒瓶，把它放在妇人伸手可及的近处。他身子稍微有些不稳，站在床边俯身看着妇人，妇人四肢横陈、神色严峻地看着他，目光既表示就范的意味，又带有仇恨。这女人身上最令人销魂的特点就是这种目光——他突然得出结论。他一头倒在妇人身旁的床单上，一边暗自庆幸：这场战争总算给我带来了一些好运气。

"多久，"她用深沉的声音问道，"你能待多久？"

"在床上吗？"他反问。

她笑了。"在柏林，中士。"

"我……"他说开了头，准备告诉妇人自己打算在此待一个星期，然后回奥地利老家度过假期的第二周。"我，"他说，"我待两星期。"

"好，"她如痴如醉地说，"不过还不是最理想。"妇人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腹部。"也许我得去国防部找一些朋友说说情。让

---

① 一种由马铃薯泥酿制的烈酒，以茴蒿子作香料。

② 一种法国卡尔特修道院中酿制的好酒。

③ 一种在法国班尼狄克特寺院秘方酿造的淡黄色烈酒。

你驻扎在柏林该是个好主意吧。你意下如何？”

“我认为，”克里斯蒂安一字一顿地说，“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那么，”妇人说，“再喝一杯。要不是这场战争，”她的嗓音软绵绵地压过了斟酒入杯的声响，“要不是这场战争，我压根儿就不会发现伏特加是这么个好东西。”妇人笑着给他斟酒。

“今晚，”她说，“十二点以后。行吗？”

“好的。”

“你在柏林没别的相好吧？”

“没有，任何地方都没有。”

“可怜的中士，可怜的撒谎成性的中士。我的情人可不少，一个在莱比锡的中尉，一个在利比亚的上校，一个在阿布维尔的上尉；另一个上尉在布拉格，还有一个在雅典的少校，一名在乌克兰的准将。我这么说还没把在雷恩的那个中尉，我的丈夫，计算在内呐。我丈夫这人哪，很有一点反常的爱好呢。”

“是的。”

“我也有一些反常的趣味，这个以后再说。你……你这人倒是挺正常的，精力充沛。你头脑简单，可是精力过人，对女人有求必应。很有希望的小伙子，又是有求必应。午夜之后来吧。”

“好。”

“都是战争。一个女人的男朋友在一场战争中总是四散各地。开战以来你是我结识的第一位中士。你可觉得自豪？”

“真够滑稽的。”

妇人格格笑着说：“今晚我同一位上校有约会，他从俄国带回一件黑貂皮大衣，要送给我。要是我对他说我准备同一名小小的中士回家睡大觉，你能想象这人脸上的表情吗？”

“别对他说明。”

“我要给一些暗示。仅此而已。只给他暗示。那是在大衣披上我的肩头之后。一点微妙的淫秽的暗示。我看我可以给你挣一个中尉军衔。你这样有能耐的男子。”她又一次发出格格的笑声。“你笑了。我能做到的。世间最容易的事情。咱们为蒂斯特尔中尉干一杯吧。”

两人为蒂斯特尔中尉干杯。

“今天下午你有什么事？”妇人问。

“没什么大事，”克里斯蒂安说。“四处走一走，等着午夜时分。”

“那是浪费时间。给我买件礼物吧。”妇人说着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先前弃置那花边的桌子旁，把花边往头上一扎。“一只小别针，”她说着把花边在喉间打了个结。“要是这儿有一个小饰针真够勾人魂魄的，你说是吗？”

“不错。”

“了不起的铺子，”妇人说，“在寇弗斯坦登区的陶恩采街角。那儿出售一种石榴红的扣针，看来正合用。你不妨去那儿看看。”

“我一定去。”

“好。”妇人冲他一笑，赤条条地慢步朝床边走近，屈下一条腿，吻着他的脖子。“中尉真是周到，”她在克里斯蒂安的喉结处款款细语。“把花边送来。我得给他写封信，就说东西送到无误。”

克里斯蒂安去了陶恩采街，买下一支石榴红的小扣针。他双手紧攥着扣针，设想这件饰物出现在哈登堡太太脖子上时的模

样。这时他方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那女人叫什么名字，不由得觉着好笑。买扣针花去二百四十个马克，不过他可以在其他方面节省开支。他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收费十分低廉的住处，把旅行袋放了。屋子很脏，挤满了借宿的士兵。好在他不会在这儿度过很多时间的。

他发了个电报给母亲，告诉她这次休假没法回家了，另外向她商借二百马克。从十六岁那年至今，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向妈妈要钱。他知道今年家里收入不错，拿出这点钱没有问题。

克里斯蒂安回到住处，很想睡一会儿，可他老是想着早上发生的事，没法入睡，于是干脆刮了脸，换上衣服，上外面溜达去了。这时是下午五点，天还没黑。克里斯蒂安信步沿弗里德里奇大街走去，脸上挂着微笑，倾听四下行人断断续续送入耳来的德国话。街角处，妓女走上来勾搭，他微微摇头把她们打发开去。他注意到这些卖淫的女人穿着特别考究，身披货真价实的皮毛，还有式样时新的大衣。他想，征服法国至少对于这一行的人带来了好处。

克里斯蒂安愉快地走在行人群中，心头泛起一种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感觉，坚信这场战争一定打赢。柏林这座城市先前曾给人惨淡、疲惫的印象，如今却显得喜气洋洋，活力无穷，固若金汤。他又想到，今天下午伦敦和莫斯科的街上一定又是另一番模样。士兵度假的确都该派到柏林来看看，这能鼓舞全军的士气。当然啦，想到这儿他在心底暗笑，最好每个士兵一下火车就能搞到一个哈登堡太太式的女人，附带半瓶伏特加酒。对军需总监来说，这倒是一个新的难题了。

他买了一份报纸，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啤酒。

他读着报纸。读报的滋味宛如听一支铜管乐队演奏。到处

传来捷报，说是有数以千计的俄国人被俘；还有报道记载着在北部战线击溃成营成营敌军的部队以及装甲部队的单兵如何远在敌后，在与大部队失去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苦战一周，打击并摧毁了敌人不稳固的后方。报上还有一位退役少将写的分析文章。作者论述周到，提醒大家不要过分乐观。作者写道，在三个月之内，俄国不会投降；到处乱嚷嚷说敌人行将崩溃，这对国内和前方的士气只能起瓦解作用。一篇社论在同一段文字中同时对土耳其和美国提出警告，又信心十足地断言，尽管犹太人活动猖獗，美国人民断不愿被拖入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他们完全不相干。一则俄国通讯写到德军士兵如何被苏军施以酷刑，甚至活活烧死。这篇东西克里斯蒂安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仅仅读了每段的第一行。此刻他是在休假，未来的两星期之内他不愿去想那种可怕的事情。

他呷了一小口啤酒，不免有些失望，因为酒味淡如水。可他还是照样自得其乐。需求一经满足，身体软绵绵的；目光时而离开报纸，任意浏览店堂里一对对服饰鲜艳的自顾自闲谈的主顾。一位空军飞行员带来了一个漂亮姑娘。那人胸前挂两条勋章绶带。克里斯蒂安心头突然掠过一种抱愧的感觉，这咖啡馆以及这假期，对于一个从激战的天空来到地面的人说来，比之对他，一定要宝贵得多。他只不过在外充当警察的角色，是从考琳妮丈夫的那张双人床上爬下，来到柏林的，除此之外，只有哈登堡中尉那尖刻的舌头可资纪念了。我得去国防部找迈斯特上校谈一次，他半心半意地想，看有没有调到俄国去的可能性。要不推到周末等事情安排停当之后再说……

克里斯蒂安把报纸翻到音乐栏。当夜有四场音乐会。看到演出的节目中有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他不禁怀念起过去，觉

得很有趣。听音乐去，他拿定了主意，如此消磨午夜之前的时光再好也没有了。

哈登堡公寓楼下门厅处的仆役传口讯给他："夫人说过开门让您进去。她还没回来。"

他们一同乘电梯上楼，两人都不动声色，神态庄重。仆役用门房专用钥匙打开套房门户之后，干巴巴地说了声，"晚安，中士。"从他离开那时起，房间已经收拾过了，此刻看去颇有一点棱角分明的现代美。克里斯蒂安心想：看到哈登堡的那种德性，谁也想象不到他会住在这么个地方。不知道什么缘故，你倒是会想到庞然大物似的深色旧家具、笨重的椅子、擦拭得亮堂堂的桃花心木。

克里斯蒂安在一张沙发上躺下。他累了，方才的音乐够腻味的。音乐厅里闷热不堪，挤满了人。乐曲开始的时候，倒还让他体会到一些愉快；过后却是不得不使劲克制着才不让自己打瞌睡。莫扎特的乐曲显得太过驯顺，平板无趣。他在闷热的大厅里半闭着眼，这时在乐曲和他之间游动着哈登堡太太赤身露体修长的幻象。他在长沙发上舒舒服服伸了个懒腰，终于睡着了。

听见有人说话，他才醒过来。他睁开双眼，在灯下眯缝着眼看去，只见哈登堡太太和另一个女人站在身旁，笑眯眯地俯身看着自己。

"瞧，这个泄了劲儿的中士，"哈登堡太太说着弯下身吻他。她穿一件厚厚的皮大衣，满口酒气。醉酒之后尚勉强自制着，她的一对瞳孔黑洞洞地大得骇人。她把脸搁在克里斯蒂安头旁边。"宝贝儿，我带来一位朋友。这是蒂斯特尔中士。这是伊洛丝。"

伊洛丝冲他一笑。这女人的眼睛也熠熠闪着光，游移的眼神含义隐晦。突然，她在一把宽大的椅子里坐下，连大衣也顾不上脱。

“伊洛丝住得太远，今晚回不去了，”哈登堡太太说。“她准备呆在我们这儿。你会爱上伊洛丝的，她也一定喜欢你。你的事情她全知道。”哈登堡太太站起身来，伸开双臂，宽松的衣袖便从肘部向后滑落。“你觉得怎么样，中士？”她问道，“岂不是妙极？”

克里斯蒂安坐起来。“妙极，”他说着，同时却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了。他不由自主地看看那摊开四肢倒在椅子里的伊洛丝。这女人也是黄头发，白皮肤，只是更肥一些，也更带一点女性美。

“你好，中士，”伊洛丝说，“一表人材的中士。”

克里斯蒂安用手揉着眼睛，暗自思忖：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这可不是我呆的地方。

“你不知道我费了好大的气力，”哈登堡太太格格笑着说，“才没让上校进屋。”

“下一次从俄国回来，”伊洛丝说，“该轮到我也捞一件皮大衣穿穿罗。”

“现在几点钟？”克里斯蒂安问。

“两点，三点，”哈登堡太太说。

“四点，”伊洛丝看看手表说，“是上床的时候了。”

“我想，”克里斯蒂安惴惴不安地说，“我该告辞了……”

“中士……”哈登堡太太投来一个责怪的眼光，伸出双臂抱住他，大衣上的皮毛擦着他的脖颈好不滑溜。“你可不能对我们来这么一下子，特别是在我们两人跟上校费尽口舌之后。他要提

拔你当中尉。"

"少校，"伊洛丝说，"我记得上校准备提升他当少校。"

"中尉，"哈登堡太太庄重地说。"还要派你在这儿的总参谋部供职。事情全办妥啦。"

"那上校对格莱莘真是神魂颠倒了，"伊洛丝说。"对她真是有求必应。"

格莱莘，克里斯蒂安想，原来这是哈登堡太太的名字。

"咱们需要的，"格莱莘说，"是喝一杯。宝贝儿，咱们爱喝白兰地。你知道藏酒的柜子在哪里。"突然间，她变得非常清醒，一点醉意也没有了，说话清清楚楚，字斟句酌。这女人把挂到眼睛前的头发往后梳理一下；穿着一件华贵的大衣和一套长长的白色晚礼服，她亭亭玉立，出现在房间的中央。克里斯蒂安忍不住又以贪婪的目光盯着她看。

"行啦……"格莱莘露出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一面又漫不经心地用手指尖碰一碰克里斯蒂安的嘴唇。"看女人就得象你这样色迷迷的。去橱里拿酒吧，宝贝儿。"

好，就喝一杯，克里斯蒂安想道。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往那贮存白兰地的大橱走去。

一道强光照射在紧闭着的眼睑上，他醒了。睁开双眼，阳光正透过大窗泻入屋内。他缓缓把头转过去，这才发现皱乱的床上就他一人躺着。香水的气味憋得他咽气也困难。他觉得唇干舌焦，头痛欲裂。一夜的荒唐突然又断断续续浮现在记忆里。大衣、两个女人、那位将提拔自己得到中尉军衔的上校、搽了香水扭作一团的肉体……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关于这类女人的传闻，他听说过；他还记得上次大战之后柏林城何其堕落的报道。但是

事情真正轮到你头上的时候，感受总是大不一样……

浴室门启处，格莱莘走进房间来。她已穿戴整齐。这一回穿的是一套全黑的衣裙，头发也用黑缎带扎起，那模样活象个女学生。她的眼睛清澈如水，目光炯炯，在早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无比清新。她朝着克里斯蒂安一笑，走过来，在床边坐下。

“早上好，”她的语气纵然活泼，可也带一些特别的意味。

“你好，”克里斯蒂安强笑着说。格莱莘浑身上下一尘不沾的光洁形象使他自惭形秽。“那一位太太呢？”

“伊洛丝吗？”格莱莘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他的手。“啊，她得赶去上班了。她可喜欢你呢。”

她喜欢我，克里斯蒂安麻木地想道。可是她也喜欢你，喜欢任何男人或女人，喜欢能够被她弄到手的随便哪一头野兽。“你干吗穿得这般整齐？”克里斯蒂安问道。

“我也得去上班了，”格莱莘说。“你不会把我看作一个无所事事的女人吧？”她咧嘴笑着问。“在这战事方兴未艾的时候？”

“你干哪一行呢？”

“我在宣传部供职，”格莱莘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庄重，那种虔诚而热烈的表情，克里斯蒂安还是第一次见到。“在妇女组。”

克里斯蒂安眨巴着眼睛。“你为他们做些什么工作？”

“嚯，”格莱莘说，“我起草讲稿，上电台发表讲话。眼下，我们正组织一场运动。许多姑娘——人数之多准保吓你一跳——跟外国人睡觉。”

“什么外国人？”克里斯蒂安大惑不解地问。

“那些我们进口的工人。工厂工人，农业工人。这事我本不得外传，特别不可告诉当兵的……”

“没关系，”克里斯蒂安笑着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幻想了。”

“可是消息传开了，这对前线军人的士气影响很坏，”这阵儿她说话的腔调活象一个聪明的小学女学生，正在背诵一天的功课。“我们从卢森堡那边收到有关这事的长篇秘密报告，可重要呐。”

“你们怎么对她们说呢？”克里斯蒂安这时对于格莱莘性格中这一新的侧面认真感到了兴趣。

“还不是老一套，”格莱莘一耸肩。“能够挖空心思想到的新花样不多了。还不是日耳曼血统的纯正啦，人种特性的理论啦，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等等。最难办的是对付法国人。姑娘们特别喜欢法国人。”

“那你们怎么办呢？”

“拿花柳病来吓唬她们。我们引用巴黎梅毒发病率的统计数字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

“能见效吗？”

“效果不大，”格莱莘微微一笑。

“今天你要去做什么？”

“有一场无线电广播采访，”她说，“采访一名刚生下第十胎的妇女。我们请到一位少将，由他在广播节目中给那位妇女发奖金。”格莱莘看看手表。“我得走了，”她说着站起身来。

“今晚能见到你吗？”克里斯蒂安问。

“对不住，宝贝儿。”她站在一面镜子前熟练地最后梳理几下头发。“今晚我有事。”

“把原来的约会取消了吧。”克里斯蒂安虽然不愿求人，可语调里还是带上了明白无误的乞求的意味。

“对不住，宝贝儿。对方是位老朋友，一名刚从非洲回来的上校。我不去赴约，会伤他心的。”

“那就晚一些见面好了，等到你同他的约会结束之后……”

“对不住，”格莱莘漫不经心地说，“那就太晚了，今夜的宴会宾客很多。”

“那么明天吧？”

格莱莘朝他细细打量一番，过后才笑着说：“你这人真猴急，对吗？”

“对，”克里斯蒂安说。

“昨夜够销魂的，是不是？”她又对着镜子抚弄起头发。

“是的。”

“你这人不错，送我的扣针小巧玲珑。”她说着走过来，弯下身，给他轻轻的一个吻。“决不是劣等货。在那同一家铺子里还出售一种与扣针匹配的小巧玲珑的耳环……”

“我去给你买来，”克里斯蒂安冷冰冰地说，一边不由得因为非行贿不可而鄙弃自已。“明天晚上。”

格莱莘以她特有的姿势，用手指尖碰碰他的嘴唇。“你这人真的不错。”克里斯蒂安很想伸出手臂把女人拖倒在自己怀里，可一看这光景明白此刻还是别胡来为妙。“要我把伊洛丝也叫来吗？”格莱莘脸上挂着隐笑问道。

克里斯蒂安闭上眼睛，回想起昨夜泥醉之后的淫乱。那种情景真叫荒唐反常，令人作呕！在平时正常的情况下，克里斯蒂安肯定会为此羞得无地自容，可是眼下……“好啊，”他慢条斯理地说，“干吗不呢？”

格莱莘格格一笑。“这下我得赶快走了。”说着，她便朝门口走去，可又马上站定了。“你得刮一刮脸，”她说。“药柜①里有剃刀，还有美国的剃须用香皂。”她微微一笑。“都是中尉的东西。

① 指盥洗盆上方的镜箱，因镜箱常贮存日常必需的药物，故名。

请你使用他的东西我知道你是不会介意的。"她向克里斯蒂安挥挥手，出了门，径自找那位少将以及顺利地生下了第十胎的妇女去了。

接下去的一周，克里斯蒂安始终晕晕乎乎地过着恣意放浪形骸的生活。身边的城市、数以百万计的来往行人、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喧闹、报社门外的标语牌、坐在宽大的装甲车里沿街疾驶而过的将军和文官、一群又一群熙来攘往的休假以及值星的士兵、无线电广播中关于俄国前线陷地歼敌的战报——对克里斯蒂安说来，所有这些全成了一片邈远的虚幻。唯有梯埃尔花园街上的公寓以及哈登堡中尉夫人那放荡的肉体才是实有的存在。他给那女人买了耳环，又向家人要了钱，再去买来一个链条形的金手镯，并从一个士兵手里买到一件从阿姆斯特丹带回的毛衣。

妇人则不分白天黑夜，每当需要克里斯蒂安服侍的时候就往他寄宿的地方打个电话，差不多成习惯了。克里斯蒂安既不逛大街，也不上戏院，老是躺在床上，只等楼下污秽的走廊里电话铃响，便迫不及待地穿街过巷奔那女人而去。

她的家成了这令人目眩头晕的虚幻天地中唯一的实在去处。有时妇人把他一人丢在公寓里等着她回来，他便烦躁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打开壁橱，拉开抽屉，看看她的来往信件和夹在书里的照片。克里斯蒂安素来不喜欢别人窥探自己的隐私，也非常尊重他人的隐私，可是，对这妇人却完全不讲究这一套。他想把这妇人连同她的思想、财物、罪恶和欲望一古脑儿吞下占为己有。

公寓套房里充斥着抢来的不义财物。让个学经济的来瞧瞧，

准可单凭格莱莘家里胡乱堆放着的什物，凑出一幅德国在欧非两大洲进行征服战的图画来。这些东西都是由那些身子挺得笔直、靴子擦得贼亮、勋章绶带挂满胸前的军官送来的。克里斯蒂安偶尔也见到过这类脚色，那是当他妒火中烧，从窗口向楼下的正门窥视并看见军官们搀扶着格莱莘从笨重的公家轿车里走下的时候。除去第一天他看到过的大批瓶酒，还有荷兰乳酪、六十五双法国丝袜、数以夸脱计的香水、巴尔干各国的镶宝别针和装饰用的短剑、摩洛哥的绣花拖鞋、一篮篮从阿尔及尔空运来的葡萄和油桃、三件俄国皮大衣、一幅由罗马运来的提香①的小素描、高悬在厨房背后的食品贮藏室里的两方丹麦熏肉、整整一架的巴黎女帽（虽然他从来没见格莱莘戴帽子）、一只精工制造的贝尔格莱德银质咖啡钵，最后还有一张厚实的皮面写字台，那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中尉设法从挪威某一处被占领的别墅中给她运来的。

信件被女主人漫不经心地撂在地上，要不就往桌上的杂志堆底下随手一塞。这些信发自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版图中最遥远的地方；写信人中间有在赫尔辛基执勤的青年学者，这些人寄来了情调缠绵的抒情诗，也有在西线沙漠地带跟随隆美尔征战的正在上年纪的职业军人，他们的来信文字刻板，一味回忆往昔的风流韵事。虽然文字风格五花八门，信件都反映了同一种感情，既有渴望又表示感恩。另外，每封信里还有各式各样的许诺……在奥尔良买到的一匹青丝衣料；布达佩斯某家铺子里发现的一只戒指；在的黎波里弄到手的一只贵重首饰盒，上面还镶着蓝宝石……

有几封信提到了伊洛丝和另外一些女人，口吻时而象是半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代表。

开玩笑，时而则带着对往事不胜惊叹留恋的意味。克里斯蒂安已开始把伊洛丝或别的女人牵涉在关系里面看作正常的事……要不，至少对格莱莘说来是如此。这女人不受一般人行为的约束，她出众的美貌、她的欲望以及那种超人的精力使她老做出格的事。不错，早晨醒来她常得服安非他明和其它一些药物，以便使恣意浪费了的精力恢复过来；此外，她在早上有时还给自己作皮下注射，用上大剂量的维生素B，据她说这药可以一下子治好她的宿醉。

区区三年之前，格莱莘还是一个娴静端庄的女教师，在巴登地方教十岁的小学生地理和算术。三年来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实在叫人难以置信。她曾告诉克里斯蒂安，说是当年的她非常腼腆怯生，哈登堡是同她亲近的第一个男人，而且在两人结婚之前她始终不曾答应对方非分的要求。可是后来情况变了。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哈登堡带她到了柏林。某次，一个女摄影师在夜总会碰到她，要求为她摄一帧照片，用于女摄影师正为宣传部制作的招贴画。摄影师除了把格莱莘的脸蛋和身材作为标准德国女郎的形象广为宣传之外，还把她引诱了。在那一系列的照片上，这位德国女郎在兵工厂加班加点，定期参加纳粹党的集会，在冬季募捐活动中慷慨解囊，此外她还是厨炊方面的巧妇，以代用食品精制上好的饭菜。打那以后，在战时柏林的社交界格莱莘便青云直上。老婆刚一成名，哈登堡便被指派到某一团队。克里斯蒂安在亲眼看到国内哈登堡府上的各种情况之后，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尉在雷恩成了不可或缺的要人，而他想休假回国又何以如此困难。凡有重大的盛宴，格莱莘总在被邀之列；她已两次见过希特勒；她与罗森堡[①]过从甚密，尽管她向克里

① 纳粹头子，曾主管文化和意识形态事务，后被盟国方面绞决。

斯蒂安保证两人的关系虽然密切，却并没有达到最后高潮，或者说并没达到格莱莘心目中的半高潮。

克里斯蒂安不愿对格莱莘的道德观作出评价。寄宿在那黑咕隆咚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单等楼下电话铃声响起，他时而也曾想到对于格莱莘这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他自己的母亲会持何种看法。虽说他早已不是教会中人了，可母亲那种狂热执著的宗教道德的残余影响偶尔还会越过漫长的岁月，在克里斯蒂安的头脑里发挥作用；每当这种时候，克里斯蒂安都会不自觉地对格莱莘的所作所为作出苛严的评判。但是这类仅仅开了个头的杂乱无章的想法常被他有意驱开。格莱莘超越了一般常人的道德观，不受其制约。这女人生气勃勃，欲望炽烈，精力旺盛。因此，那种发自陈旧衰亡的伦理标准的琐碎考虑自然无法约束她。用耶稣的教诲来衡量这女人，不啻是拿蜗牛的步速去责备飞鸟，以乡村的交通规则去约束一个横冲直撞的坦克兵，以和平时期对付谋杀的民法去要求一位将军。

哈登堡发自雷恩的来信简直就象战报，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内容，说一通豪言壮语，感情上却是冷冰冰的。克里斯蒂安读着这些信，禁不住连连冷笑。他知道倘若哈登堡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到时也肯定会被格莱莘作为往日头绪纷繁的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遗忘并丢弃完事。说到未来，克里斯蒂安倒颇有些打算，只是他还不敢完全相信事情会这等美满。某夜，格莱莘在酒酣耳热之时曾信口对他说过，这场战争将在六十天内结束，一位她不肯透露姓名的政府高官已答应给她在波兰找一块三千英亩的地皮。地界上矗立着一幢十七世纪的石筑大厦，未受战火的损伤；而其中的七百英亩，即便在眼下，已经是有人经营的耕地了。

“你的表现会怎么样呢，”她当时曾往沙发上一倒，半开玩笑地这样问道。“要是让你替一位太太经营田庄？”

“一定出色，”他回答说。

“农事不会把你弄得精疲力竭吧？”她笑着说。

“准保不会，”他在妇人的旁边坐下，用手抚摸着她颈部坚实白皙的皮肤。

“咱们等着瞧吧……”格莱莘说。“未必会那么美满吧……”

再好没有了，克里斯蒂安心想。一座荒凉的大庄园，收入源源不断，格莱莘当女主人……当然，他们俩不能结婚做夫妻。娶格莱莘为妻，那可是逾越职权的份外事了。就当个女王的姘夫也不坏，马靴全由匠人手工精制，厩里饲养二十四骏马，新兴帝国有权有势的富豪从各国首府来庄园狩猎……

克里斯蒂安暗自思忖：哈登堡在雷恩的警备所里打开书桌的抽屉取出花边的那一刹那，委实是我一生中时来运转的关键。克里斯蒂安难得再去想雷恩，因为格莱莘告诉他已和一位少将谈过他的调动以及晋升军官的事儿，一切都在进行之中。如今，哈登堡已成为一个属于逝去岁月的微不足道的幻影；将来某一天，此人也许还会出现，可到时候向对方下一个歹毒的逐客令准会给克里斯蒂安带来莫大的愉悦。我一生中大吉大利的日子啊，克里斯蒂安想到这儿脸挂微笑转过去望着门口。房门启处，格莱莘穿一身金黄色的衣服，潇洒地披一条貂皮披肩，站在那里。她微笑着伸出双臂说：“等你的相好在一天工作完了回家来，这滋味真够美的，是不是？”

克里斯蒂安走上前去，用脚一踢关上了房门，把女人抱在怀里。

假期只剩三天了。克里斯蒂安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格莱莘说了调动的事正在安排之中。这时，电话铃声大作，克里斯蒂安忙不迭奔下楼去接电话。果然是她的声音。他满脸堆笑地说："喂，宝贝儿。"

"别涎皮赖脸的。"对方的声音相当严厉，尽管她用一种类乎耳语的轻声通话。"在电话上别说我的名字。"

"什么？"他懵懵然问。

"我从一家咖啡馆给你打电话，"对方说。"别往我家挂电话。更别去那儿。"

"可你说好八点钟碰头的。"

"我说过什么我自然明白。今晚八点不行。以后也不行。就是这话。你给我走得远远的。再见。"

咔嗒一声，对方把电话挂了，他听得分明。克里斯蒂安呆呆地凝视着墙上的电话机，过后只好慢慢把听筒搁回原处。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接着，他又跳将起来，穿上制服，走到户外。他想道：只要离开旅舍那房间，上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他迷迷糊糊地穿街过巷，绝望地回想着格莱莘刚才那一番压低着嗓门表示决绝的话，又把任何可能导致绝交的行动和言词回想了一遍。昨天晚上，两人的关系一如既往。她是在下一点回公寓的，当时已有几分醉意，尽管还勉强自我控制着。两人又喝了一通，直到下两点，才双双上床。一切都同平时一样美满，过后妇人偎着他纳头便睡；今天上午十一点，当她起身上班去的时候还满怀柔情吻过他，说："今天晚上早一点开始。八点钟到这儿来。"

这番话里一点没有绝交的暗示。他呆呆地望着前后左右建

筑物那冷漠的正面以及熙攘着疾步赶路的行人的脸。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的公寓门口守候着，等她来了把事情问个水落石出。

那天晚上七点钟，他在对着公寓大门的街道那一边找到一棵大树，便在树后埋伏下来。这是一个潮湿的夜晚，濛濛细雨下个不住，半小时之后就把他全身淋湿了。可他压根儿没去注意坏天气。十点半钟的时候，一名警察第三次巡逻到此，用查询的目光看着他。

“等一个姑娘，”克里斯蒂安好不容易装出一个忸怩的笑容，“她正设法摆脱一个伞兵少校的纠缠呢。”

警察朝他笑笑。“打仗嘛，”警察说，“样样事情都变得不顺手了。”说着，警察满怀同情地摇摇头，又自顾自向前走去。

凌晨两点，一辆克里斯蒂安熟悉的公家轿车驶来，格莱莘和一个军官双双下了车。两人在人行道上交谈了几句，又双双进了公寓的门。轿车驶走了。

克里斯蒂安透过濛濛细雨抬头望着大楼被笼罩在黑暗里的那一面，试图认出格莱莘套房的窗子。但是，一片漆黑之中，他没法辨认。

早晨八点，那辆轿车又驶来了。一个军官走出大楼，上了车。克里斯蒂安下意识地注意到这人的军阶是中校。这时，雨还在下。

他朝公寓大楼走去，差不多已快要穿过街道了。这时他蓦地想到：不行，这样去准得砸锅；她会勃然大怒，非把我赶出来不可，于是一切全完了。

他仍然躲在树后，因为缺乏睡眠两眼枯涩得难受。军服业已湿透。暗淡的晨光中，窗子的轮廓已显露出来。他抬头盯着

那窗户。

十一点钟的时候，格莱莘走出大楼来。她穿着短统雨靴，披一件束腰带的雨衣，雨衣连着披肩，就象是士兵的伪装服。同平日一样，在早晨她总是生气勃勃的；而穿着雨衣和雨靴，她看上去更加年轻，简直象个女学生。妇人快步沿街走去。

待她转过弯，克里斯蒂安追上了她。

“格莱莘，”他碰了碰妇人的胳膊肘。

妇人神经质地猛一个转身。“走开！”她说着十分惊惶地四下一望；她的声音低得犹如耳语。

“出什么事了？”他用哀求的口吻说，“我做错什么事了？”

妇人又急匆匆地挪动了脚步。他紧追不舍，跟在她的身后。

“格莱莘，宝贝儿……”

“听着，”她说，“走开，别再来了。这话还不明白吗？”

“我非知道原委不可，”他说。“为什么？”

“不能让人看见我跟你说话，”她跨着大步沿街走去，一面注视着前方。“一切到此为止。这下该走开了吧。你的假期过得不错，反正再过两天假期就满了，回你的法国去吧。把这儿的事全忘了。”

“我不能，”他说，“我办不到。我非跟你谈一次不可。随你说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

从对街一家铺子里走出两个男子来。两人走得很急，朝着同样的方向，跟他们保持着平行。

“好吧，”格莱莘说。“上我家来。今晚十一点。别走前门。你可以穿过地下室从后边的楼梯上来。后门在另一条街面上。厨房的门不上锁，我会等在那里的。”

"明白，"克里斯蒂安说，"谢谢你。再好没有了。"

"那就快走开，"她说。克里斯蒂安在原地站定，看着她远去。妇人用那种优雅而又急遽的步态走去，雨靴和雨衣更增添了仓促的行色；她始终没回过头来看他一眼。

克里斯蒂安转过身去，一步一拖地回到宿舍。他连衣服也不脱，一头倒在床上，试图睡一会儿。

是夜十一点，他摸黑爬上后楼梯。格莱莘坐在桌边正写些什么。她身穿一件绿色的毛衣，背挺得笔直；克里斯蒂安进屋的时候，她连头也没回。喔，上帝啊，他这样想道，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另一位哈登堡中尉了。他蹑手蹑脚走到妇人的椅子背后，吻了她的头顶，使劲嗅着她头发的香水味。

格莱莘搁下笔，坐在椅子里转过身来，一脸冷淡严峻的神色。

"你早该跟我说明白的，"她说。

"什么？"他问。

"你会把我扯进没完没了的麻烦中去的，"她说。

克里斯蒂安沉重地倒在椅子里。"我干了些什么啦？"

格莱莘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羊毛裙裾在膝盖处摆动。

"不象话，"她说，"拖着我去遭殃。"

"遭什么殃了？"克里斯蒂安大声问。"你在胡说些什么？"

"别嚷嚷，"格莱莘厉声呵责。"谁知道有没有人偷听呢。"

"我希望，"克里斯蒂安压低了嗓门说，"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下午，"格莱莘在他面前站定，"盖世太保派人去了我

的办公室。”

“后来呢？”

“他们先去见了乌尔里希将军，”格莱莘意味深长地说。

克里斯蒂安大惑不解地摇摇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位乌尔里希将军是谁啊？”

“我的朋友，”格莱莘说。“我的密友。为了你的缘故，这位将军此刻说不定正在倒大霉呢。”

“这一生里我可从来没见过什么乌尔里希将军，”克里斯蒂安说。

“说话轻点！”格莱莘走到床头柜前，给自己斟了一大杯白兰地，却没给克里斯蒂安倒酒。“我让你闯到这儿来，真是铸成了大错。”

“乌尔里希将军跟我有什么关系？”克里斯蒂安问道。

“乌尔里希将军，”格莱莘灌下一大口白兰地之后一字一顿地说，“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把你申请军衔以及调入总参谋部的要求呈递上去的人。”

“那又怎么样呢？”

“盖世太保昨天告诉他，说你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格莱莘说。“他们还问他同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对你关怀备至。”

“这让我还能说什么呢？”克里斯蒂安反问道。“我不是共产党。早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是奥地利纳粹党的党员了。”

“这一切他们全知道，”格莱莘说。“可他们还知道从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你是奥地利共产党的党员。还有，在德奥合并之后不久，你曾给一位名叫施瓦茨的地区专员制造过麻烦；一九三七年你还同一个美国姑娘发生过暧昧关系，而那女人当时正与维也纳一名信仰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同居。”

克里斯蒂安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里。盖世太保啊，他这样想道，这些人真是不放过一丁点儿的细节，可又完全不顾情报的准确性。

“在连队里你正受着监视呢，”格莱莘接着说。“他们每个月收到一份你的动态报告。”她露出一个苦笑。“你大概会觉得很好笑吧，我丈夫打上来的报告总是说你是个非常能干又是完全忠诚的士兵，他还煞费苦心地推荐你进军官学校深造呢。”

“我得记着，见了面要谢谢他才是，”克里斯蒂安不带感情地说。

“当然，”格莱莘说，“你这辈子不可能当军官了。他们甚至不放心把你派到俄国前线去作战。要是把你们的部队派去，你就非调开不可。”

多么复杂又多么令人绝望的陷阱，克里斯蒂安不由得想，真是一场不可思议、令人心灰意懒的灾难。

“就是这么一回事，”格莱莘说。“当然罗，他们一发现宣传部的某位女工作人员，一个在公务和其他方面都同许多文武大员过从甚密的女人……”

“喔，看在上帝的份上，”克里斯蒂安没好气地说，一边站起身来，“别用这种警察的口吻说话！”

“你要理解我的处境……”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在格莱莘的语调里听出自我辩解的意味。“有些人犯的过失比这轻，都被押送进了集中营。你得理解我的处境啊，亲爱的。”

“我理解你的处境，”克里斯蒂安大声说。“我也理解盖世太保的处境，还有乌尔里希将军的处境。对这一切我全腻啦！”他走到妇人身边，俯身看着她，气势汹汹地问：“你看我是共产党吗？”

“我怎么看无关紧要，亲爱的，”格莱莘小心翼翼地说。“盖世太保怀疑你可能是，这才是要害。要不，他们至少认为你这人不完全……不完全可靠。求求你别怪到我头上来……”她走近克里斯蒂安身边，柔声恳求般地说：“如果我是个普通的女人，从事无关紧要的一般工作……那只要我愿意，随便什么时候就可以继续和你约会，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可眼前这样子，确是够危险的。你不了解。你离开德国久了，对于人们突然失踪之类的事，你是不了解的。失踪的人并没犯罪，或者犯的过失比我还轻。这可全是实话。求求你……别这么杀气腾腾的……”

克里斯蒂安长叹一声，坐了下来。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对之习以为常，需要时间。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已不再置身在祖国，倒象一个外国人蠢笨地闯入了一个充满危险的陌生的国度，在这儿每一句话都有两重含义，每一个行动都会招致怀疑。他想到波兰那三千英亩的庄园、马厩、周末的狩猎，不禁凄苦地一笑。他们倘若让他回去干滑雪教练员的老行当，就该算万幸了。

“别这样，”格莱莘说，“一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对不起，”他说，“我这就给你唱支歌。”

“不要把气出在我的头上，”她低声下气地说。“我有什么办法？”

“你不能找他们去吗？你不能把真相告诉他们？你了解我，可以证明……”

妇人一摇头。“我什么也没法证明。”

“那我自己找他们去。我去找乌尔里希将军。”

“不成！”她的声音十分严厉。“那样的话，你就把我毁了。他们吩咐过，不让我向你泄露任何内情，只是要我与你断绝来往。你去找他们只是自找苦吃，使你的处境更加糟糕；至于我，上帝

知道他们将会用上什么样的手段！你得答应我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妇人的表情惊恐万状；再说，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毕竟不是她的过错。“我答应，”克里斯蒂安一字一顿地说。他站起身，环顾着这业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归宿的房间。“好吧，”他费力地装出一副笑脸，“我要说这个假期过得还挺愉快。”

“我非常抱歉，”她低声说，满怀柔情地伸出双臂抱住他。“你不必这就走嘛……”

两人相对一笑。

可是，一小时之后，她说她听见门外有声响，便催着他起身穿好衣服，沿着来时的路线，从后门溜出去。至于克里斯蒂安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她，妇人支吾着不肯说定。

火车正驶近雷恩。拥挤的车厢里，克里斯蒂安铁板着脸，闭起双眼，坐在一个角落里。因为是夜间行车，车窗紧闭，还下着窗帷，车厢里有一股闷塞混浊的气味，一种士兵身上散发的臭气。这些当兵的从来没有足够可供替换的内衣，也没有经常洗澡的机会，吃饭也好，睡觉也好，只能接连几个月穿同一身军装将就着过日子。克里斯蒂安突然间恨透了这种气味，感到实在无法忍受；他想：一个文明人实在不应该生活在这种日积月累的肮脏之中。时至二十世纪，大家希望吸入的空气不带刺鼻的恶臭，这该是最起码的要求了吧。他睁开眼睛，忧郁地看看前后左右那些伸摊着四肢的士兵以及他们在睡梦中那微带醉意的脸庞。某些人的脸相往往会在睡梦中变得和蔼可亲，象孩子一般的天真；可这些士兵的脸全然不是这样。这些人其貌不扬，脸上肌肉松弛，睡着之后反而显得更其狡诈，更其猥琐阴险。上帝啊，克里

斯蒂安感到下巴的肌肉在痛苦中抽搐，我非从这样的环境脱身不可……

他重又闭上眼睛，暗暗思忖着：再过几小时又要回雷恩跟哈登堡中尉打交道，又得去容忍考琳妮那毫无灵气的乡下婆子脸了；重新执行巡逻任务，对付悲泣不止的法国人以及百无聊赖之中泡在酒馆里的士兵，于是平淡无趣的生活常规重新开始……他真想一下子跳起站在座椅上，放声大叫。对眼前的一切，他是无能为力的。他无法影响这场战争或胜或败的结局；他的作为丝毫改变不了战争进程。每当他上床闭起眼睛准备睡觉的时候，格莱莘的形象便浮上脑际，在他奔突的血液中激起剧烈的反应，可望而不可即，引得他浑身痒痒的……那晚把事情挑明之后，她不肯再同克里斯蒂安见面了。两人通电话时，尽管她怕得要命，那妇人说话还很注意客套，诸如：按心愿很想跟克里斯蒂安见一面，只是一个老朋友刚从挪威回国来……（她所谓的老朋友为数可真不少，从突尼斯、兰斯、斯摩棱斯克纷至沓来，又都带着克里斯蒂安无法弄到手的贵重的厚礼……）要赢得女人的欢心兴许就该这么办。下一次去柏林得筹措一大笔钱，能给女人弄一件毛皮大衣，一套皮制的衣裙，一架她提起过的新式留声机。夜间列车行驶在法国的土地上，克里斯蒂安在散发着恶臭的士兵中间闭着双眼，谛听脚下车轮的轧轧声，一边思忖着：兴许就该这样办，搞到一笔钱才能如愿以偿。得告诉考琳妮把她那小叔子带来。别再自命清高当傻瓜了。下一次到柏林，非腰缠万贯不可。考琳妮说过，只需少量的汽油，那位小叔子便可搞三辆卡车做买卖了。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安猛地打定了主意：小叔子要的汽油马上给他去弄来。主意既定，他暗笑了一阵，接下去的十分钟里甚至还小睡过片刻，任火车载着他缓慢地驶向雷

恩。

第二天早晨，克里斯蒂安去值星室报到，哈登堡中尉在场。中尉看上去瘦了一点，神色紧张，似乎这一阵子一直在搞军事训练。他跨着富有弹性的有力步子在值星室里踱来踱去，回答克里斯蒂安敬礼的时候甚至露出了一个在他说来已算表示了莫大亲切的微笑。

“假期过得好吗？”中尉问，语调和蔼而友好。

“好极了，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哈登堡夫人来信说，”中尉说，“你把花边送到了。”

“是的，长官。”

“多谢你了。”

“这算不了什么，长官。”

中尉专注地瞅着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感到中尉的表情有些不自在。“她……嗯，她看上去身体可好？”中尉问。

“您夫人看上去非常健康，长官，”克里斯蒂安庄重地说。

“嗯，好。太好了。”中尉蓦地神经质地一转身，做了一个差不多可同芭蕾舞中脚尖旋转媲美的动作，在墙上的地图前站停了。原先的俄国地图已被非洲地图所代替。“我很高兴。她这人工作起来常常过分卖力，做事容易过头。我很高兴，”他起劲地说，然而含义却又有些隐晦不清。“好运气啊，你总算如期休了假。”

克里斯蒂安没吭声，他无意跟哈登堡中尉没完没了地寒暄。他还没见过考琳妮，所以正急着赶到她那儿去，让她同小叔子去接洽做生意的事。

“是啊，”哈登堡中尉说，“真够幸运的。”他说着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到这儿来，中士，”他神秘地说，一面走到积满污垢

的窗前，隔着钉在窗上的横条向外望去。克里斯蒂安走上前来，站在中尉身旁。

“我得先跟你说明白，”哈登堡压着嗓门说，“这是绝密的事情。我本不该向你泄密，可是我们俩并肩作战已有多时；再说，我觉得你这人完全可以信赖……”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提防着。

哈登堡小心翼翼地四下一望，把身子更凑近些。“到底来了，”他说，语气中带着明白无误的欣喜，“总算捱到这一天了。咱们部队很快就要开拔。”他蓦地回头一看。屋里仅有的第三者，连队的文书，距他们有三十英尺之遥。“去非洲，”哈登堡跟他咬耳朵，声音低低的，克里斯蒂安勉强才能听清。“非洲军团，”中尉咧着嘴满脸带笑。“两星期内开拔。这不是天大的喜讯吗？”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沉吟片刻之后才不带感情地回答说。

“我知道你一准高兴，”哈登堡说。

“是的，长官。”

“接下来的两星期事情多着呢。够你忙的了。上尉曾有意思要取消你的假期，可我认为休一次假对你有好处，何况休假回来，你可以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嘛……”

“非常感谢您，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哈登堡搓着双手，意气昂扬地说，“到底来了。”他的目光越过窗户，出神地射向了非洲。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装甲部队行经利比亚公路时扬起的团团尘埃；他的耳畔仿佛响起了地中海沿岸大炮的轰鸣。“我差不多快绝望了，”哈登堡轻声说，“以为这辈子再也轮不到我打仗了。”他摇摇头，设法从甜蜜的幻想中自拔。“行了，中士，”他用平时那种简慢的

口吻说,“我要求你在一小时之内来这儿待命。”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他刚准备离开值星室,忽又转过身来。“中尉,”他说。

“什么事?”

“我想向您报告第一四七先遣营某一士兵的情况,建议给此人纪律制裁。”

“把这人的名字告诉文书得啦,”中尉说。“我自会通过适当的渠道汇报上去的。”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着走到文书身边,看着后者记下二等兵汉斯·罗伊特的名字以及风纪不整和行为失检的指控;记录还载明指控是由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中士提出的。

“这下子这家伙要倒霉了,”文书以老于此道的神气说。“得关一个月禁闭。”

“也许,”克里斯蒂安说完便退了出来。他在兵营门口站了一会儿,接着就朝考琳妮家走去。走到半路,他又收住了脚步。荒唐,他想道,现在再去见那女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他又沿着街往回走去,在一家珠宝店门前站定。珠宝店的落地橱窗并不大,里面陈列着一些小巧玲珑的钻石戒指和一条顶端垂一块黄玉的金链。克里斯蒂安看着那块黄玉,心想格莱莘肯定喜欢这件礼物,不知道这件首饰要价多少。

第八章

过道里挤满了青年人，百无聊赖地抽烟，往地上吐口水，用纽约大街上那种有啥说啥的腔调，肆无忌惮地大声嚷嚷。走廊又脏又乱，寒气逼人，充斥着一股汗臭和公共场所特有的味道。有人在哇哇叫："山姆大叔①，文赛特·凯利向你报到来了。"另一个絮叨着："我当时正收听橄榄球比赛的实况，那杂种半路上插进来说是日本人进攻希卡姆阵地了。我大吃一惊，不等听完广播就问我老婆'这希卡姆阵地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老子在这场战争中说的第一句话。"

另一个声音说："笨蛋，不管怎么说，他们日后总会抓住你的。我的格言叫做进了屋再说。我老子在上一回大战中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说过：'论功行赏总是先轮到第一批参军的人。'他说，上一回打仗，情况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求你多么机灵，只要早点入伍就行啦。"

有人接着说："去看看那些海岛，倒也不错。冬天的纽约，我可实在受不了。要是捱到夏天，那些大人先生们就非跑来拖我入伍不可了。我在煤气公司找到活儿干，军队生活再苦也比那儿强。"

又有人接着说："喝一杯吧。这场战争真是件大好事。跟我在一起的那位太太说：'天哪，他们在杀美国人哪。'我说：'克拉拉，明天一早我就入伍，为保卫民主打仗去。'那女人哭啦，我就

占了便宜，就在她的卧室里，当着那位穿一身水手服的丈夫的照片。三个礼拜以来，我一直想把那娘们搞到手，可是每次八字还没一撇就被她赶出门来。昨晚她可热乎了，爱国主义大发作，差点没把床垫的弹簧压断。”

别人又接着说："让海军见鬼去吧。我情愿在陆地上找个可以掘洞藏身的地方去打仗。”

诺亚站在这一群爱国主义分子的中间，等待着征兵局的军官召见问话。昨夜，他很晚才送霍珀回家。当他告诉姑娘自己已准备入伍的时候，两人闹翻了。他因此一夜没睡好，又做了一个曾多次扰他安眠的恶梦，梦见自己被押到一堵大墙跟前，挨机枪的扫射。天不亮他就起身来到惠特豪尔街的征兵处。他预见到征兵处一定门庭若市，所以一早赶来，但愿不会在大群人当中没完没了地等着。他扭头看看周围的人，心头充满了疑问：征兵当局怎么漏过了这么许多人。当时当地，他的头脑疲乏过甚，不听使唤，所能表示的疑问好象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日军发起进攻以前的日子里，诺亚一直试图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似地考虑问题；可是良心不饶人，代他作出了抉择。既然战争打起来了，他就不该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了。作为一个具有尊严感的公民，一个主战派，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仇敌，一个犹太人……诺亚摇摇头：这一套又来了；种族等等实在同眼下的事没有什么关系。周围的应征者多数并不是犹太人，可这些人在开战的翌日，照样冒着冬天的严寒，一大早六点半钟就来应征入伍，准备牺牲。诺亚也知道，这些人嘴上不干不净的，其实心地并不坏。粗鲁的笑话和愤世嫉俗的看法只不过是些表面文章，都是人们为了忸怩地掩

① 戏谑语，指美国政府。

饰驱使自己到这个地方来的真实深情的一些手段罢了。这么说来，还是该把自己看作一个美国人。此时此刻，诺亚不愿把自己归到任何特殊的范畴中去；他想，也许我该申请到太平洋战区，而不是到对德作战的前线去。这就可以使当局相信我诺亚所以入伍打仗，并不是因为我是个犹太人……一派胡思乱想，他暗自思忖，他们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房门启处，走出来一个胖墩墩的带一脸酒意的中士，他不耐烦地冲着大家嚷嚷："行啦，行啦，你们这些人。别往地板上吐痰。这房子可是政府财产啊。别乱挤。谁也不会给拉下的。军队里准保可以容下你们这些人。大家听我的命令，挨次序一个一个地从这扇门往里进。酒瓶一律留在外面。这儿可是美利坚合众国陆军的设施啊。"

事情进行了整整一天。一艘以某位将军命名的陆军的渡船把他运到了总督岛。他站在挤满士兵的甲板上，因为患感冒而不住地淌鼻涕，目不转睛地看着蓝灰色的水面上往来频繁的港口船只。他暗暗纳闷，当年的那位将军不知作出过何种微不足道的英勇行为或是对哪位上司谄媚有功，以致军方在今天还给他这种菲薄的荣誉。岛上，士兵熙来攘往，全都脸色严峻，全副武装，象是时刻准备着抵挡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登陆部队。

诺亚对霍珀说过白天会给她办公室去电话的，可他又不愿放弃在这一字长蛇队列中的位置。这队伍正缓慢地向前移动，行经无精打采又动辄发怒的军医面前，接受检查。

"天哪，"排在诺亚身边的那人望望这一长列赤身裸体的人浩叹连连。从戎求荣的队列中有的人骨瘦如柴，有的人拖一身赘肉。"国家就靠这帮人来保卫吗？天哪，我们已经战败了。"

诺亚不自然地咧嘴一笑，挺了挺胸脯，暗暗把自己赤条条的身子同旁人作了比较。队伍里有三四个青年人长得魁梧健壮，看来是打过橄榄球的。一个大汉在胸口处文了身，图案是一艘扯了满帆的快船。可是诺亚禁不住暗喜，因为比之大多数接受体格检查的人，他的体魄竟还略胜一筹。几个月以来，他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体魄。等候着作X光透视的当儿，他又想到军队生活说不定会把自己的体魄锻炼得更加健美。霍珀准保喜欢。想到这儿，他笑了：这种转弯抹角的强身法可真够复杂的，还非得以美国跟大日本帝国开战为前提呢。

军医们没怎么注意诺亚。视力正常。无痔疮。不是平足。无疝气或淋病。他不染梅毒，也不患癫痫。在历时仅一分半钟的面谈之后，一位精神病医师判定诺亚神经正常，足可参加现代战争。他的骨关节很灵活，军医主任表示满意；上下牙齿的啮合可保他咀嚼军粮下肚无虞。全身皮肤看不出明显的疤瘢或伤痕。

诺亚于是穿上了衣服。重新有衣蔽体，他感到高兴。他还想到明天自己将穿上一套军服。他随着缓慢向前的队伍，朝军医官的方向移动。那人脸色灰黄，一副不耐烦的表情，正坐在一张黄色的办公桌旁往体格检查表上盖“1A级”①、“有限服役”或“淘汰”的印章。

医官俯身验看体检表的时候，诺亚已在一旁暗自盘算开了：不知道会不会把我送到靠近纽约的哪一座兵营去受训，那样我可以不时请个假去见霍珀……

医官捡起一颗印章，在印盒中轻叩了几下，接着一下猛扣打上了印章，把检查表往诺亚跟前一推。诺亚低头一看，只见几个

① 兵役制中身体健康且无家室拖累须在陆军服役的第一级别。

印迹模糊的紫红色字母赫然出现在检查表上：淘汰。他忙甩了甩头，拼命眨了眨眼睛，没错，是"淘汰"。

"怎么？……"他开口想问个究竟。

医官抬头看看他，表情倒也不无怜悯。"你的双肺，小伙子，"医官说。"X光透视发现你的两肺都有斑点。什么时候得过肺病？"

"我从来没生过肺病啊。"

医官耸耸肩。"没办法，小伙子，"他说。"下一个。"

诺亚拖着双腿走出屋子。户外，夜幕已经降临。带着十二月寒意的风从港口处刮来，吹过俯瞰着纽约海上入口的古城堡、兵营和练兵场，无情地往人身上钻。越过漆黑的水面远眺纽约，只是无数灯火闪烁的模模糊糊的一片。一批又一批新到的应征对象和志愿从军者从渡船上下来，缓慢地走去接受军医的检查和紫红色印章最后的裁决。

诺亚猛一哆嗦，赶快把衣领翻了起来。他用力抓着手里的检查表，不让风把纸片刮走。他浑身麻木，不知何去何从，活象一个孑然一身的学童，圣诞前夜被各自回家欢庆佳节的伙伴们撇下，独自踯躅在空落落的宿舍区。他把手塞进外衣，又塞进衬衫，抚摸着胸腔的皮肤，试试肋骨摸上去是否坚实。即便寒风穿过敞开的衣衫阵阵往胸口袭来，肋骨摸上去还是坚实可靠的。他试着咳嗽了一声。没有问题，他觉得自己仍是个完好的健康人。

他向着渡口的坡道慢慢走去，经过一名戴着冬季护耳军帽持枪站岗的宪兵，上了渡船。船舱里差不多是空的。黑夜里，这艘以一位过世将军的名字命名的渡船载着他驶过狭长的水域，向着矗立在前的纽约开去。诺亚呆呆地暗自寻思：别人，所有的其他人都往反方向去了。

他找上门去，霍珀不在家。那位《圣经》不离手的姑夫还没睡，穿一身内衣裤，正坐在厨房里读他的圣书。他不喜欢诺亚，一见他来，便没好气地责问道："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这工夫你准当上个上校啦。"

"不知道可以吗，"诺亚有气无力地问，"可不可以让我在这儿呆一会儿，等她回来？"

"悉听尊便，"姑夫说，一边不住地搔胳膊，那条胳膊悬空地提在一部《圣经》的上方，《圣经》翻开在《路加福音》处，置于他面前的案头。"她什么时候回家，我可说不准。她这姑娘老是见异思迁，我已给弗蒙特州她父母处去了信。夜再深，她也无所谓。"姑夫冲诺亚歹毒地一笑。"这不，男朋友要参军了，至少她以为男朋友参军去了，说不定这工夫她正在开拓新的天地呢。你说是不是？"

炉上正煮咖啡。诺亚的鼻子底下恰好是还没喝完的半杯咖啡。那香味对于中午以来一直饿着的诺亚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可姑夫并没请他喝咖啡；诺亚也无意乞讨。

诺亚走进起居室，在一张套着廉价花边椅套的棉绒安乐椅里坐下。这漫长的一天真难挨；脸庞被寒风刮得火辣辣的。诺亚坐在椅子里居然睡着了。霍珀的姑夫在厨房里忙乎，发出巨大的声响，把杯子碰得乒乒乓乓，不时还扯着他那鼻音浓重的刺耳的嗓门朗读几段经文，这些诺亚竟都没听见。

大门打开的声响，那种业已深深印入他的生活的熟悉的声响，把诺亚唤醒了。他眨巴着眼睛站起身，正好看到霍珀走进房间来。她的步子缓慢而沉重。一见诺亚站在起居室的中央，姑娘蓦地收住脚步。

接着，她扑向诺亚；他把姑娘紧紧搂在怀里。

“你在这里，”她说。

砰地一声，姑夫用力关上厨房通向起居室的门。可是两人谁也没去注意这一声巨响。

诺亚把脸颊埋在姑娘的头发里轻轻搓擦。

“我在你家，”霍珀说。“我一直呆在你的房间里。一件又一件，把你的东西看了个够。你没打电话来。整整一天没有消息。出什么事了？”

“他们不要我，”诺亚说。“我肺上有阴影。是结核病。”

“喔，我的上帝，”霍珀说。

第九章

锄草机刺耳的轧轧声把迈克尔吵醒了。他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流连着不起身。闻着加利福尼亚新刈草坪的清香，他这才重新意识到自己此刻在什么地方以及昨天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许，"昨天下午在棕榈泉的游泳池边上，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曾这样说，"也许有十名作家此刻正在家里写着同样的剧本：仆人总管把午茶送进花园，问来客，'来片柠檬还是加点奶油？'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抱着她的玩偶娃娃跑来央求：'爸爸，去把收音机修一修。我收不到滑稽节目。那人没完没了地唠叨着说珍珠港。爸爸，珍珠港是不是靠近奶奶住的地方？'女孩说着让玩偶娃娃弯身一鞠躬，娃娃便哇地叫了一声'妈'。"

真是无聊透顶，迈克尔这样想道，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一幕颇有几分真实性。看来，重大事件来临的时候多少都不免重复老一套模式。日复一日平凡的生活中突然有大祸降临，总要翻来复去过度渲染，非让人觉着厌烦不可。再说，灾祸又发生在星期天，发生在人们于休息日饱餐一顿之后，发生在人们恪守本分地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上帝赐人类以和平之后走出教堂，好好松散一番的时候。敌方选中星期日发动最野蛮的偷袭，看来从中获得了某种恶毒的乐趣，似乎要以这样的举动向世人证明对于基督教世界完全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一种什么样的恶作剧。待到星期六夜间人们狂饮纵欲完毕，待到人们在星期日早晨作

过祈祷，吞下舒胃的小苏打之后，恶作剧的时机便来临了。

当时，迈克尔本人正在沙漠炫目的烈日下同两名驻扎在练兵场的士兵打网球。从俱乐部大楼走出一个妇人，对他们说："你们最好还是进屋来听听广播。静电干扰很厉害，可我好象听清楚了，说是日本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那两名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顿时丢了球拍进屋把各自的东西收拾停当，立刻回练兵场去了。此情此景真象滑铁卢大战前夕的跳舞会：颇有骑士风度的青年军官翩翩跳起华尔兹舞，跟裸露香肩的贵妇吻别；接着，马蹄急骤，刀剑铿锵，斗篷飞舞，一个世纪之前的佛兰德之夜，军官们鞭策着满嘴白沫的坐骑上战场厮杀去。这番情景说不定只是当年被人们一再渲染的老生常谈而已，可是拜伦照样取这题材强写了一番①。要是拜伦还在，对于檀香山遭受突袭的早晨以及翌日早晨贝弗利山的情景，又会写出何等样的诗篇来呢？

迈克尔原先打算在棕榈泉再呆上三天，可是那场网球赛之后他便去把帐结清，忙不迭回城去了。没有斗篷，也没有骏马，他只不过是租了一辆福特牌汽车，一按某个按钮车顶帆篷便会自动落下。当然，也没有战斗在等着迈克尔，他只不过是住进了一家按星期出租的公寓，在可以俯瞰游泳池的底层占了一套房间。

锄草机的声音直冲面对着小草坪的套房的落地长窗而来。迈克尔转过身来，朝那园丁和机器看去。园丁个子矮小，是个五十岁的日本人，因为多年来替别人照料草地和花圃，曲腰弓背，瘦骨嶙峋，已颇显出老态。他在锄草机后面机械刻板地亦步亦

① 拜伦在他的诗作中多处提到滑铁卢战役，如«滑铁卢颂»（一译«译自法文的颂诗»）、长诗«青铜世纪»和«唐璜»等。

趋，细长瘦削的双臂紧握着机器的手柄不住地颤动。

迈克尔情不自禁地笑了。日本海军轰炸美国舰队的次日，一大早醒来就看见这番景象，真是绝了。一个五十岁的日本人推一架锄草机向你走来。迈克尔把笑容收敛了，定睛看去，只见园丁铁板着脸，表情十分阴郁，好象正忍受着某种慢性疾病的巨大折磨。迈克尔记起来了，上星期他曾见过此人，当时园丁满脸堆笑干着自己的营生，在修剪窗外那一簇欧洲夹竹桃的时候，还断断续续哼着一首不成调门的曲子。

迈克尔下床走到窗前，一边把睡衣的领子扣上。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空气中略带一点清冷，这便是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冬天了。草地一片翠绿，点缀着边沿处的红黄相杂的小朵大丽花，就象一些闪烁在绿衣上的金钮扣。出于东方人某种精确的设计，园丁把花园安排得浓淡分明，活象在墨绿色的弹子台面上放了几个色彩鲜艳的杯子。

"早安，"迈克尔跟对方打招呼。他不知道园丁的名字，他也不知道任何日本人的名字。喔，对了——有一个例外。早川雪洲[1]，老资格的影星。不知道这位明星此刻正在做什么。

园丁把锄草机停下，好一会儿才从忧郁的梦境中苏醒过来，瞪眼望着迈克尔。

"是，先生，"园丁用不带感情的尖嗓门说，语调里一点没有欢迎别人跟自己说话的意思。迈克尔感到对方那一对深埋在棕色皱纹中间的小小黑眼珠正射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恳求的目光。迈克尔真想找到几句客气话安慰这位上了年纪还背井离乡的老园丁。想想吧，一夜之间这人已突然置身在敌国的土地上，由于

① 早川雪洲（1889—1973），日本电影演员，曾在英国影片《桂河桥》中扮演角色。

三千英里之外一次背信弃义的进攻而备受人们的指责。

“真糟透了,”迈克尔说,“是不是?”

园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似乎完全不懂他的意思。

“我是说,”迈克尔说,“战争。”

园丁耸了耸肩说:“也不算太糟嘛。大家都在瞎嚷嚷什么‘狡猾的日本,该死的日本’,其实还不都一样。先前,英国好不贪心,所以就去抢夺别人的东西。美国也够贪的,不也去抢了别人?这一次轮到日本贪心大发了。”园丁用冷酷的目光直瞪瞪地看着迈克尔,眼神充满挑衅的意味。“日本自然也要捞一把。”

园丁说完转过身去,把锄草机掉转头,不慌不忙地向草坪那头走去,刈下的草屑散发着一股清香,在他的脚旁上下飞舞。好一会儿,迈克尔一直盯着那人瞧,看他那佝偻的背,看他那肌肉畸形发达的双腿—— 园丁穿一条蓝色粗布制的破旧的工装裤,裤腿卷起在膝盖处——看他那露在汗渍斑斑的褪色衬衣外满是皱纹的古铜色颈脖。

迈克尔耸耸肩。战争期间一个称职的公民兴许应该把园丁刚才的这番谬论向有关当局报告吧。谁说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一定不是日本海军一名货真价实的中校,在把真面目暴露之前巧妙地潜伏在此,准备在圣佩德罗港口外迎接帝国舰队的到来?迈克尔想到这儿又笑了。都是电影在作怪,现代人的思想怎么也无法摆脱电影的影响。

迈克尔把落地长窗关上,走进浴室刮了脸。剃须的当儿,他试图拟出一个行动方案来。他是同汤麦斯·卡洪一起到加利福尼亚来的,后者正为一部新戏物色演员。两人还想乘这外出的机会同剧本作者交换一下意见,看能不能对本子作些修改。剧作者名叫密尔顿·斯里普,因为白天给华纳兄弟公司写电影剧

本，他只能在夜间修改这个戏。“艺术这玩意儿，”卡洪曾尖刻地说，“到了二十世纪可真够了不起的。歌德写一个剧本，得把整个整个的白天花上去；契诃夫和易卜生也一样。可是密尔顿·斯里普却只须在夜晚从事他的艺术。”

迈克尔一边刮脸一边寻思：在这举国奔赴戎机的时候，个人好歹得做出某种慷慨激昂的举动。譬如说拿起枪杆，要不就登上某一艘海军的舰艇服役，或者爬进轰炸机的座舱，飞到五千英里之外执行任务，或者当名伞兵，空降到敌国的首都去……

但是卡洪却要他把戏排出来上演。这中间又涉及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亦即迈克尔需要钱。倘若他此刻就去参军，父母很可能因此挨饿；再说，劳拉的赡养费又怎么办……这一次，只要戏能排成，卡洪答应让迈克尔按一定的百分比取一笔酬金，虽然比例不大，可要是演出成功，一两年之内迈克尔可以不愁没有进项。说不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有这点钱也足够对付的了。要是剧本大获成功，象《阿贝的爱尔兰玫瑰》或《烟草路》① 那样卖座经久不衰，那么这场战争尽不妨无休止地打下去。不过，想到战事会没完没了地拖着，漫长如同“烟草路”，毕竟还是可怕的。

说来说去，问题还在于迈克尔此刻手头没一笔钱。要是在听到无线电广播之后马上跑到最近的一处招兵站报名参军，良心就平安了，那样做才算是态度明朗的实际行动，一个可供你在余生怀着自豪感回顾的实际行动。但是，眼下存款只有六百，所得税税务官又在缠着他把一九三九年度的申报表交上去；再说，事先也没料到，劳拉对于离婚的善后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他得给

---

① 《阿贝的爱尔兰玫瑰》，安妮·尼考尔斯所作的一部喜剧，二十年代在纽约连演二千三百余场；《烟草路》，根据考德威尔同名小说改编，三十年代在纽约连演三千一百余场，历时七年半。

劳拉每周八十美元的生活费，终其一生，除非她再次嫁人。他在纽约的现款已被劳拉搜刮精光。要是真的入伍，不付赡养费行吗？迈克尔暗自捉摸着。不付赡养费，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朝一日，当你在亚洲大陆上蹲伏在战壕里，一名宪兵走来拍拍你的肩膀说："行啦，当兵的，我们找你多时了。"这时迈克尔又回忆起某英国友人跟他说起过的关于上次大战的一件轶事。索米战役的第三天，这位英国友人所隶属的连队兵员几乎阵亡殆尽，可战斗一点也没有暂告平息的迹象，也没有预备队来接替他们。这时英国人收到一封国内来信。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忙用颤抖的手拆开来信。谁知道发信的乃是类乎美国国内税务局的英国官方机构，信的内容如下："本局就你一九一四年度十三镑七先令的税务欠款已屡次发出通知。兹不胜遗憾地向你宣布，本通知乃是最后警告。如你仍不向本局作出交代，将诉诸法律。"那位浑身是泥的英国友人眼窝深陷，披一身烂布片，已是士兵尸堆里仅存的活人。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他神态庄重地在信封上写下这样几句话："来把钱收了去吧。国防部肯定乐于向贵局提供本人的通讯地址。"那友人委托连部文书把信发走，又转过身去面对着德军。

迈克尔一边换衣服一边设法去想些别的事情。昨夜宿醉未消，今晨本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可又枯坐在这披挂粉红薄绸俗不可耐的好莱坞妓院式的旅馆客房，活象一个挪用了五十块钱的帐房先生，赶在查帐队到来之前，提心吊胆地挖肉补疮，妄想把缺额填上——这样做人实在不大光彩。此刻在檀香山守着炮位的士兵说不定经济情况比自己更糟，可是迈克尔敢肯定今天早晨令这些士兵烦心的绝对不是这个。话说回来，这就跑去参军也太不实际了。爱国的行动，就象其它自愿作出牺牲的义举一样，对

有钱人说来要更容易些。这话说来好笑，可事实就是这样。

穿衣服的当儿，迈克尔听见那负责打扫的黑人走进屋来，乒乒乓乓地拾掇着餐桌处小柜子里的酒瓶。打不打仗对这人说来都一样，他总要偷酒喝的——迈克尔寻思着。

他结上领带，走进起居室。那黑人正用吸尘器清扫地毯；把机器漫无目标向着四处推动的同时，站在房间中央的黑人抬头瞧着天花板。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酒味。黑人干活的时候身子微微摇晃，活象一个钟摆。

“早上好，勃鲁斯，”迈克尔和蔼地说。“感觉怎么样？”

“早啊，惠特柯先生，”勃鲁斯神志迷糊地答道。“老样子。感觉同平时完全一样。”

“他们要拖你入伍吧？”迈克尔问。

“我吗，惠特柯先生？”勃鲁斯停了手里的活，摇摇头说，“勃鲁斯老头轮不到的。有人来问过：‘参加了吧，兄弟。’可勃鲁斯老头不干。人老啦，再加上关节炎什么的一身毛病。即使我今天还年轻，象匹活蹦乱跳的小马，即使我还健壮，象一头怒吼的狮子，我也不会去参加这场战争的。下一次再打仗说不定去凑凑热闹。这一回可不干。不，先生。”

迈克尔倒退了一步，因为勃鲁斯说得来了劲，身子颤巍巍地往他逼近，一嘴的酒气。迈克尔迷惘地看着他。对付黑人，迈克尔总有一点不自在的感觉；他好象从来没跟黑人开诚布公作过随和又坦率的交谈。

“不，先生，”勃鲁斯还是摇晃着身子自顾自往下说。“这一回怎么说也不干。他们就是给我一支全部用银子做成的枪，给我的靴子安上光灿灿的金马刺，我也不干。这场战争啊，就象《圣经》预言书里早就写着的，是恶人打仗。我可不愿插一手去伤害自

已的同类。”

“不过，”迈克尔想用简单明白的话去打动那被酒精弄糊涂了的神志，不知怎么的，迈克尔感到在这么一个日子非要同别人辩明这个问题不可，“勃鲁斯，他们正在杀美国人呢。”

“也许他们正在杀美国人，可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呐。这就说不准了。我只从白人的报上读到过这消息。也许他们确在杀美国人，那是可能的，因为美国人惹了他们。说不定他们要进旅馆，而白人说黄种人不得入内，这下黄种人终于发火了，盘算一阵以后就宣布说：‘白人不让我们进旅馆，那就让我们把旅馆占了。’不，老兄……”他马虎地把吸尘器在地毯上推了个来回，便又住了手，斜靠在机器的扶手上。“这场战争与我无关。我等待的是下一次大战。”

“下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打响呢？”迈克尔问。

“一九五六年，”勃鲁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界末日的大决战。种族之间的决战。有色人种跟白人决战。”他说着把醉眼朝上一翻，虔诚地注视着天花板。“那场战争一打响，不等到第二天我就跑到招兵站去对咱们黑人的将军说：‘长官，我这右臂可有力了，听你调遣吧。’”

加利福尼亚啊，迈克尔晕晕乎乎地想，只有在加利福尼亚才会碰到这种怪人。

他撇下勃鲁斯走开了。后者倚着吸尘器的扶手，站在房间的中央，闷闷不乐地保持着沉默，仿佛在思考什么。

屋外，街道的对面，有一块高高突出于周围地面的空地。两辆军用卡车和一门高射炮开上了那高地，头戴钢盔的士兵正在掘壕构筑阵地。高射炮的炮口蒙着油布，长长的炮筒直指天空；

士兵们七手八脚地平整着炮台，好不紧张，就好象他们已经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迈克尔觉得这种忙乱实在离谱，荒唐得可笑。这也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景象吧。很难设想在美国的任何其它地方军队会做出这等夸张的备战姿态。迈克尔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一看到士兵和大炮不知怎么的总会联想到成年人并不有趣的游戏中所使用的玩具，而不把这些看作真的人或真的炮。就拿眼前这尊高射炮来说吧，一边是哪一位主妇在星期一晾出的一长串乳罩、丝袜和内裤，另一边是台阶上还搁着当天新鲜牛奶的一座西班牙平房的后门，炮位就夹在两者中间。

迈克尔往威尔夏林荫道的一家杂货铺子走去，他通常都在那铺子吃早饭。街角处有一家银行，好多人在大楼外面排成队，等着银行开门营业。一名年轻的警察在人群中维持秩序，一遍又一遍地规劝着："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不要争先恐后。放心好了，会让大家如数提款的。"

迈克尔走到警察跟前，好奇地问："这儿出什么事了？"

警察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排到后面去，先生，"他说着用手指指队伍的末尾。

"我不准备进大楼去，"迈克尔说。"这家银行里没有我的存款。准确点说，"他笑着补充一句，"在任何别的银行也没有。"

警察回了他一个笑容，仿佛一经迈克尔声明自己没钱，两人便突然变得亲近了。"这些人是来提钱的，"警察朝队伍一歪头，"趁炸弹还没落到金库。"

迈克尔瞪眼看看排队的人，那些人也都向他投来满怀敌意的目光，仿佛谁跟警察搭话，谁就在打他们存款的主意，有参与密谋之嫌。这些人穿着都很讲究，其中还有不少太太。

"回东部去，"警察以鄙夷的口吻，用舞台上演员咬耳朵时

的大嗓门说，“等把钱提出，他们便远走高飞赶快回东部去了。依我看——”他又提高了声音，让队伍里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宏论，“准有十个师的日本兵已在圣巴巴拉登陆。从明天开始，这美利坚银行怕要被日本总参谋部用来当大兵营了。”

“我要去告发你，”一个面目凶悍的中年妇人对警察说。她身穿一套浅红色的女服，配上一顶天蓝色的宽边草帽。“看我不去检举你！”

“敝人的小名，太太，叫麦卡蒂，”警察说。

迈克尔脸上挂着隐笑，径自继续往那早饭铺子走去。可是一见几家商店的玻璃橱窗已糊上一条条防震的橡皮胶纸，以免陈列的银质茶具和女式夜礼服受损，他又不免浮想连连了。他想到，对于灾难，有钱人硬是比其他人来得敏感。富人有破财之虞，而且溜得也快。穷人不会因为在太平洋某处燃起了战火便急着想离开西海岸。倒也不是说穷人就一定爱国，或者特别能吃苦耐劳；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经济能力不允许他们远走高飞。再说，富人习惯于花钱雇用别人替自己干体力活，干脏活，而体力活和脏活中又有哪一样比得上打仗辛苦。迈克尔又想起那位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的园丁，想起沉醉在酒精和《圣经》预言中的黑人勃鲁斯，要知道勃鲁斯的祖父是一八六三年在南卡罗来纳州获得解放的黑奴。迈克尔还想起银行门前挤兑队伍中那妇人贪婪、紧张而又充满敌意的表情。他同时又想到了自己坐在粉红色的床边为所得税和赡养费愁得一筹莫展的可怜相。难道这就是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笔下伟大的人民？难道这就是从丛莽中奔突而出，怒争自由和正义的农夫、猎人和工匠？难道这就是惠特曼讴歌的伟人的新世界？

他走进杂货铺，要了橙汁、烤面包和咖啡。

一点钟，他与卡洪在贝弗利山一家闻名遐迩的餐馆里碰头。餐厅十分宽敞，灯光幽暗，装饰颇讲究那种电影布景设计师常用的出人意料的弯曲线条。迈克尔站在酒吧前，环视高朋满座的餐厅，发现顾客中只有一名高个儿步兵中士穿着军服，此人出现在大群的便衣百姓中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迈克尔看着这餐厅，头脑里不禁出现一比：这屋子挺象由渥尔瓦思联号商店的女店员为哪一位巴尔干国家女王装饰的浴室，真是俗艳得可以。他很为自己的比喻得意，看着周围的红男绿女倒也不觉得怎么不顺眼了。四下坐着进餐的有穿粗花呢上衣、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大腹贾，也有皮肤娇嫩、涂脂抹粉、头戴硕大无朋女帽的美妇人，每当有新客走进餐厅来，总要盯上几眼。餐厅里回荡着一种喜庆作乐以及慷慨大方的气氛，人们相互拍肩膀表示亲热，用比平时更大的嗓门愉快地交谈，掏钱请别人喝一杯。要说这场景使迈克尔联想到了什么，那就是除夕傍晚纽约时髦人麇集的酒吧，来客在这时都开怀豪饮，准备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夜晚和行将开始的狂欢。

关于战事的谣传和各种轶事传闻已在流传之中。一位名导演绷着脸从餐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不时跟人耳语几句：当然，消息不足为外人道也，可听说美国在太平洋上没有一艘军舰；还有传闻说在俄勒冈海岸外三百英里处发现有一支舰队开来。一位作家说他曾带着一脸的肥皂沫，在米高梅理发室里听到一个影片监制人高谈阔论："我真恨死那些黄种侏儒了，巴不得把这儿的职务辞了，这就去……去……"监制人停下来想找一个足以表达他那愤怒和责任感的最有力的字眼，好一阵子折腾之后，总算被他找到了："……这就到华盛顿去。"作家把这段轶事说给大家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从一张餐桌走到另一张餐桌，

重复这个故事，一俟听众被自己逗得大笑，便适时地走开，再去找别人说这故事。

卡洪今天沉默寡言，显得心不在焉。迈克尔一看便知道准是胃痛得难受。可卡洪坚持要在进餐厅就座之前在酒吧喝上一杯威士忌鸡尾酒；以前迈克尔可从来没见卡洪喝过酒。

两人在一个火车座里面对面坐下，等候两位朋友。一位是密尔顿·斯里普，卡洪手头这个剧本的作者；另一位名叫寇毕·霍埃特，电影演员，卡洪正想说动此人，请他在戏里担任一个角色。“这座城市真叫人受不了，原因之一就是，”卡洪没好气地嚷嚷，“非在午餐桌上谈生意不可。你要签张合同雇一个理发师，也得先塞满他的嘴巴才行。”

一个名叫法尼的人慢吞吞地从餐厅那边走过来，脸上挂着微笑，一路神气十足地跟火车座里的客人逐个握手。此人是个代理商，专为好莱坞一百五十名身价最高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代揽生意。这家餐馆简直已成了他的属地，午餐时间这位君王便在这儿正式召见臣僚。他跟迈克尔很熟，曾一再设法劝说迈克尔到西部来学学生意经，并打了包票说一定把迈克尔捧成名导演，让他名利双收。

“你们好，”法尼说着跟他们握了手。他脸上的笑容很特别，傲慢而又温厚；法尼发现带着这副笑容可以授人以深刻的印象，引诱他们同意付出比原先计划中更多的钱来聘用法尼的客户。“你觉得怎么样？”法尼问道，好象这场战争乃是他主持的一出好戏，他对这一杰作正沾沾自喜不止呢。

“我经历过的战争就数这一次精采了，”迈克尔说。

“你几岁了？”法尼神情狡黠地仔细打量着迈克尔。

“三十三。”

“我可设法给你搞个两条杠杠的肩章，”法尼说，“让你进海军去做点宣传工作，譬如无线电广播什么的。有意试试吗？”

“天哪，”卡洪说，“难道海军也聘用起代理商来了？”

“一个朋友托我的，”法尼一点也不生气，“是个海军上校。怎么样？”他又转过身去问迈克尔。

“暂时不想，”迈克尔说。“两三个月内我还无意去入伍。”

“再过三个月，”法尼说着对隔壁火车座里两个珠光宝气的妖冶妇人投去微笑，“再过三个月，在横滨港可只有你太太平平养草种花的份儿了。”

“说真的，”迈克尔期期艾艾说，尽量不使自己的口吻带上一丁点儿的英雄气概，“我想还是进陆军去当个小兵。”

“唷，”法尼说，“为什么？”

“说来话长，”迈克尔觉得自己说了大话，怪不好意思的。“下次告诉你。”

“一块肉饼而已，”法尼兴致勃勃地说，“陆军小兵的全部价值就是一块肉饼。把他碾成肉糜得了，管他身上有没有脂肪。祝你战争期间交好运。”他挥挥手走开了，一路上只见火车座里的客人纷纷向他致意。

卡洪用忧郁的目光看着酒吧那边的两个喜剧演员，那两人沿着长酒柜走来走去，放声大笑，同所有饮酒的人握手。“这座城市啊，”卡洪说，“我愿付给日本最高司令部五百美元，另外，每逢我的戏上演，白白奉送首场戏票两张，只要他们肯明天来把本城炸平。迈克，”他接着说，“我有句话要说，别怪我自私。”

“说吧，”迈克尔说。

“这出戏上演之前别去参军。我心力交瘁，实在没法独个儿把戏排出来。你又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的。斯里普这人虽说是

个难对付的怪物，可这部戏写得不错，不排演真可惜了……”

“不用担心，”迈克尔柔声说，可是一边又暗暗叫苦，生怕自己会忙不迭利用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以照顾朋友为名，几个月赖着不去打仗。“我会留下的。”

“他们又不缺你一个，”卡洪说，“晚去一两个月不碍事。再说，不管怎么样，这场战争我们总会打赢的。”

卡洪不说话了。那边，斯里普正弯来绕去穿过人群朝着火车座走来。从穿着看，斯里普很象一个劲儿十足的青年作家，上身是一件深蓝色的工装衬衫，结着一条歪歪扭扭的领带。这人长得英俊，魁梧，态度飞扬跋扈，几年前曾写过两部关于工人阶级的煽动性颇强的戏。斯里普顾不上同两人握手便坐下了。

“老天，”他吼叫着，“干吗咱们非得在这鬼地方见面不可？”

“是你的秘书，”卡洪和颜悦色地说，“定下的约会。”

“我那秘书，”斯里普说，“有两个野心，一是同环球电影公司的某位匈牙利籍制片人睡觉，二是把我装扮成绅士。她这样的姑娘会成天冲着你唠叨，说什么你的衬衣不好看。领教过这种女人吗？”

“我也觉得你的衬衣不好看，”卡洪说。“你一星期挣两千美元，完全用不着打扮得这么寒伧。”

“双料苏格兰威士忌，”斯里普吩咐侍者。“啊，”他扯着大嗓门说，“山姆大叔总算被拖着去替人类做点儿好事了。”

“第二场你已重写了吗？”卡洪问。

“我的天，卡洪！”斯里普说，“你以为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时刻还能写作？”

“我只不过随便问问，”卡洪说。

“血！”斯里普说，那语调在迈克尔听来活象剧作家某部作品

中一位角色的激昂台词。"血溅棕榈树；无线电广播报道血战；军舰甲板上血流成河，可他居然还在打听剧本的第二场怎么啦。给我醒醒吧，卡洪。现在正是震动宇宙的时刻。地球的深处惊雷阵阵。人类在恶梦连连的沉睡中痛苦地扭曲，遭受磨难，淌下殷红的血。"

"把这几句台词留着，"卡洪说，"写进戏里审判那一场正合适。"

"住嘴！"一双威严的浓眉下，斯里普的眼睛射出怒火。"这种肤浅的百老汇式的俏皮话给我收起来吧。说笑话的时代过去了，卡洪，一去不复返啦。昨天的第一颗炸弹已把最后一句俏皮话炸了个粉碎。那位末流戏子在哪儿？"他说着烦躁地扭头四下望望，用手指敲击着面前的餐桌。

"霍埃特说要晚一点到，"迈克尔答道。"他会来的。"

"我可得赶回制片厂去，"斯里普说。"弗莱迪要我下午去一趟。制片厂计划拍一部关于檀香山的片子去唤醒美国人民。"

"你打算怎么办？"卡洪问。"还有时间把剧本改完吗？"

"当然，"斯里普说。"我不是答应过了吗？"

"不错，"卡洪说。"可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我想一打仗你可能就会入伍……"

斯里普嗤之以鼻："入伍干什么去？到堪萨斯城守卫铁桥去吗？"他说着把侍者端来放在他面前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喝了一大口。"艺术家跟军装是无缘的。艺术家的作用在于使本民族文化之火不致熄灭，对战争的目的作出解释，提高拼死作战的士兵的勇气。除此之外还想做些别的什么，那就是一味感情用事了。俄国人就不要艺术家从军，他们要求这些人写作，演出，绘画，作曲。一个神经健全的国家决不会把民族的瑰宝放到前线去送死。

要是法国人把名画《蒙娜·丽莎》和塞尚[1]的自画像搬去保卫马奇诺防线，你会怎么想？你肯定认为法国人疯了，对不对？”

“对，”迈克尔说，因为斯里普正怒目金刚般注视着他。

“是罗，”斯里普哇哇乱叫，“他们干吗要把塞尚式的新秀和今天的达·芬奇拉去打仗呢？老天，就连德国人也把他们的艺术家藏在国内！上帝，对这场辩论我真腻了！”斯里普喝完威士忌酒，愠怒地看看四周。“我最受不了那种拖拖拉拉的末流戏子，”他说。“我可要点菜吃午饭了。”

“法尼可以给你搞到两条杠的海军肩章，”卡洪面带着隐笑说。

“见法尼的鬼去，”斯里普说，“这个代人出卖肉体的阴险坏种。”他对着侍者吩咐说：“一客火腿蛋；一客芦笋，要霍伦台斯调味汁[2]；再来一杯双料的苏格兰威士忌。”

斯里普点菜的当儿，霍埃特到了。他快步向这三人的餐桌走来，一路只跟五位熟人握了手。

“对不起了，老兄，”霍埃特说着挪动身子在桌子后边的绿皮火车座内坐下。“对不起，我来迟了。”

“见鬼，”斯里普摆出一副找人吵嘴的架势说，“你怎么老不准时？你的观众可不喜欢你老是迟到。”

“制片厂里一片忙乱，老兄，”霍埃特说，“脱不开身啊。”他说话时带一种稍稍走了样的英国口音，尽管已在美国生活了七年，这口音一直没变。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霍埃特领取有关证件，成了美国公民。可是除了美国身份证，霍埃特仍然是原来的

---

①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有“现代绘画之父”之称。

② 一种用黄油、蛋黄和醋调制成的乳白色调味汁。

他——一个出生在布里斯托尔贫民窟，曾混迹于伦敦蓓尔美尔大街的俱乐部，又从那儿出发于一九三四年坐船来到美国客居的英国纨袴子弟，年轻、英俊，又颇有才华。霍埃特此刻看上去很有些心不在焉、忐忑不安的样子，他点了一份清淡的小吃作午餐，没有要酒，因为下午还有大量的工作等他去做。这阵子他正饰演一名英国皇家空军的少校，有一场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燃烧的戏相当难拍，既有特技镜头，又有难度很大的特写镜头。

午饭的气氛很紧张。霍埃特曾答应利用周末把剧本重读一遍，然后把愿不愿意参加演出的最后决定通知卡洪。他是个出色的演员，恰好又有剧中那人物的气质；倘使他不演，很难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选。斯里普绷着脸一杯又一杯地喝闷酒；卡洪也无精打采地用刀叉翻弄着面前的菜肴。

迈克尔看见劳拉也来了，在餐厅的那一头同另外两位太太占着一张餐桌，于是便冷淡地向她点了点头。离婚之后，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迈克尔暗暗叫苦：要是劳拉自己掏腰包到这种馆子里吃中饭，一周八十美元的赡养费自然是不够她花的。这女人只顾眼前挥霍，迈克尔对此非常不满，可过后又因为多管闲事操这份闲心事而对自己生了气。劳拉打扮得非常漂亮，迈克尔看着她简直记不起自己怎么会跟她怄气的；同样，他也很难记起自己曾经爱过这女人的往事。一张不相干的路人的脸，迈克尔这样想，只是在美国的这一头或那一头出于偶然的机缘见到这张脸的时候，总还不免在心头引起一阵隐痛。

“我把剧本重读过了，卡洪，”霍埃特说，神态有些仓促。“我得说，依我看这戏精采极了。”

“很好，”卡洪满脸绽出笑容。

“……可是，”霍埃特忙不迭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他，“恐怕

我无法参加演出。”

卡洪脸上顿时没了笑影。斯里普长叹一声:“喔,上帝。”

“怎么回事?”卡洪问。

“眼下……”霍埃特抱愧地微笑着说,“战争打起来了,加上别的事情,只好改变计划,老兄,实话说吧,要是我参加演出,恐怕该死的征兵局就会伸出爪子把我抓了去。而在这里,”他吃了一大口凉菜,“而在这里,情况稍有些不一样。制片厂方面说了他们可以确保我缓期服兵役。命令是华盛顿下的,说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电影业的工作。所以得留下必需的人员,你们知道……话剧界情形怎么样,我不了解,也不想冒这个险。你们该谅解我的处境吧……”

“当然,”卡洪就事论事地说,“这还用说。”

“上帝,”斯里普说着站起身来。“得回勃班克去了,”他说,“为国家利益服务嘛。”

斯里普拖着沉重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了。

霍埃特神色不安地目送斯里普远去。“我一向不喜欢这家伙,”他说,“不是个绅士。”他神经质地大嚼凉菜。

这时,一个名叫劳利·伏恩的人出现在他们的餐桌旁。这人手里端一杯白兰地,通红的脸上满堆笑容。伏恩也是英国人,比霍埃特年长一些。在霍埃特主演的片子里,他正饰一名空军中校。可是这天下午没他的戏,所以他尽管豪饮无妨。

“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伏恩满怀欣喜笑着对霍埃特说。“失败的耻辱到此结束,胜利就在前面。为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干一杯。”他说着举起酒杯,桌边的三人也都不失礼地举起杯来。迈克尔很怕这位正在派拉蒙公司饰演皇家空军的劳利在兴奋之余会一下子把酒杯往壁炉掷去。可劳利又一

次举杯提议："为美国干杯！"迈克尔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方实际上是在提议为那把美国拖进这场战争的日本海军干杯。可也难怪，他是英国人嘛……

"我们将在海滩同敌人作战，"劳利大声说，"我们将在山区和敌人作战。"他坐下了。"我们将在街上同敌人作战……① 不会重演克里特岛的悲剧，不会再有挪威式的溃败……不会再被敌人追逼得一退再退了。"

"我可不愿用你这调子说话，朋友，"霍埃特说。"不久以前我曾有机会跟人私下谈过一次，对方是英国海军部的。要是我把那人的名字说出来，准保吓你一跳。那人曾把克里特岛的情势给我作了介绍。"

"关于克里特他怎么说的？"劳利睁大眼睛望着霍埃特，眼光里闪出一丝敌意。

"那只不过是按总体计划行事而已，朋友，"霍埃特说。"重创敌军之后便撤出来。真可说是世上最巧妙的做法。克里特嘛，让他们占去好了。谁需要那个小岛呢？"

劳利威严地站起身来。"我可不愿坐在这儿，"他厉声说道，目露凶光，"听一个弃国外逃的英国人侮辱英国武装部队。"

"行了，行了，"卡洪忙打圆场。"坐下谈嘛。"

"我说了什么啦，朋友？"霍埃特神色紧张地问。

"英国洒尽了热血，"砰地一声，劳利猛捶餐桌，"拼死血战，拯救一个盟国② 的土地免沦敌手。英国士兵阵亡数以千计……可这家伙竟说一切全是计划好了的。'克里特嘛，让他们占去好

---

① 这儿的三个叠句引自温斯顿·丘吉尔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在众议院发表的"关于敦刻尔克的演说"，此处与原文略有出入。

② 指希腊。

了！'霍埃特，我注意你好久了。我总设法公平看人，但是看来我终于不得不同意别人对你的评论了。"

"听着，朋友，"霍埃特脸涨得通红，声音也变得尖利而激动，"我认为你完全误会了。"

"要是你生活在英国，"劳利尖利地说，"怕又会换个调子说话了。刚才那番谬论要是在英国，不等你说完十个字，准被人抓到法庭上去，办你一个散布失败论调和扰乱人心的罪。你知道，战争时期散布这种论调是犯罪。"

"真的，"霍埃特低声说，"劳利，我的朋友……"

"我倒很想知道是谁给了你钱让你这么乱说的，"劳利把下巴凑到霍埃特的脸庞前，一副准备打斗的架势。"我真想知道。我不会让你这番谬论在饭馆里说过就算完了。请放心，很快城里的每一个英国人都会知道的。克里特嘛，让他们占去好了。是这话吧？"他猛地把酒杯放在餐桌上，昂首阔步回酒吧去了。

霍埃特用手帕擦擦冒冷汗的脸，带着痛苦的表情四下一望，看看有多少人听到了刚才的长篇大论。"主啊，"他说，"今日做个英国人有多难喔！到处都是疯子和精神病人组成的小圈子，真叫人不敢开口说话了……"他站起身来。"我请你们原谅，可我不得不回制片厂去了。"

"请便，"卡洪说。

"关于那部戏我真是抱歉之至，"霍埃特说。"可是你们也看到了我的处境，实在没法帮忙。"

"是的，"卡洪说。

"再会，"霍埃特说。

"再会，"卡洪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卡洪和迈克尔目送这位一周挣七千五百美元、穿着讲究的

大明星走过酒吧，走过刚才曾为克里特岛激辩的那位先生，回派拉蒙电影制片厂去了。这天的下午，距好莱坞的“多佛海岸”十英里处，以特技制作的云层为背景，一架着了火的道具飞机正等着他呢。

卡洪长叹一声。“要是刚来饭馆那阵子我还没犯胃病，”他说，“现在也准得大发作。”他让侍者送帐单来。

这时，迈克尔看到劳拉正往他们餐桌这边走来，于是连忙低下头假装饶有兴味地端详着桌上的菜盆子。劳拉照样在他跟前站定了。

“快邀请我坐下，”劳拉说。

迈克尔冷冰冰地抬头看着她，可卡洪已在一边笑着让座：“你好，劳拉，不跟我们俩一起坐一会？”劳拉应邀面对着迈克尔坐下了。

“我怎么也得走了，”卡洪不等迈克尔有时间表示异议便说。他在帐单上签了字，然后站起身来。“晚上再见，迈克，”卡洪说完便信步往门口走去。迈克尔看着他离了饭馆。

“你该和气一点才是，”劳拉说。“虽说离婚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嘛。”

迈克尔瞪眼看着正在酒吧饮酒的穿军服的中士。那人的目光跟随劳拉穿过餐厅，这会儿仍盯着她，贪婪的馋相一点也不加掩饰。

“我不主张人们离了婚还做朋友，”迈克尔说。“要末不打离婚，一旦决定分道扬镳，那就不要谈什么做朋友，还是一刀两断干净。”

劳拉的眼睑抖了一下。迈克尔暗叫不好：上帝，这女人还是动辄便哭。

"我来,是为了给你一个警告,"劳拉用颤声说。

"哪一方面的警告?"迈克尔摸不着头脑。

"不要鲁莽。我是说关于打仗的事,你可别胡来。"

"我做事不会鲁莽的。"

"我想,"劳拉柔声说,"你大概会请我喝一杯吧。"

"招待,"迈克尔吩咐说,"两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

"我听人说你到这儿来了,"劳拉说。

"是吗?"迈克尔又瞪眼看看那边的中士。自劳拉在这张餐桌旁坐下以后,这人的目光便始终直勾勾地盯着她。

"我多希望你会打电话找我,"她说。

女人哪,迈克尔暗暗感叹,女人的感情就象杂技节目里的高空飞人,在梯级上踩了个空,一头往下栽,倒在防护绷网上,三蹦两跳,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高度,照样生龙活虎。

"我忙着哪,"迈克尔说。"日子过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劳拉说。"福克斯制片公司正让我试戏。"

"祝你交好运。"

"多谢。"

那中士在酒吧前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身,这样,为了看到劳拉,他就不必再伸长着脖子了。劳拉穿一身朴素的全黑女服,后脑勺上覆了一顶娇小的帽子,模样儿真够俊俏的。迈克尔不怪中士这样目不转睛的注视。经身上的军服一衬托,这人脸上孤独迷茫的神色以及那种粗俗的欲望显得更加明白。迈克尔不禁想到,这人原也是被战火驱迫得四处漂泊的可怜虫,说不定马上就会被派到一个谁也不曾听说过的丛林岛屿去赴死,要不就是呆在陆军里,在那没有女人作伴的枯燥环境里,一个月又一个月,年复一年,消沉着捱日子。说不定这小伙子从这儿到杜布克[1]竟

没有一个相好，而他看到的这位平民迈克尔，并不比自己年长多少，却能在这高级饭馆里同一个漂亮女人坐在一起喝酒……谁知道呢，在这人直瞪瞪逼视的目光背后，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象：迈克尔在装璜富丽的酒吧里轮番同娇艳的姑娘干杯，又同这些女人在床上鬼混。与此同时，中士却在遥远的地方挥汗，洒泪，牺牲……

迈克尔一时间昏昏沉沉，竟然想走到中士身边去对他说："喂，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可你完全错了。我决不跟这女人打交道，今晚如此，日后也如此。要是让我作主，我准让她陪你过夜。我起誓一定这样做。"可他做不到这一点，而是只能呆呆地坐着，满怀歉疚，就好象得了一份别人挣来的荣誉。坐在娇艳的前妻身边，迈克尔感到生活里出现了另一件烦心的事：从今以后只要自己带上个姑娘进饭店，左近又有位没女伴的军人，那他准保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从今以后倘若他再有什么柔情和欲望，竟敢伸出手去爱抚姑娘，他也会觉得那是别人的鲜血换来的。

"迈克尔，"劳拉柔声问道，微带笑意的目光越过酒杯向他扫来，"今夜你有什么事吗？深夜有事吗？"

迈克尔把目光从那中士身上收回来。"我得工作，"他说。"你的酒喝完了吗？我可得走了。"

---

① 美国衣阿华州东部城市。

第 十 章

要是没风好象还勉强可以忍受。克里斯蒂安拥着军毯不住地挪动身体，用舌头舔舔沾满沙子的干裂嘴唇。风把灰沙从起伏的沙脊刮起，一阵又一阵，无情地往你身上吹来，吹进你的眼睛，灌进你的喉咙，直钻双肺。

克里斯蒂安拥着军毯慢慢坐起身来。天快亮了，可沙漠上夜晚彻骨的寒意仍浓。克里斯蒂安冻得下巴不住颤抖，只好坐在原地动动僵硬的身体来取暖。

士兵当中有的人居然能照样睡觉。克里斯蒂安用惊讶而厌恶的目光看看这些人。哈登堡带着五名士兵卧在沙脊旁，正用望远镜侦察运输车队的动向。嶙峋的岩石背后，只露出哈登堡的头顶。尽管哈登堡裹了一件又大又厚的军大衣，你仍可发现他全身的肌肉正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之中，显示出应变的活力。克里斯蒂安暗暗惊叹：天哪，这人难道是永远不需要睡觉的？要是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让哈登堡挨一颗子弹，那就好了。克里斯蒂安美美地这样胡思乱想了一阵，接着又叹了口气。不可能。今天早晨别人都有被打死的危险，唯独哈登堡不会。你只须看他一眼就会明白这家伙一定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天。

希姆莱从沙脊上哈登堡身边的阵地位置上爬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身体扬起沙尘。他推推睡觉的士兵把他们弄醒，又俯耳向大家交代了任务。士兵们于是都慢吞吞地开始进

入阵地。他们的动作非常谨慎，每移动一步都要斟酌再三，就好象人们在一个堆满易碎玻璃器皿的黑屋子里走路。

希姆莱匍匐着来到克里斯蒂安跟前。他把膝盖一收，又轻又慢地在克里斯蒂安身边坐下。

“他叫你去，”希姆莱在他耳边轻声说，尽管英国人此刻距他们还有三百米之遥。

“好，”克里斯蒂安说，但仍旧坐着没动。

“他准要把大伙儿拖着去送死，”希姆莱说。这人瘦多了，胡子拉碴的脸上皮肤又粗又硬，那双眼睛失神落魄的，露出绝望的神情。自从三个月之前在巴迪亚城外第一颗炮弹在他们头顶爆炸以来，他没说过一句笑话，也不再故作滑稽逗军官们乐了。希姆莱象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原先那位希姆莱的兄弟。这兄弟比希姆莱瘦弱，成天唉声叹气；一到非洲，这兄弟便假借了希姆莱中士的形体，而把胖墩墩、乐呵呵的希姆莱的灵魂留在欧洲某一块奇幻的乐土上了，有朝一日中士的形体如能回到故土，那灵魂再来归附不迟。“他一直伏在那边，”希姆莱低声说，“监视着汤米①，一边还自得其乐地唱歌。”

“唱歌？”克里斯蒂安甩一甩头，想使自己的神志清醒一些。

“我是说哼小调。一边还笑哩。他整夜没闭一闭眼。昨天那支车队在咱们前边停下过夜，打那时起他就一直埋伏在沙脊下，用望远镜监视着他们，不住地窃笑。”希姆莱说着用凄楚的目光看看前边的哈登堡中尉。“昨夜偏不打，说是不行，太容易了，生怕不能一锅端，给对方溜掉个把。偏偏要在这儿埋伏十个钟头，等到天亮了再动手，这样可以一网打尽，写进战报去也就更

---

① 指英军士兵，俚语用法。

加堂皇些。"希姆莱对着被风吹得上下飞扬不止的沙子狠狠吐了口口水。"他会拉着大伙儿去送死的，你等着瞧好了。"

"汤米一共多少人？"克里斯蒂安问。他终于把军毯摔开，哆嗦着把那支精心包着套布的自动步枪抓在手里。

"八十个，"希姆莱低声说。他怨恨地朝四周一望，又说："咱们才十三个人。十三！只有那狗杂种才会带上十三个人出来巡逻。不是十二，也不是十四……"

"英国人起来了吗？"克里斯蒂安打断他。

"起来了，"希姆莱说，"到处都设了警戒哨。到这时还没发现咱们，真是奇迹。"

"他还等什么呢？"克里斯蒂安望望中尉，后者还是照样紧张地埋伏在沙脊旁，活象一头蹲伏的猛兽。

"你去问他，"希姆莱说，"说不定要等隆美尔将军亲自来观战吧，这样，吃过早饭将军好把勋章给他挂上。"

中尉从沙脊顶上滑下来，不耐烦地朝克里斯蒂安招了招手。克里斯蒂安这才匍匐着慢慢向中尉靠拢；希姆莱在后边跟着。

"架迫击炮也非亲自动手不可，"希姆莱咕哝着发牢骚。"不相信我，说我做事缺乏科学性。整整一夜，爬上爬下，在这块隆起的沙脊上折腾个没完。我敢向上帝发誓，要是给他作精神病检查，两分钟之内医生不给他穿上束缚疯子的紧身衣才怪呢。"

"过来，过来，"哈登堡小声说，语气相当严厉。克里斯蒂安来到他跟前时发现哈登堡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一种只能称之为狂喜的神气。中尉得刮脸了；他的军帽上沾了不少的灰沙。可是看着他那种来劲的样子，你准以为这人昨夜曾有足足十小时酣畅的睡眠。

"我命令大家各就各位，"哈登堡说，"一分钟之内统统进入

阵地。在听到我的命令之前谁也不准乱动。先用迫击炮轰，看到我这儿的手势就开火。”

克里斯蒂安匍匐在地，点头表示领会。

“看到我的手势，把两挺机枪拖到沙脊顶上向敌人开火，使步枪的士兵要一刻不停地连续射击，我命令停才可以停止射击。明白啦？”

“明白，长官，”克里斯蒂安小声答道。

“什么时候需要校正迫击炮火的射程，我会自己通知他们的。要炮手们全神贯注注意我的命令，一刻不准疏忽。明白吗？”

“明白，长官，”克里斯蒂安说。“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等我准备停当，”哈登堡说。“你们俩这就去巡视一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做好，再回到我这儿来。”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和希姆莱转过身，向着架迫击炮的地方爬行而去。炮弹堆在炮身后面，炮手们蹲伏在两旁。

“只要这杂种屁股上挨一枪，”希姆莱小声嘀咕，“老子今天死也甘心。”

“别出声，”克里斯蒂安说。希姆莱的紧张情绪把克里斯蒂安也弄得提心吊胆起来。“把你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啦，中尉走运还是倒霉，让他自己负责好了。”

“对我嘛，谁都不用担心的，”希姆莱说。“谁能说我完不成任务？”

“谁也没那么说。”

“你刚才差一点就说出这话来，”希姆莱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此刻能找到一个自己人作为拌嘴的对手，他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尽想着三百米之外的八十个英国兵了。

“闭上你的嘴．”克里斯蒂安说着看看迫击炮手们，那几个人

冷得直发抖。新兵舍纳不住地张嘴闭嘴、肌肉抽搐着打呵欠，模样丑陋极了。不过，炮手们看来都已作好了准备。克里斯蒂安把中尉的命令传达一遍，又往前爬去。他的动作十分小心，以免自己的身体带起灰沙。最后，他来到沙脊右翼的三人机枪组。

士兵们都已准备就绪。面对着小小一座沙丘那边的八十个英国人，一夜枯等战机，大家的神经都受不住了。两辆侦察军车和一辆履带式运兵车只靠着一点突起地形的掩护，要是这会儿天空出现一架担负清早巡逻任务的英国飞机，要是飞机来一次低飞侦察，那么大家全完了。士兵全心神不定地抬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广袤的天空，昨天一天大家也曾这样留神注意头顶可能出现的威胁。天空此时已被冉冉升起的朝阳照亮。幸好太阳升起的位置恰好在他们的身后，一轮旭日跃出地平线不久，光芒万丈。一小时之内，英国人面对着太阳的强光是很难发现这支德军的。

五个星期以来，由哈登堡带队穿越英军的阵线出来巡逻，这已是第三次了。克里斯蒂安肯定，中尉一定曾在营部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告奋勇揽这份差使。战线的位置正一变再变。他们所在的这一段地带乃是缺乏水源又没有公路的沙漠，只长着一些低矮的灌木。这个地带远远突出在战线的右翼，双方投入的兵力寥寥无几。派到这儿的部队主要担负守卫零星哨卡以及混合编队四出巡逻的任务，完全不象靠近海岸的战区大部队，可利用极为宝贵的公路设施和水源，还拥有正规的炮兵和日夜出动的空军机群。

四下，一片随时可能被撕裂的沉寂，一种灾难将临的预感。

克里斯蒂安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一次大战的情况要比

现在好一些。不错，战壕里的厮杀也是够骇人的，可那时打仗讲究个计划性。军粮按时配给；士兵都有一种感觉，即一切事情都在按照某种无所不包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要说有危险，那危险也是通过正常的可知渠道降临的。克里斯蒂安慢慢向着哈登堡靠拢，后者这时又卧倒在沙脊顶部，在地形的掩护之下，用望远镜监视着敌人。在上一次大战的堑壕里，克里斯蒂安暗自思忖，当兵的至少不必听任眼前这么一个追求出人头地的疯子的调遣。最后，克里斯蒂安又想，到一九六〇年这疯子大概会当上德国总参谋部的头子吧。那就让上帝保佑德国士兵吧。

克里斯蒂安蹑手蹑脚卧倒在中尉身旁的沙地上，注意着不让自己的脑瓜被敌人发现。沙脊坚硬的土地上长着一簇矮树，枯干的树叶发出一股淡淡的酸味。

“一切就绪，中尉，”克里斯蒂安向他汇报。

“好，”哈登堡说着仍旧一动也不动。

克里斯蒂安除下军帽，然后一点一点非常缓慢地抬起头来，直到目光可越过沙脊看清敌军的动态时为止。

英国人正在煮茶。他们用小小的铁罐作炉子，燃起了十几处的炊火。铁罐里盛着半罐沙子，又浇注了不少的汽油。炊火发出白灿灿的光。士兵们三五个一堆，围着炊火，手持搪瓷杯，等着茶水沸滚。搪瓷杯的惨白颜色在阳光的照射下并不引起太多的反射，倒是映照着一群群士兵没完没了的奔忙，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三百公尺以外，这些士兵看上去个个都象侏儒；涂着沙漠伪装色的大小军车则象一堆破烂的玩具。

在每辆卡车驾驶室上方的圆弧处都安了一挺机枪，各由一名值星士兵守卫。除去这个防范措施，整个场面颇有一点野餐的气氛，就好象一批城里人挑中星期天，各自撇下老婆，到这荒

凉的野外来度过一个早晨。士兵们昨夜睡觉时用来垫身体的军毯还零乱地散在军车旁边；克里斯蒂安还看到四下有不少士兵剃须刮脸，每人都用半杯子水。克里斯蒂安不由得想道：英国人贮存的水一定不少，所以才会这样浪费。

对方共有六辆卡车，其中的五辆没有篷盖，一眼就可看清车上满载着一箱一箱的军粮。一辆卡车下着篷，很可能装着军火弹药。警戒哨都回到炊火堆旁去了，只是手里的步枪还没丢下。这些人置身在英军战线背后三十英里的纵深，往南边的哨所送给养又是例行公事，克里斯蒂安敢肯定，他们一定觉得没有丝毫的危险。英国兵没有掘壕挖洞，除了卡车车厢以外也没有任何掩蔽处。真是难以想象，这八十名士兵已无忧无虑地在敌人的枪口前活动了好长时间，只待一个人做一下手势，枪支就要开火把他们消灭干净。可他们照样刮脸煮茶，这番景象确是够奇特的。行了，要动手的话，此其时也。

克里斯蒂安看看中尉。中尉脸上挂着凝结的隐笑，果然象希姆莱说的那样，正兀自哼小调。那隐笑简直带一点钟爱的意味，活象一个成年人看婴儿在围栏里笨拙地滚爬时脸上所带的表情。可哈登堡硬是不肯做手势发命令。克里斯蒂安干脆在沙地上躺得舒服一些，眯起双眼把前边低地上的敌人看个真切，一边耐心等待着。

在英国人那边，水煮沸了，喷出一股股的蒸汽，化进了寒风。克里斯蒂安看着汤米们按照一定的比例往沸水里倒茶叶，又从背包里取出糖块，和着罐装炼乳往茶水里倒，神态好不安闲，简直象在家里舒舒服服过日子。他们一定会煮一罐味道特浓的好茶，克里斯蒂安这样想道，要是他们预感到不必再留下什么供午饭或晚餐之用。

他又看见从每堆炊火旁走出一名士兵，把罐头和背包送回到卡车妥帖地收藏起来。汤米们挨个儿到冒着蒸汽的锅里舀茶，每人端着一满杯的茶水啜饮着。英国兵席地而坐吃早餐的时候，偶尔，风向一转，便有隐约的人声笑语传来。克里斯蒂安伸出舌头舔舔嘴唇，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心中充满了艳羡。十二个小时以来，他没吃过一点东西；而自从离开德军的指挥哨所到现在，他没喝到一口热水。这时，他简直闻到了热茶的浓香，好象尝到了稠糊般的上佳饮料的滋味。

哈登堡趴着一动也不动，脸上依旧挂着隐笑，照样兀自哼着不成调子的小曲。他到底还等什么呢？等着让敌人发现德国巡逻队？这样就无法从容不迫地歼灭敌人，而是非大打一场不可了。也许他追求的正是这个？要不，他是在等着敌机飞来？克里斯蒂安看看周围的士兵。大家都用很不自然的僵硬姿势蹲伏在地，向中尉投来不安的目光。克里斯蒂安右首的一个士兵老是往干渴的嗓子眼里咽口水，咕嘟咕嘟的声音响得真叫不合时宜，甚至还带一点金属的铿锵。

克里斯蒂安又一次扭头看看哈登堡，他知道这家伙正得意呢。军事当局实在没有权利把这样一个人放在指挥岗位上。军队生活本来就已够糟糕的了。

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围着卡车的英国兵开始往烟斗里塞烟草，要不就点着了香烟。那边，心满意足、安全闲适的气氛变得更浓了，与此同时也把克里斯蒂安的烟瘾勾起来了。隔得那么远自然很难仔细端详英国人，可是看上去他们同普通的英国兵没什么两样，都象是从一个模子里捣出来的，全都精瘦精瘦的，穿着过分宽大的军大衣，举手投足显得迟钝，谨慎。

几个英国兵吃完早饭，很勤快地用沙子擦了饭盒，走到卡车

旁，开始把军毯折叠起来。卡车顶上的机枪手跳下车来——该轮到他们吃早饭了。有两三分钟的工夫，车顶上的机枪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是罗，克里斯蒂安这下明白过来，中尉等待的正是这样的时机。他赶快往四周扫了一眼，看看一切准备工作是否就绪。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趴着没动，姿势还象原先那样费劲。

克里斯蒂安看看哈登堡。如果说中尉同样看到了对方撇下机枪的有利时机，他却仍然不动声色。还是原先那种隐笑，照样哼着小调。

克里斯蒂安注意到中尉的那一口牙齿委实难看，可说是此人身上最丑陋的部位了。其大无比的阔板牙全长得歪歪扭扭的，牙与牙之间隙缝很宽，使人可以完全有把握断定，不管喝什么，这人的嘴里准会发出啜饮的奇响。这家伙正自鸣得意哩！中尉趴在沙脊上，捧着一副双筒望远镜窃笑，意识到所有士兵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只等他一挥手便可结束这难以忍受的延宕；意识到大家这会儿对他恨之入骨，同时又无不慑服于他，也无法理解他的意图。这样一想，中尉的全身好象都表现出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态。

克里斯蒂安眨眨眼，又一次朝英国兵那边眺望，可这一回眼前象是蒙上了一层阴翳。他拼命眨眼，试图把哈登堡骷髅脸上那嘲弄的表情逐出视觉去。这时，英军方面已有替补的士兵爬上车顶在机枪后面站岗了，其中一人没戴军帽，露出了一头的金发。那人抽着一支烟，还把领口解开，让越来越强烈的阳光照射自己的身体，以此取暖。那英国兵叼着一支烟，用腰背部擦着卡车的铁杠来回移动，又把双手轻轻按在机枪的枪筒上，模样好不闲适。可那挺机枪正好对准着克里斯蒂安呢。

这下好了，克里斯蒂安这样捉摸着，中尉放过了战机，还等什么呢？我早就该调查一下这家伙的底细，克里斯蒂安暗暗后悔，乘着当时的大好时机。从格莱莘处打听她的丈夫。这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打什么主意？什么原因使他乖戾到这种地步？跟此人打交道最好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行了，行了，克里斯蒂安在心底央求着，快下命令吧！这时，两个英国军官正从运输车队集结的地方走开去，两人手里拿着铁铲和手纸。

可是哈登堡照样不动声色。

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已也开始往干涩的嗓子眼咽口水。他浑身发冷，彻骨的寒意比之方才醒来那工夫有增无减。背部的肌肉一阵阵微微抽搐，神经质的颤动怎么也无法抑制。舌头象是肿得厉害，撑满了口腔；嘴唇里边全是沙土。克里斯蒂安低头瞧瞧自已搁在自动步枪枪筒上的手，又费力地活动一下手指。手指的动作缓慢得反常，仿佛已不受他本人的使唤。克里斯蒂安绝望了：我再也没法开枪啦。中尉可能这就打手势发命令，我得把枪举起来，可是僵硬的双手已没有这点力气。眼睛里一阵阵刺痛，克里斯蒂安只好不住地眨眼，直到双眼开始淌泪水。面前低地上的八十名英国兵，连同他们的卡车和炊火，顿时变得模糊不清，在泪眼前影影绰绰地摇曳着。

受不了，真让人受不了。在此潜伏了这么长的时间，眼看着供你射杀的敌兵醒来，烧好早餐，点着香烟，又去不慌不忙地拉屎。这会儿，脱了裤子分散着在远离卡车的地方解手的足有十五至二十人……不管哪一国的军队，当兵的生活总是大同小异……早饭之后的十分钟里要是再不开火，就不会有合适的时机了……从军那天，鼓角喧天，旌旗飘扬，你行进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上；当时当地你断不会想到打仗就意味着在这片连

阿拉伯人也从未涉足的寒气刺骨的沙漠上潜伏十个小时等待战机，眼睁睁看着二十个英国兵在昔兰尼加大沙漠里脱下裤子，对准一个个的茅坑拉屎。让勃兰特来拍一张照片，投到《法兰克福报》去，该有多妙！

克里斯蒂安听到身边有人发出一种奇怪的格格声，便慢慢转过脸去。又是哈登堡，正乐得直打哈哈呢。

克里斯蒂安把头别过去，赶快闭上眼睛。该结束了，他默默寻思着，这一切实在应该收场了。格格的干笑声，拉屎的英国人，哈登堡中尉，非洲，太阳，寒风，还有这场战争，一切都该结束了……

这时，在克里斯蒂安的身后传来一声巨响。他睁开眼睛，短暂的一瞬之后才看到追击炮弹在敌人中间开了花。这么说来哈登堡下令进攻了。追击炮弹正好击中那抽烟的金发英国兵，一下子，这人化作齑粉消失了。

卡车开始燃烧。一发又一发的炮弹在其它几辆军车中爆炸。机枪被拖上沙脊，业已开火，向着英军的车队扫射。那些瘦小的人影东歪西倒，象是给打懵了。正蹲着大便的士兵忙不迭提拉裤子，笨拙地绊跌着四下乱窜；在沙漠灰黄的强光里，那些人精光的白屁股显得特别触目。其中的一人竟笔直往沙脊这边跑来，似乎完全晕了头，不知子弹是从哪儿射来的。蓦地，在离德军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此人终于看见了机枪。那英国兵一时完全惊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过后才突然转过身去，一手提着裤子，想逃开这阵弹雨。不知道是谁，象是事后记起了他，信手一扣扳机，那英国兵应声倒地。

哈登堡大声叫喊着指点追击炮手射击，发布命令的间隙中还是一阵阵地格格干笑不已。两颗炮弹击中了英军的弹药车。

一大股浓烟起处,军车爆炸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里,钢铁的碎片呼啸着在德军的头上乱飞。车队的前边,英国兵横尸遍地。一名中士好不容易组织了十来个人的战斗队列，跌跌撞撞地穿过沙地往沙脊这边冲，一边胡乱地放枪。有谁一枪把英军中士撂倒了,那人坐在地上还是不住地射击，直到挨了第二枪,才头着地一个翻滚死了。

英军中士率领的小队顿时作了鸟兽散，可没等他们跑回卡车,都被一一打死了。两分钟之后,汤米们的枪声完全沉寂下来,只见燃烧的卡车吐出大团黑烟，被凛冽的寒风吹着朝远离沙脊的方向卷去。四处都有伤兵在无力地扭动，就象被碾得半死的小虫。

哈登堡站起身来,举起一只手。射击停止了。“蒂斯特尔,”中尉瞪眼看着燃烧的卡车和英军士兵的尸体，命令道:“机枪继续扫射。”

中尉的身旁,克里斯蒂安也站了起来。“你说什么？长官？”他迟钝地问。

“机枪继续射击!”

克里斯蒂安看看那已被摧毁的英军车队。这时，除去卡车吐出的火舌,敌方已没有一丁点儿活动的迹象了。“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把整个地带扫射一遍,”哈登堡说。“两分钟之后我们去打扫战场。我可不希望前面还有活人。明白了?”

“明白，长官,”克里斯蒂安说着先到右翼的机枪组传达命令,接着又来到另一挺机枪跟前说:“接着打,听到命令再停止射击。”

机枪手们莫名其妙地瞟了他一眼,耸一耸肩,便又继续开火

了。机枪阵发的射击声仓猝短促。除了这声音四下一片沉寂，没人说话，没人喊叫，也没有其它火器的射击声，所以这劈劈啪啪的声响实在令人心惊肉跳，同时又显得十分的不协调。不使机枪的士兵这时都一个个爬起来，站在沙脊顶上看子弹擦着地面打过去，撕裂着卡车近处已死的和受伤的英国兵的躯体。弹雨中，人体发出一阵阵异样的抽搐，蹦跳着犹如被风卷起的沙子。

躺在早饭炊火堆旁的一名英国士兵被击中了。那人突然坐将起来，一仰头，发出一声惨叫。尖嚎声往沙脊这边传来，伴着机枪有节奏的射击，显得十分怪异，象是哪一个熟人在那边叫喊。那英国兵仰着头尖叫，伸出双手乱挥乱舞，机枪手们见状停止了射击。

“接着打！”哈登堡厉声命令。

两挺机枪又同时开火，并都击中了那英国兵。一串子弹打中了他的咽喉，没等他叫完最后一声，那人便倒地死了。

士兵们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幕，脸上都带着同样的表情，人人象是着了魔，又流露出极度的恐怖。

唯有哈登堡的脸色跟大家不同。他翘着嘴唇，露出牙齿，呼噜呼噜发出急促而又不规则的喘气声，还半闭着眼睛。克里斯蒂安费力地回想着先前在什么地方曾见过这副尊容……一张恣意放纵的脸。他记起来了。格莱莘。那是当他同那女人鬼混的时候……克里斯蒂安不由得想到这对夫妻的长相实在太相象了，两人很可能是表亲关系……

机枪没完没了地射击着。此时听上去，这颇有节奏感的嗒嗒声简直就象从邻街哪一家工厂传来的熟悉的机器噪音。沙脊上，两名士兵对眼前这平淡无趣的一幕已开始感到厌烦，于是掏出了香烟，点着火，没事人一般地抽将起来。

看着前边地势较低处还在扭曲不止的英国兵，克里斯蒂安深感当兵的命运何其坎坷多舛。那些人要是呆在英国老家，断不至于有今日这番遭遇。说不定明天就会轮到自己躺在沙漠里，让东区贫民窟来的哪一个伦敦佬用重达一磅的子弹把自己周身射出许多窟窿来。突然间，他体验到了一种优越感。诚然，一个德国男儿会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比波兰人、捷克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都优越；但是最强烈的优越感还产生于你活着，别人却死了。克里斯蒂安回想起战前到奥地利滑雪的那些举止懒散的英国青年。那些人在咖啡馆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用平板的语调扯着大嗓门盖过所有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但愿今天肚子开花，臀部裸露，倒伏在这片沾血沙漠地上的英国军官中就有当年那种贵族子弟在内。

哈登堡一挥手，说："停止射击。"

枪声戛然而止。离克里斯蒂安最近处的那个射手一头大汗，重重叹了口气，把脸一抹，在四下的沉寂里疲乏地斜倚着枪筒休息。

"蒂斯特尔，"哈登堡叫唤道。

"有！长官。"

"给我带上五个人，再加上你一个，"哈登堡说着往前边地势较低业已鸦雀无声的战场走去，双脚不时陷进沙里打滑。

克里斯蒂安朝身边近处的五名士兵一招手，六人跟着中尉向前走去。

哈登堡不慌不忙地朝英军的卡车走去，那模样就好象要向接受检阅的士兵发表演讲。他的手枪插在皮套里，双手在身边不自然地摆动，划出小小的弧度。克里斯蒂安和另五名士兵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来到一个英国伤兵跟前，就是刚才提着裤

带失魂落魄朝德军阵地乱窜的那人。这人胸口好几处中弹，军服上衣已被打烂，血迹斑斑，打断的肋骨沾着血，红白相间的碎屑沾了一身，但他仍然活着，脸色安详地瞪眼仰卧在沙漠上。哈登堡拔出手枪，一拉枪栓顶上子弹，不加瞄准便信手朝那人的头部补了两枪。英国人的脸给完全打烂了，哼哼一声便断了气。哈登堡把手枪放回皮套，又神气活现地向前走去。

他们接着来到另外六名英国兵的跟前。这些人好象全死了，可是哈登堡又下了命令："补枪以防万一。"克里斯蒂安机械刻板地遵命把子弹射进英国兵的身体，感觉却是完全麻木的。

哈登堡一行走近那一排早饭的炊火。克里斯蒂安注意到英国人曾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在铝罐上开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洞，以保证临时搭起的行军灶在煮东西的时候火功到家。只有上帝才知道在这些行军灶上曾煮出过多少加仑的茶水。四周茶香仍浓，夹杂着由卡车处传来的一阵阵的焦味儿，那是烧成了灰烬的毛毯的气味，还在燃烧的车胎的气味，以及几具被炮火击中的人体在烤焦之后发出的臭气。一名英国兵带着全身的火曾从一辆卡车中跳将出来，用一条胳膊肘撑着身子倒地死了。这人的脸已烧焦，却仍然抬着头，显得那么机警，象在搜寻着什么。这儿也中过迫击炮弹，四下有好几条从臀部以下炸断的大腿，因为爆炸时军裤全被炸碎，所以便赤条条地横陈在地上，沾着茶水、罐装的咸牛肉和撒翻了的糖。

一个英国兵是斜靠卡车轮胎坐着死去的。此人的头颅差一点没从躯干上削下来，真个是遭到身首异处的厄运了。克里斯蒂安瞪眼注视着那颗下垂的头颅。这人的脸相象名工人，下颏处筋肉结实；表情既含内在的执拗，又带着奴性顺从的外表；这种表情你可以在很多英国人的脸上看到。这人的上齿是一排假

牙，这时正暴突在口腔外，使双唇形成一种扭曲，仿佛在嘲笑别人。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微微发白的双鬓以下，脸上还留着剃刀殷红的刮痕。原来是个每天剃须修面的人，克里斯蒂安暗暗下了判断，一个讲究军容的士兵。所有的部队里总有这样的人。其实，今天早晨他尽可不必再费心剃须了。

四下里，时而还有人动一动胳膊，呻吟一声。哈登堡他们便分散开来补枪，一时劈劈啪啪枪声大作。哈登堡走到领头的那辆军车跟前，看来这车是指挥车队的军官乘坐的。他在车厢里乱翻一阵，想找到文件之类的东西，结果让他在一个图囊里搜查到几张地图、一些打了字的命令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金发妇人，还有两个孩子。然后，哈登堡引火烧着了军车。

哈登堡和克里斯蒂安站在一边，看着火舌吞噬军车。

“咱们运气不错，”哈登堡说，“他们停车的位置再合适没有了。”他露齿一笑。克里斯蒂安也笑了。这一回可不象进军巴黎途中那场儿戏般的遭遇战，也不象守备雷恩时成天忙着做黑市买卖兼干一点警察活儿那种窝囊的生活；这回算是让他们干了正事，战争嘛，就得这么个打法。四周的尸体可以让你计算出一个实实在在富有价值的战果来。看来美国人帮不了英国人多少忙。

“行啦，”哈登堡对众人吆喝道，“要是你们补枪时漏了靶，就让那英国佬走回老家去好了。现在回咱们那沙丘去吧。”

他带着克里斯蒂安率先往回走去。德国士兵全站在沙脊上注视着他们，在天空的背景前显得特别高大。克里斯蒂安不由得忐忑不安地想到要是有人在这时攻击，自已当然会必死无疑。这样暴露在外使他感到孤立无援；突然间他非常迫切地希望回到自己人中间去……

他们走过英国军官的尸体。那人仰天撅着个细皮白肉的光屁股，活象一个措手不及当众出丑的大贵人。

哈登堡狞笑着问："你记得这人刚才那副狼狈相吗？蹲在地上生怕因为便秘拉不出屎来，正在这时候第一声枪响了。还记得他到处乱窜时那德性吗？一边挥手，一边还拎着裤子……亏他还是英王陛下的陆军上尉呢……我敢说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里谁也没教会他该怎么对付今天这样的局面。"

哈登堡大声笑着。因为想起了刚才那一幕滑稽场面，他越笑越觉得事情好玩，到最后竟笑得缓不过气来，不得不收住脚步在原地站定，双手撑膝弯下了腰。寒风把他那连串的狂笑声向四下送去。

起初，克里斯蒂安一点也乐不起来，可是哈登堡的狂笑感染了他，竟使他同样情不自禁地捧腹大笑。士兵们看见带队的中尉和中士乐成这番模样，也跟着乐了。初时只是嘿嘿几声，但是上司的狂笑感染性委实太强，逗得这五名士兵也全捧腹不止；沙脊上的机枪手们这时也应和着大笑。连串的笑声掠过遍地弹痕的沙漠，掠过英军的尸体，掠过他们余烬未息的早餐炊火和丢弃四野的枪支，掠过那玩具似的铁铲和燃烧的卡车，掠过那个瘫倒在车轮前几乎身首异处却还从扭曲的嘴唇中间往外突出一排假牙的英国兵，往远处传开去。

第十一章

列车哐啷哐啷笨重地向前驶去，穿行在飞扬的雪尘和弗蒙特州皑皑的群山中间。蒙着霜花的车窗边，身穿大衣的诺亚不住地打哆嗦。这是因为车厢的供暖装置坏了。诺亚看着窗外缓缓向后退去的景色，在这圣诞时节的黎明，景色被笼罩在苍茫的灰白之中，显得格外萧瑟冷落。因为车挤，他没能搞到一个卧铺，这会儿只觉得浑身上下脏得难受，也差不多冻得无法动弹了。男厕所里水结了冰，他无法剃须刮脸。诺亚伸手摸摸胡子拉碴的脸颊，不看也知道自己的脸上积满了黑垢，一定够难看的；浮肿的眼圈背后，双眼一定红红的充着血；领口处一定沾上不少的煤烟。他暗自想道，以这副模样跑去初次会见姑娘的家人真可说是荒唐得出奇了。

火车每前行一英里，诺亚便越是张皇得不知怎么是好。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五分钟，迎面驶来一列回纽约去的车。一时，诺亚神志恍惚，真想跳出自己这列火车，爬上迎面那一列，赶回纽约去。旅途的辛劳自不待言，加上天气冷得够呛，身边的乘客全不住地打呼噜，扭头看窗外又只见夜色中影绰的群山，这样一路行来，诺亚的自信心差不多已消失殆尽。没门！他暗暗对自己说，这一次非砸锅不行。

为把一应事情准备停当，霍珀已先于诺亚动身，比他早来两天，这工夫准已把自己打算结婚、嫁个犹太人的事告诉了她父

亲。事情想必顺利，诺亚置身在积满尘垢的车厢里逼着自己以乐观的眼光看问题。不然的话霍珀会拍电报给他的。姑娘听任他乘火车北上，这说明万事大吉，一切都顺利……

从军不成之后，诺亚便决定尽量合理地重新安排生活，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按理智行事而且有用的人。他开始跑图书馆，每星期花三四个夜晚攻读，研究船舶建造的设计蓝图。报纸上，无线电广播里，大家都在嚷嚷着说造船的事，得建造更多的船舶。是啊，倘使打仗不够格，诺亚至少可以去干造船这一行。今生以来，他从没仔细看过一张蓝图，对于焊接和铆接之类的工序不甚了了。而按照各家权威的说法，要想获得有关这种工序的熟练技巧非得经受几个月集中深入的专门训练不可。但是诺亚心里憋着一股气，照样自学不倦，拼命死记硬背，凭着记忆把一张又一张的轮廓图给描出来。诺亚喜欢读书，所以学得很快；他感到只消再过一个月自己便可以去造船厂，说上几句唬人的行话，准能被录用，上船台挣钱养活自己。

可是，与此同时，他还得考虑霍珀。在这样的时候，正当朋友们都在奔赴前线去经受战争的各种恐怖，他却躲在后方经营个人幸福的小天地，对此诺亚颇有些内疚。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他诺亚清心寡欲，忍着不结婚，希特勒不会因此早一点垮台，日本天皇也不会因此早一天投降；再说，霍珀坚持要结婚。

可是霍珀又十分敬爱父亲。她父亲是个虔诚的信徒，一个坚贞而狂热的长老会教士，一生之中始终牢牢地扎根在家乡这严峻的生活环境里。霍珀的婚事非征得老人的首肯不可。喔，天哪！诺亚看着过道对面一名大张着嘴巴高翘着双脚睡得正香的海军陆战队下士，不由得感叹连连：喔，天哪，世界上的事怎么就这样复杂？

沿着铁轨出现了一座砖窑；从车厢里还可隐约看见一条建筑物拥塞的小街。小街堆满了雪，两端各有一座教堂的尖塔，一点不给人任何美好的预感。接着，他看到了霍珀。姑娘正站在月台上，朝缓缓滑行的列车里张望，向结着霜花的车窗背后寻找诺亚的脸。

诺亚不等车停稳就跳了下来。他在一片冻结成冰的雪地上打了个趔趄，为保持平衡又险些儿让那只破烂的仿皮旅行袋脱手落地。一个老人推着一只大皮箱走过，见状便责备："这是冰，年轻人，是冰。在这上面跳脚尖舞可不成。"

霍珀急匆匆向他走来。姑娘的脸色不好，象有什么心事。她没跑过来亲他，而是在距诺亚三英尺的地方站下了。"喔，老天，"她说，"诺亚，你得刮一刮脸。"

"水，"诺亚烦躁地说，"水都给冻住了。"

两人面对面站在月台上，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诺亚匆匆向周围投去一瞥，看看霍珀是不是一个人来的。这时从车厢里又下来两三个旅客，可是因为列车到达的时间是清晨，没有熟人来车站接他们，这些旅客便都匆匆自己寻路走了。列车徐徐开动出站的当儿，除了那带口大皮箱的老者，月台上只有诺亚和霍珀两人。

诺亚心想事情一定不妙。家里人打发霍珀一个人到车站来，肯定是让她把坏消息向他宣布。

"旅途上还好吗？"霍珀问，完全是虚假的客套。

"很好，"诺亚答道。她裹着一件双排钮扣的厚毛旧大衣，又用一条大围巾紧紧包着头，简直成了一个漠不相干的陌生人。北风从冰封的山里吹来，钻进诺亚的大衣，就好比这大衣不过是层薄薄的棉纱而已。

“嗯，”诺亚说，“咱们是不是打算在这儿过圣诞节了？”

“诺亚……”霍珀轻轻说。她想努力使自己的语调保持镇定，可她的声音却在颤抖。“诺亚，我没对家里人说。”

“什么？”诺亚懵懵然问。

“我没对家里人说。什么也没说。我没说你要来，没说我准备同你结婚，没说你是个犹太人。我根本没提起世上有你这么个人。”

诺亚艰难地咽下一口气。他看看四周一点不带节日气氛的群山，神志迷惘地寻思着：到这儿来过圣诞节真是愚蠢透顶，莫名其妙！

“没关系，”他说。可是这话到底什么意思，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反正看着霍珀的可怜相，看着那紧裹的大围巾，那被清晨的严寒冻得通红的脸庞，诺亚觉得好歹得说些什么安慰她。“一点没关系，”他用体谅的口气说，如同主人对一位举止笨拙而打碎了玻璃杯的来客说句安慰话。“别为这事烦恼。”

“我原来是想说的。”霍珀的声音低极了，加上耳畔有寒风呼啸，他很难听清楚姑娘在说些什么。“我也试过了。那是昨天夜里，话已到了嘴边……”她摇摇头。“我们从教堂回家。我想我可以在厨房里坐下，好好跟爸爸谈一谈了。谁知道哥哥进来了。我哥哥带着嫂子和孩子是从拉特兰回家过节来的。爸爸和哥哥开始谈论打仗的事。我哥哥是个大笨蛋，他胡说什么犹太人都不上前线打仗，而是拼命赚钱。爸爸坐在一旁，只顾点头。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表示赞同呢，还是按老规矩一到晚上九点就要垂下头打瞌睡。可是我怎么也没法……”

“这没关系，”诺亚翻来复去呆呆地说着同样的话，“一点没关系。”他微微转动着手套里的手指，因为手都快冻僵了，一边暗

自盘算：得赶快吃一顿早饭，得喝一杯咖啡。

“我不能在这儿陪着你，”霍珀说。“非回去不可。我离开家的时候，家里人还没醒，这时候怕都起来了。他们见我不在肯定会纳闷的。我得跟家里人一起上教堂，做完礼拜再想法子单独跟爸爸谈一谈。”

“当然，”诺亚说，那快活的神气简直象个白痴。“这样做正合我意。”

“街道对面有一家旅馆，”霍珀说着指指五十码以外一幢三层楼的木屋。“你先住下，吃点东西，洗一洗。十一点光景我来接你。这样行不行？”她焦急地问。

“再好没有了，”诺亚说。“我要刮一刮脸。”他开朗地一笑。仿佛想到了什么绝妙的好主意。

“喔，诺亚，亲爱的……”霍珀挨近他，不太灵活地伸出手来，凄苦地抚摸他的脸。“真太抱歉了。让你失望。我让你失望了。”

“哪儿的话，”他温柔地说，“哪儿的话。”可是在心底里他明白霍珀说的正是事实。她已经让他失望了。对此，他压倒一切的反应乃是惊诧。霍珀做事从来都是可以完全信赖的；她勇气过人，在跟诺亚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有啥说啥，开诚布公。纵然事情的进展令人失望，纵然在这严寒的圣诞早晨，就这样被姑娘撇下，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可诺亚想到霍珀竟也有说了话而做不到的时候，不由得稍稍觉着安慰。他敢肯定自己的行动已一再令姑娘失望，这种事今后也会时时出现。这下好了，两人的关系中间多少出现了某种对等的平衡。有了今天这一幕，日后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她呢？

“别在意，亲爱的，”他蒙着一脸的旅尘，疲乏地冲着霍珀笑

笑。“我看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在那边等着你，”他说着指指那旅馆。“上教堂去吧。还有……”他露出一个悲凉的笑容，“代我做个祷告吧。”

霍珀苦笑着，差一点没掉眼泪。接着，她猛一个转身，大步走开了。尽管穿着笨重的套靴，脚下又滑溜得厉害，她的步子还是同平时一样轻快。诺亚目送姑娘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目送她朝着酣睡初醒的家走去；家里，那位疑虑重重的父亲和那个爱唠叨的兄长此刻正等着她呢。诺亚提起旅行袋，穿过满地是冰的街道，向旅馆走去。推门进旅馆的时候，诺亚蓦地站定。真要命，他暗暗责备自己，刚才我忘记祝愿她圣诞愉快了。

直到十二点半才有人叩门。诺亚在旅馆租下的是一个色调灰暗的小房间，屋里放了一张油漆正在剥落的铁床；破旧的盥洗盆业已裂了缝。这间客房花去他两块五毛的租金，这样身边只剩下三块七毛五分钱可供节日花销了。幸好回程的车票已预先购妥。来的时候原没打算花钱住旅馆。不过，总的说来，情况还不是太糟糕。诺亚发现弗蒙特的伙食费相当便宜，刚才这顿早饭才花去三毛五分，居然还有两个鸡蛋。无精打采地算帐那工夫，他着实叹了一阵子气。战争打起来了，恋爱不顺利，加上算到这个滴水成冰的圣诞早晨差不多已有两千年历史的犹太种族和非犹太人之间动辄流血的纷争，以及按人之常情做父亲的总不太愿意让女儿跟个陌生人去过日子的事实，这一切原已够让人烦心的；更何况还得煞费苦心地打算着过这圣诞节，因为倾囊所出已不满五块钱了。

诺亚走去开门，同时赶紧作出一副他自以为坦荡安详的笑容，准备以此迎接霍珀。不料来人不是霍珀，而是旅馆的一名差

役，一个红脸膛上满是皱纹的老头。

“来了女士和先生，”老头简短地通报说，“在楼下休息室里。”那人说完立即转过身，不慌不忙地走了。

诺亚心急火燎地看看镜子里自己那副尊容，三下两下，用颤抖的手理理短发，又把领带扶扶正，这才离开了房间。他踉踉跄跄顺着吱嘎作响的扶梯下楼去，一路上只闻到地板蜡和肥熏肠的气味。他一边下楼一边问自己：为什么呢？任何神经健全的人都不会同意收我这么个女婿的。身边仅存区区三块钱，信奉的是异教；说到健康，合众国政府已判定他身体孱弱，从征兵队伍中把他刷了下来；没有一技之长；胸无大志，一心只想着同对方的女儿一起过日子，相亲相爱。出身清寒；没有任何造诣；没有朋友。在这位未来的岳丈眼中，诺亚的脸相肯定不善，活象一个外国人；说起话来又多少带点结巴，那口音更是混杂着南腔北调，完全是教育不良以及混迹下等社会的结果。眼前这样的小镇，诺亚先前也到过；他知道在这种地方土生土长的人全都自视甚高，一向囿于家庭的小圈子，待人苛刻；这些人家史渊源流长，足可以同小镇的一石一木相媲美。这些人对于成群结队生活在大城市里、背景不明的异乡人总是侧目而视，恐惧和轻蔑兼而有之。在这绵延万里的大陆上，不管在什么地方，诺亚从来没有象此刻下楼时这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格格不入的外来者。他终于走进了休息室，看到一个男子和霍珀正坐在木制的摇椅里，透过镶厚玻璃的小窗户，向外眺望冰封的街道。

两人听见诺亚的脚步声便都站起身来。霍珀脸色苍白，这一点诺亚注意到了，顿时便产生了一种灾祸临头的预感。不错，霍珀的脸色象一张白纸。诺亚缓慢地向父女二人走去。普劳门先生个子很高，但已弯腰弓背显出老态。看这人生硬的样子，你

会觉得他此生一定尽跟石块和钢铁打交道，过去的六十年里肯定是一成不变地生活，每天早晨不会晚于五点钟起身。他脸部的棱角分明，表情含蓄，银丝边眼镜的后面目光显得委顿无神。霍珀介绍说："爸爸，这位就是诺亚。"老人既没有一点欢迎的表示，也不表现出敌对的态度。

可是，老人把手伸出来了。诺亚同他握了手。老人那手相当粗糙，长满了趼子。诺亚暗暗打定主意：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不能低三下四地乞求，我也不能说假话，不能装出有什么大作为的假象去唬弄人。要是对方同意，再好没有；要是不同意……诺亚拒不考虑后一种可能性。

"很高兴认识你，"霍珀的父亲说。

三人站在那儿，别扭极了。刚才通报有客的老者乃是旅馆的办事员，这会儿正以毫不掩饰的兴趣注视着他们三个。

"我看，"普劳门先生说，"让我跟艾克曼先生谈一谈可能是个不坏的主意吧。"

"好的，"霍珀低声说，音调里那种惊魂不定的意味使诺亚感到一切全完了。

普劳门先生用打量的目光环顾一下休息室。"在这儿谈好象不太合适，"他说着看了那办事员一眼，后者也用好奇的目光瞅着他。"倒不如到镇子里散一会儿步。艾克曼先生反正总想看看市容的。"

"好的，先生，"诺亚说。

"我在这儿等着，"霍珀说着颓然往一张摇椅里坐下去，椅子发出一阵吱嘎，在这鸦雀无声的休息室里听上去显得特别刺耳。办事员听见这声音脸上顿时堆起表示责怪的严厉的神色。至于诺亚，他敢肯定今后每逢倒霉的时候，自己的耳畔一定又会响起

这木椅因承受不了突然的重压而发出的吱嘎声。

“我们大约过半小时回来，女儿，”普劳门先生说。

听到对方叫“女儿”，诺亚禁不住畏缩了一下。这种称呼使人想起一出描写一九〇〇年农庄生活的末流闹剧。当他替普劳门先生拉开门，两人鱼贯走出旅馆的当儿，诺亚更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发现这一切真象做戏，一出渲染到可笑程度的伤感剧。走在积雪的街道上，诺亚瞥见旅馆窗子后面的霍珀，姑娘坐在休息室里正心慌意乱地目送他们走远。两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不慌不忙地慢步走着，走过一家又一家铺子，积雪已被扫清的人行道上，这些店铺都关着门。

差不多有两分钟的工夫，两人只顾走路，谁也不说话；他们的鞋踩着铲子未到处街面的残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接着，普劳门先生终于开口了。“旅馆收你多少钱？”他问。

“两块五，”诺亚答。

“一天？”普劳门先生又问。

“是的。”

“剪径贼，”普劳门先生说。“旅馆老板全是强盗。”

说完这话他又不作声了，两人再次沉默着向前走去，走过一家家商店：马歇尔饲料和粮食店，F.克尼杂货铺，J.吉福特男子衣帽商店；走过弗吉尔·斯威夫特的律师事务所，约翰·哈丁肉铺，华尔登夫人面包店，奥列佛·劳宾逊开的兼营家具和殡葬事宜的公司；走过西北食品商店。

普劳门先生铁板着脸。诺亚看看老人轮廓分明的五官和在一顶老式星期礼帽覆盖下脸上不动声色的表情，又把目光移向那些店铺的橱窗，商号的各种名目直往他脑子里钻，就象一个干活有条不紊的木匠正不动感情地往木板上钉一枚又一枚的钉

子。每一家商号的名字都是一次攻击；每一个名字都象一堵大墙，一篇告示，一支利箭，一番呵责。诺亚感到老人正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无言的方式，转弯抹角地让诺亚领略一下自己女儿出生的环境，这个由普通英文名字紧密粘合的一统天下。诺亚还感到老人正以某种狡诈的手法向他提出责问：一个名叫艾克曼的人如何能与这样的环境协调起来——艾克曼，这个源出纷争不止的欧洲的舶来品，这个孤独飘零的姓氏，与他人无涉的贫贱卑微的姓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的姓氏，一个无根可寻的不相干的姓氏！

诺亚觉得要是对方派兄长出场说不定气氛不会糟到这步田地。诚然，那个做哥哥的会滔滔不绝，耳红脖子粗地瞎嚷嚷，把那些诺亚听腻了的令人不快的论据重复一遍；可是他宁愿听兄长大发雷霆也不愿在这个默不作声的精明的新英格兰人跟前受这样的折磨。

两人走过小镇的商业区，依然沉默着。一片草地的那一边出现一座红砖砌成的学校建筑，那房屋已久经风吹雨打，墙上爬满了枯藤。

“在那儿上的学，”普劳门说着不自然地把头朝那边一歪，“我是说霍珀。”

诺亚看看那座掩映在橡树背后貌不惊人的老屋，暗暗叫苦：又出来一个敌人，又一个潜伏了二十五年的仇雠。门框上方一块久经风雨的石条上镌刻着一句警世恒言式的训诲，诺亚眯起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老生常谈：“你们必晓得真理。”[①] 警句的字迹已褪了色，变得模糊难辨了，可就是这些字母曾目击普劳门家的

---

① 《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几代人从石条底下走进学校，在那里学会读书写字，了解早在十七世纪他们的祖先曾如何在风浪交加的恶劣气候中登陆，首次踏上普利茅斯① 的巉岩。“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诺亚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先父的祈祷，父亲似乎正从坟墓里用引起回响的空洞声音念叨着这句话，一边还自得其乐地欣赏着他本人那种抑扬顿挫的夸张语调。

“花了两万三千块才造起这座学校，”普劳门先生说。“那是一九〇四年的事。一九三五年，工程项目管理总署要把校舍拆了，重造新的。我们不让，说这不是胡乱挥霍纳税公民的血汗钱吗。真是一座出色的学府。”

两人继续往前走去。一百码以外，出现了一座教堂，细长的尖塔威严地矗立着，直刺这午前的天空。再理想不过的地点，诺亚绝望地想到，用这教堂作武器确实手腕高明。说不定教堂墓地埋着普劳门家的列宗列祖，当着这些死者的面霍珀的父亲准备对我摊牌了。

草坡上积着雪。这座用白松木筑成的式样精巧的教堂就坐落在草坡上。教堂的建筑比例匀称，格调较为含蓄，不象法国和意大利式的大教堂高耸云天，仿佛在向上帝作狂热的呼吁，倒是更象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祈求上苍。祈祷文纵然简短，节奏也平板单调，却是言必精当。

“嗯，”走到离教堂还有五十码的地方普劳门先生这样说，“我们好象走得够远了。”他转过身去。“往回走怎么样？”

“好的，”诺亚说。他如坠五里雾中，对周围的一切简直视而不见，只是机械地迈动着脚步，跟着老人回头往旅馆走去。致命的一击尚未落到他头上；多咱才会落下也没法预料。诺亚看看

① 美国麻省东南部的城镇，英国清教徒移民在北美的首批登陆点之一。

老人，发现对方刻着粗大皱纹的脸上挂着一种冥思苦索以及困惑为难的神情。诺亚感到对方正在苦苦搜索枯肠，想找到某些经过斟酌的冷淡但又得体的言词把女儿的情人打发走，这些言词听上去公平合理，可是包含的意思却确定无疑，不容反驳。

“你在跟我捣蛋，年轻人，”普劳门先生说。诺亚下巴的肌肉突然绷紧，准备开始舌战。

“你是在考验我这老头儿的信念原则哪。我不想否认我祈求上帝保佑，让你这小子马上转身走开，跳上火车回纽约去，这辈子不再同霍珀见面。这你是不干的，对不对？”老人狡黠地打量着诺亚。

“对，”诺亚说，“我办不到。”

“这我也料到了。要是你会乖乖走开，那你根本就不会上这儿来。”老人深深吸了口气，望着前面积雪已被扫清的人行道，一面还是照样在诺亚身旁迈着缓慢的步子。“请原谅我把你拖着在小镇里这么沉闷地走了一圈，”老人说。“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平平淡淡不费力地过日子，可是总也得偶尔作出某种重大的决定，问问自己：我真正的信仰究竟是什么？这信仰是好是坏？过去的三刻钟里你就逼得我作这样的反省，我可不会因此对你发生任何好感。我的熟人当中没有犹太人；我也从来没跟犹太人打过什么交道。所以，我非得仔细看看你，然后作出判断，犹太人到底是不是凶悍的异教徒，是不是天生的大罪犯，要不就是同样糟糕的其他脚色……霍珀觉得你这人还不错，可是年轻姑娘犯错误的事多着呢。我这一生始终认为人之初心本善，大家都一样。感谢上帝，在今天之前我还不必按照这样的信念去行事。不管什么其他人到咱们的镇子里来向霍珀求婚，我都会说：‘到家去吧。弗吉尼亚烧好了火鸡，等你吃晚饭呐……’”

这时两人已走到旅馆门前。诺亚听着老人的这一番侃侃而谈竟没注意到已经走回来了。旅馆正门启处，霍珀快步走了出来。女儿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脸上愁云密布，表情阴沉；老人见状也收住了脚步，若有所思地抹一抹嘴。

诺亚感到自己仿佛卧床大病了几周。铺子的名号，诸如克尼、斯威夫特以及西北食品商店，都在他的身后挤作了一团；教堂坟地墓碑上的死者姓名；那座萧瑟冷落的教堂；老人慢条斯理说话的声音；这一切加上霍珀苍白的脸色和心事重重的样子，突然间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了。这时，诺亚眼前出现了纽约河畔自己那间虽破旧但舒适的小房间的景象，他想起了室内的书籍和那架旧钢琴，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回家去。

"怎么样？"霍珀问。

"嗯，"父亲不慌不忙地说，"我正告诉艾克曼先生，说是晚饭有火鸡。"

霍珀脸上慢慢绽开了笑容。她把身子凑上去吻了父亲。"可怎么会拖得这样久的？"她又问。诺亚浑身没劲，精疲力竭，竟不觉得快乐，不过在昏昏沉沉之中，他明白事情总算顺利解决了。

"不妨带上你的行李，小伙子，"普劳门先生说，"让那些强盗把你抢个精光简直毫无意义。"

"行，"诺亚说。"行，当然这么办。"他做梦似地缓慢跨上旅馆门前的台阶。诺亚拉开门，又回头向父女俩看了一眼。霍珀搀着父亲的胳臂，老头脸上挂着笑容。虽说笑得有点勉强，多少还带着一点苦涩的意味，但毕竟是笑容。

"喔唷，"诺亚说，"我忘了。祝圣诞快活。"

接着，他便进屋取旅行袋去了。

第十二章

征兵委员会设在一家希腊饭馆楼上。那是一个宽大的顶层，空落落的房间里没有什么陈设，弥漫着从楼下飘来的阵阵油烟味和烹调不善的鱼腥，地板积满尘垢；从天花板挂下两个不带罩子的灯泡，照射着室内两张行将散架的木折椅和堆满乱七八糟东西的办公桌。桌旁，两名身穿便服的秘书正百无聊赖地在打字机上打表格。一堵临时搭起的墙把候见室同征兵委员会所在的内室分隔了开来，这时正有嗡嗡的人声传过来。十来个等候召见的人坐在折叠椅里：神色庄重将届中年的男子，身穿质地考究的西服；一个穿皮茄克的意大利小伙子由母亲陪着前来；还有几对青年男女，他们带着防备的神情紧捏着彼此的手。在迈克尔看来，候见室里的人全是困兽犹斗；他们瞪眼看着墙上那面皱皱巴巴纸做的美国国旗以及各种油印和铅印的告示，脸带愠怒和辛酸。

迈克尔从他们坐着的姿势猜想，这些人大概都有家庭的拖累，要不就患有可以缓服兵役的各种疾病。陪这些人同来的女眷，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都用责难的目光看着在场的其他男子，好象马上就会骂出声来："我一眼就能把你看透。你的健康状况良好，保险箱里又藏了大笔的钱。你是一心要我的儿子或我的丈夫去替你打仗。哼，这一回，你溜不掉啦。"

征兵委员会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由妈妈陪来的黑眼

殊的矮小少年。那做母亲的哭得伤心；小伙子脸涨得通红，一半是发怒，一半则因为害怕。候见的人全用冷漠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他，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一具僵卧沙场的尸体，墓地上一个木制的白色十字架，一名手持报丧电报正按门铃的西方联合电气公司的邮差。旁人的目光里没有一丝怜悯的意味，有的只是幸灾乐祸的冷酷眼色，似乎在说："好哇，这狗崽子到底没骗过当官的。"

一名秘书办公桌上的蜂音器传出嘈嘈的信号声，她站起身来，往房间那一头阴沉地看了一眼，随即高叫："迈克尔·惠特柯！"秘书的声音十分刺耳，语调懒洋洋的。这女人长得丑陋不堪，大蒜鼻子下面涂了一片血一般的口红。迈克尔应声站起的当儿还注意到她长了两条罗圈腿，丝袜皱得不成体统。

"惠特柯，"秘书又大叫一声，语调已带着明显的怒气和不耐烦。迈克尔朝她摆摆手，微笑着说："请息怒，亲爱的。我这不来了。"

秘书带着令人颤栗的优越感冲他一瞪眼。迈克尔觉得对方采取这种态度原也怪不得她。在政府里干事的自然而然都傲慢成性，而眼前这女人除此之外还享有一种令人飘飘然陶醉的权力感，亦即她可以把男人们打发到前线去为她送命，而在这女人的一生中显然还从来没有哪一个男子怀着好感看过她一眼。迈克尔一边往门口走去，一边想到各种各样受到压制的社会少数派：黑人、摩门教徒、裸体主义者、没有尝过爱情滋味的女人；所有这些人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取得某种报偿。要征兵处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人情味，非得找个圣人来干这一行不可。

推门的当儿，迈克尔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微微有些发抖。他恨自己没出息，暗暗骂一声荒唐，便走上前去面对着长桌背后坐成

一排的七名征兵委员。委员们一齐转过头来看着迈克尔。那七张脸庞构成了征兵对象的对立面。外边的候见室里，人们恐惧，怨恨，彼此争辩；象是为了与那种气氛相匹配，这间屋子里充满着一种无情的猜疑，一种工于心计的变本加厉的冷酷。迈克尔板着脸看看那七张冷冰冰的面孔，暗自寻思：换了任何其它的场合，我才不愿跟这些家伙中的随便哪一个搭话呢。还算什么邻人！是谁选中这七个宝货的？这些人从哪儿来？干吗都急着打发街坊去打仗？

"请坐，惠特柯先生，"委员会主席说着不耐烦地指指长桌那一头的一把空椅子。主席是个胖胖的老头，脸上拖着一块块下垂的肥肉，眯缝着的双眼射出愠怒的光。即便在说"请"字的时候，他的嗓音中也带有某种强制性的威势。迈克尔朝对方指定的座椅走去，一边在心里嘀咕：你这老东西可曾参加过哪一场战争？

其他的委员们这时都把脸转过来，对着迈克尔看，那模样就象巡洋舰上的大炮一齐转过炮口来准备开火。迈克尔一边落座，一边纳闷：真是怪事，我在本区住了十年，可从来没见过这七人中的任何一个。看来这些家伙先前都偷偷蛰居在地下室里，专等眼前这一刻的到来。

委员们背后的一堵大墙上挂着美国国旗，这面旗子倒是货真价实的布旗。房间的色调灰暗，委员们身穿暗褐色和藏青色的西服，又全脸带菜色，在这么个环境中，国旗算是提供了唯一的一点色彩。迈克尔眼前突然出现一种幻象，仿佛看见举国上下数以千计的这类征兵站，数以千计这类背靠国旗脸色冷峻、目光猜疑的秃顶老头，数以千计面对着征兵委员憋一肚子火可又走投无路的小伙子。此情此景说不定正是一九四二年最重要的一幕，最为普通常见的象征性画面；一切恐怖、暴力和奸诈都可归

结到这一幕，这不讲仁爱的卑劣的一幕；而为了给征兵程序增加重要性或添加一点高尚的色彩，就唯有在沙场上或死或伤以身报国了。

“听着，惠特柯先生，”主席说着眯缝起一双近视眼，胡乱翻弄着一份卷宗，“你在这份报告里要求3A级的免役特权，说是有家小拖累。”主席朝迈克尔恶狠狠瞪一眼，仿佛面前是个嫌疑犯，而主席正向他提出诘问：“你用来射杀死者的凶器藏在什么地方？”

“是的，”迈克尔说。

“本委员会已查明，”主席高声说，“你和你的妻子并未生活在一起。”老头得意洋洋地向众人扫视一眼，好几名委员连忙点头不迭。

“我们离婚了，”迈克尔说。

“离婚！”主席说。“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

“行了，”迈克尔说，“让我替你们节省点时间吧。我是准备去报到从军的。”

“什么时候？”

“等到我导演的那部戏上演。”

“那要等多少时间？”长桌另一头一个矮胖子尖刻地问。

“两个月，”迈克尔说。“我不知道你们那文件上写了些什么，不过我得负担母亲和父亲的生活，另外还得支付赡养费……”

“你的妻子，”主席看看手边的一堆文件，用刻薄的口吻说，“一星期挣五百五十块钱……”

“那是当她工作的时候，”迈克尔说。

“去年一年她工作了三十个星期，”主席指出。

“不假，”迈克尔颓唐地说，“可今年没做过一个星期的工

作。”

“不过，”主席一挥手说，“本委员会得把各种可能的收入都估计在内。过去的五年，你妻子一直有职业；没有理由断定她今后就不工作了。另外，”他又低头看看摊在面前的文件，“你声称你的双亲靠你维持生活。”

“是的，”迈克尔叹一口气。

“你的父亲，本委员会业已查明，每月领取六十五元的养老金。”

“不假，”迈克尔说，“可是靠一月六十五块钱的收入你能维持两人的生活吗？”

“眼下这种时候，”主席庄严地说，“人人都得做出某种牺牲。”

“我不愿跟你辩论，”迈克尔说。“我跟你说过了，两个月之后我就报到。”

“为什么？”长桌另一头的一名委员问。这人挂着夹鼻眼镜，闪着寒光的镜片背后双眼盯着迈克尔瞧，仿佛打定主意要探出对方这最后一个托辞的含义。

迈克尔看看周围金刚怒目的七张脸，咧嘴一笑。“我不知道，”他说。“你们各位知道吗？”

“问话到此结束，惠特柯先生，”主席宣布。

迈克尔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去。他意识到七双喷射怒火的眼睛正全盯着自己。迈克尔突然意识到委员们这时一定都有反受人骗的感觉；按他们原来的心意，肯定情愿设下陷阱引他上钩，对此委员们是作好了准备来的。

候见室里的人都抬起头来看迈克尔，发现他这么快就走出办公室来，全露出诧异的神色。迈克尔冲着大家笑笑，很想说句

俏皮话开个玩笑，可是对着这群提心吊胆等候传唤的可怜虫说笑话，未免太狠心了。

"晚安，亲爱的，"他向办公桌旁面目可憎的女秘书说。这句俏皮话他实在没法不说。对方还是用那种一成不变的居高临下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这种目光的含义就在于：我不会应召入伍去送命，你却可能被打死，所以我比你优越。

迈克尔迎着希腊饭菜浓烈的气味往楼下走去，脸上还是照样挂着淡淡的笑容，可是心里不免沮丧。他想自己本应该在开战的第一天就去报名的，那就不必经受刚才这难堪的一幕了。时届残冬，夜晚的寒意已不再凛冽彻骨。迈克尔缓慢地走在一对对散步的男女中间，不免自惭形秽，仿佛别人都正用猜忌的眼光看着自己。这些男女对于一个街区之外希腊饭馆楼上又脏又乱的顶层发生的事，对于那场以他们的名义展开的人与人之间卑劣丑恶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两天后，迈克尔下楼取信件，发现征兵委员会寄来一纸通知。"关于你提出的请求，"通知上这样写着，"兹决定自五月十五日起把你重新编入1A兵役级。"迈克尔读着通知不禁哑然失笑。委员大人们还是设法挽回了上一次接触的败局，取得了胜利。不过，乘电梯上楼的时候，迈克尔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因为这么一来，不再需要他自己拿什么主意了。

第十三章

晨曦微露。诺亚睁开眼睛，看看妻子。他发现妻子的睡姿很特别，象在保守着某种机密不让泄漏出去。他在心底叫着妻子的名字：霍珀，霍珀，霍珀。她大概属于那种神态严肃、身材娇小的姑娘，在那个建筑物全镶着白色护墙板的镇子里，你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姑娘急匆匆赶路，直奔自己隐秘的目的地而去。霍珀这样的姑娘大概也不会在闺房的角角落落里秘藏太多的宝贝，无非只是些鸟羽、枯花、从《哈泼市场报》剪下的过时插图以及穿喇叭裙的美女画之类的小玩意儿。姑娘们的事儿男人是不懂的。要是你有姐妹，情况兴许会不一样。就诺亚而论，妻子的经历就象一只上了锁的保险箱，对其中的内容他一无所知，简直同娶了个西藏高原的牧羊女或是法国的修女差不多。当年他在特罗里上校主持的少年军校学习的时候，望着"进校皆乳儿，出校成壮汉"的校训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当儿，霍珀大概正迈着端庄的步子走在枯草掩埋的普劳门家列宗列祖的坟地上吧。那会儿她在干什么呢？如果说世间万事都有一定之规，那么霍珀当时就已经应该准备着有朝一日会碰到诺亚，准备着在这拂晓时分躺在诺亚身边做他的妻子。同样，诺亚也该一直准备着有朝一日碰上霍珀。这是说如果事事确有定规可循的话。真叫人没法相信。倘若罗杰不认识霍珀（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得问问清楚）；要不是罗杰多少出于捉弄人的动机决定请客给他介绍个女朋友；要是

罗杰从自己认识的十来个姑娘中挑了别人请来作客，那么今天早晨这两人便不会睡在一张床上。一切都出于偶然性，这才是生活中唯一的法则。罗杰。还有他的歌声“你使时间和爱情变得珍贵，还会做蜜甜的糖；可是，你会赚钱吗，宝贝？这点我可真想知道。”要是罗杰命大活到了今天，那肯定也已卷进菲律宾或巴丹等地的战事。可他们却在这儿占着罗杰的房间，甚至还占了他的床铺，因为这张床比较舒服。诺亚那张旧床已朝右倾斜得厉害，很难保持平衡了。这一切全发生在当初诺亚伸手往图书馆书架上取一部题为《赫尼的蛋及其它剧本》的叶芝著作的时候。如果当时他想拿一部别的书，那就不会撞到罗杰身上，也不会搬到这儿来住，更不会认识霍珀。那么这会儿霍珀就可能同别的男人一起躺在另一张床上，任那男人盯着她瞧并暗暗念叨，我爱她，我爱她。一想到这种或然性，你会觉得世事确象一个悖理的深坑，没有什么定规可言；爱情、死亡、战争，一切都无定规可言。唯一的公式就是，人加上人的愿望和打算恰好与偶然性相等。真是不可思议。定规想必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被巧妙地伪装起来罢了，就如同一名出色的剧作家善于把情节的进展掩盖起来一样。也许等到临死的那一刻，一切才会在你眼前豁然明晰；到那时你会说，哦，现在我明白了剧作家为什么在第一幕戏里安排这个角色出场。

巴丹。很难设想罗杰会对任何人唯唯诺诺地说“是，长官”；很难设想罗杰头戴钢盔的样子。诺亚一想起罗杰，眼前总是出现对方在脑门上歪歪斜斜覆一顶咖啡色破呢帽的形象。很难设想罗杰伏在积满泥浆的堑壕里作战；很难设想一个用钢琴弹奏贝多芬乐曲的人会在丛林里挨炮弹；很难设想罗杰这样的人会失败，即便在战争中。罗杰生来就是个胜者，那是因为他从来不把

胜利看得至关重要，只不过觉得稳操胜券是一件有趣的事罢了。诺亚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强者会哇哇叫着被一颗迫击炮弹炸得血肉横飞，或是被机枪子弹射出一身的窟窿而倒地死去。诺亚也想象不出罗杰这样的人会投降；你倒是不妨设想这样的场面：罗杰向着命令他放下武器的日本人做个鬼脸，一边说："喔，老天，你是开玩笑吧？"诺亚无法想象罗杰长眠在棕榈树下的某一座坟墓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任由丛林的霉湿把他的头颅蚀化成骷髅。罗杰可曾吻过霍珀？有可能。吻过霍珀的其他男人有多少？身旁枕上的脸诡秘莫测。真是一口上了锁的保险箱。她喜欢过几个男人？在弗蒙特州和布鲁克林区，当她躺在单人床上的时候，她头脑里曾出现过什么样的幻想？说到别的男人，他们之中已有多少名战死在太平洋上？在她抚摸过的小伙子和成年人之中，在她喜欢过并且对之产生过非分之想的男性之中，还有多少人今天依旧好好活着，可是不在今年便是明年，又将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死去？

什么时候了？六点十五分。再恋床五分钟。今天多少有点象放假。不用再去听铆钉枪刺激神经的巨大噪声，不用爬上船台挨寒风的吹打，不用到帕赛克造船厂去，让嗞嗞尖叫的焊机发出强光来损害自己的眼睛。今天，诺亚得上征兵处，过后还得再一次去总督岛，进行体格复查。官僚体制办事老犯重复的毛病，就象一名记性极差的银行出纳员，把同一行数字加了一遍又一遍。所以，今天得再一次站到魏塞曼牌X光机的面前，得再一次让漫不经心的医官用手指摆弄睾丸，一边命你"咳嗽！"行了，没有疝气。今天得再一次忍受那些无精打采的精神病医师的查问："你曾同其他男人发生过关系吗？"问题提得这么笼统，真让人觉着难堪。军队里的大人先生们认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

不正常的。那么他同罗杰的关系，他同船厂当班工头文雪特·毛里埃律特的关系该怎么说呢？后者曾掏钱买啤酒请诺亚喝，还吹嘘说他曾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那一周扯下了都柏林邮局悬挂的英国国旗。诺亚与那位将自己收藏的一部《爱默生全集》作为结婚礼物相赠的老岳丈的关系又怎么说？还有，诺亚同他自己的父亲的关系，那位从敖德萨出发周游了半个世界，一生多欲望又善撒谎的宗教预言家，如今已成了小盒内的一撮寒灰，在加利福尼亚某个阴森森的遗骸寄存所里，凄凉地遭着冷落。再有，诺亚与希特勒和罗斯福，与托马斯·杰斐逊和莎士比亚的关系该怎么说？与底特律城郊暗褐色破屋败楼里的军校校长特罗里上校的关系又算怎么回事？那上校每天下午总得灌下一夸脱的波恩彭烈性威士忌酒；就是此人，一次曾对毕业班学员训话说："人间唯一的优点就是勇敢。我可不喜欢那种发火也讲究慢性子的松包！"诺亚同自己的儿子不也将发生某种关系吗？尽管还没有怀胎，可这未来的小生命已是一种潜在的事实，在这黎明时分正存在于床上霍珀与他自己身体的中间。儿子日后会不会动辄发火？为什么发火？谁会激得小家伙发火？发火的起因和结果又怎么样？在某个遥远的岛屿上是否也已有一座坟墓在等着他？有没有一颗迄今尚未制成的子弹有朝一日将射倒还没出世的儿子？另一个大洲的某处有没有一个迄今尚未投胎归附的灵魂将在本世纪晚些时候从步枪准星里瞄着诺亚儿子的心脏把他作靶子？行葬礼的教士将向哪一种宗教的神道祈求？是基督，是耶和华？究竟哪一个？也许因为举棋不定而把两位神道同时都扯进来，好象一个精明的赌棍两面下注。"谨向有关的随便哪一位上帝提出呼吁——行行好，请接纳这死去的小伙子，让他进入随便哪一位辖下的随便哪一座天堂吧！"荒唐！你躺在刚刚同你结婚的女

人身边，却已就儿子日后的葬礼方式操起心来。要知道，生儿子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呢。葬礼之前还有不少的其它问题。给孩子行洗礼还是割礼？“你这行了割礼的下贱坯子！”那是中学第一学期在《艾凡赫》① 那部书里读到的。一九二〇年，匈牙利革命政府被推翻，在对犹太人进行血腥屠杀的过程中，暴民在布达佩斯街头扯下有犹太人嫌疑的男人的裤子，其中凡是行过割礼的无一逃脱被残害的厄运。穷苦的基督徒出于卫生原因也曾有行割礼的；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可能丝毫不亚于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们，可就是因为被人发现行过割礼，照样惨遭横死。决不能再去多想犹太人问题。一个人要是陷入沉思，不管你思考的题目是什么，那么想来想去总是无法解脱。不知道世间可曾有过犹太人能够避免此种命运的时候。哪一世纪呢？也许是公元前五世纪吧。

六点二十分。该起身了。绿草茵茵的小岛上，医官们正等着呢。那艘以某位将军的名字命名的渡船在等着；X光技师们在等着；刻有“淘汰”字样的橡皮印章在等着。以前的战争中体格检查是如何进行的？在X光透视术发明之前。在夏伊洛② 打仗的士兵当中肺部有疤痕而自己又始终蒙在鼓里的人有多少？派到波罗底诺③ 厮杀的士兵当中多少人患有胃溃疡？塞莫皮莱④ 战场上有多少人会被今日的征兵委员会判定因为脊柱微呈弯曲而不让入伍？特洛伊城郊阵亡的古人中有多少今天经体检而被归入4F级健康不良的分子？是该起身了。

---

① 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旧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② 死海西北古村，被法利赛人战火所毁。

③ 莫斯科西部小村名，一八一二年法俄在此大战。

④ 一译“温泉关”，希腊中部山隘，公元前四八〇年希波在此激战。

霍珀在他的身边动弹了一下。她往诺亚这边转过身来，把一条胳臂搁在他胸口上。霍珀从睡梦中逐渐醒来，可还困得厉害，正以丈夫非妻子莫属的态度，轻轻抚摸诺亚的胸膛和腹部。

"床，"睡意犹浓之中，霍珀含糊不清地吐出这个字眼。诺亚朝妻子笑笑，伸手把她紧抱在怀里。

"几点钟了？"她在诺亚耳畔悄声问。"天亮了吗？你得走了？"

"天亮了，"诺亚说。"我是得走了。不过，"诺亚微笑着说，一边紧偎着妻子那熟悉的娇小身躯，"不过让政府的人再等十五分钟我看问题不大。"

门上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当时霍珀正在洗发。霍珀下班回家发现诺亚还没从政府岛① 回来，就连灯也不开，在夏天昏暗的暮色中，独个儿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忙乎，一边等着诺亚。

这时，霍珀正低着头在盥洗盆里洗发，沾着肥皂的洗发水滴在她闭合的眼睑上。她听见诺亚走进大房间来的声音。

"诺亚，"她叫了一声，"我在这儿。"霍珀说着拿一条毛巾包了头，全身赤裸着，向丈夫转过脸去。诺亚的脸色严肃而镇定。他不太用力地把妻子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在洗发时淋湿了的颈脖子。

"果然是这么回事，"她说。

"不错，"他说。

---

① 指 Governor's Island (总督岛)。Governor 与 Government 前二音节雷同，又因政府在该岛设体检站征兵，故有此戏谑语。

"X光透视怎么说？"

"我猜想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他的声音超脱，平静。

"你没对他们说？"她问。"上一次检查的情况你说没说？"

"没有。"

她真想问问诺亚干吗不说，可马上又克制了自己，因为凭着一种紊乱的直觉她明白诺亚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明白。

"你没告诉他们说你在国防工厂干活吗？你连这一点也没说，是吗？"

"是的。"

"我去说，"她提高了嗓门，"我这就亲自去一趟。肺上有疤痕的人可不能……"

"嘘，"他说，"嘘！"

"愚蠢到了极点，"她试图使用辩论家缜密的逻辑，"病人到军队里去干什么？你会垮了的。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多一个负担。他们不可能把你训练成一名真正的士兵……"

"不妨让他们试试看，"诺亚脸上慢慢绽开一丝笑影。"无论如何他们可以试一试。至于我嘛，我至少能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试试。不管怎么说，"诺亚亲亲霍珀的耳根，"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决定试一试了。今晚八点我已宣誓入伍。"

她把身子挣脱出来，后退一步。"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两个星期，"他说，"他们给新兵两星期的时间料理一下各种私事。"

"跟你这人说道理到底有用处没有？"霍珀问。

"没有，"诺亚用极轻的声音回答说。

"见他们的鬼！"霍珀说。"他们干吗不在第一次就把你拖进军队去？为什么？"她大声叫喊着，冲着征兵委员会、陆军医官

们、前线的部队以及各国首都的政治家们，冲着战争、时势以及日后的一切艰辛苦难，提出自己的责问。“他们怎么就不能象神志健全的正常人那样行事？”

“嘘，”诺亚说。“我们只有两星期的时间了，可别再浪费一分一秒了。你吃过了吗？”

“没有，”她说，“我在洗头。”

诺亚在浴缸沿上坐下，委顿地朝妻子微笑。“把头发洗完，”他说，“我们到外面吃晚饭去。听说二号街上有家馆子，那儿的牛排极为出色，天下无双。三块钱一客，可全是……”

霍珀一下子扑倒在他的膝盖上，紧紧抱着丈夫。“喔，亲爱的，”她说，“喔，亲人哪……”

诺亚抚摸着妻子赤裸的肩背，象是要把这形象牢牢铭记在心。“接下来的两星期里，”诺亚的声音平静得几乎纹丝不颤，“我们去休假，就算是把私事料理一下。”他朝霍珀一笑。“我们到科德海角去，可以游泳，再租两辆自行车各处逛一逛。吃饭的时候，就尽拣三块钱一客的牛排。行了，求求你，宝贝儿，别哭啦。”

霍珀站起身来，眨了两次眼睛。“好了，”她说，“眼泪止了。我不再哭了。给我一刻钟时间让我准备一下。你等一等，行不行？”

“行，”他说。“不过，动作快一点。我饿坏了。”

她把包头的毛巾取下，继续洗发。诺亚坐在浴缸沿上，看着妻子。霍珀不时抬起头来，从镜子里看看丈夫憔悴消瘦的脸庞。在这杂乱无章的房间里，在俗不可耐的彩色灯泡的光线下，诺亚坐在浴缸的瓷沿上，脸色茫然，可又充满了对妻子的柔情。霍珀明白，她会牢牢记住诺亚此时此地的这副表情，会久久地把它牢记在心。

他们在科德海角过了两星期。两人在一家接待旅游者的客寓里住下，那客寓干净得真可以说是一尘不沾，门前绿草地上树着一杆美国国旗。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点蛤肉杂烩和烤龙虾之类的菜肴。两人要末并排躺在白色的沙滩上，要末就在冰凉的海水里游泳。每夜，两人照例看场电影，一次也不错过。看新闻片的时候，两人从来不发表议论，从不对时明时暗的银幕上那描述死亡、失败和胜利的慷慨激昂的画外音发表任何评论。他们租了自行车，沿着海滨公路缓缓前行。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从他们旁边驶过，士兵们看到霍珀漂亮的大腿都吹起口哨来，一边还对着诺亚大叫："你倒快活，老弟。你的兵役编号是多少，老弟？不几天我们又会见到你的。"对于士兵的调侃，两人都笑了。

鼻子开始蜕皮；头发因为沾了盐分而变得粘乎乎的。夜里，睡在这木片瓦做屋顶的小客寓里，拥着干净洁白的床单，两人的皮肤发出一种海水香夹杂着阳光气息的好闻的味儿。他们几乎从不跟外人说话。就这样，两个星期象是贯串着整个的夏季，贯串着整整的一年，贯串着两人有生以来度过的每一个夏天。时间仿佛化作了一种曲纹徐缓的螺旋体，在多沙砾的公路上，在低矮的冷杉丛中，在轻快推进的波浪所反射的夏日金辉中，在凉爽的夏夜繁星的照耀之下，无休止地绵绵上升。在这样的夏季，唯有从马撒葡萄园岛和楠塔基特以及阳光明媚的海外吹来的和风才会稍稍扰乱四周的静谧；海水平稳如镜，只有当海鸥飞掠，轻舟的白帆飘过以及飞鱼嬉水的当儿，才略起涟漪。

两星期过完了，两人回到纽约。大城市里的人被酷暑折磨得个个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对比之下，夫妇俩觉得唯有他们才是健康强壮的。

最后一个早晨。霍珀在六点钟煮好咖啡。两人在餐桌的两头坐下，啜饮这滚烫的苦味液体。盛咖啡的大杯子乃是成家以后两人合买的第一宗器物。街道虽已沐浴在朝阳里，可还带着夜晚的凉意，行人稀少。霍珀陪诺亚朝一家门窗均不涂漆、外观死气沉沉的店铺走去，那店铺已被征兵委员会占用。

夫妇心事重重地吻别，这时在两人中间仿佛已经出现了重洋的阻隔。诺亚走进征兵委员会，来到一群默不出声的小伙子和成年男子中间。大家聚集在一张办公桌四周，围着一名中年男人。这人每月两次早起，代表民政当局向应征对象作最后一次指示，然后免费分发地铁车票，把大伙儿从征兵委员会打发走，各自上前线去。这便是此人在危急时刻报效祖国的方式。

诺亚同其他五十名应征对象一起组成一支队伍。大家拖沓着脚步，怪不好意思地从征兵委员会走出来，往三个街区之外的地铁车站走去。街上的人正干着各自早晨的活计。店铺伙计和办事员赶着去上班；主妇上市场买菜，开始料理一天的伙食；店家正开始一个新的营业日。大家都以好奇以及多少有些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应征新兵的队伍走过，就象本地居民注视着一群来自异国他乡的香客闯进他们的城镇，穿街过巷，向着某种含义不明的神圣节庆兼程而去一样。

诺亚看见霍珀站在地铁车站入口处对面的街上，一家鲜花铺子的门前。花商是个老人，这时正慢条斯理地把天竺葵盆景和插在蓝色大花瓶里的唐菖蒲一一陈列在霍珀身后的橱窗里。这天，霍珀穿一件白花蓝底的衣服。晨风轻拂，霍珀的衣服紧贴着她的身体；背后的玻璃橱窗里，花卉光彩夺目。由于阳光在玻璃上形成的反射，诺亚看不清霍珀的脸色。他刚想举步过街走到霍珀身边去，不料那位由征兵委员会指定的临时队长却马上

焦躁不安地喊叫起来:“嗨,弟兄们,请大家保持队形。”诺亚暗暗问自己:我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她又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于是,他只是向霍珀挥了挥手。霍珀抬起她那条晒得黝黑的裸露的手臂,挥动一次作为应答。挥手那一瞬间,霍珀把阳光挡住了,诺亚这才看清楚她没有流泪。

新鲜事儿,诺亚暗暗对自己说,霍珀居然不哭。就这样,他跟着队伍走进地铁车站去。一个名叫坦泼斯塔的小伙子走在诺亚的一边,另外一边是个三十五岁的西班牙人,名字叫作努西奥·阿吉拉尔。

第十四章

四年前他没吻一吻那红头发的女人。可就是这女人，在方才的梦境里却俯身过来，亲了迈克尔。他醒来时还甜甜地记着梦中的情景和红发妇人。

朝阳斜着从边框射入闭合的软百叶窗帘，一团金黄色的细尘勾勒出了窗户的轮廓。迈克尔伸了个懒腰。

屋外隐约传来七百万城市居民在大街上和走廊里来回奔忙的声音。迈克尔下了床，赤脚踩过地毯，来到窗前，卷起百叶帘。

屋子后部的花园沐浴在阳光里。带着初夏暖意的阳光照射着古老建筑褪了色的砖块，照射着蒙上尘土的常青藤，照射着堆满藤制家具和盆栽植物的小平台上方洗得发了白的条纹遮阳布，给周围景物抹上一层柔和的淡黄色。迈克尔正对面的平台上，一个身材矮胖的女人站在一盆天竺葵旁。那女人头戴一顶橙色的宽边女帽，一条式样陈旧的宽松女裤裹着她那肉墩墩的臀部，正沉思着弯身去剪花。妇人把这行将枯萎的花捏在手里端详的时候，不住地摇头，女帽便也随之悲凉地摆动着。接着，她转过身，扭着健康的中年妇人的胖腰肢，走进她家下着帷帘的落地长窗，回屋去了。

迈克尔咧嘴一笑。他很快活，一则因为阳光这么明亮，二来是梦中的红发女人终于吻了他，再说在对面那座房屋的后花园

里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对花神伤的矮胖妇人，这妇人的体态从后面看去特别富于性感。

他用冷水漱洗完毕，照旧穿着睡衣睡裤，赤脚走过铺地毯的起居室，打开大门，拾起当天的《时报》。

《时报》以其讲究典雅的印刷风格著称，一见这报纸迈克尔总会联想起上了年纪的事业发达的公司大律师们的演说词。这天的头版新闻计有：俄国人伤亡惨重，可仍在固守；由于英国人扔炸弹，法国海岸线上数处发生大火；埃及的崩溃指日可待；有人发明了七分钟制成橡胶的新工艺；三艘船只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西洋沉没；纽约市长表态反对吃肉；已婚男子可望征召入伍；日本用意诡诈，暂无动作。

迈克尔关上大门，坐在长沙发里继续看报。他不再细读来自伏尔加河上血淋淋的报道，不再去关心淹死在大西洋里的海员和患沙漠盲症的埃及士兵的命运，不再去关心橡胶速成术、法国的火灾和烤牛肉管制规定，而是把报纸翻到了体育版。道奇棒球队一路领先，纵然球员们都已疲乏不堪，屡有失误，仍然奋战一天，死里逃生。某些队员在中场表现惊惶失措；第八局还出现过进攻时把球打飞的失误；可是在匹兹堡的比赛中道奇队终于还是赢了。

电话铃声大作。迈克尔走进卧室，拿起听筒。

"冰箱里有一杯橙汁，"线路的那一头传来佩吉①的声音，"我刚刚想到该告诉你一声。"

"多谢，"迈克尔说。"不过我注意到右首架上的书都蒙了些灰尘，弗里曼特尔小姐……"

① 系玛格丽特的昵称，此处指玛格丽特·弗里曼特尔。

"又说傻话！"佩吉说。

"你这话的含义太丰富了，"迈克尔说。听着电话里佩吉那熟悉的欢快嗓音，他觉得非常高兴。"他们派给你的工作很重很苦吗？"

"简直是抽筋剥皮。可是我走的时候你可舒坦啦。仰天平躺，一丝不挂。我临走还亲了你。"

"真是个好姑娘。我可有什么反应？"

对方稍一沉吟，过后才回答，一时语调变得很严肃，甚至稍稍带一点忧虑不安的意味。"你用双手蒙住脸，咕哝着说：'我不干，我不干……'"

迈克尔脸上原先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顿时消失了。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抹抹耳朵。"梦中人说的话早上醒来可就不作数了。"

"你当时的声音充满了恐惧，"佩吉说，"我听了好不害怕。"

"'我不干，我不干，'"迈克尔回想着。"我可不明白自己不愿干什么事……不管怎么说，这会儿我什么也不怕。早晨的阳光极好；道奇队打赢了；女朋友还替我准备了橙汁……"

"今天的时间准备怎么打发？"佩吉问。

"不准备做什么。打算四处走一走。看看天空。看看女人。喝两口。把遗嘱写好……"

"嗨，给我住嘴！"佩吉的语气很严肃。

"对不起，"迈克尔说。

"我给你打电话你可高兴？"这时佩吉的声音似乎故意带上了一点卖弄风骚的意味。

"嗯，依我看这事儿是躲也躲不开的，"迈克尔懒洋洋地说。

"你可以干些什么你自己明白。"

"佩吉!"

姑娘笑了。"今晚请我吃饭吗?"

"你说呢?"

"我想你会请我的。穿上你那套铁灰色的西服。"

"那衣服的肘部差不多有破洞了。"

"穿上铁灰色的那一套。我喜欢。"

"行。"

"我该穿什么呢?"两人通话到现在佩吉的语调第一次变得疑惑不决,象个心事重重的小姑娘。

迈克尔轻声笑起来。

"你笑什么?"佩吉厉声问。

"再说一遍,把'我该穿什么呢?'这句话再说一遍给我听听。"

"干吗?"

"因为这句话让我听了情不自禁想笑,会让我记着你,会使我对你和世上所有的女人产生一种怜爱的温情。"

"老天,"佩吉好不得意,"今天早晨起身的时候你情绪很好吧?"

"当然。"

"我该穿什么呢?天蓝色印花布的衣裙,还是那套配乳白色衬衫的哔叽服,要不就是……"

"天蓝色印花布的那一套吧。"

"那衣服太旧啦。"

"天蓝色印花布的那一套。"

"好吧。把头发束起还是让它散着?"

"散着好了。"

"不过……"

"散着好！"

"老天，"佩吉说，"我的样子肯定会象某个你从哈莱姆河里拖上来的女鬼。你不怕被你的朋友看到我俩在一起吗？"

"我准备碰碰运气，"迈克尔说。

"可别喝太多的酒……"

"听着，佩吉……"

"你得去跟所有的朋友告别呢……"

"佩吉，我保证……"

"他们这些人会把你灌个烂醉再送你去入伍的。你可得留神。"

"我会留神的。"

"打电话给你高兴吗？"佩吉的语调又一次带上调情的意味，活象中学生舞会上把脸藏在扇子背后故作娇态的小妞。

"你打电话来，我觉得很高兴，"迈克尔说。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点。把橙汁喝了，"佩吉说着挂上电话。

迈克尔脸带微笑，慢慢把听筒放回原处，回味佩吉刚才的话。他静静坐了一会儿，思念着姑娘。

接着，他站起身，穿过起居室走进厨房。他放了些水在炉上煮沸，又舀了满满三匙的咖啡。罐装咖啡的香味总是那么浓，迈克尔闻着觉得非常舒服。他大口大口把冰凉的橙汁喝了，一边取出熏咸肉和鸡蛋，并把面包切片准备烘烤。料理早餐的当儿，迈克尔一直在咿咿哑哑不唱歌词地哼着小调。他就喜欢穿一身宽松的睡衣睡裤，脚踏阴凉的地板，在自己这幢单身汉的

房子里关起门来动手做早饭。他在平底大锅里放了五条熏咸肉，燃了小火煎着。

卧室里响起电话铃声。

"见鬼，"迈克尔骂了一声，只好把平底锅从炉火上移走。他穿过起居室朝卧房走去。有好多次了，迈克尔看着这起居室高高的天花板和面对面的两排大窗，看着室内堆满几个书橱的浩繁典籍——书橱颤巍巍地沿墙一字排开，出版商给书安上的亚麻布封面已经褪色，形成某种难以说出名目却又令人赏心悦目的格局——总是不由得感到这屋子确有气派，这会儿他又差不多下意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迈克尔拿起听筒说了声"喂！"

"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找惠特柯先生听电话。"

"我就是。"

接着，电话里传来劳拉的声音，虽说对方是在大陆的那一端说话，她的声音仍不失往常的深沉，语调也还是那样做作。"是迈克尔吗？迈克尔，亲爱的……"

迈克尔叹了口气。"喂，劳拉。"

"加利福尼亚这会儿是早晨七点，"劳拉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为了给你打电话我七点钟就起来了。"

"多谢，"迈克尔说。

"我听说了，"劳拉愤愤不平地说，"真不象话，让你去当一名二等兵。"

迈克尔笑着说："也没什么特别嘛。跟我同命运的人多着呢。"

"这儿的人到了军队，"劳拉说，"至少当一名少校。"

"这我知道，"迈克尔说，"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更愿去当一名

二等兵。”

“别他妈的炫耀，好象就你与众不同，”劳拉叱责道。“你这人一辈子当不了兵。我知道你的胃不好。”

“我的胃，”迈克尔一本正经地说，“将同本人身上的其它部位一起，非入伍打仗去不可。”

“等不到后天你准保吃后悔药。”

“有可能，”迈克尔点头表示同意。

“两天之内你非进禁闭室不可，”劳拉大声说。“只要哪个中士说了几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就会拔出拳头揍他。我了解你这人的性格。”

“听着，”迈克尔耐着性子说，“没人会去揍中士的，不论是我还是别人。”

“你这一生从来没按别人的命令行事，迈克尔。我了解你。这也正是你我无法共同生活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你我做了三年夫妻，我比其他人更了解你……”

“是的，劳拉，亲爱的，”迈克尔依旧耐着性子说。

“虽然我们离婚了，”劳拉飞快地接着说，“可是这世界上实在没有一个人更值得我爱。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迈克尔说，深信劳拉说的是真话。

“我可不愿看到你被打死，”劳拉说着哭了起来。

“我不会被打死的，”迈克尔柔声安慰她。

“我一想到你被上级呼来喝去心里就难过。这不是关系颠倒吗……”

迈克尔只好摇头，他又一次感到现实世界与一个女人对世事的观感之间竟会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不要为我操心，劳拉，亲爱的，”他说。“你真好，还给我打电话。”

“我作了个决定，”劳拉的口气十分坚决，“我不再拿你的赡养费了。”

迈克尔叹了口气，问道：“你找到职业了？”

“没有。不过今天下午我要到米高梅公司去见麦克唐纳，另外……”

“好的。只要你找到职业，你就不再支取我的钱。这样安排很好。”迈克尔把这一点说定之后为了不给劳拉插话的机会，赶快接着说别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快结婚了。这消息确实吗？”

“不。这事说不定要拖到战后。他即将加入海军，要去华盛顿担任个职务。”

“祝你们走运，”迈克尔含糊不清地说。

“共和制片厂有一名助理导演被他们征到空军特种兵去了。当上了中尉。当兵期间不必离开圣安涅塔，负责军队的对外宣传事务。可你竟要去当名小兵……”

“别说了，劳拉，亲爱的，”迈克尔说。“看样子你得付五百块钱的电话费了。”

“你实在是个愚不可及的怪人，一向如此。”

“说得对，亲爱的。”

“你会写信告诉我驻扎的地点吗？”

“会的。”

“我一定去看你。”

“那真是再好没有了，”迈克尔说着眼前出现这样一幅景象：娇美的前妻穿一件貂皮大衣在俄克拉何马的锡尔要塞外等着，以她那为影迷们熟知的漂亮脸蛋和窈窕身材吸引着别人的注意，士兵们走过她身边都吹起口哨来；而他呢，则从队列里走

出来，前去同她会面。

“对你这人啊，我真是又恨又爱，”劳拉低声哭着真诚地说。“我对你的感情过去是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迈克尔不禁回想起劳拉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以及翩跹起舞时的倩影，回想起他们两人一起度过的假日。一时，他深为远方的女人洒下的热泪所感动，后悔没珍视已经逝去的岁月，那没有战争的岁月，两人尚未分居的岁月……

“干吗要这样，”他柔声说，“说不定会派我去坐办公室的。”

“你不肯的，”她抽泣着说，“我了解你。你才不干呢。”

“军队的事不是你个人肯不肯就作数的。军队自有它本身的意图，个人只能服从。军队可不象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啊，亲爱的。”

“答应我吧……答应我……”对方的声音一阵子高一阵子低，过后只听得喀嚓一声，线路断了。迈克尔看看话筒，把它放回了原处。

过了一会，他终于站起身走进厨房，把早饭料理完毕。他把熏肉、鸡蛋、烤面包片和煮得很浓的清咖啡一并端进起居室，把早饭搁在布满阳光的落地窗之前一张宽敞的餐桌上。

他把收音机打开。广播电台正播放勃拉姆斯的乐曲，是一首钢琴协奏曲。音乐从收音机里奔泻而出——浑厚，象是在跟什么人争辩不休，同时又带着悲怆的情调。

迈克尔细嚼慢咽地吃早饭，在烤面包片上涂上厚厚的一层果酱，饶有兴味地品尝煎蛋和咖啡的香味，对于自己的烹调术颇为得意，一边心满意足地谛听收音机里传出的悲凉宜人的强节奏音乐。

他把《时报》翻到戏剧版。没完没了的关于新戏的传闻。没

完没了的名伶轶事。他每天早晨总要读一读戏剧版，可是越读越灰心；宏图付诸东流，生意连连亏本；剧评界的调子也消极颓唐。每天早晨读着诸如此类的报道，迈克尔不由得觉着干戏剧委实没什么意思，同时又不免心烦意乱。

他把报纸扔到一边，点燃了这天的第一支香烟，又把手边的咖啡喝了个精光。他去把正播送雷斯庇基①作品的收音机关了。乐曲由强变弱，终于戛然而止。屋子里晨光泻地，重又陷入空气芬芳的静谧之中。迈克尔坐在早餐的餐桌旁，一边吸烟一边出神地瞧着屋外的花园和呈对角线的街景，以及匆忙来去干活的人们。

过了一会儿他才起身离开餐桌，刮了脸，又洗了个淋浴。

洗完澡他穿上一条法兰绒的旧长裤和一件淡蓝色的旧衬衫。衣裤久经熨洗，业已褪色，可还有一点恰到好处的色泽。大部分衣物已经打进行李，不过衣橱里还挂着两件短上衣。他煞费心机地站在衣橱前斟酌了一阵，终于打定主意取下那件铁灰色的外套穿上身。衣服已相当破旧，肩胛部软绵绵地搭拉着。

楼下的人行道边，迈克尔的私人汽车正等候着主人。车库保养工人干活地道，把车身的油漆和涂铬层擦得锃亮发光。迈克尔把车发动起来，接着按了一下按钮，活动车篷慢慢地向后落下，那平稳的移动中很带有一点威严庄重的气度。看着车篷落下时的这种神气劲儿，迈克尔又同平时一样，觉得十分有趣。

他沿着五号街缓慢地驾车前行。每逢工作日开车进城，他总微微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感受。当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驾着

①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意大利作曲家。

一辆下了顶篷的崭新的汽车于中午时分上街，看见四周大群男女工人熙攘着吃午饭去，曾感到富裕而优越，好不自在。这会儿他又一次重温了当年的优越感。

迈克尔驱车驶过宽阔的大街，左右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迎着阳光给人一种喜气洋洋的典雅而殷实的印象。

在卡洪公寓大楼门前迈克尔停了车。他把钥匙交给门房。在迈克尔回城之前这辆车将由卡洪使用并保管。其实，迈克尔完全可以把车卖了；那样做合算得多。可是迈克尔有点迷信，把这辆擦得锃亮的小车看作和平时期最为美满的一段生活的象征，看到它可以回想起春光明媚时的长途越野旅行，回想起无忧无虑的假日，所以无论如何得设法把车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具有佑护作用的东西，等着他回来。

弃车之后，迈克尔若有所失地漫步往前走去。突然间，他意识到漫漫一个白昼自己竟无事可做。于是，他走进一家杂货铺子，打电话找佩吉。

"说来说去，"电话接通之后迈克尔说，"毕竟没有哪一条法律禁止我在一天之内见你两次吧。"

佩吉吃吃笑着说："我总是在一点钟前后想吃点东西。"

"那我就请你吃午饭，要是我没弄错你的意思。"

"一点没错。"接着，佩吉又慢条斯理地说："很高兴，你给我打了电话。我有正经话要跟你严肃地谈一谈。"

"好极了，"迈克尔说，"我今天的感觉也够严肃的。一点钟见。"

迈克尔脸带微笑挂了电话，走出铺子来到太阳底下。他到闹市区去找那位私人聘用的律师，一边却老想着佩吉。姑娘要同自己进行一番什么样严肃的谈话，他心中有数。两人相识到

今天差不多已有两年，这些日子内容丰富，充满了爱情的温馨，可因为战争步步逼近又多少带点过一天算一天的意味。在这血腥的年月计议婚姻大事，捉摸不定的因素太多，徒增当事双方的伤感。结婚之后便是阵亡，留下的唯坟墓和寡妇而已；有家庭拖累的士兵随身带一张妻子的照片，背囊里不啻增加了一百磅子弹的重量；风声呼啸的丛林之夜，在同伴光荣捐躯的葬礼上，单身士兵用激烈的言词诅咒可怕的时刻，而上了年纪的老兵则会在恍惚间倾听耳畔是否有妻子拖着镣铐的脚步声响起……

“喂，迈克尔！”肩上被人重重拍了一下，迈克尔忙不迭转过身去。跟他打招呼的是约翰逊。他头戴缀彩色横条的粗呢帽，系一条全毛领带，淡蓝色的外衣里边穿一件漂亮的乳白色衬衫。“我一直想同你见上一面……你怎么老不在家？”

“前些日子我出去度假了。”迈克尔原来很希望能不时见到约翰逊，跟他共进晚餐，听他用那种演员般低沉的嗓音高谈阔论。可自从上次就纳粹—苏联之间的条约作过激烈的辩论以来，迈克尔发现很难同约翰逊或是其他朋友再和和气气谈上一个夜晚了。

“……我还给你寄去一份请愿书，”约翰逊说着紧紧挽住迈克尔一条手臂，一起快步往闹市区走去。约翰逊不论做什么事从不慢吞吞的。“请愿关系重大。你的签名是不可或缺的。”

“请愿书的内容是什么？”

“是递给总统的。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大家都签了名。”约翰逊脸上现出真诚的愠色。“咱们让俄国人独自承受德军的压力，这是犯罪……”

迈克尔不吱一声。

“你难道不相信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吗？”约翰逊问。

“当然相信，”迈克尔点点头，“如果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件事的话。”

“他们有能力，这不成问题。”

“或许如此。也有可能他们是怕兵员损失过于惨重。说不定，”迈克尔说着突然意识到明天自己就将穿上军服，在欧洲海岸的登陆作战中可能会有他的份，“说不定要付出一百万人的代价，甚至一百五十万人……”

“那就付一百万或者一百五十万人的代价好了，”约翰逊大声说，跨着更大的步子沿街走去。“付这代价是值得的，可以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就是死二百万人……”

迈克尔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看身边的朋友，这位嗓门低沉尤适合于室内清谈的朋友。约翰逊本人的兵役登记卡上明明白白写着他属于4F健康不合格类别，可却在纽约这条气派不凡的林荫道上以如此轻率的口吻呼吁他人去流血，一边还对远在另一大陆勇猛厮杀的俄国人充满了虔诚的敬意和正义的同情。一个在斯大林格勒断垣后边紧握手雷准备对迎面驶来的坦克发起攻击的俄国士兵会怎么看待约翰逊式的人物呢？对于在美国一座未受破坏的城市内一条未受破坏的大街上一位头戴绒帽、嗓音低沉的爱国者，对于这个把俄国人称作兄弟的美国佬，会作何观感呢？

“对不起，”迈克尔说，“尽管我也愿意竭尽全力去帮助俄国人，可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事我倒宁可留给专家们去考虑决定。”

约翰逊终于站下不走了。他把手从迈克尔的胳臂上移开，站在街头，因为愤慨和轻蔑，脸色非常难看。“我要坦率地告诉你，迈克尔，”他说，“我真为你害臊。”

迈克尔神态庄重地点一点头。他觉得很为难，因为要是把

心里话全说出来就非伤害约翰逊不可。

“好久以来，”约翰逊说，“我就注意到你在变。我注意到你在变得越来越软弱……”

“对不起，”迈克尔说，“我已经宣誓入伍，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而美国士兵是不能向最高统帅请愿并指示他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应该如何决策的。”

“你这是规避。”

“也许是吧。再见……”迈克尔转身走开。

待迈克尔走出十步，约翰逊在后边冷冷喊了一声：“祝你交好运，迈克尔。”

迈克尔扬了扬手，可没回头。

想到约翰逊和其他的朋友，迈克尔的心情很不舒畅。他的朋友要末是约翰逊式的人物，缺乏理智，一味追求激进，本人却又安安稳稳从事着兵役当局鞭长莫及的平民职业；要末用一层薄薄的爱国主义的面纱作掩护，愤世嫉俗，听天由命。迈克尔感到眼下做人可不能听天由命，不能对什么事情都采取否定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应该积极行动。入伍当兵就有这么一点积极意义，可以让他远离那些过分敏感的消极分子，那些绝望派诗人以及准备自杀的上流社会人士。正当美国国内批评家蜂起之时，迈克尔却成熟了。眼下到处都有人批评新书、新诗和新戏，指摘政府，抨击英、法、俄等国的政策。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始终就象一个剧评家的小圈子，没完没了地说三道四：“不错，我知道在巴塞罗那死了三千人①，可这戏的第二幕写得实在拙劣……”真是批评家们的时代，批评家们的国家。迈克尔由此感到这是一

① 指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的伤亡。

个乖戾的时代，美国又是一个思想贫乏的国度。在这个时代到处都可听到声嘶力竭的豪言壮语，狂呼复仇的叫嚣，虚伪做作的夸口之谈和动听的保证，即使在黑夜里也都充斥于耳。这又是虚张声势的时代，提倡当兵的应有狂热的信仰，生死置之度外。在迈克尔的周围倒看不出这类狂热信仰的表现。老百姓看透了战争的无谓，说不上再有什么信仰了……大家也都看透了身边尔虞我诈的现象，情人言而无信，农场主、企业家和工会都结成了集团，相互明争暗斗。迈克尔去过一些大饭店，亲眼看见大吃大喝的人突然激增。这些男女都赚大钱，趁着政府还没伸出手来搜括，在纸醉金迷之中挥霍作乐。不去入伍当兵，你就只能成个批评家。迈克尔可只想对敌人持批评态度。

在律师事务所镶护壁板的办公室里，迈克尔坐在写字桌旁，对着桌子后面的律师审读对方代撰的遗嘱稿，觉得自己活象个大傻瓜。事务所设在一幢摩天楼里，从这高处的窗户望出去，城市笼罩在阳光里，高楼大厦的尖顶巍然耸立，被淡淡的青色雾霭遮掩着；河上汽轮驶过，吐出缕缕黑烟，同样的阳光，同一座城市；与平时完全一样的景色；可是迈克尔却戴着眼镜在这儿审读遗嘱："……，上述财产中的三分之一遗赠给本人的前妻劳拉·劳勃茨小姐。如若这位小姐结婚成家，此项遗赠即告失效，原来应归其享有的所有钱财应与由本遗嘱执行人负责管理的财产剩余部分予以合并，并按如下办法分配之……"

迈克尔深感这一幕的荒唐：一个不缺胳膊不缺腿完好的健康人用这等凶险不吉的措辞料理自己的身后。他朝办公桌那一边名叫派普的律师看了一眼。派普正在脱发，五短身材，苍白的肤色令人想起被顽皮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教室墙壁。迈克尔

来访时，派普正在签署一叠子票据。他撅着一张肉鼓鼓的嘴巴，正心满意足地办公挣钱；他的心里很踏实，因为有三个子女的负担兼之本人关节炎不时复发，怎么也轮不到他上前线。迈克尔很后悔，这遗嘱本该由他自己动手，用他本人的语言拟稿才是。现在，让这么个一辈子不会听见枪炮声的秃子律师用这种一味在金钱方面卖弄小聪明的干巴巴的文风写成遗嘱，日后自己的利益全仗这位宝货代理，想起来总不免有失体面。遗嘱应当写得简明扼要，具有个性，应当反映出立嘱人的一生，并把此人生前的一应财产连同他临终的愿望记录其中作为纪念。譬如说，"出于对母亲的爱，鉴于母亲为了我和我的同胞手足一生劬劳，谨向她老人家敬献……

"对于我的前妻，我以谦让精神原谅了她，但愿她会忆及我俩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而以同样的和解态度原谅我……

"我父一生境遇坎坷，命运不济，可仍旧勇气十足地日复一日奋斗不止，但愿在他老人家谢世之前我还能回去见他一面……"

可是派普也确实身手不凡，密密麻麻的打字稿总共竟有十一页之多，从头至尾不知用上了多少"与此同时则应如何如何"和"如若出现下述情况"之类的套语。有了这份遗嘱，迈克尔死后定会被人视同一长串由多音节大词构成的连篇空话，附加不少生意人精于盘算的小花招。

迈克尔暗暗打定主意，日后倘若果真有了死的预感，看样子还得自己动手另拟一份比这出色的遗嘱。这样想着，他在一式四份的文件上签了字。

派普一按办公桌上的电铃。两名秘书应召走进办公室来。其中的一位是公证人，她带来了印章，有条不紊地将四份文件一

一验讫盖印。过后，两名秘书又以证人的身份在遗嘱上签字。迈克尔再次感到自己这一步完全走错了。应该请多年的老友来当证人，一旦听说迈克尔去世的消息，唯有这些老友才会感受切肤之痛。

迈克尔看看日历。这天恰好是十三号。他苦涩地一笑。迈克尔生性并不迷信，可是倒霉的事全集中在一起发生，也实在太不吉利了。

两名秘书走出办公室去。派普站起身来。两人握了握手。派普说："你的事我会留神的；你的进款以及我这儿的花销，将制成月度报表给你寄去。"

当时，斯里普写的那个戏正在上演，卖座情况不错，卡洪让迈克尔分享百分之五的红利。毫无疑问，这剧本还可以卖给电影公司搬上银幕。所以说两年之内迈克尔名下可望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美国陆军里，"迈克尔说，"本人将是最富有的小兵。"

"我仍然认为，"派普说，"你应该委托我代你投资做几宗生意。"

"不，多谢你的好意，"迈克尔说。这一点迈克尔不知跟派普说过多少次了，可后者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意思。派普手头握有一些赚头不错的钢铁股票，很希望迈克尔如法炮制也买下若干。但是，对于本上滚利以钱生钱的玩意儿，对于在他人辛劳的基础上坐享其成的致富法，迈克尔始终不以为然；虽然他说不清楚其中的道理，迈克尔觉得这种做法不大光彩，因此总抱着固执反对的态度。有一次他曾试图向派普作出解释，可律师先生非常敏感，竟以为迈克尔的宏论乃是指桑骂槐，所以听到对方旧话重提，迈克尔只好摇头一笑置之。派普耸了耸肩，伸出手来。"祝你交好运，"他说。"我敢肯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当然,"迈克尔说。"多谢了。"

他赶快退了出去,庆幸总算离开了律师的办公室。跟律师说话,同律师打交道,迈克尔始终有一种中计受骗的感觉,老是会坐立不安。今天,这种感觉竟比平日更甚。

他按铃召唤电梯。电梯里挤满下楼吃午饭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一股脂粉气。人们一时得闲,便都热切地交谈着。电梯从四十层楼飞快地下降,迈克尔不禁又一次向自己提出一个老问题:这些人年轻,漂亮,生气勃勃,可怎么甘心把一生消磨在打字机上,消磨在帐本中间,任由派普式的人物差遣,关在办公室里同公证人的印章和法律用语打交道?

他怀着轻松的心情沿五号街向北走去,准备去餐馆同佩吉一起吃午饭。正事全办完了。下午的时间,还有明晨六点半去征兵委员会报到之前的整个夜晚,他是完全自由的。民政当局已管不着他,而军事当局还没把他接收过去。这时正好是一点钟。也就是说还有十七又二分之一个钟点可供他在两种生涯交替之时不受任何约束地度过。

脚步轻快,心情舒畅,迈克尔用钟爱的目光环顾阳光铺地的大街和急急赶路的行人。一个美美地吃过早餐的农场主在私人产业宽广的绿草地上散步时大概就会用此时此地迈克尔的目光去眺望广袤绵延的丰茂庄稼。五号街可算迈克尔脚下的绿草地;纽约城宛若他的私产;商店的橱窗象一座又一座的谷仓;中央公园是他的暖房;各家剧院则如同农庄上的工场。一片繁忙景象;一切的一切都有人负责照管,料理得非常舒齐……

他设想要是此刻在大教堂和洛克菲勒中心之间的闹市区落下一颗炸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想着想着,他便眯缝起眼睛,仔细看看身边拥挤的人群,试图观察一下人们的脸部表情对

这种可能发生的灾祸可有一丝一毫的觉察或预感。可是大家的脸部表情还同平时一样，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同时又都一律表示出某种信念，仿佛萨维尔大街、凡多姆宫、下林登区、维克多·伊曼纽集市和红场① 都有可能挨炸弹，而纽约赛克斯百货公司倘有一扇橱窗被震碎，那必定就意味着这世界已失尽理性，再也不按常规行事了。

迈克尔沿着大教堂暗褐色的墙边往麦迪逊大街走去。从麦迪逊大街行人的脸部表情看，谁也没想过头上落下大炸弹的可能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门前走过两名穿夏季制服的空军少尉，两人走路都带有军人僵硬的姿态，想必是新近才学到的。迈克尔异想天开，竟觉得在这两人的脸上发现了某种深识真相的表情，所谓真相，也就是说天下没有确保可以不受攻击的地方，即便是洛克菲勒中心栽花的石筑庭院以及城堡式的广播大楼也不能例外。两名少尉很快走过迈克尔的身边。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在两人脸上看到的焦虑表情只不过是因为怕约会时女朋友会挑午餐菜单上最昂贵的那几道菜吧。

迈克尔在一家帽子商店前站下。这是家名牌商号，帽子的价格自十五至二十五元不等，有质地柔软的深褐色礼帽，也有横条色调素淡的灰色呢帽。店里没陈列钢盔，也不出售海外服役军人戴的那种软沓沓的鸭舌小帽；不论你出什么价都买不到这类货色；同样，这儿也不卖空军、步兵或军医戴的各种军帽、船形帽和辫饰。入伍之后这倒是个难题。军人嘛，总得戴帽子，可是迈克尔此生从不戴帽，即使在雨雪天气也老是光着头。一戴帽子迈克尔就头痛。要是战争打上五年，难道就要他连续五年没

① 均为欧洲交战国城市中的地名。

完没了地闹头痛病不成？

迈克尔加快脚步朝餐馆走去，玛格丽特可能已在那儿等着他了。战争时期会冒出各种各样始料不及的问题。戴不戴帽子就是其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问题。他睡觉不沉，容易惊醒。听见最轻微的响动，他就无法入睡；另外，同别人合用一室，他又会闹失眠。可是到了兵营总得过集体生活，一个宿舍里少说也要睡五十个士兵吧……能不能撑一撑，挺到战争结束再睡觉？再有洗澡间的问题，说出来叫人见笑。同二十世纪大多数素有教养的美国人一样，迈克尔习惯于使用单间私人卫生设备，习惯于锁门解手，这一套讲究可以说是生活中一项绝对必要的内容。难道说这些至关重要的排泄活动都得停止，直到希特勒投降那一天？与此同时，他，迈克尔，难道就非得不胜厌憎地目击士兵们以各种丑恶姿态排成密集的长队蹲茅坑拉屎？走在阳光铺地的大街上想到这些，他不由得悲从中来，长叹一声。迈克尔觉得明知已无增援的希望而在血流成河的壕沟里倒下死去倒也甘心，那滋味总比走进新兵的茅厕去强吧……他继尔又怨艾地想到，现代生活把人们娇惯得很难经受现代社会的各种考验了。

再往下，还有一个性生活问题。或许这是个习惯问题，好多学界权威也都曾这样断言。不过，要说是习惯，那也是积习，一种根深蒂固埋在人们本性里的习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世风趋向于性爱自由，所以自从十七岁那年至今，不管是婚后或是打独身，迈克尔始终同女人保持着经常而又和谐的关系。有时，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之内，他完全不接触女人；这样的情况虽只出现过两三次，可那总是他烦躁不安，情绪低落的时候；青春的活力在体内狂暴而固执地喧嚣，奔突欲出，使他动辄发怒，变得非常神经质，不但无法工

作，弄到最后甚至思想里除去女人便没有任何别的内容了。可是日后在男人麇集的军队里，在纪律严格的兵营里，在远征途中和操练场上，在国外的宿营地，不大可能再有女人跑来满足一个二等兵的欲望，部队里这类头戴普通钢盔的小兵多得不知凡几。吉恩·塔尼，前重量级拳击冠军，曾公开主张美国士兵应个个打光棍并不近女色；他还郑重其事地宣称医务界权威已众口一词断定这种禁欲生活对健康绝无损害。对于这位打败了丹普赛①的拳击大王的高论，不知道弗洛伊德会作什么样的评论②？迈克尔想到这儿咧着嘴笑了。此时此地他尽笑无妨，不过他也明白，再过一些日子，待到他住进兵营，听着周围一片男子粗鲁的鼾声，在自己狭窄的铺上烦躁地辗转反侧，到那时再来回想这一切，就会怎么也笑不出来的。

民主政体啊，为你去死也许是壮丽的，可以说是死得其所；可是还得作出其它各种牺牲，迈克尔觉得那比死更难。

他走下两级街阶，来到法国餐馆门前。隔着窗子望去，他看见佩吉已坐在酒吧里了。

餐馆里挤满人。他们俩在酒吧占好两个位置，紧挨着一个喝得微醺的红头发水兵。每逢他跟佩吉约会，起初的两三分钟之内，他总不愿说话，而是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姑娘，欣赏她沉静而热烈的表情，她那宽宽的前额和弯月形的眼睛；为姑娘梳发着衣的朴实无华的风韵暗暗叫好。不知怎么的，纽约城里所有美好的事物似乎都能在这个颀长、正直、值得信赖的姑娘身上得到反映，引起回声……时至今日，迈克尔心目中的纽约城已经同

① 指 W. H. 丹普赛，绰号叫"杰克"的美国重量级拳击明星。

② 因弗洛伊德以性本能为出发点解释各种心理现象，与拳击大王的主张全然相悖，故有此问。

这姑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他们俩曾并肩行走的街道，联袂进过的房屋，一起看过的戏剧和画展联系在一起了；一提到纽约，迈克尔还会想到冬日黄昏的酒吧，寒风吹打着窗户乒乓作声，他们俩饮下第一杯酒，让那冰凉的酒液淌过喉间给自己带来莫大的愉快。这会儿，迈克尔看着佩吉，看着她走路之后显得红喷喷的脸颊，看着她一见迈克尔便闪出明亮喜色的眸子，看着她伸出一条能干的长手臂搁在他的衣袖上，怎么也无法想象此时此地的热恋和欢乐竟会消退，将来某一天自己打仗回来会再也找不到佩吉，这位一成不变，始终不渝的佩吉……

在律师办公室经公证签署了遗嘱过后，一路向闹市区走来，各种令人忧郁的古怪想法一直缠绕着他。这会儿看着姑娘，他才把那些怪念头排遣开了。他神色庄重地朝佩吉一笑，摸摸她的手，一挪身子坐在她旁边的高凳上。

“今天下午准备干什么？”他问。

“等待。”

“等什么呢？”

“等别人向我提出要求。”

“好吧，”迈克尔说，“我这就向你提出要求。”他对酒吧侍者说：“来一杯‘老规矩’①。”接着，他把脸转过来，重又对着佩吉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明天早晨六点半以前完全自由。”

“可我怎么跟办公室里的人说呢？”

“告诉他们，”他正儿八经地说，“就说你得参加一次军事行动。”

“不知道这么说合适吗，”佩吉说，“要知道我那老板是个反

① 一种掺加苦味调料加糖的威士忌鸡尾酒。

战派。”

“那就告诉他说士兵们也都反战。”

“也许我什么也不用说，”佩吉说。

“我给你老板打个电话吧，”迈克尔说，“就说跟你分手的时候你已经被波恩彭烈酒灌得烂醉，迷迷糊糊到华盛顿广场① 去了。”

“他可是不喝酒的。”

“你那老板，”迈克尔说，“看样子是个危险的敌侨。”

两人轻轻碰了杯。这时，迈克尔注意到那红头发的水兵竟把身体倚着自己，一个劲儿地盯着佩吉瞧。

“完全正确，”水兵说。

“请别见怪，”迈克尔觉得现在完全可以恶声恶气跟穿军服的人说话而不必有任何顾忌了，“这位女士和我想安安静静地谈谈。”

“完全正确，”水兵说着拍拍迈克尔的肩。迈克尔不禁回忆起开战次日在好莱坞一家餐馆里饿狼般盯着劳拉看的中士。“完全正确，”水兵重复一遍。“我佩服你，你的主意打得对。不能跟马路上的娘们亲完嘴去打仗。应当呆在家里同女人睡觉。完全正确。”

“喂，你注意一点，”迈克尔说。

“请原谅，”水兵说着放了点钱在酒吧长桌上，一边戴上军帽。帽子覆着他一头的红发显得特别端正，洁白。“说漏嘴啦。完全正确。我这就出发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水兵说完挺着胸走出酒吧去。

---

① 纽约市内一小广场，多卖艺演出。

迈克尔目送那人离去，脸上情不自禁露出微笑，待他回过头来的时候，笑容也尚未消失。“军队嘛，”他开始发表感慨，“使士兵见人就说上一番心里话……”说到这儿他才发现佩吉在哭。她穿一套漂亮的棕色衣裙，挺直身子坐在酒吧高凳上，泪水正缓慢地从脸颊上淌下，她并不抬起手去擦拭。

“佩吉，”迈克尔低低唤了一声。他不无感激地注意到酒吧侍者这时正低着头在长桌的那一端忙乎，至少从表面现象看是如此。迈克尔伸出手去抚慰佩吉，一面暗自捉摸着，这些日子以来酒吧侍者们见得多了，也许已经练就看到酒客流泪如何应付尴尬场面的本事。

“真抱歉，”佩吉说，“刚才我先是觉得好笑，笑着笑着不知怎么的居然哭了。”

这时，酒吧侍者往他们这边走过来，多少带一点意大利堂倌特有的张皇神色，宣布说：“您的餐桌已准备好了，惠特柯先生。”

佩吉由侍者领着朝墙边一张桌子走去，迈克尔端着两人的酒跟在后面。在桌旁就座的时候，佩吉已不哭了，只是她惯有的热烈表情已从脸上消失。此刻佩吉的表情迈克尔可是从来不曾见过。

开始进餐的时候，两人都不说话。迈克尔是在等佩吉恢复原来的样子。眼前的佩吉跟她的本来面目毫无共同之处。他从没见过佩吉掉眼泪，先前总以为这个女人有种默默忍受苦难的坚韧性格，能够对付各种逆境。她从来不怨天尤人。在迈克尔看来，女性身上或多或少总会出现不讲理性一味放纵感情的狂热，可佩吉从不这样。所以说迈克尔还没学会安慰她或是帮助她摆脱恶劣情绪的方法。进餐的时候，迈克尔隔一会儿便抬头看看佩吉，但姑娘始终只顾埋头吃东西。

“真抱歉，”到了喝咖啡的时候，佩吉终于说话了，而语调的严厉又使迈克尔大吃一惊。“我为自己刚才的表现道歉。我知道我本该喜气洋洋地与年轻的勇士吻别，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去吧，亲爱的，让敌人把你这该死的头颅打飞了，我在这儿手端马提尼酒等着你。’”

“佩吉，”迈克尔说，“别说了。”

“再把我的手套缠在你手臂上，”佩吉说，“就象你们佩戴炊事值勤臂章一样。”

“你怎么啦，佩吉？”迈克尔傻乎乎地问，其实他明知是怎么回事。

“原因很简单，我喜欢战争，”佩吉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迷恋战争。”她笑出声来。“要是大家都在打仗，而我认识的人却没在战争中被打死，那才叫窝囊呢。”

迈克尔叹了口气。此刻，他只觉得身心皆疲，对一切都束手无策。可是他仍旧情不自禁地意识到，早知道佩吉是个爱国女性，热衷于战争不亚于热衷于婚事的安排，自己也许就不会喜欢她。

“你有什么要求，佩吉？”他问，而思想却已飞向明晨六点半等着他去入伍的不可通融的军队，飞向全球分成对立两方之后等着杀死他的敌军。“你要我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佩吉说。“你已经给了我两年的宝贵光阴。一个女人还能有更多的奢望吗？去吧，让他们把你炸死了完事。我准定在白鹳夜总会的女厕所门外挂上一颗金星作为纪念。”

这时侍者正站在他们背后。“再来点什么？”他问，脸上挂着意大利堂倌特有的那种谄笑，这类堂倌喜欢接待花大钱进午餐的富有的情侣。

“给我来一杯白兰地，”迈克尔说。“你呢，佩吉？”

“谢谢，我什么都不要，”佩吉说。“我饱了。”

侍者欠身退去。迈克尔想到，要是这人没在一九二〇年赶上从那不勒斯开出的轮船，今天这个时候说不定就会在利比亚打仗，而不会在五十六号街上端盘子。

“你想知道今天下午我打算做什么吗？”佩吉口气生硬地问。

“是的。”

“我想随便找个地方把婚事办了。”她一脸愠色，挑战似地看着沾满酒渍的小餐桌另一头的迈克尔。隔壁桌上，一个身穿红衣、体态丰腴的金发女郎正对陪她吃午餐的一个满脸堆笑的白发老头说：“考派德先生，日后你应该把我介绍给你夫人。我知道她待人可好啦。”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佩吉诘问。

“听见了。”

侍者回到桌旁，端来一小杯酒。“只有三瓶存货了，”侍者说，“这年月很不容易搞到白兰地呢。”

迈克尔抬头看看那人。侍者皮肤黑黑的，愚钝的脸上挂着谄笑。迈克尔无端地觉得这张脸十分可憎。“我敢打赌，”迈克尔说，“在罗马弄到白兰地酒决没有什么困难。”

侍者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迈克尔几乎听见对方在可怜巴巴地自言自语：“啊，又来一个，意大利出了个墨索里尼好象都是我的过错。战争啊，这场该死的战争。”

“是的，先生，”侍者微笑着表示同意，“您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侍者又弓身退去，微微痉挛的双手和表情悲苦的上唇象是都在替他开脱，说明此人同意大利陆、海、空三军的作为全无

干系。

"怎么样?"佩吉大声问。

迈克尔慢慢喝下一口白兰地,没有吭声。

"行了,"佩吉说,"我懂啦。"

"我实在不明白," 迈克尔说, "这种时候结婚有什么意义。"

"你的话完全正确,"佩吉说, "我只不过是因为眼看阵亡的士兵全是独身男子腻烦了。"

"佩吉,"迈克尔温情脉脉用掌心捂着佩吉的手, "你今天完全不象平日的样子。"

"可能,"佩吉说。"也许平日的样子并不是我的本来面目吧。你别以为,"她冷冷地往下说,"五年之后等你挂满一身该死的勋章回来的时候,我还会笑着在这儿欢迎你。"

"好吧,"迈克尔无精打采地说,"咱们不谈这个。"

"我就要谈这个,"佩吉说。

"好吧,"迈克尔说,"那就谈吧。"

他看得出姑娘脸上严峻的表情一下子整个儿软化了,她正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本来会开开心心的,"她颤声说,"这就要出发打仗去了?那就干一杯吧……我本来是可以控制住自己的,都是那该死的水兵……事情糟就糟在我会把你忘了。我同另一个男人好过,他在奥地利。我当时以为准能永远记着他,直到我死。论人品那人可能也比你强;他比你勇敢,更懂得怎么疼女人。可是去年他的一个表亲从瑞士写信告诉我,说是他在维也纳遇害了。就在收到信的那天晚上,我约好了跟你去看戏的。开始我想:'今晚不能去。'可是你敲门了,一见到你,我竟完全忘了那一位。他死了,我记不起太多同他有关的往事,然而当年我也

曾要求他同我结婚。在婚姻方面，看来我这人命运不济，你说是吗？”

“别说了，”迈克尔低声央求，“请你别再往下说，佩吉。”

但是佩吉照样自顾自说下去，泪水在她回顾往昔的深沉的眼睛里滚动欲出。“我也真傻，”她说，“即使当时同他结了婚，今天也可能把他忘了的。要是你曾长期不在我的身边，我一样可能忘了你。说不定这只不过是我的迷信。我好象觉得结成夫妻之后，关系才能固定下来，才算是合法的正式伴侣，从此有家可归。而一旦有了个家，你才会回来。可笑……先前那个男朋友名叫约瑟夫。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一无所有。他们把他杀了，确也没什么奇怪。”突然，佩吉站起身来。“到外面去等着我，”她说，“我一会儿就来。”

佩吉飞快冲出这灯光黯淡的小餐厅，冲过窗边的小酒吧，冲过积满烟垢的墙上所悬挂的标示法国名酒产区的旧式地图。迈克尔放些钱在餐桌上会了帐，还留下数额可观的小费，作为刚才对那意大利侍者发脾气的某种补偿，然后慢慢走到街上。

他站在餐馆门前，心事重重地点上一支烟。不，他暗暗下了决断，不成。她的想法错了。我可不背这个包袱，也不让她背。倘若她果真忘了我，那只不过是我在战争中付出的另一项代价而已，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伤亡。在统计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的一览表上不会登录这类事项，可它照样是一种确确实实的伤亡。想要消除这类伤亡只能给人们带来绝望和痛苦。

佩吉走出餐馆来了。太阳底下，她的头发显得很有光泽，大概方才在楼上曾用力梳理过几下。她微笑着，脸上的表情十分沉静。

“原谅我，”她说着碰了碰迈克尔的手臂，“对刚才那阵爆发，

我的惊讶不亚于你呐。”

“没有关系，”迈克尔说，“我今天的表现也不值得称道。”

“我说的话全是违反本意的。这你相信，是不是？”

“当然，”迈克尔说。

“以后找时间，”佩吉说，“我把维也纳那人的事详细跟你说说。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对当兵的来说尤其如此。”

“一言为定，”迈克尔礼貌周到地说，“我等着听你的故事。”

“现在嘛，”佩吉朝街道前方看一眼，朝一辆从莱克辛顿大街往他们这边慢慢驶来的出租汽车扬手示意，“我想我还是回办公室去，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做掉一点工作。你说呢？”

“不必了吧……”

佩吉冲他莞尔一笑。“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她说。“然后到了晚上再见面，就好象我俩中午根本没在一起进午餐。我喜欢这样的安排。下午你总还有不少事情可做吧？”

“当然，”迈克尔说。

“祝你愉快，亲爱的，”她说着轻轻吻他一下。“夜里穿上你那件铁灰色的衣服。”她一头钻进出租汽车，再没看他一眼。汽车发出巨大的噪声往三号街驶去。迈克尔目送出租汽车驶远，拐过一个点缀着斑驳阳光的L形阴影不见了。他拣了街上晒不到太阳的一侧，慢慢朝西走去。

介乎有意和无意之间，他暂时不去想佩吉。要费心考虑的其它事情多着呢。战争使人成了吝啬鬼，迈克尔也是因为战争才变得这么寡情的。可是即便把事情归咎于打仗，好象也不成其为堂皇的托辞。他打定主意暂时不去想佩吉。迈克尔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所以完全意识到要他在两年，三年，甚至四年的漫长岁月里对一张照片，对每月一次的来信和一种对往事的回

忆始终保持忠贞，确是难以想象的……再说，他也不希望让佩吉承担任何义务。两人毕竟都是明白人，喜欢实话实说，开诚布公。他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周围数以百万计的男女以不同方式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他们决不比一个年轻幼稚的小伙子，不比一个丢下爱人去打仗的目不识丁的山区林业工人懂得更多些……迈克尔明白，这个问题两人永远不会重新提起，不论是今夜或是以后在他从未到过的异乡度过的某一个回忆与缅怀之夜。到那时，想起这个夏日午后的情景，他肯定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会听到良心痛苦的嚎叫："你干吗不答应？为什么？为什么？"

迈克尔甩了甩头，想理清思绪，还故作不肯认输的姿态，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过左右两旁林立的高楼。这些褐色的建筑物沉浸在铺地的阳光里给人一种亲切好客的印象。迈克尔从一个老头身边走过，那人拄着根手杖，步履艰难，尽管天气暖和竟还在深色的长大衣外面加了一条羊毛围巾。老人皮肤上带着肝病患者特有的斑点，拄拐杖的手蜡黄蜡黄的，浑浊的眼睛里射出怨愤的光，似乎所有迈着矫健步子走过这位披着围巾在坟墓边蹒跚踯躅的老者身旁的壮年男子全都在存心冒犯他。

老头儿那目光真有些不同寻常，迈克尔差点没收住脚步仔细打量对方一眼，因为说不定老头是个熟人，跟迈克尔曾有什么私仇吧。可老头儿委实是个不相干的路人，所以迈克尔才继续走自已的路，不过把步子放慢了些。老傻瓜，迈克尔暗暗骂一声，全桌的筵席都让你尝了滋味，一道又一道的菜，还有汤；先是海味，和着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陈年勃艮第好酒、波尔多佳酿，过后又是野味、烤肉、生菜和乳酪；这会儿上甜食和餐后白兰地了，只因为你觉得甜食有点酸涩，酒味不够和醇，你就无端地对那些

比你晚上桌的食客产生了怨恨。迈克尔心想：我倒情愿同你换个位置呐，老家伙。你过了多少好日子，全是美国的黄金岁月，乐观主义的岁月。虽说也打过几次仗，可没多久便都停了火，伤亡区区不足挂齿。那可是世纪初令人振奋向上的日子……就这样，在二十年一成不变的老屋，你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温饱无虞；要说打仗，那只是海外天边外国人的事。我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老头儿？不用妒嫉我。到一九四二年在行将就木的时候，能够活满七十岁，数你运气好，实在是好造化！此刻，我同情你，那是因为你给自己那一把老骨头披上一件厚实的大衣，又在缺少热量的脖子上围了一条羊毛围巾取暖；我可怜你是因为你拄着那根不可或缺的拐杖，手不住发抖……可是也许我自己更值得怜悯吧。虽说身上暖和，双手十指决不颤抖，步履稳健……此生我活不到你那年纪啦，不可能在夏日里浑身上下没一点热气；我的双手不可能出现老年颤震的症状。对我说来，这已经是幕间的休息，我不会再次登上舞台，不会再有第二幕了。

身边响起高跟皮鞋的笃笃声。迈克尔扭头看看走过的这位女士。姑娘头戴一顶宽边草帽，草帽上缀一条墨绿色缎带。阳光透过帽檐投射在她脸上，显出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姑娘穿一身淡雅的湖绿衣裙，完全按着身段的线条裁剪，所以从背后看去即便腰肢部位有几处皱折，却也皱得好看。姑娘裸露着经日光曝晒的大腿，打定主意不去理会迈克尔那并不越轨的艳羡的目光。她快步走过迈克尔身旁，超前了几步。好一会儿，迈克尔的眼睛始终盯着姑娘窈窕的身材不肯移开。姑娘发现一名青年男子深为她的美貌打动而正目不转睛地打量她，就用那种无可奈何的娇憨手势捋一捋头发。迈克尔见状笑了。

过后，迈克尔做了个咧嘴狞笑的怪脸，一边暗自陶醉：不，

老大爷。我还在尽情享受生活哪。你去死吧，老头儿，我祝你平安长眠。我非津津有味地吃完这桌筵席不可。

这天下午的晚些时候，迈克尔约定在一家酒吧里与卡洪会面，在出发打仗去之前同他话别。迈克尔向那家酒吧走去的当儿，一路吹着口哨。

第十五章

一九四二年的盛夏确实可说是生死攸关。一个炎热的夜晚，在新泽西州迪克斯要塞陆军消费合作社只卖淡啤酒的酒柜前，士兵们作着如下的谈话：

"我是个独眼龙，真的只有一只眼睛。我跟那些杂种如实说了，可他们照样把我归入1A级，就这样老子当兵来了。"

"我有个十岁的女儿。他们说，你跟老婆分居了，应该归入1A级。国务院里多的是没有儿女牵累的单身男子。他们这是迫害我。"

"在欧洲，征兵征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专家，让他用手指轻轻一戳，给你弄出一点疝气来。这样，不管仗打得多么频繁，你都可以幸免。可是在美国，医官们只消看你一眼便宣布说：'小伙子，你那睾丸我们一两天之内就可以治好。1A级。'"

"这黄汤也算啤酒？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插手准保搞糟。酿啤酒也不例外。"

"啥事情都得靠关系。一个不消两回合便可打败乔·路易①的大力士只要认识征兵委员会里的哪一位大人先生，照样会被判定健康不合格而享受暂缓服役的特权。"

"我的溃疡病真够严重的，一听见电话铃响就拉血。可那些人说X光透视一切正常，照样是1A级。龟孙子们不见我死是绝不甘心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埋在阿林顿公墓②。他们尽可

以自欺欺人，因为我胃酸过多授我一枚紫心勋章，还以军礼给我落葬。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吃过他们的军粮，可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挨饿。一吃这儿的饭菜，什么大红肠加乳酪，再有些花生酱，我就没命啦，只能给他们增加一个死人。我可是对他们有言在先，可他们还是把我归在1A级。”

“为祖国服务我没意见。可他们不该每月从我薪饷里扣除二十二块钱，给我老婆寄去。我跟我老婆分居十一年了。从这儿到盐湖哪个男人没跟那荡妇睡过觉。而他们照扣二十二块。”

“有朝一日我离开队伍，非去把征兵委员会的主席宰了。我跟那人说本人自愿加入海岸警卫队，申请书也交了；本人生性热爱大海。可这家伙说：‘1A级。你最好学会热爱陆地。’”

“听我说，老弟，排队的时候最好排在中间，不做排头，不当排尾，也不突出在边上。最好猫在中间，懂吗？这样，长官就不会挑你去执勤，懂吗？还有，除了夜里睡觉，不要呆在帐篷里，要知道他们老是四出巡查，见到有谁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就会把谁抓去干活，让你到仓库去卸卡车。”

“只须再等几天我就可以捞到一张军官委任状。但是征兵委员会红了眼，饿得慌，非把我吞了不可。”

“看见值星室门口那俩小子没有？就是背着全副装备在那儿走来走去的两个人。五天了，那两个人就这么来回地走，到今天肯定已走过两百英里的距离。他们溜到屈莱顿喝了几杯啤酒，不巧正好被中士撞见了，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走个不停，等着上船开拔的一天。为了几杯啤酒遭这份罪，还说这是个自由国家

---

①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国著名职业拳师。

② 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将士墓地。

呢。”

“他们召人去问话的时候，有人声称自已会打字。其实会不会打字全一个样。要是你说你会打字，好极啦，咱们的军队正急需打字员。但有一条可以肯定，长官老爷们是不会把打字机放在敌人射程之内的。要是你说你不会打字，那就把你派到步兵队去，而你也尽可写信回家让你妈开始跑商店选购一颗金星，准备贴上窗户志哀。”

“军队对每个人的生殖器注意得真够可以，好象比赤道地带初婚之夜的西班牙新娘更在乎呢。我入伍刚刚十二个小时，可他们已经检查三次了。他们让咱们跟谁去对阵呢？是日本人还是瓦沙① 的冰球队？”

“空军里倒是人人都有军阶的。”

“干炮兵的不挨敌人的子弹。”

“迪克斯要塞中就数咱们这个连队糟糕。他们抓住连里的厨子鸡奸一名炊事值勤兵，把他交付军法审判。结果只是把这人降为参谋军士完事。”

“打一九三一年到现在，今夜是我破题儿头一遭不跟老婆一块儿睡觉。看样子会睡不着的。”

“嗨，瞧，这家店里免费供应避孕套。”

“告诉你，在这儿花两毛五分钱就可以买到《圣经》，是纸面的。”

“喔，天哪，他们打烊了。”

迈克尔从陆军消费合作社痰迹遍地的台阶走下，踏上被士

① 美国纽约州帕克普西市一所大学名。

兵踩烂了的新泽西州泥地。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无风夏夜。迈克尔啤酒喝多了。他身上穿一套紧绷绷的草绿色士兵劳作服，那衣服散发出一种怪味，使人联想到一家男服成衣铺的工场。穿上崭新的士兵方头大皮靴，他的脚开始起泡，走起路来只觉得脚下又笨又重，简直迈不开步子。迈克尔在连队驻地的路上慢慢走着，走过两旁一座又一座的帐篷；走过那两个因为到屈莱顿去喝酒而被罚携带全部装备在此来回走个不停的倒霉家伙；走过一堆掷骰子的赌棍，这些人从昨天开始就在赌了；看样子不到他们自己战死或是日本人投降，赌棍们是不会收场的。走着走着，迈克尔还见到几个站在帐篷固定索旁边呆呆仰望夜空的孤单的可怜虫；见到一些正把自己当老百姓时穿的旧衣服扎成一堆准备送往红十字会去的新兵；见到几名在连队里真正管事的一等兵，这些家伙享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说话行事活象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这会儿又扯着喑哑的破嗓子在发号施令了：“十分钟之内熄灯！大家听着，十分钟之内熄灯！”

迈克尔一头钻进自己的帐篷。帐篷里点一只四十瓦的灯泡，空落落的显得非常凄凉寂寞。迈克尔脱了衣服，盖上粗毛军毯。他不好意思带上睡衣睡裤来从军，所以只好穿着内衣睡觉。

睡在帐篷门口那位来自埃尔米拉城的士兵把灯熄了。这人来此已有三个星期，因为他是兽医，军队领导正在设法把他安置到一个合适的岗位上，让他跟骡马打交道去。可是在这场现代化战争中上哪儿去找成群的骡马？熄灯由此人负责是因为他已经是这座兵营里的识途老马，这类事自然要归他管。

迈克尔右边铺上的士兵已经鼾声如雷。这人的籍贯是西西里岛，诓称自己能读书写字。此人得在这里呆上九十天，等候军方作出决定，看是不是让他加入美国籍。

其它铺上的人没告诉迈克尔任何各自的情况。大家躺在黑暗里，静听西西里人打呼噜，静听扩音器里鬼哭狼嚎般的熄灯号声。军号声如诉如泣，在这群被驱赶到一起的可怜虫的头上飘荡。这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可也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士兵；从某种不太严密也不太精确的意义上说，这些人从现在起终于要开始作好送命的准备了。

迈克尔闻着拉到了下巴颏的军毯的气味，一边想着：我来到了兵营，事情到底发生了。我本应一开战就入伍，可我没这么干；到了我很可以逃避兵役的时候，我却反而来了。此刻盖一条又粗又硬的军毯躺在帐篷里，这情景正是好久以来一直预见到的。这座帐篷，这条军毯，还有周围这些打呼噜的人，三十三年以来一直在等着我。这下他们可等到我啦。我算是赶上了他们。好日子到此为止，从现在起得开始付出代价，为了我曾发表过的意见，为了过去安逸的生活，为着昔日丰盛的酒宴和舒适的床铺，为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女人和金钱，一一付出代价。三十三年俨如一个长长的假期，今天上午当中士下命令说“你，给我把烟蒂拾起来”的时候，这假期才算完结。从现在开始，得为这假期付出代价。

尽管有人在四下里叫嚷，吹口哨；喝醉了酒的士兵更是呜呜哭个不停，可迈克尔毫不费劲地迷糊一阵之后便睡着了。整整一夜，他睡得安稳，没有做梦。

第十六章

将军亲临前线视察，神态极为自信。大家一看这架势就明白要打仗了。十个大腹便便的意大利军官，各挂一副双筒望远镜，戴着防风护目镜，还在脖子上缠一条围巾，全穿得花里胡哨的。他们簇拥着一位意大利将军同来视察。连意大利将军也表露出信心十足的样子。大家见状便知道这是一场大仗。德国将军的心情象是特别轻松愉快，跟士兵交谈的时候常呵呵大笑，一边还重重拍士兵的肩胛表示亲热。将军甚至还拧了刚补充到希姆莱这个班来的一名十八岁新兵的脸。这种姿态可说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预示着很快将有大批士兵在这样或那样的军事行动中被打死。

同时还存在其它迹象。两天前，希姆莱在师指挥所从无线电里听说英国人又在开罗司令部里焚烧文件了。看来，英国人真有烧不完的文件。七月里烧过一次，八月份再接再厉，眼下是十月，他们还在烧。

希姆莱还听到广播员说德军的总战略乃是突破防线进至亚历山大港和耶路撒冷，最终在印度与日军会师。对于连续几个月坐在原地遭骄阳曝晒的士兵来说，这项战略计划实在是雄心勃勃，似乎奢望过甚。可是这计划确也有一点安定军心的作用，因为从这项计划中大家都看到将军阁下至少还是胸有成竹的。

夜，深沉静谧。偶尔有零星的射击声传来，那是士兵在胡乱

放枪。间或也有照明弹的曳光掠过。除去这些，全线沉寂。月亮爬上惨白的夜空，星光淡淡，幽幽然同天幕底下笼罩在阴影里的无垠沙漠溶成了一片。

克里斯蒂安胳膊肘里抱着一支自动步枪，独个儿站在沙漠里，凝望眼前这一片莫测究竟的阴影。阴影的那一边就是敌军阵地。夜里，所有的人都在熟睡，敌人没有动静，克里斯蒂安周围的千军万马没有丝毫的动静。

夜里站岗自有它的优越性。你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动一下，而不必担心英国人已在望远镜里看到你，正在那边斟酌盘算，看为了你这人是不是值得打一两发炮弹。还有，日间的恶臭这会儿全消散了。说到这股气味，那可真是沙漠作战最为显著的特点。除了供饮用的以外，没有足够的水；即便是饮用水，也时感短缺。士兵们谁也不洗澡，一周复一周穿着同一件军服，整天淌汗，到头来汗水沤透了衣服，硬绷绷地贴着你的背，非让你生出一身又痒又痛的痱子不可。但是全身部位中最受苦的还是鼻子。人类若要保持最起码的生存，就得经常洗净人体散发各种臭气的分泌液。当然，久而久之，你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了，不然的话，你就非自杀不可。可是每当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那股恶臭一阵又一阵向你袭来。

所以说黑夜给人安慰。自从他来到非洲，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安慰可言。诚然，德军取得了节节胜利，克里斯蒂安也已从巴迪亚挺进到这离亚历山大港仅约七十英里之遥的地点。打胜仗当然是好事，但对于前线的士兵说来，胜利同他个人的命运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在各级指挥部里戎装笔挺的军官们看来，胜利的意义至关重要，占据几座城池之后他们也许就要大吃大喝以示庆贺；可对于小兵来说，胜利仍然意味着天一亮你

就有可能给打死，要不照旧蹲在沙漠的掩体里受罪。你旁边士兵身上散发的恶臭，不管失败还是得胜，都同样令人无法忍受。

只有在昔兰尼度过的两周才算克里斯蒂安的好时光。当时他患了疟疾，被送回后方疗养。那儿的气候比沙漠里凉爽，举目可见绿色，还能在地中海里游泳。

再说希姆莱回来传达他听到的无线电广播。当希姆莱说那位专家宣称德军统帅部的计划是攻下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并挺进到印度与日军会师，新近带着补充兵员来到连队并部分取代了希姆莱这连部小丑角色的克努伦说："谁要是愿意，尽可以跟日本人会师去。至于我嘛，如蒙大家不见怪，只想到亚历山大港为止，据说那儿的街上多的是意大利婊子，我倒情愿跟婊子会师去。"

回想起克努伦这番粗鲁的俏皮话，克里斯蒂安在漆黑的夜里不禁咧嘴笑了。在布雷区的那一边今夜里大概没人说笑话吧——他这样思忖着。

突然，一百英里长的战线上闪出强光，一秒钟之后响起炮群的轰鸣。克里斯蒂安赶快扑倒在沙地上。这时雨点般的炮弹正在他前后左右落地开花。

待他睁开眼睛，四周仍是一片漆黑。可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往前移动，从周围的体臭来判断，旁边还有其他士兵。这股臭味使人联想到巴黎街头无人看管的公共小便池，又象是凝着污血的伤臭，或者说象穷苦人家小孩冬衣里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克里斯蒂安回想起头顶上炮弹的呼啸，便又闭上了眼睛。

他是在一辆卡车里。这点完全可以肯定。不太远的地方两

军炮兵还在来回互射，这说明战事仍在进行。这时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黑暗中身边有人在哭，还抽抽搭搭唠叨个没完："我名叫里夏德·克努伦，我名叫里夏德·克努伦。"这家伙一遍又一遍自报姓名，象是要向他本人证明自己神志还正常，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此刻在干什么。

克里斯蒂安透过周围的晦冥，仰头看看卡车的帆布顶篷。帆布发出一股重浊的气味，正随着车行的节奏一颠又一摇。他觉得四肢的关节仿佛全折断了，耳朵也象是给炸了个稀巴烂。好一会工夫，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车板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琢磨着：这一次死定了。

"我名叫里夏德·克努伦，"自报家门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家住卡尔·路德维希大街三号。我名叫里夏德·克努伦，家住……"

"住嘴，"克里斯蒂安喊了一声，顿时觉得有了点力气。他甚至挣扎着试图坐起来，可这纯属不自量力，眼前一阵金星乱舞，他只好老老实实重新躺下。

耳畔的抽泣声是停了，可是有另一个声音响起："咱们去同日本人会师。我可知道会师的地点。"一阵阵的狂笑过后，那声音接着说："在罗马。"又一阵狂笑。"在罗马贝尼脱① 的阳台上。我得把这一点告诉无线电广播节目的那位专家去。"克里斯蒂安蓦地辨出这声音，是希姆莱在说话；旋即他记起过去十天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第一夜，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可是大家都躲进了安全的掩体，除迈尔和海斯两人外，全连无一伤亡。那边发射了连串的照明弹，这儿开了探照灯，两者之间则是一辆吐着火焰的坦克。

---

① 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名字。

英国人还在德军阵地前用汽油燃起了篝火，那是他们在炮击之后意在给坦克和步兵标示一条穿越布雷区通道而设置的信号。在照明弹转瞬即逝的强光下，远远望去，只见一些矮小的人影在那儿来回奔忙。德军炮兵在纵深开始射击。英方只有一辆坦克接近德军阵地。左右前后一千公尺之内的火器一起向那辆坦克射击。一分钟之后，驾驶舱舱盖启处，德国兵惊异地看到企图爬出战车的英国兵已是一身烈焰，断无生还的希望了。

炮击过后，英军向这一段防线发起强攻，只不过延续了两个小时。三次冲锋留下的仅仅是七辆履带残破、烧成焦炭的坦克，全都头朝下陷在沙里动弹不得；英国步兵同样死伤累累，尸体围着坦克躺了一地。德国方面人人欣喜若狂。毕竟，连队只损失了五名士兵。清晨时分，趁枪炮暂时沉寂，哈登堡赶到营部报告战果，乐得嘴巴也合不拢。

待到中午时分，炮击重又开始。布雷区那边出现大批坦克，看上去敌人把整个战车连都用上了。坦克一跳一蹦颤巍巍地向前冲来，卷起大股滚动的沙尘。这一次，德军防线被敌人的坦克冲破，可是后随的英国步兵没等得及冲上来全被德军的火力压制了。幸存的英军坦克见状只好掉头回去，但在隆隆撤退过程中还不时向射程之内的德军吐出歹毒的子弹。后来，没等德军缓过气，英军的炮击又开始了，把正在开阔地带救死扶伤的医护兵打了个正着。那些人嚎叫着倒地死去，德国方面谁也不敢离开掩体去救护。克努伦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哭闹不休的；克里斯蒂安记得，正在那时自己头脑里也隐隐约约产生了一个不着边际的想法：英国人倒是挺认真的嘛。

过后，克里斯蒂安开始发抖。他曾用失去知觉的双手支撑着掩体的两壁坚持到了这一刻，但是待他稍稍抬起头从掩体的

边沿望出去，只见英国兵铺天盖地向他冲过来。一些人踩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可那些甲壳虫般的运载机枪的军车正在士兵队伍里发疯似地左右奔突，一边不停地开火。克里斯蒂安感到自己差不多就要站起身来，冲着敌军大喊："你们各位大错特错啦。本人正患疟疾，想来弟兄们不愿担当杀死一个病人的罪名吧。"

就这样，战事日以继夜持续了好几天。这期间克里斯蒂安不是一阵阵热得难受，就是在沙漠地带正午的阳光下还冷得发抖。感觉纵然迟钝，你也会不时忿忿然叫屈：他们从没说过战争会旷日持久；他们也从没告诉你，打仗的时候你可能发疟疾。

接着，不知什么缘故，枪炮声突然停止。我们还活着，克里斯蒂安这样想，对方真是笨极了，干吗非试图消灭我们不可？他蹲在掩体里，只觉得一阵阵的困倦。一秒钟之后，哈登堡跑来，摇晃着克里斯蒂安的身体，一边盯着他的脸瞧。哈登堡问："该死的，你还活着吗？"克里斯蒂安试图给对方一句回答，可是上下两排牙齿不住格格打颤，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于是只好冲着哈登堡温和地一笑。哈登堡这才扯住克里斯蒂安军服的领口，把他当一袋土豆似地拖着往回走。一路上全是尸体，克里斯蒂安不住以庄严的态度向阵亡的士兵顿首致哀。来到目的地，克里斯蒂安觉得很奇怪，天怎么已经黑了；再有，这辆不熄火的卡车又是怎么回事。他当时曾大喊一声："你们那边安静点！"他身边有谁在哭，哼哼唧唧说什么："我名叫里夏德·克努伦"。就是这家伙，过了好长时间，还在这辆把人浑身骨头颠簸得象要散架似的卡车里，冲着气味难闻的帆布顶篷，抽噎着一遍又一遍说个没完："我名叫里夏德·克努伦，家住卡尔·路德维希大街三号。"待到他真正清醒过来并认识到自己这会儿正拖着疟疾未愈的病体随

部队大举撤退，暂时还不至于断气，克里斯蒂安竟心不在焉地想起那位来前线视察的将军。此刻真想看看这位将军脸上的表情。还那么信心十足吗？

这时，卡车突然刹停。哈登堡出现在车尾，叫喊着："统统下来！全体下车！"

士兵们慢吞吞朝卡车后部移动，动作滞重，就好象是在粘乎乎的泥土里走路。跳下车后挡板的时候，有两三个士兵摔在地上；他们全都一声不吭地躺在原地，连其他人跳下车压在他们身上，竟也不发一声呻吟。克里斯蒂安最后一个离开车厢。他得意地发现落地之后自己还能够直立。我毕竟站起来了。

月光底下，哈登堡不胜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左右两边依然有炮火的闪光，空中轰鸣连连。可是从卡车跳到地上没有打一个趔趄，这也算一次小小的胜利，克里斯蒂安一时竟觉着自己已完全恢复了正常。

克里斯蒂安用敏锐的目光往周围一瞧，士兵们正挣扎着站起身来；那些已站起来的全摇晃着身子，活象一群梦游人。他没认出几张熟面孔。说不定到天亮之后才能看清更多的熟人脸吧。"连队的人呢？"他问。

"全在这儿了，"哈登堡说。中尉的声音变得简直无法辨认，一时间克里斯蒂安甚至怀疑有谁在冒名顶替哈登堡。不过，对方的模样倒是没怎么大变。克里斯蒂安打定主意一俟形势稍见稳定，得好好探问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哈登堡伸出手，用手掌心后部粗暴地给克里斯蒂安脸上来了一下子。哈登堡手上混杂着食物脂肪和枪膛滑润油的气味，同时还带着袖口处的汗臭。克里斯蒂安连忙眨巴着眼睛朝后退缩。

"你神志正常吗？"哈登堡问。

“正常，长官，”克里斯蒂安答道，“完全正常，长官。”其实，关于连队里的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他确实非回忆一下不可。好在这事也不迫切，留待以后再去细想不迟。

卡车开动了，沿着沙漠小路颠簸着向前驶去。两名士兵拖着疲惫的步子，追着卡车跑。

“给我站住！”哈登堡大吼一声。那两名士兵只好在原地站定，眼睁睁看着卡车逐渐加速，发动机扑哧扑哧吼叫着，在泛着白光的沙漠上，一个转弯，向西驶去。那两人站定的地点恰好在一座小沙丘脚下。他们只好一声不吭地看着卡车爬上沙丘，轴承碰撞着不住吱嘎作声，在哈登堡专用的摩托车旁边驶过。卡车在沙丘顶上映照着月光，象是一个滚动向前的庞然大物，在士兵眼里不啻是个极好的归宿。可车子从那边的斜坡驶下，从视线中消失了。

“咱们就在这儿修筑工事，”哈登堡说着以僵硬的动作往闪出惨白微光的沙丘一挥手。士兵们随着长官的手势莫名其妙地转过头去。

“马上动手，”哈登堡接着发号施令，“蒂斯特尔，你呆在我身边。”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伶俐地答道，一边往哈登堡身边跨出几步。自己居然还能走动，他为此庆幸不止。

哈登堡开始爬沙丘，那矫健的步子在克里斯蒂安看来简直类乎超人。他只好紧跟在中尉身后，一边迟钝地暗自惊叹，真是不同凡响，这么个瘦小的汉子，又经历了十天酷烈的苦战……

其他士兵也都慢吞吞跟着爬上沙丘。哈登堡依然用那种僵硬的手势挥舞着胳臂，指挥众人应在什么位置掘壕沟挖掩体。一共只剩下了三十七个人。这时，克里斯蒂安又想到，关于连队其他

成员的命运，过后得详细探问一番。哈登堡要士兵们修筑一条稀疏分散的防线，自下而上占了沙丘上坡路的三分之一。工事虽长，但只有几个可怜巴巴的零星火力点。哈登堡发号施令既毕，便同克里斯蒂安一起转过身，看着士兵们曲背弓腰一铲一锹缓慢地掘壕。克里斯蒂安突然想到，要是此刻敌人突然杀将过来，大家就只好在原地各自为战啦，因为哈登堡部署的工事使沙坡完全暴露，从那儿后撤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么一想，他开始明白眼前的事态了。

"行啦，蒂斯特尔，"哈登堡吩咐说，"你跟我来。"

克里斯蒂安跟随中尉回到沙漠小道，一声不吭地帮着哈登堡把那辆摩托车推到沙丘顶上。偶尔，有士兵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往身后这两个缓慢推摩托车上坡的身影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待两人把车推到坡顶，克里斯蒂安只能喘粗气了。他和哈登堡一起转身看看脚下这一队披着银光掘壕挖沟的士兵。月光惨淡，大漠空旷，士兵们锹起铲落，象是吞了迷幻药而正劳作不休，此情此景使人觉着一种不真实的恬适，犹如《圣经》描写的梦境。

"他们是没有退路的，"克里斯蒂安差不多无意识地说，"一旦遭到进攻。"

"说得对，"哈登堡用平板的声音表示同意。

"这些人得死在阵地上了，"克里斯蒂安说。

"说得对，"哈登堡说。这时，克里斯蒂安猛然想起哈登堡早在奥格拉对他说过的一席话："在某种要求士兵尽量长期坚持的紧急形势下，一个聪明的指挥官在布阵时得设法杜绝士兵后退的一切可能性。要是把士兵们部署在不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的位置上，指挥官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今晚哈登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发生了什么情况?"克里斯蒂安问。

哈登堡一耸肩:"敌人突破了我们左右两面的防线。"

"敌人目前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哈登堡疲惫不堪地朝南面炮火耀眼的地方和北边更远的距离之外时明时暗的火光望去,然后说:"还是请你告诉我吧。"他俯身看看摩托车上的油量仪表。"够跑一百公里的,"他说,"你怎么样?能在后座坚持一下吗?"

克里斯蒂安皱起前额煞费苦思,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过后才好不容易慢慢挤出一句:"能,长官。"他又回过头去看看沙丘脚下那些绊跌着挖掘工事的士兵身影;他将把这些人扔在这儿等死。一时间,他简直想对哈登堡说:"不,长官,我愿意留下。"可是留下又于事何补呢?

战争自有其独特的盈亏计算法。克里斯蒂安明白,如此匆匆退却,保全自己,对哈登堡说来并非出于怯懦;克里斯蒂安本人也不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留下的士兵将在这光秃秃的沙坡上打几枪,可怜巴巴地抵抗一阵,至多把一连英国兵阻击一小时光景,过后便全部死光。要是他和哈登堡也留下,不管两人使出何等样的绝招,也无法使一小时的阻击时间延长十分钟。事情就这么明摆着。说不定下一次的战斗就该轮到他克里斯蒂安在哪一座山头上作着绝望的垂死挣扎,而让别人仓皇撤退到其实并不安全的后方去。

"呆在这儿别动,"哈登堡说,"坐下休息一下。我去告诉他们,就说咱们到后面拖一个迫击炮排上来,用火力支援他们。"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目送哈登堡从沙丘上向着希姆莱掘壕的位置一溜烟滑下去,然后便一下子栽倒,没等肩膀着地,竟已呼呼睡去了。

哈登堡狠命把克里斯蒂安摇醒。他睁开眼睛，抬头一看。他意识到自己无力坐起来，更没力气站起身，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真想告诉对方，"求求你别来打扰我"，然后纳头再睡。可哈登堡抓住克里斯蒂安的外衣，甚至卡住了他的脖子，硬拖猛扯。克里斯蒂安这才站了起来。他机械地迈动脚步，皮靴落地的声音活象当年妈妈在家里用熨斗烫那冰得硬绷绷的衣物。他又帮着哈登堡推摩托车。终于，哈登堡以十分敏捷的动作一扬腿，骑上摩托车车座，开始狠踩油门。发动机劈劈啪啪轰响一阵，可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在残月的寒光里，克里斯蒂安看着哈登堡在狂怒中发动摩托车。一个人影朝他们走来，直到那人走到跟前，克里斯蒂安方才抬头一看，并意识到有人在监视他们。来人是克努伦，就是在卡车里哭鼻子的那家伙。他刚才放下手里的铁锹，跟踪中尉上坡来看一个究竟。克努伦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呆呆地看着哈登堡一次又一次猛踩油门。

哈登堡也发现了他。中尉长长吸了口气，一抬腿下了座儿，站在摩托车旁边。

"克努伦，"中尉说，"回去。"

"是，长官，"克努伦嘴里这么说，可呆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哈登堡走到克努伦身旁，狠狠朝对方鼻子上打了一拳。克努伦的鼻子开始淌血；他吸着鼻子发出难听的声音，可照样一动也不动。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仿佛从今以后再也不必用上它们了。他把步枪和掘壕的铁锹扔在斜坡下面尚未筑成的工事里，没有随身带着。哈登堡退后一步，用诧异而并不带恶意的表情看看克努伦，就好象克努伦只不过是全盘计划中一个略微有些棘手的意外，必须及时予以解决。哈登堡于是又走上前去，狠

狠揍了对方两拳。克努伦慢慢倒了下去，双膝跪地，目无表情地抬头看着哈登堡。

“起来！”哈登堡说。

克努伦慢慢站了起来，还是一语不发，双手仍然无力地低垂在身体两侧。

克里斯蒂安看了克努伦一眼，不由得对这个丑陋的大胖子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你干吗要站在这沐浴着月光的坡顶，带一脸乞求加责备的神情？干吗不呆在坡下？你干吗不死？

“听着，”哈登堡说，“这就下坡回到原地去。”

可是克努伦照样站在那儿。这人的头脑好象已不再能领会言词。他偶尔吮吸一下嘴唇，把一些滴到嘴里的血吞下肚去。这个佝偻着身子哑口无言的可怜虫发出这种吮吸的声音，听着令人感到意外。克里斯蒂安由此联想起曾在巴黎看到的现代派绘画，画的是空山残月，天地间蒙着一层暗淡的清冷色调，简直同身边这种神秘莫测的惨白色一模一样；画面的阴影处有三个瘦弱的人影，全都死气沉沉的。

“好吧，”哈登堡说，“跟我来。”

他握着摩托车的把手，把车往远离掘壕士兵的那一侧斜坡推去。克里斯蒂安朝三十六名士兵投去最后一瞥，只见他们全还象着了魔似地用很有节奏的动作在沙漠表面挖掘不止。然后，克里斯蒂安跟随着哈登堡和克努伦下坡去了。

越过高低不平的地面，摩托车在前，克努伦一步一拖象个呆子似地跟在后面。三人谁也不说话，往前走出五十米左右。这时哈登堡突然站住了，并对克里斯蒂安说：“扶着车。”

克里斯蒂安接过车把，让摩托靠着自己的双腿不致倒下。克努伦也收住了脚步，站在沙堆里又一次颇有修养地看着中尉。哈

登堡先是清了清嗓子，象要发表什么演说，接着走到克努伦跟前，仔细打量着对方，过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两次拔拳猛击对方的眉心。这一次，克努伦一声不吭地后仰着坐倒在地，可还是带着一脸的傻气固执地仰头看着中尉。哈登堡若有所思地俯身看看对方，掏出手枪，打开了保险。克努伦还是一动也不动；惨淡的月光下，那血污的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哈登堡朝他开了一枪。克努伦这才双手撑地慢慢爬起来。"我亲爱的中尉，"他用一种扯家常似的平静的语气说，过后便脸朝下倒在沙漠里。

哈登堡把枪收了，说声"行啦"。

他回到摩托车旁，跨上驾驶座，踩了下油门。这一回，车子给他发动了。

"上来吧，"他对克里斯蒂安说。

克里斯蒂安小心翼翼地抬腿跨上摩托车的后座。他感到车身在剧烈地抖动。

"坐稳了，"哈登堡说，"抱住我的腰。"

克里斯蒂安伸出双臂抱住哈登堡，不由得暗暗想到：怪事一桩，在这样的时候搂着一名军官，就象一个姑娘在某个星期天午后跟随摩托车俱乐部的人到森林里去郊游。因为两人贴得太近，哈登堡身上的恶臭便阵阵往克里斯蒂安鼻孔袭来，他生怕自己会受不了而呕吐一场。

哈登堡调挡加速，摩托车便劈劈啪啪怒吼起来。克里斯蒂安真想开口央求："请你轻一点儿。"这种临阵脱逃的事毕竟只能悄悄地干；再说，摩托车的吼叫对被迫留在阵地上的三十七名[1]

[1] 上文数字为三十六名，原文如此。

士兵也是一种大不敬的噪声。这些士兵将能昭然展示世间的不公：他们被人撇下了，在此等死，待到他们在这座后无退路的沙丘上化作白骨之时，别人可还好端端地活着。

克里斯蒂安回想起身后士兵正苦苦挖掘的那些准备迎击英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掩体小洞，猛然意识到除去一个克努伦，阵地上只剩三十六人了。刚好三打。三打士兵。摩托车猛烈颠簸，他死死抓着哈登堡，一边不住暗暗念叨：这会儿可不能打起摆子来啊。三打士兵。每一打值几个钱呢？

哈登堡驾车到达一处平坦地形，便加速疾驶。月亮正下沉，清冷的残光照亮了这一片平坦的旷地，四周的地平线上都在闪出炮击的火光。车开得飞快，激起了强劲的气流，克里斯蒂安的军帽让风刮走了。可他并不在意，因为疾风吹过使他可以不再闻到中尉身上散发出的恶臭。

两人骑车始而往北，接着向西，走了半小时。摩托车沿着蜿蜒曲折的沙漠小道颠簸着前进，驶过无数沙丘和偶尔出现在路边的矮树丛。越往前去，地平线上炮火的闪光变得越是明亮。一路上他们看见几辆烧毁的坦克，不时还从一辆被拆卸得只剩下骨架的卡车旁边驶过。卡车裸露在外的主动轴往上翘着，直插幽暗的夜空，活象一门高射炮。路边还有不少士兵的新坟，看得出来全是在匆忙之间草草掘成的。坟前，刺刀入地倒插一支步枪，枪托上挂一顶军帽或钢盔。在战场上通常能看到的飞机残骸这儿也有，机身均已烧焦，风撕裂外壳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窟窿；推进器螺旋桨弯曲变形，机翼折断，残破的金属表面幽幽反射着月光。直到他们往北行过一长段距离，来到一条朝正西方向延伸的公路，他们才遇上一支队伍。两人突然发现已置身在一支长长的

车队中间，卡车、装甲车、侦察军车、运兵车和摩托车全沿着狭窄的公路慢慢驶向前去，扬起了大股的尘埃和车辆排出的废气。

哈登堡把车开到公路的一侧，可也不敢太靠近路边，因为这一带打过拉锯战，弄得不好说不定就会触发地雷。中尉把车刹住；克里斯蒂安本来是依靠快速行车的惯性坐稳在车上的，这一停险些儿给摔下座来。哈登堡忙转过身一把抓住克里斯蒂安，帮他坐稳。

"谢谢，"克里斯蒂安礼貌周到地说，同时又觉着头晕得厉害。这时他开始浑身发冷，一阵僵冷的痉挛袭来，嘴巴咬得紧紧的，肿胀的舌头也完全动弹不得了。

"你可以随便找一辆卡车爬上去，"哈登堡大声说，一面用夸张得可笑的姿势挥舞手臂，象是精力多得没处发泄，指指那以缓慢的速度隆隆驶过的车队。"不过依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

"愿按你的吩咐去做，中尉。"克里斯蒂安以呆滞的表情佯装愉快地一笑，就象一个醉汉在某次令人兴味索然的游园会上假充斯文。

"我不知道这支部队奉了什么样的命令，"哈登堡继续大声说，"说不定随时都得进入阵地打仗……"

"当然，"克里斯蒂安说。

"看来还是别丢了咱们自己的交通工具，这是上策，"哈登堡说。克里斯蒂安模模糊糊觉着感恩，中尉实在周到，把目前的处境详详细细分析给他听。

"是的，"克里斯蒂安说，"确实如此。"

"你说什么？"哈登堡大声问，因为这时正有一辆装甲车隆隆驶过。

"我说……"克里斯蒂安忘了自己刚才说什么来着，一时竟

答不上来。"我同意，"过后他才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说，"完全同意。"

"好，"哈登堡说着把克里斯蒂安原先缠在脖子上的围巾解了下来。"还是用它蒙着脸好，可以挡灰尘。"他开始在克里斯蒂安脑后给他结上围巾。

克里斯蒂安慢慢抬起双手，把中尉的手挡开。"请原谅，"他说，"一会儿就好。"说着他一弯腰，呕吐起来。

乘坐卡车打身边经过的士兵谁也不看克里斯蒂安和中尉一眼，而是全都瞪眼望着前方，仿佛这会儿正举行严冬季节的分列式。他们已是弥留时分灵魂出窍的半死人，对世间的一切不再关心，不再存任何好奇心，失落了目的，也失尽了希望。

克里斯蒂安站直了身子。呕吐之后，人觉得好过多了，只是一嘴的苦涩，那味道比先前更要糟得多。他把围巾包在鼻梁上，这样下半部的脸便完全遮起。手指不听使唤，为了在脑后把围巾结上他忙乎了好一阵，最后总算把结打上了。

"我准备好了，"他宣布。

这时，哈登堡也已用围巾包了脸。克里斯蒂安伸出膀子，搂住中尉的腰。摩托车在沙地上蹦跳着打了一个旋转，随着车队驶去。他们的前头是一辆救护车，破车门外晃荡着六条人腿。

克里斯蒂安觉得中尉十分可爱可亲。他坐在前面的驾驶座上，真象个铁打的金刚，围巾包着脸则又象美国西部片里的蒙面侠盗。克里斯蒂安暗暗打定主意：我得想个法子向他表示感谢。迎着飞扬的沙尘，他捉摸了五分钟之久，试图想出一个答谢中尉的办法。一个主意渐渐形成。把他妻子同我发生过关系的事告诉他吧。要答谢他只有这么办。克里斯蒂安又马上一摇头，否定了这个主意。太蠢，真是蠢极了。可是主意一经形成，他就

无论如何再也摆脱不开。他闭上眼睛，逼自己想些别的，想想留在南边一铲一锹挖掘沙漠工事的三十六名士兵，想想五天以来自己一共喝过几口啤酒和冰一般的凉水，可是一次又一次，他发现自己险些儿要以压倒四周军车行进声响的大嗓门狂叫："中尉，我从雷恩回国休假的时候跟你太太睡过觉。"

车队突然停下。哈登堡出于安全的考虑，打定主意要走在车队的中间，这时便一脚着地，把车停下，可并没熄火。是时候了，克里斯蒂安准备不顾一切地豁出去，现在跟他说吧。可正在这时候，从前头的救护车里下来两个人，拖着一个死人的腿把尸体拉出救护车，放在路边。两人的动作很笨拙，看样子都精疲力竭了。他们抓住死者的脚踝，把尸体拖开，以免拦了军车的道。克里斯蒂安的目光从围巾上方向两人扫去，对方象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抬头瞟了他一眼，其中一个还特地走到克里斯蒂安跟前一本正经作了个解释："他死了。已经死了还带着他有什么必要？"

接着，车队重又开动。救护车也慢慢驶动了。那两个士兵只好狂奔着去赶救护车，跑动中，两人的水壶不住敲打着他们的大腿。两人扳着车厢，给拖了相当一段距离，最后总算从破车门处拖着的伤兵腿上翻越过去，爬进了车厢。这时车行的噪声大起，再去跟哈登堡说他老婆的事为时已晚。

事后回想很难断定是什么时候开的火。反正队伍的前边突然传来刺耳的劈啪声，所有的车辆全应声刹停。直到此时克里斯蒂安才清醒过来，原来这声音他已听见多时，只是一时还不曾意识到这是枪声罢了。

士兵们从薄薄的装甲背后钻出来，沉重地跳到地上，朝公路两侧的沙漠散开。一名伤兵从救护车里跌将出来，用手指抠地，拖着一条被打断的伤腿，往右边十米之外一个矮小的草丛爬去。

那人卧倒在草丛里，飞快地用双手在自己跟前扒出一个小小的浅洞。四周围好几挺机枪都开了火；装甲车漫无目的地左奔右突，不分青红皂白朝着各个方向胡乱射击。在离哈登堡他们不远的地方，沿着一排被遗弃在途犹未熄火的卡车，一个不戴帽子的军官来回疾奔，一边狂叫："还击！给我还击，你们这些狗杂种。"这人是个秃头，因为没戴帽子，那溜光的脑瓜在月光下显得白惨惨的。他发疯似地挥舞着一根军官用的轻便手杖。克里斯蒂安猜想此人至少是名上校。

迫击炮弹在六十米以外的地方落下，那边有一辆运兵车被击中，便熊熊燃烧起来。借着火光，克里斯蒂安看到一些士兵的尸体正被人七手八脚撂到公路边上。哈登堡把摩托开到救护车边上才把它刹住。他敏锐地往沙漠远处眺望，围巾在他的下巴上形成一个小小的V字形，被风吹得不住飘拂，谁见了都还以为是胡子长错了地方。

英军这会儿正用机枪和轻型火炮发射曳光弹。密集的弹雨拖着呈现曲线的光迹懒洋洋地向着德军飞来，象是越飞近车队速度也越快。克里斯蒂安无法判断英国人火力点的位置。他在心里暗暗骂娘：都乱成一锅粥了，在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情况下怎么能打仗！他开始从摩托车的后座下来，准备离开战斗现场，找个地方躺下，等着瞧会有什么样的下文。

"坐着别动！"哈登堡大喝一声，虽然两人之间只有区区十二英寸的距离。这家伙也胡来了，克里斯蒂安这样想着，只好悻悻然坐回原处。他摸索着找枪，可实在不记得自己的武器撂在哪儿了。救护车里传出消毒药水刺鼻的酸味，同时还夹杂着尸臭。克里斯蒂安闻着开始狂咳。一枚炮弹呼啸着飞来，在近处爆炸，克里斯蒂安赶快低头，想用救护车金属的挡板作掩护。爆炸声

过后，克里斯蒂安觉得背上给什么东西打了一下，便伸手去摸。原来是一块已没有任何杀伤力的霰弹弹片。他一拂就把那烫手的弹片从肩上掸落在地。举手到背后掸弹片的当儿，他才发现枪就斜挂在肩上。克里斯蒂安正气喘吁吁地想解开皮带，把枪拿在手里，不料哈登堡又猛踩油门发动了摩托。克里斯蒂安险些儿从座位上跌下来，枪筒猛一抬，戳在他下巴上，牙齿一合，又正好咬了舌头，顿时一嘴巴全是火辣辣咸津津的血腥味。他赶快紧紧抱住哈登堡。摩托车在蹲伏的士兵群中一歪一斜地飞驶而过，只听见周围一片喧闹，还有断断续续的爆炸声。一连串的曳光弹划着长长的弧形从远处向着他们射来。哈登堡不去理会头顶的弹雨，只顾驾驶着这乱蹦乱跳的摩托，笔直向前冲，终于从熊熊燃烧的卡车堆里冲了出来。

“真乱套了，”克里斯蒂安喃喃自语，接着又不禁对哈登堡充满了怨恨。如果说他想骑车开到英国陆军当中去，自己去不就得了，干吗非拉上克里斯蒂安不可？克里斯蒂安老练地一谋算，决定跳车。他试着抬起一只脚，不料裤腿好象被某一个突出在外的金属部件钩住了，膝盖没法抬起。突然，在他们前方一侧，他影影绰绰看到坦克黑乎乎的轮廓。接着，坦克上的枪炮全朝他们这边转了过来。一辆坦克炮塔上的机枪向他们开了火，子弹呼呼掠过头顶，发出可怕的尖啸声。

克里斯蒂安弯下腰，歪着头靠在中尉的肩胛上找掩护。中尉穿着一身皮制的驾驶服，金属的搭扣把克里斯蒂安的颧骨摩擦得生疼。机枪又转了个向，这一回子弹朝着摩托车的前方打，月光下只见沙土被打得尘埃飞扬；子弹蹦跳着，落地时发出骇人的闷声。

克里斯蒂安紧紧靠着中尉哭了起来。他明白自己确实是吓

破胆了，只能束手等死。马上，子弹会打中他们两人，使他们连人带车撞个粉碎，化作一堆吐出浓烟的残骸。到时候，沙漠里只不过是多了黑糊糊的一摊血和汽油，兴许还浮着几块烧焦的布片。这时，近处有人用英语大声叫喊，还拼命摆手示意。哈登堡含糊不清地咕噜了几句，同时却把身体弯得更低了。于是，身后又响起子弹的啸声。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冲出了重围，灰白色的公路上只有他们一辆车在疾驰，身后枪炮的轰鸣渐渐远去。

克里斯蒂安终于停止了哭泣。他学着哈登堡的样，也在座位上挺直了上身。他甚至还以某种好奇的目光从颠簸疾驶的摩托车上探头看看伸展在前的大路。经过呕吐，又因为出过血，嘴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味；沙子迎面飞扬，从围巾底下直往里钻，沾在脸部的伤口上。可克里斯蒂安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自觉精神大振，一时，甚至连疲劳的感觉也消失了。

很快，他们便把火光和枪炮声远远抛在身后。前后只有五分钟工夫，他们象是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从苏丹到地中海，从阿拉曼到的黎波里，在这静卧月下的茫茫大沙漠里，除了他们象是再没有别的人了。

克里斯蒂安友好地搂着哈登堡的腰，想起在这场战斗打响之前自己曾打算告诉中尉一件事情，可一时又怎么也记不起是什么事情。他把围巾除了，不住转动着头东张西望。嘴角沾着的口水让风一刮，全吹干了。克里斯蒂安这会儿心满意足，只觉得世界非常可爱。虽说哈登堡是个怪人，可克里斯蒂安相信自己完全可以依靠他到达某个安全的地方。至于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以及何时可以到达，克里斯蒂安毫无概念，也不想为此操心。运气真不错，他们的连长米勒上尉给打死了；要不，此刻乘坐这辆摩托车的就只能是米勒和哈登堡，而他克里斯蒂安便只

能留在沙丘那边，同三打死人去作伴……

克里斯蒂安大口大口吞下迎面吹来的干燥疾风。他现在有把握了，自己会活下去的，说不定还可以活好多好多年。

哈登堡驾车的技术十分娴熟。他们兼程赶路，尽管有时车轮打滑，有时摩托蹦得半天高，他们始终稳稳认定了西北方向前进。背后的天空这时已抹上几缕浅红的晨曦。公路上，沙漠里，除了屡见不鲜的战车残骸，四下一片空寂。那些被击毁的战车早被废品回收营拆了个精光。身后还有枪炮声传来，只是已离得十分遥远，听去象是一阵阵的呜咽，又以奇特的节奏引起回声，过后慢慢平息。每次的哑寂总能维持几分钟之久。

太阳跃出了地平线。这样，哈登堡就可以看清路面的情况，于是他把车开得更快了。克里斯蒂安不敢让思想再开小差，全神贯注地紧抱着中尉的腰。

“你困吗？”哈登堡扭头大声问，好让克里斯蒂安在发动机的劈啪声中听清他的话。

“有一点，”克里斯蒂安承认。“还可以支持。”

“你最好不停地跟我说话，”哈登堡说，“我刚才差一点没睡过去。”

“好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他张了张嘴刚要说什么，可又立刻闭上了。他试图在头脑里把词编好，可脑袋里空空如也。

“开始，”哈登堡暴躁地大吼一声，“说话啊！”

“好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可马上又可怜巴巴地问：“关于什么呢？”

“随便什么。说说天气也可以。”

克里斯蒂安抬头看天。六个月以来一直就是这种天气。"又是一个大热天，"他说。

"响一点，"哈登堡的眼睛直盯前方，头也不回地大声命令，"我听不见你的话。"

"我刚才说又是一个大热天，"克里斯蒂安贴着中尉的耳朵尖叫。

"这还差不多，"哈登堡说。"不错。又要大热。"

克里斯蒂安试图想出其它的话题。

"接着说，"哈登堡又不耐烦了。

"您还愿意谈些什么其它的内容呢？"克里斯蒂安问。他的头脑象是被什么药物麻醉了，完全无法对付这种极度累人的智力活动。

"老天！随便什么。你去过军队设在昔兰尼的希腊妓院吗？"

"去过，长官，"克里斯蒂安答道。

"怎么样？"

"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安说。"我排队等了好久，还差三个就可以轮到我了，谁知道妓院偏偏在这时打烊。"

"你认识的人当中有谁去过？"

克里斯蒂安费力地想了一会。"有的，"他说，"是一名头部带伤的下士。"

"他觉得滋味怎么样？"

克里斯蒂安又是一阵冥思苦索。"我记得他说希腊姑娘都不怎么样。没有活力。另外，"克里斯蒂安终于想起来了，"他还说嫖女人不能那么正儿八经的。他发觉很难在规定时间里把事情干完。再说那女人就这么直挺挺躺着，一点也不主动。他认为应该找些自愿服务的姑娘来当军妓，不能抓着什么人就往妓院

里送。”

“你那朋友是个白痴，”哈登堡恶狠狠说。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这下又不吭声了。

“接着讲！”哈登堡猛地一甩头，大概是要使眼睛不闭下来。“往下说。你在柏林休假时都干了些什么？”

“我去听了歌剧，”克里斯蒂安不假思索地回答，“还去了音乐会。”

“你也是个白痴。”

“说的是，长官。”克里斯蒂安开始担心，因为头晕得厉害。

“在柏林找过女人吗？”

“找了，长官。”克里斯蒂安经过周密思考才回答：“我碰到一个飞机工厂的女工。”

“发生关系了？”

“是的。”

“滋味可好？”

“好极了，”克里斯蒂安大声回答，一边忧心忡忡把目光扫过中尉低着的脑袋，看看前面沉浸在渐强日光之中绵绵的沙漠。

“那好喔，”中尉说，“她叫什么名字？”

“玛格丽特，”克里斯蒂安稍稍沉吟之后回答说。

“结过婚吗？”

“我看不象结过婚，”克里斯蒂安说，“她也没说。”

“全是些破鞋，”哈登堡这话是针对柏林所有的女人说的。“你到过亚历山大港吗？”

“没有，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前些时候我老在盼有朝一日能到那儿去，”哈登堡说。

“我现在的看法是咱们永远到不了亚历山大港了，”克里斯

蒂安说。

“住嘴！”哈登堡大吼一声。摩托车往旁边一歪，好不惊险，可中尉马上将车把稳了。“咱们会到达那儿的！你听见吗？这话我说的，咱们到得了亚历山大港，而且很快就到。听见没有？”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顶着越过中尉头顶刮来的大风尖叫着回答。

中尉在驾驶座上身子乱晃，愤怒把他的脸扭曲成了异样，结着一层沙土的上下眼睑中间透出熠熠凶光；中尉大张着嘴，发黑的嘴唇衬着一副白牙齿显得特别触目。“我命令你住嘴！”中尉发狂似地喊叫，那架势就象在风声呼呼的操场上给一连的新兵来个下马威。“闭上你那臭嘴，不然我就……”

这时，摩托车的龙头往边上一歪，前轮哧溜一滑，中尉的双手一下子脱了把。克里斯蒂安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摔倒，所以赶快往前一倾，紧紧抓住了中尉。突如其来的冲击力把中尉的身体打从蹦跳的前轮上方高高抛了出去，摩托车发疯似地乱窜，马达嗥叫着。车一下歪倒在路边撞毁了。克里斯蒂安觉得自己的身子给弹到了半空，吓得大声惨叫，可是内心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悄然叹息：这一切太过分了，真是太过分了。接着，他被摔下地，只觉得肩膀一阵麻木。可他还能单膝跪地直起身来。

中尉被摩托车压在底下。摩托的前轮这时还在转动，后轮则已扭曲压扁，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堆废铁。中尉躺在地上不动也不哼，太阳穴上给划开一道口子，鲜血直冒，两条腿被车子压着，姿势怪别扭的。克里斯蒂安一瘸一拐走到中尉跟前，动手拖他，但是拖不动。于是，他只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摩托车从哈登堡身上抬起，往另一边掀翻过去。做完这件事后，他先坐下休息了一分钟左右，接着取出急救包，手势笨拙地把一条绷带扎在

中尉头上出血的部位。绷带刚扎上去的时候，看上去整整齐齐，很象是懂行的人的杰作。可是一会儿血便渗透了纱布，这种斑斑殷红的绷带克里斯蒂安见得多了。

蓦地，中尉坐了起来。他朝摩托车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说："咱们步行吧。"他挣扎着想站起身，可是不行，只好沉吟着看看自己的双腿。"不要紧，"他象是要先使自己信服，"伤势不重，相信我的话好了。你没什么吧？"

"没什么，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我看，"中尉说，"我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说。"他用双手抓着头上被血浸透的绷带重又躺下。

克里斯蒂安坐在中尉身边，看着摩托的前轮慢慢停止了转动。车轮空转的当儿一直发出一种呼呼的声响，声音由强变弱，待到转动结束，也就完全消失了。摩托车那边不再有一丁点儿的声响；大陆远处两军纠缠厮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旭日初升，沙漠的色调变得清朗，给人一种凉爽感，就连军车的残骸在早晨的阳光里看去，也不再显得那么凶险可怕。克里斯蒂安慢条斯理打开行军水壶，拘拘束束喝了一口，先冲漱了舌头和牙齿，然后再往肚里咽。听到这咕嘟一声暗闷的响声，哈登堡马上睁开一只眼睛看看克里斯蒂安在干什么。

"节约用水，"中尉凭着自己的本能告诫。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答应一声，不禁对中尉充满了钦佩：这人确实不简单，就是替他开门送他进地狱炼炉的魔鬼也还得听他差遣呢。德国的军事教育培养出哈登堡这么个产品，真可说是非凡的胜利。一个又一个的命令从他嘴里吐出，就象血液从动脉往外喷射。到断气的那一刻，准保他还在为以后的三次军事行动运筹帷幄。

过了一会，哈登堡吐一口长气，终于坐了起来。他摸摸头上浸透血迹的绷带问："这是你给扎的？"

"是的，长官。"

"只要我一站起来走动，这玩意儿准掉，"哈登堡冷冰冰地说，语气之中倒也不含怒意，只是从局外人的立场指摘包扎不当而已。"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包扎术？"

"对不住，长官，"克里斯蒂安说，"刚才那一阵子我本人也十分虚弱。"

"我看也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哈登堡说，"不过，这样浪费一条绷带仍然属于失策。"他解开军上衣，取出一个油布包，又从包里取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地形图。他把地图展开，放在沙地上。"瞧，"他说，"咱们可以确定目前的位置了。"

真绝，克里斯蒂安暗暗称奇，中尉有一种把所有不测情况都预计到的应变能力。

哈登堡仔细看图，不时眨一眨眼睛。尽管痛得龇牙咧嘴，他还是用手按着绷带，不让它滑落下来。他自顾自嘴里念念有词，很快就把他们的位置测定出来了。中尉把图折好，利索地把它放回油布包，又把油布包小心翼翼揣进怀里。

"都清楚了，"他说，"这条路在前面大约八公里的地方与另一条往西的路交会。你能行吗？"

"能行，长官，"克里斯蒂安说。"你怎么样？"

哈登堡投来倨傲的一瞥。"用不着为我操心。起立！"他大叫一声，那架势又象对实际并不存在的一连新兵发号施令了。

克里斯蒂安好不容易才站立起来。一侧的肩胛和膀子痛得相当厉害；手臂移动也困难。不过他相信这八公里的路自己还能走，即使走不完全程，至少可以走一段。克里斯蒂安看着哈登

堡以手撑地拼命用力想站起来，脸上冒出了点点汗珠，头部的绷带又开始渗血。克里斯蒂安俯下身，准备扶他一把。可哈登堡立刻瞪他一眼，没好气地说："走开，中士！"

克里斯蒂安遵命后退一步，从旁看着哈登堡如何挣扎着站立起来。只见中尉先把脚跟踩进面粉一般松软的沙里，摆出一副准备承受正面猛烈冲击的架势，然后用右手的胳膊肘作支点，死死用力，把身体一英寸一英寸地往上撑起。巨大的痛苦活生生地刻在他那涨成了猪肝色的脸上，最后他的身躯终于离了地，中尉弯腰弓背站起来了。再用力一挣，他挺起了腰板，虽说身体还在不住摇晃，人是站直了。中尉的脸上，汗和血淌在一起，又沾着不少的灰沙，全成了粘乎乎的一层，看着真叫人害怕。这时，克里斯蒂安惊讶地发现中尉居然哭了，泪水正从脸颊淌下，在那一层说不出名堂的粘乎乎的糊状物上划出一道又一道粗大的轨迹。他大口喘着粗气，干燥的喉间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呼噜声。中尉咬了咬牙，颤巍巍转过身，面向着北方。

"行了，"中尉说，"前进！"

他踏着厚厚的沙走在头里。虽说走路时一瘸一拐的，脑袋也老是不听使唤地东歪西倒，中尉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从不回头看一眼。

克里斯蒂安跟在中尉后边。他渴得嗓子眼要冒烟，背在肩上的枪压得他够呛，可他打定主意只要哈登堡不带头，自己就不喝一口水，也不要求休息。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跨着蹒跚缓慢的步子走去，走过大沙漠，走过偶尔出现在身边锈迹斑斑的战车残骸，往北找公路去。在那条路上有可能遇上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要不就碰上等着把他们当俘虏抓起来的英国人。

克里斯蒂安从超脱的立场不带意气地想到了英国人。英国人并不构成任何现实的威胁。就此刻而论，只有两三件事才算是现实的威胁：嗓子眼里一股酸酒糟般的干涩味；走在自己前面的哈登堡那种一瘸一拐野兽般的步态；越升越高火辣辣烤着他们背部的沙漠骄阳。即便英国人果真埋伏在他们要去的那条路上，这问题到时候再去设法解决不迟，眼下要对付的难题还多，没工夫未雨绸缪。

两人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又给太阳烤得晕头转向，在伤痛和疲劳夹攻之下，双目昏花。他们正准备坐下作第二次休息，突然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辆汽车。车正朝他们这儿疾驶而来，车过之处卷起一股沙尘，宛如车身背后插了一支巨大的鸟羽。两分钟后，他们看清楚了，这是一辆外形漂亮的敞篷指挥车；待车再行近一些，他们又认出车是意大利人的。

只听得骨头格格一阵响，哈登堡用手猛地一撑，站起身来。他瘸着腿艰难地走到公路路面正中站住，喘着重浊的粗气，一边以镇定的目光迎着对面驶来的军车。额上缠着一条血污的绷带，深陷的眼睛双双充血，中尉的模样真象凶神恶煞。他那沾血的双手在身体两侧握成了拳准备着。

克里斯蒂安也站了起来，只是没走到公路中央哈登堡的身边去。

汽车朝他们飞也似冲过来，嘟嘟鸣着喇叭。不知怎么的，这声音在空旷的沙漠里鸣响之后随即便消逝了，好象起不到多少警告作用。哈登堡站在原地岿然不动。已经可以看到敞篷车里坐着五个人。哈登堡还是一动也不动站在公路上，神态冷峻地看着那五个人。克里斯蒂安敢肯定来车马上就会把中尉撞倒在地，刚一张嘴准备惊呼，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阵尖利的扳闸

声，那辆流线型的敞篷车吱地滑了几步，终于在距哈登堡一臂之遥的地方刹停了。

前座是两名意大利士兵，一个开车，旁边那个弓着背坐在驾驶座旁边的位置上；后座是三名军官，这时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意大利语破口大骂。

哈登堡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我要求跟你们当中军阶最高的军官说话，"他矜持地用德语高声说。

对方又说了一通意大利话。最后，一个挂少校衔皮肤黑黑的矮胖子用蹩脚的德语回话说："我就是。你有什么话，到这儿来说好了。"

"劳你下车来，"哈登堡说，照样站在汽车前原来的位置上，照样纹丝不动。

意大利人叽里咕噜商量了一阵。过后那少校终于推开后车门，走下车来。这人穿的军服一度大概挺合身，可现在裹着这肥胖的身躯却皱巴巴的不成样子。对方怀着明显的敌意朝哈登堡走来。哈登堡庄严地行礼如仪。周围是一片反射出耀眼日光的空旷沙漠，这个稻草人似的角色居然正儿八经地行军礼，看着真象是在演戏。意大利少校也在沙地上咔嚓做一个立正姿势，回了礼。

"中尉，"少校看看哈登堡的肩章心神不安地说，"我们有紧急任务。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奉了命令，"哈登堡不动声色地说，"要为艾格纳将军征用车辆。"

少校先是愁苦地张大嘴，过后又啧的一声把嘴闭上。他慌忙朝四下一看，象是艾格纳将军立刻就会从这荒无人烟的沙漠里钻将出来似的。

"艾格纳将军在什么地方?"少校说着又狐疑地朝周围看看。

"离此五公里,"哈登堡说,"他乘坐的装甲车坏了一条履带,所以我奉了明确的命令……"

"这一套我懂!"意大利少校叫起来。"我听说过的明确的命令多着呐。"

"如蒙阁下精诚合作,"哈登堡说,"请下令叫车上的人下来。司机嘛,可以留在车上。"

"你给我走开,"少校说着便走回指挥车去,"这类骗人的鬼话我听得多了。"

"少校,"哈登堡用柔中有刚的语气把对方叫住。少校果然只好站定了转过身来,同时又急得直冒汗。其他几个意大利人虽然不懂两人的德语对话,可都心事重重地注视着他们的少校。

"这不行,"少校的声音颤抖着,"谈也不用谈。这车属意大利陆军,再说我们有任务……"

"很遗憾,阁下,"哈登堡说,"艾格纳将军官衔在你之上,这儿又是德军的地盘。请交出你们的车来。"

"笑话!"少校说,不过声音已轻了下去。

"交或不交,"哈登堡说,"前面已设下路障,士兵都接到命令把意大利车辆全部扣押,如有必要可采用武力。到那时,阁下恐怕就得解释一下,在战争这么激烈的时候,你们三位战地指挥官怎么会远离自己的部队,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阁下还得作出解释,你何以敢于挺身无视本战区最高指挥官艾格纳将军明确的命令。"

哈登堡以令人颤栗的目光看看少校。后者被他一吓忙不迭扬起手,简直象是透不过气来了。哈登堡的表情始终不变,保持着那种对周围的一切不感兴趣又懒得与人一争长短的矜持。他转过身背对着少校,往指挥车走过去。真是奇迹,哈登堡居然坚

持着稳稳走了五步，一点也不瘸。

“Furi!”① 他一下打开前车门，用意大利语说，“出来！司机留下。”驾驶座旁边的那小兵赶快扭头用求助的目光看看后座的军官。军官们则避开小兵的目光，神色惶遽地看着他们的少校，后者这时正跟在哈登堡后面走近指挥车。

哈登堡轻轻拍一拍前座意大利小兵的手臂，不动声色地重复一遍：“Furi!”

那小兵抹了抹脸，然后只好垂着目光下了车，老大不情愿地站在少校的旁边。两人真象是一个模子里搞出来的，一模一样的黑皮肤，一模一样肌肉松弛的脸，连脸上愁苦的表情也非常相象。这两张脸都还英俊，但全无军人的豪气，重重心事更给脸部增添了一副苦相。

“喂，”哈登堡向车里的另外两名军官做了个手势，“你们二位……”手势的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那两个军官朝他们的少校看一眼，其中的一人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通意大利话。少校叹一口气，简短地吐出三个词作为回答。于是两名军官也下了车，站在少校身边。

“中士！”哈登堡头也不回大叫一声，招呼克里斯蒂安。

克里斯蒂安走上前，挺身立正。

“把后座清理打扫一下，中士，”哈登堡下令，“把这几位军官先生私人的物品统统给搬下来。”

克里斯蒂安探头往后座扫一眼。所谓私人物品者乃是几个水壶、两瓶克安底酒② 和两箱配给食品。克里斯蒂安遵命有条

---

① 意大利语：出来。

② 意大利克安底山区酿造的一种红葡萄酒，因无果汁甜味，向被西欧人视为劣酒。

不紊地把箱子和瓶子一件件搬出车厢，堆在路旁意大利少校脚边。三位意大利军官都绷着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东西被人拽下车撂在沙土里。

克里斯蒂安抚摸着水壶若有所思。“水壶也卸下车吗，中尉？”他问。

“水壶也照卸，”哈登堡不假思索地回答。

克里斯蒂安只好把水壶放在两箱配给食品的旁边。

哈登堡绕到汽车后座跟前，看见还有几卷铺盖之类的东西捆扎着系在车门内侧。他马上拔出匕首，以三下利索的动作，割断了皮带。帆布的铺盖卷哗地一声散开，掉落在沙土里。一名军官见状开始用意大利语怒叱，但是少校一挥手毫不客气地打断那人的抗议，上前挺了挺胸脯，用德语对哈登堡说：“本人强烈要求你为征用的车辆开一张收条。”

“这是合情合理的，”哈登堡煞有介事地说，一边取出地图，从边沿撕下狭长的一条，在背面颇费斟酌地写着。“这样行吗？”他问，并把收据的内容不慌不忙地朗声读出来：“兹从某某少校处收到——姓名我空着，少校，阁下方便时自己填上即可——一辆菲亚特牌指挥车，附带该车原来的驾驶兵。征用此车系按艾格纳将军之命。签名：齐格弗利德·哈登堡中尉。”

少校一把抢过纸条，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扬一扬，高声说：“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向有关方面出示这收据的。”

“请便，”哈登堡说着跨进汽车后座。“中士，”他一边落座，一边对克里斯蒂安下命令，“到这儿来坐下。”

克里斯蒂安上车坐在中尉的旁边。座位包着精工缝制而成的褐色皮革，四周还有一股混和着酒味和花露水香味的气息。克里斯蒂安不动声色，瞪眼看着前座驾驶兵那被阳光烤炙成古

铜色的颈脖子。哈登堡把手伸过来，砰地拉上克里斯蒂安这一侧的车门，然后用沉静的语调对司机说："Avanti!"①

驾驶兵的背脊突然紧张地挺直了，克里斯蒂安看到那人的颈项从衣领下的脖子根开始一直往上全涨得通红，然后才以精确的动作把车发动起来。哈登堡敬了个礼。一个接一个，三名意大利军官全答了礼。原先占着司机旁边前座的那士兵却怔怔地没把手举到帽檐上去。

指挥车平稳地向前驶去，车轮滚滚带起一团烟尘，在公路边那四个意大利人头上轻轻卷扬。克里斯蒂安感到有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正迫使他回过头去看一眼，可哈登堡的手一下子紧紧攫住了他的臂膀。"别看!"哈登堡厉声呵责。

克里斯蒂安在座位上作出舒展松散的样子，实际上却在等待身后响起枪声。可是没人开枪。他看看哈登堡，发现后者脸上正挂着一丝隐隐的冷笑。克里斯蒂安实在迟钝，直到这时才惊异地发现中尉对自己这一招真正感到有趣。尽管身上有伤，尽管一连人马损失殆尽，尽管前途吉凶莫测，哈登堡却乐趣无穷地陶醉在此刻的成功之中，正细细品尝唬人得手的喜悦。克里斯蒂安可是怎么也笑不出来，只好往松软的皮座垫一靠，让浑身疼痛难禁的骨骼和肌肉舒舒服服松散一阵。

"要是他们拒不交出汽车，"过了一会，克里斯蒂安才启口请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哈登堡象是得到了肉欲方面的满足，半闭着眼说："无非让他们杀了我。"

克里斯蒂安神态庄重地点一点头表示同意。"那么，水壶，"

---

① 意大利语：前进。

他又问,"干吗给他们留下水壶?"

"噢,"哈登堡答道,"要是把水扣下就不免显得过分了。"他干笑着往后一仰,舒舒服服倒在皮面座椅里。

"你看那些人将有什么样的遭遇?"克里斯蒂安问。

哈登堡不屑一顾地耸了耸肩。"投降。到英国人的俘虏营去。意大利人就是喜欢当俘虏。听着,"哈登堡说,"别饶舌了。我想睡一会儿。"

片刻之后,哈登堡发出均匀的呼吸声,血污的脸上显出安详而天真的表情,果真睡去了。克里斯蒂安一直醒着;他意识到总还得有人注意沙漠里的动态,并监视前座那个身子挺得笔直驱车疾驰的驾驶兵。

马特鲁港活象一口小棺材。他们试图找到有关当局报个到,可全城已成一片废墟,除此之外,只见来回乱窜的卡车和艰难跛行的伤兵,要不就是瘫痪的装甲车。他们抵达该城的时候,头顶出现一队敌机,乒乒乓乓扔炸弹,足足折腾了二十分钟。炸弹落地,摧毁了更多的建筑物,又把一列载运伤兵的火车炸了好几个大洞。伤员们在因为挨了弹片而扭曲变形的车皮里发出野兽般的哀鸣;到处都是向西鼠窜而去的败兵。哈登堡见状赶快命令司机随着一长溜撤退的车队走,慢慢往城郊驶去。城外有一个检查哨,查哨的是位眼露凶光的上尉,这人面前树起一块木板,板上钉着一大张纸。凡是经过检查哨的车辆,车上那些风尘仆仆疲劳不堪的官兵都得向上尉报出姓名和番号,让他记录在那纸上。这人真象一名神经错乱的会计,银行大楼遭到地震的袭击正摇摇欲坠,可这个疯子还在那儿算着一笔又一笔的糊涂帐。此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所属部队的师指挥所已撤到何处,

甚至对指挥所是否依然存在也无从得知，只是一味机械地一启一闭沾满尘土的嘴唇，高声叫喊："往前开，往前开啊。开什么玩笑？往前开啊！"

这人一眼看见他们这辆车的司机是意大利人，便命令说："把驾驶员留下。我们可以把他编入城防部队。我给你们另外找一个德国司机。"

哈登堡轻声细气跟那意大利人说了几句话。意大利人哭了，可毕竟还是下了车，站在那位用一大张纸记录名字的上尉身边听候调遣。意大利人是带着自己的步枪下车去的，这会儿正无精打采地抓着枪口，把枪从沙土上拖过去。他绝望地看看从身边经过的炮车和踉跄行进的士兵，手里的武器竟象是完全没有什么杀伤力的烧火棍。

"靠这样的士兵，"哈登堡作出不祥的预言，"马特鲁港是守不了多久的。"

"说的是，"那上尉表示热烈响应，"根本守不住。开什么玩笑！"正在这时，两门反坦克炮和一辆装甲车隆隆驶过他面前，灌了他一嘴的沙土，上尉忙不迭眯缝着眼睛一看，记下了军车的番号。

上尉指派一名战车已被击毁的坦克手给他们开车，另外还让一个在城市上空被击落的麦塞施米特①飞行员搭他们的车。上尉告诉他们最好尽快撤退到苏卢姆，因为只有到达后方的纵深方才可能暂保无虞。

坦克手是个披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儿，看样子本来是个乡巴佬。开车的时候，坦克手老是牢牢抓着驾驶盘。见到此人，

---

① 德国空军的一种作战飞机名。

克里斯蒂安不由得回想起克劳斯，就是那个很久以前唇边带着樱桃汁死在进军巴黎路上的下士。飞行员是个年轻人，可已经秃了顶，灰黄色的脸又干又瘪。这人还有严重的撇嘴病，一分钟之内那张嘴总要往右边撇二十次。“今天早上，”飞行员唠叨个没完，“今天早上我还没有这撇嘴的毛病呢。可现在越撇越厉害了。够难看的，是不是？”

“不，”克里斯蒂安说，“别人简直不大会注意到。”

“我是被一个美国人击落的，”飞行员把这当作一件新鲜事似地说，“想想吧，今生今世还是头一回见到美国人。”他摇摇头，仿佛美国人参战一事乃是德军在非洲所有的战役中承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惨重的失败。“先前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美国人到了非洲。你们想想吧！”

金发乡巴佬开车的技术不错。一路上车流如潮，他们的车却左一拐右一弯灵活地在车队之中穿越向前。公路上弹坑累累；公路的一边就是地中海粼粼的万顷碧波，在阳光里静静闪出辉耀，这宁静而清凉的海的彼岸便是希腊，意大利，整个欧洲大陆……

事情发生在次日。

他们的车倒没丢，还曾用皮管从路边一辆被打坏的卡车油箱里补充了一些汽油。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长长的车队走走停停，行进十分缓慢。这条公路从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的苏卢姆小村沿山坡向上，通往昔兰尼加的悬崖峭壁。往下望去，港口呈钥匙孔的形状，港口四周点缀着一堵堵残垣断壁，在阳光里发出耀眼的白色，煞是好看。港湾里，清澈碧绿的海水冲刷着陆地的焦土；水面上有几艘沉船的残骸，正随着荡漾的微波

轻轻摇晃，活象古时海战留下的遗迹。

那飞行员的撇嘴病越来越厉害。他没完没了地吵着要在汽车的反光镜里看自己的尊容，以便在嘴巴痉挛时看看能不能使肌肉凝固着把这副嘴脸好好研究一番。到目前为止，飞行员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前一天夜里，每当刚要睡去的时候，这人总要发出痛苦的尖嚎。哈登堡越来越觉得这飞行员讨厌。

不过，有迹象表明山下的秩序正在恢复之中。港口小镇到处架起了高射炮；镇子东边一侧可以看到两营步兵正在挖工事；港口附近，一位将军跨着大步来回发号施令，一边挥舞着胳臂。

往后看去，望不见车队的队尾。几辆装甲车被拦了下来，奉命驶到步兵阵地背后的一个后备场地集中。从山上望去，可以看到远处矮小的人影在奔忙，有的给战车加油，有的把弹药往上递给炮塔处的士兵。

哈登堡站立在指挥车后座处，正用锐利的目光观察形势。这天早晨，尽管在发烧，他甚至还刮了脸。哈登堡双唇干裂，长了一嘴的脓疮；可是额上的绷带换过一条之后，看上去又象个军人了。"咱们要在这儿遏止敌人，"他宣布说，"敌人的进攻只能到此为止。"

这时，从海上飞来一队敌机。飞机从低空掠过，发动机的吼叫盖过了山路上装甲车辆缓慢行进的隆隆声。敌机按常规排成箭头队形飞来，象是到狂欢节上表演特技来了。敌机飞行的速度很慢，似乎不用费多少周折便可把它们打下。但是不知为什么，地面上没有一枪一炮对空开火。克里斯蒂安看得清清楚楚，炸弹如何滴溜溜旋转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往地面落下，在山腰轰轰爆炸。前面地势较高处，一辆大卡车挨了炸，颤巍巍地翻一

个身，向着脚下一百米深的壑底沉重地撞去。从车厢里飞出一只靴子，在空中翻着跟斗往下掉，就好象车里有谁打定了主意要在卡车撞毁之际抢救可以顺手抓到的任何东西，于是一把操起这只靴子便往车外扔。

炸弹的落点渐渐移近。克里斯蒂安的身体蓦地被抬了起来。真是不公平，他这样想着，为了逃命长途跋涉，又经历了这么许多艰苦，到头来还得挨炸弹，实在冤枉。他明白，尽管周身并无疼痛的感觉，自己已经受了伤，马上就会失去知觉。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混混沌沌，但又毫无痛苦，就这样昏死过去倒也太平，同舒舒服服睡一觉没什么两样。接着，他果然失去了知觉。

待他重新睁开眼睛，克里斯蒂安只觉得有件沉重的东西压着自己。他想把那东西推开，却又怎么也推不动。他嗅到黄色炸药呛人的烟味和被火燎烤的岩石那种类似铜臭的气味，再有就是他已闻惯了的车辆被击毁之后橡胶、皮革和油漆混合在一起燃烧的焦味。然后，克里斯蒂安看到一件军服，还有一条绷带，这才意识到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定是哈登堡中尉。哈登堡这时正用平静的语调说："送我找军医去。"其实所谓哈登堡中尉，此刻只剩下其人的声音、他的肩章以及一条绷带，他的脸则根本不存在了。一摊粘乎乎的模糊血肉而已。那平静的声音是透过血的泡沫和一缕缕说不出名目的惨白色的东西传出来的，就是这些白色的筋肉缕原先曾构成了哈登堡中尉的脸。神志恍惚中，克里斯蒂安试图回想起自己曾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跟这一摊血肉颇为相似的东西。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因为人仍虚弱，随时都会再次昏死过去。可是最后终于被他回忆起来了。这摊东西就象一只被人信手胡乱剖开的石榴，筋脉暴露着，血红的液汁从一颗颗亮晶晶熟透了的子实上滴下，淌过水果刀，落在锃亮的玉色餐

盘上。想到这儿，伤痛突然发作，好长一段时间，克里斯蒂安什么知觉也没有了。

第十七章

"他们向我保证,"数层绷带背后的声音说,"说是两年之内一定修复我的脸。我呢,不抱什么幻想。整容以后当然不会有电影明星般的英俊,不过我相信自己还能有一张勉强过得去的脸。"

这种勉强过得去的脸,克里斯蒂安见过。一些给打得稀巴烂的头颅送到整容外科大夫的手术台上,大夫们就这儿贴贴那儿补补,勉强拼凑出一张人脸来。克里斯蒂安可不象哈登堡那么有信心,但在嘴上他只好表示同意:"当然罗,中尉。"

"经过诊断几乎已经确定,"那声音接着说,"一个月之内右眼的视觉可以恢复。当然,大夫们作了最大的努力,可就这个事实本身而论,这也应该算是一大胜利。"

"这还用说,中尉,"克里斯蒂安说。在那不勒斯湾风景如画的卡普里岛上,一幢小别墅矗立在冬日的阳光下。此刻两人正在别墅中一间光线幽暗的房间里说话。克里斯蒂安坐在两张病床之间的位置上,把一条缠着绷带的僵直的右腿轻轻搁在大理石地板上。一副丁字形拐杖倚墙放着。

另一张病床上是个烧伤病人,原先在装甲师当兵。此人伤势严重,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身上的绷带足有十米长。虽说这房间天花板高高的很是宽大,通风也好,可这人的伤口发出一种人们业已习以为常的怪味儿,照样充斥着屋子。这种创伤的怪

味儿闻着实在比死尸的臭气更叫人难受，幸好哈登堡已经丧失了嗅觉器官，闻不到任何气味。有哪一位善于精打细算的护士意识到了这一点，暗自庆幸不止，于是把他们分配在并排的两张床上。这所医院原先是里昂一位丝绸大王的度假别墅，因为非洲战事激烈，伤员日增，虽说各种各样的病例很可以引起外科医师们的兴趣，然而床位毕竟越来越紧张了。

克里斯蒂安进的那所医院规模要大一些，座落在由此下山的路上。那医院只为一般的小兵服务。一星期前，克里斯蒂安领到一副丁字形拐杖，这样他可以四下走动，觉得自己不再是个伤兵了。

“你真周到，蒂斯特尔，”哈登堡说，“专门跑来看我。人一受伤，大家都会把你当个八岁的孩子来对待。身体不管用了，脑子会衰退的。”

“我一直想来看看你，”克里斯蒂安说，“亲口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救了我。所以一听说你也在岛上，我就……”

“扯淡！”真是不可思议，虽说整个的脸孔已不复存在，哈登堡的声音还同原来一模一样：简慢、干脆、粗暴。“用不着感恩。我救了你可决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感情。这点我得跟你说清楚。”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摩托车上既然有两个座位，那就意味着可以有两人坐车生还，日后再到别处去效力。倘使当时还有别人在场，而按照我的看法此人今后准比你更有用，那么我一准会把你撇下的。”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着不由得看看那一堆一点也显不出五官凹凸的绷带。绷带缠得平整严实，把哈登堡的头裹得紧紧的。克里斯蒂安上一次看见这头颅是在苏卢姆城外的山上，

当时英国轰炸机正嗡嗡远去，这颗头颅则已成一堆鲜血淋漓的狼籍。

护士进来了。护士长了一张圆滚滚的胖脸，相貌很和善，是个四十岁光景颇带一点母性的妇人。“谈够了吧，”护士的口吻却完全不象母亲，懒洋洋的倒更象是打官腔，“今天探病的时间到此为止。”

护士站在门口，非要亲眼看着克里斯蒂安离开病房不可。克里斯蒂安只好艰难地站起身来，把丁字形拐杖抓在手里。拐杖敲击着大理石地面发出沉闷的笃笃声。

“至少，”哈登堡说，“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要是你不反对，我下次再来看你，中尉。”

“随你的便好了，”绷带后面传出的声音说。

“从这儿走，中士，”护士给他指路。

克里斯蒂安不久前才学会使用拐杖，持拐走动尚不熟练，一路走出病房去只听得脚下一阵拐杖击地的笃笃声。不过，在外面的走廊上，不再闻到烧伤病人发出的怪味儿，他确实感到好受多了。

绷带就象一座消音的白色墙壁，墙的那头哈登堡正瓮声瓮气地说话：“她对我相貌的改变不会过分在意的。”哈登堡是在谈论自己的老婆。“我已经写了信去告诉她我脸部受了伤。她回信说她为我感到骄傲。脸部受伤一点不影响我们夫妇的关系。”

克里斯蒂安暗暗好笑：脸都没有了，还说什么相貌有点改变。可他没把自己的观感说出来。他还是坐在两张病床的中间，伸着一条伤腿，拐杖倚在墙边的老位置上。

他现在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中尉。哈登堡蒙着一头的绷带，什么也看不见，可照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高谈阔论；克里斯蒂安洗耳恭听，不时答一句："是，长官"或"不，长官"。烧伤病人身上散发的怪味还是那么恶臭扑鼻。可是除去每次刚进病房时总有那么一阵子窒息感以外，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忍受这种气味，坐了一会儿之后甚至可以压根儿把这气味忘了。哈登堡被禁锢在一个空濛的盲人天地里，所以常常接连几小时用平静的语调一边回忆一边絮叨个不停，不慌不忙把此生经历过的事一件件说出来，既为了自己反省，也让克里斯蒂安听听。哈登堡象是为客观环境所迫，在此度过一个备受伤病折磨的假期。假期中，他要象盘点存货一般检讨自己，衡量自己，评定过去的功业和失误，并规划一下未来。克里斯蒂安听着哈登堡的自我反省，竟越来越觉着兴味无穷，所以尽管病房里臭气熏天，他却一坐就是半天，倾听哈登堡以迂回曲折的手法对自己的一生作着剖析。克里斯蒂安感到自己的命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哈登堡的命运拴在一起。就这样，病房变成了兼有课堂和忏悔室两者职能的场所，在这儿克里斯蒂安能够得到许多教益。他本人犯过的错误由高手逐一加以分析；原先模模糊糊的希望和雄心一经哈登堡点拨马上变得显豁明白，全都有了条理。至于战争嘛，这时已成为远在其它大洲进行的一场幻影与幻影的厮杀，军号声幽幽，也象是汇入了天边隐约的雷鸣。唯有这间俯瞰着日光下港湾里一泓碧波的病房以及这两个缠满绷带浑身发臭的伤兵，才是现实的，真实的，重要的。

"对我来说，格莱莘日后非常有用，"哈登堡正这么说着，"我是指战后。格莱莘，那是我妻子的名字。"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喔，对了，我差你去送过包裹。"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她长得很美。我是说格莱莘。你说呢？"

"是的，长官，很美。"

"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啊，"哈登堡说。"你不妨去数一数军队里有多少人的前途全被他们蓬头垢面的丑婆娘给毁了，那数字准保吓你一跳。她又很能干。对付各式各样的人她都很有一套办法……"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你曾有机会同她谈上几句吗？"

"一共谈了十分钟光景。她向我打听你的情况。"

"她对我是忠贞不渝的，"哈登堡说。

"是的，长官。"

"我计划在十八个月之后设法回去看看她，到那时我的脸大概就好得差不多了。我可不愿意无事找事让她担惊受怕。非常有用啊。不管到什么地方，她都有办法显出轻松自如的样子，跟呆在自己家里一样，说话又总是那么得体……"

"是的，长官。"

"实话跟你说，我们结婚那阵子，我其实并不爱她，倒是同一个年龄比她大的女人打得火热。那女人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真是打得火热，差一点就结婚了。要是当年真同那女人结婚，我这一生肯定就给毁了。那女人的父亲是一家金属加工厂的工人；她本人又有发胖的趋势，要不了十年准成一个大肥婆。所以我就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要知道十年之后我指望能把部长先生和将军阁下请来当座上客，所以我的妻子应当是一块擅长当女主人招待宾客的料子。再说，那女人生性有点粗俗，

那两个孩子更不象话。不过，即使时至今日，想起当年的老相好，心里总不免还有一层淡淡的旧情。你跟女人打交道可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有过，长官。”克里斯蒂安承认。

“同女人打交道弄得不好就会毁了你，”绷带背后那声音接着说，“女人真是祸水，设了陷阱引男人去钻，这种事见得太多了。所以说男人在这方面应当同在其它所有方面一样保持清醒的理智。我鄙视那种为了女人作出自我牺牲的男子，这种牺牲真可说是最不齿于人的自我放纵。要是由我说了算，我就下令不但要把《资本论》和海涅的诗付之一炬，所有的小说也得一本不留地放把火烧个精光。”

另一次，在一个下雨天，窗外的海湾在冬季的霪雨中显得晦冥昏暗……“这场战争一结束，我们必须再接再厉，立即投入另一场大战。打日本人去。非逼得同盟者就范不可，历来如此。这一点在《我的奋斗》里没有提到，也许是因为作者讲究策略而故意略去不提的。打败日本之后，将有必要让某一个外国逐步强盛起来，这样世界上就永远有一个我们难以对付的敌手存在。一个民族要取得伟大的成就必须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韧劲。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濒临于崩溃的边缘，同时又始终受着勃勃雄心的支配，随时准备进犯别人。雄心一旦泯灭，这个民族就只能等着让历史在墓碑上雕出自己的名字了。罗马帝国是个绝妙的先例，其启示可供善于思索的后代受用不尽。什么时候一个民族不再谋划‘下一个向谁发起进攻？’转而战战兢兢担心：‘下一次又该挨谁打了呢？’那么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防卫云云，其实只不过是胆小鬼用来掩饰失败的文字游戏罢了；从来没有什么

成功的防卫。所谓人类文明，其实只不过是懒惰加上贪生怕死，实在是集邪恶之大成。罗马人的晚餐桌上，英国可以充作一道甜食。在和平时期不可能享受战争的成果。战争的成果只有在下一场厮杀中才能被人们尽情享用，倘使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你就只好眼睁睁地失去一切。要是英国人一味沉溺于过去，夸口宣称：'瞧，咱们以往的业绩何其不凡，所以还是抱残守缺为好，'那么大英帝国就会在他们的手指缝中间滑走而趋于湮没。一个民族必须始终保持野蛮人的特点，因为只有野蛮人才能永远进取并获得胜利。

"咱们德国人真可说是得天独厚。德国有一批敢作敢为聪明精干的优秀分子；另外，德国人口众多，德国人又都富于进取心。不错，别的一些国家，就说美国吧，也有大批敢作敢为聪明精干的人，那儿的人民同样富于进取心。可是德国人自有其独特的品格，为此，咱们都成了幸运儿，可以所向无敌。这品格就是德国人都非常驯顺，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不是这样，也许一辈子学不会德国式的驯顺。咱们总是按上头的吩咐行事，这样，德国人便成了领袖人物手中可以用来干轰轰烈烈大事的工具。美国人也可以用来当工具使，一年，五年。再往后，他们就吃不住了。俄国人很危险，不说其他，只论人口就是一种威胁。俄国的领导人全愚不可及，历来如此。由于愚昧无知，俄国人民的精力都被消耗了。所以说俄国仅以众多的人口构成一种威胁，而在我看来，人口的数量并不能决定一切。"

这声音滔滔不绝地往下说，活象一位态度郑重的学者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朗读一部自己钟爱的作品。书中的内容，这位学者已差不多全背熟了。一阵阵雨点劈劈啪啪轻敲着窗子，把港湾笼罩在水雾之中。隔壁床上的烧伤病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

着，浑身散发着恶臭，听不见任何声响，想不起一件往事，深陷在超然物外的境界里。

“从几重意义上说，我这次受伤是件大好事。”另一天的下午，四周一片安谧，充满着倦慵的气氛，哈登堡这样说道。太阳业已西斜，窗外的山水和空气全染上一层深蓝色，清澈而又明亮。“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在军队里并不走运。这一回受了伤，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挣脱军队的羁缚了。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在军队里老是不得劲。你知道，我只晋升过一次，而当年的同学却有升官达五次之多的。抗议抱怨毫无用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例不是有人搞什么任人唯亲，也不是我没有能耐。只不过是机缘罢了。在某种情势下，要是你恰好供职于某个司令部，而那儿的将军又正逢时来运转，你就飞黄腾达。要不，当敌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你恰好在战线的某一段上。要不，你的命运就取决于某天早上战报的措辞，取决于同一天早上碰巧读到战报的上司是哪一位，取决于此人当时的心情如何……瞧，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在这些方面本人运气不好。今番受了伤，我不会再被派遣到部队上去；让一个脸部破相的军官再负起指挥职责，对士气不利啊。这种做法自然很有见地。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哪一名指挥官会在冲锋之前带领一连士兵从将士公墓里走过去的。最起码的谨慎嘛。尽管如此，一张破了相的伤兵脸日后将成无价之宝。我盘算着想进政界去。我原先就有这样的计划，想在军队里混上几年，日后到政界一显身手。受伤之后，事情简便多了，我可以省下二十年的时间。战后的领导岗位非我等莫属，只有我们这些人可以拿出证据，证明我们曾为祖国浴血奋战。到那时我用不着把勋章挂在胸前，这张脸就可说是我的勋章。凭着

这张脸，我能激起怜悯、敬仰、感激和畏惧等各种感情。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要归德国统治，到那时我党将发现本人这张脸孔就是一种最好的标志，以这张脸在其他国家代表纳粹党，绝不会辱没了党。

“想到自己的脸我倒也并不着急。等他们把绷带取下，我就能站起来照一照镜子。我明白破相之后脸一定是够可怕的。不过当兵的总要跟可怕的事情打交道，就象木匠跟锤子打交道一样；假惺惺地否认这一点就是感情脆弱。咱们这些人是靠制造死亡和死亡的威胁生活的，对这个事实咱们不能感情用事，得承认它，利用它。为了德国，咱们得在欧洲奉行灭绝政策。这是一个数学问题；要解决它必须依靠屠杀。倘使咱们非要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答案，那就不能回避解出这个方程式的数字。

“不论咱们的部队开到哪里，每个官兵都必须认识到德军要动辄杀人。这可是统治异族最有效的方法。我终于学会了以杀戮为乐，就好象一个钢琴家得先弹奏采尔尼[1]的曲子，把十指练得敏捷异常，准备着日后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嗜杀这一条乃是军人最宝贵的品格。一名军官倘若失去这种品格，他最好还是自动要求离职，脱下军装，当个帐房先生去。

“我读到过几封你写给国内朋友的信，实在令我恶心。当然，论年龄你比我大好几岁，曾在很大程度上耳濡目染欧洲乌七八糟的谬论。我发现你信件的内容全是胡说八道，诸如战后全世界的人民皆可过上和平富裕的生活啦。这话让女人或是政客来说倒还不太离谱；士兵的见解应该更深刻一些。当兵的不该渴望和平，因为和平对士兵说来同股票交易中的买方市场是一码事。此外，所谓富裕繁荣也只能是单方面的。德国要繁荣，前提

① 十九世纪奥地利钢琴家，贝多芬的学生，作品多为练习曲。

是全欧洲都贫困；德国兵必须乐于接受这样的概念。我难道愿意看着那些目不识丁的波兰人在冬日乡村的泥淖里喝醉了马铃薯酿成的劣酒富裕起来？我难道愿意看着多洛马茨[①]的臭羊倌发财吗？难道愿意让一个满身赘肉的希腊鸡奸犯跑到海德堡大学来讲授法律？为什么呢？我要的是仆人，可不是竞争对手。如果无法奴役别人，我宁愿要死尸。咱们德国人哪，多少还带着一点政治家的气质，直到今天仍用一种过时的办法毫无必要地号召世界各国给我们投信任票，所以才用这种腔调说话。十年之后德国人不妨露出自己的本相：咱们全是货真价实的士兵，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到那时，咱们完全可以扔弃了这套骗人的鬼话。士兵生活的世界乃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任何别种模样的世界只存在于图书馆的书架上，无非是一派花言巧语，老掉牙的书本古训而已。这种古训的价值同宴会桌上冠冕堂皇的演说辞相差无几，要知道听着这类虚伪夸张的话，宾客们都已呼呼睡去了。一万个书架上浩繁的卷帙阻挡不住一辆轻型坦克。《圣经》大概印刷过几万亿次了吧，可是在乌克兰的乡村里一支乘坐装甲车的五人巡逻队可在半小时之内把《圣经》里的十诫违犯五十次，过后打开两箱掳掠来的葡萄酒畅饮一场，庆祝这天晚上烧杀的成绩。

“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就数战争最有吸引力；人的本性酷爱掠夺，又都一味为自己的利益谋算，而战争恰恰毫厘不爽地符合人类的这种本性。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因为我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脸。谁也不能指责我置身于战火之外说风凉话，说我安安稳稳在一旁等待着享受战争的胜利成果。

---

① 意大利东北部石灰岩山脉名，属阿尔卑斯山系。

“我不认为德国会在这次大战中失败，原因很简单：德国经受不起失败带来的惨重损失。假如说大战中德国毕竟被打败了，那也只能怪咱们这些人不够冷酷。如果向全世界发布战报，承认咱们计划每天杀十万欧洲人，而且说到做到，你说这场战争还会继续多久？且不说犹太人。犹太人遭到杀害的事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咱们德国人在这方面效率出色，别人说不定都还偷偷叫好呢。可是犹太人并不是杀不绝的，尽管咱们在查犹太人祖宗三代的时候从来不缩手缩脚。不。咱们要杀的是欧洲人。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荷兰人，还有英国战俘。咱们应该把死者的名单用上好的纸张印制成册，配上照片，让飞机捎到伦敦上空散发。宁愿撒这样的花名册也不扔炸弹。咱们眼下受苦是因为德军的实际行动还不象德国哲学那么成熟。咱们杀了摩西，可又自欺欺人地容忍基督。这种伪善姿态实属愚蠢之极，为此咱们可能会把一切都丢了的。

“只要德国人设法使自己的同情心泯灭，咱们就将是西方历史上最最伟大的民族。当然，即便做不到这一点，德意志民族也可以获得成功，可是同情心毕竟是一种无形的羁绊。

“我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就要回军队去了，我却暂时还回不去。这几个月当中，我曾有时间好好想一想上面说到的问题，很可以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门徒。上一次大战之后出了一名受过伤的下士①，此人拯救了战败国德意志。谁说这一次大战以后不会出一名受过伤的中尉，天意要让他来把德国从胜利的迷梦中拯救出来。你到达前线之后不妨给我写写信，让我看到自己并非完全无用，这样才能舒坦地养伤。我虽比你年轻，可要成熟得

① 指希特勒。

多，因为打十五岁那一年起，不管做什么事，我都要同自己的人生目标联系在一起。你这人却是随波逐流，翻来复去，一味地感情用事，所以至今还象个毛头小伙子。讲究理智的现代人应当学会以犀利的逻辑一下子把周围发生的事情处理得十分得体，导致合情合理的结果。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可不行。在学会这种本事之前，你啊，只不过是一屋子成年人中间的乳臭小儿而已。

“杀人乃是客观的行为；死亡也全无是非曲直可言。我可以杀死一名两个月之前刚从牛津大学入伍的十九岁的英军中尉；我也可以抛下三十六个德国士兵，让他们战死在一座沙丘上。两件事情虽然不同，我打的算盘却是一模一样的。人们的贡献各有不同嘛。那三十六个士兵在特定的时间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他们死得正是时候，而且不死不行。我决不为那些士兵洒一滴眼泪，除非旁边正有另一个连队的士兵在看着我，掉眼泪可以使他们士气大振，从而接着我们的连队在同一天晚上全部为德国牺牲。

“你大概以为我对德国士兵崇拜得五体投地吧。你错了。德国兵比其他国家的士兵强一些，只不过是因为德国兵较能忍受严酷的压力；而德国兵之所以能够忍受一丝不苟的严格训练，原因又在于德国兵缺乏想象力。不管德国还是任何别国，士兵的骁勇总要被人利用，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士兵自己。打了胜仗并不意味着德国兵可以多喝几瓶啤酒或是少做一些苦工。军粮分配或是任务摊派之类的事士兵是不知情的。所以一支军队的实力说到底就要看军界首领的素质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一定数量的兵员发挥出数倍的效能。这话是克劳塞维茨说的。难得的一次，让他说到了点子上。上战场厮杀的有一千万人之多，这可不能怨德国兵；同样，德军正由全欧洲最富才华的出色人物所

率领也不是德国兵的功劳。前者乃是中欧人口的出生率使然，后者则是因为碰巧出现了一千个雄心勃勃的人物。

“德国兵运气好，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有幸被一些多少有点疯狂的人所统率。在贝希特斯加登①，希特勒站在地图之前不时要发作一阵；戈林曾在瑞典被控吸毒成瘾，是被别人从疗养院里拖出来的；罗姆、罗森堡，以及所有的其他领袖人物，要是弗洛伊德博士看到这些人全在他的诊所里候诊，准保在维也纳乐得直搓手。只有神经失常的人以自己一脑子违反理性的奇想，才会相信他们只须下个保证，奉行大屠杀这项既定的方针，十年之内就可以建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不管怎么说，犹太人遭迫害已有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从来也没引起任何严重的后果。咱们被人率领着去对付神志正常的军队，这些人即使使出死劲把腰子胀破，也不会不按常规作战的；而领着咱们打仗的头儿不是被鸦片烟熏昏了头脑的脚色，便是一味胡言乱语的下士，这类小兵是二十五年前在帕森代尔②战壕里通过给受伤的上尉端茶服务学会战争的。这样的两军对阵，咱们岂有不胜之理？

“我要是患过癫痫病，要不，因为健忘症或怀疑症接受过治疗，那我就会有更大的抱负，可望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在欧洲做出一番大事业，同时也对德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医官头发花白，看上去七十岁光景。这人眼睛底下长一对泪囊，皮肤皱巴巴的，显出一种沼泽地野花一般的深紫色。医官有手颤的毛病，没轻没重地戳一戳克里斯蒂安的膝关节检查疗

① 阿尔卑斯山区著名的疗养旅游胜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鹰巢”设于此。

② 比利时城市名，一九一七年秋在此发生过激战。

效。这人挂上校衔，可实际上以这把年纪当一名上校也委屈他了。医官带一嘴的酒气，浑浊的眼睛睥睨着射出狐疑的光。他仔细察看克里斯蒂安伤疤累累的腿，又不时抬头打量克里斯蒂安的脸色，看看对方有没有弄虚作假装病的迹象。这类花招老军医可见得多了，德皇时代的士兵和社会民主党辖下的士兵都玩过这套花招，第三帝国的士兵也常如法炮制。三十年过去了，克里斯蒂安暗暗感叹，唯有医官满嘴的酒气始终不变。将官换了人；士兵都阵亡了；流行哲学的发源地从北部移到了南方。只有军医上校呼出的气息仍带着浓郁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的香味。当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① 兄弟俩并肩站在维也纳检阅第一批萨克森禁卫军开拔前往塞尔维亚时，医官就已经满嘴喷酒气了。

"你可以出院了，"军医上校说。卫生员忙在一旁用笔往克里斯蒂安的病历卡片上做了两个记号。"太好啦。肉眼看上去你的腿还不太雅观，可是你能够一天行军五十公里而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儿。你说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上校，"克里斯蒂安答。

"上前线值全勤，"上校说着用严厉的目光扫了克里斯蒂安一眼，仿佛克里斯蒂安表示过任何异议似的。"行吗？"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上校很不耐烦地拍拍克里斯蒂安的伤腿说："把裤腿放下来吧。"他看着克里斯蒂安站起身，把裤管翻下拾缀停当。"你在战前干哪一行，中士？"

"滑雪教练，长官。"

"什么？"上校愠怒地看看克里斯蒂安，象是克里斯蒂安冒犯

---

① 奥地利皇帝，一八四八至一九一六年在位。

了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

“滑雪呗，长官。”

“嗯，”上校干巴巴地说，“你那膝盖可不能让你再去滑雪了。再说，滑雪毕竟是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他说着转过身去，背对克里斯蒂安一丝不苟地洗起手来。看那股擦洗时的认真劲儿，你准以为克里斯蒂安方才裸露在外的苍白肌肤一定脏得不象话。“还有，每隔一段时间，你可能发现走路有些困难，得一瘸一拐地往前才行。那又怎么样？走路干吗就不许一瘸一拐？”医官咧嘴笑笑，露出发黄的假牙。“要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曾打过仗呢？”

克里斯蒂安扭头走出房间去。这当儿，医官仍忙着在散发刺鼻消毒水气味的搪瓷大盥洗盆里搓擦自己的双手。

“劳驾给我弄一把刺刀，”哈登堡说。克里斯蒂安坐在中尉的病床边，端详着自己伸出在前的伤腿。这条腿仍然僵直，看上去仍有问题。隔壁床上，烧伤病人静静躺着，还跟往常一样，迷失在绷带后面南极洲似的一片白茫茫之中，同时又浑身散发着热带人那种难闻的体臭。克里斯蒂安刚向哈登堡辞了行，告诉他自己第二天就要上前线去了。哈登堡听说这消息后一直不吭声，只是一动也不动地躺在病床上，那颗被绷带包得严实平整的头颅搁在枕上俨如一只畸形的臭蛋。克里斯蒂安等着对方说话，可是好一会儿中尉都没开腔，克里斯蒂安于是得出结论，认定对方没听见他刚才的话。“我方才说了，中尉，”克里斯蒂安重复一遍，“我明天走。”

“我听清楚了，”哈登堡说，“劳驾请你给弄一把刺刀。”

“什么意思，长官？”克里斯蒂安弄不明白。中尉吐字不清，

说不定“刺刀”云云只是因为绷带捂住了声音自己听懵了吧。

“我说我要一把刺刀。明天给我捎来。”

“可是我下午两点钟就得动身，”克里斯蒂安说。

“那么早上给我送来。”

克里斯蒂安瞧瞧这张圆滚滚而又完全没有线条凹凸的脸上绷带薄薄的接头处。当然啦，他看不到对方的脸色，无法从中窥知哈登堡真实的思想。另外，对方的声音被掩埋在绷带背后，一成不变，老是平板地不带一点感情，克里斯蒂安也听不出任何的端倪来。“我手边没有刺刀，长官，”他只好声明。

“今晚去偷一把来。这事儿一点也不麻烦。你可以偷到一把刺刀的，是不是？”

“是的，长官。”

“刀鞘我不需要。把刀偷来给我就行。”

“中尉，”克里斯蒂安说，“我非常感激你，而且渴望报答；不过，要是你准备……”他犹豫一下之后才接着说，“要是你想自杀，我可不能……”

“我不会自杀的，”壅塞的声音平板地说，“你真是头号笨蛋。你听我的开导差不多有两个月了吧。难道我说话的调子象一个存心自杀的人吗？”

“不，长官，可是……”

“自杀是他的出路，”哈登堡说。

克里斯蒂安在没有扶手的小木椅里一挺身子。“你说什么，长官？”

“他的出路，他的出路，”哈登堡暴躁地说。“隔壁病床的那一位。”

克里斯蒂安迟钝地转过身，看看烧伤病人。那人还是采取

着两个月以来一成不变的姿式，静静地僵卧在病床上，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克里斯蒂安只好转回身，看着同样被绷带裹作一团的中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长官，”他说。

“他要求我杀了他，”哈登堡说，“这事再简单没有了。他的双手已被截除，身上再没有一样有用的东西。他希望一死百了。三星期前，他向军医提出了要求，可那白痴不许他再说这话。”

“我不知道这人还能说话，”克里斯蒂安迷惘地看了烧伤病人一眼，似乎邻床的这位理应显示出与此刻的新发现相符的某些迹象来。

“他能说话的，”哈登堡说，“我们一到夜晚就长谈。他在晚上才开口。”

克里斯蒂安猜想着，在这意大利的病房之夜，一个失去了双手又是全身残缺的废人同另一个失去了脸庞的人会谈论些什么呢。想到这儿，他不由打了个寒战。烧伤病人躺在床上毫无动静，罩单把他虚弱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克里斯蒂安瞪眼瞧着那人，一边寻思：原来他还有听觉，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他句句都能听懂。

“他原先在纽伦堡当个钟表匠，”哈登堡说，“专做体育跑表。有三个子女。可打定主意要死。你能不能帮个忙，给弄一把刺刀？”

“即使我把刀弄来，”克里斯蒂安努力设法不去介入这件可怕的事情，他不愿当一名共犯，帮助一个失去眼睛、声音、手指和脸蛋的废人实现自杀的目的，“又有何用？他反正没法使刀。”

“我能使刀，”哈登堡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下床，走到他身边，一刀解决问题。你说你帮不帮

这个忙？”

“我没想到你已经能够下床走动了……”克里斯蒂安觉得象是在做梦。护士曾对他说哈登堡至少得在三个月之后方有下地走动的希望。

哈登堡慢腾腾颇费周折地掀开胸口处的毯子。克里斯蒂安象是看到了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只顾呆呆注视着哈登堡。中尉用木头人般刻板呆滞的动作，把两条腿挪出床边，果真站立起来了。他身穿沾满污渍的宽大的绒布睡衣睡裤，赤着一双没有血色的脏脚丫，站在利昂丝绸大王别墅的大理石地板上。

“那张病床在什么位置？”哈登堡问。“领我过去。”

克里斯蒂安轻轻执住他的膀子，领他走过两床之间狭小的空间，直到哈登堡的膝盖碰上另一张病床的床垫。“成了，”哈登堡不带感情地说。

“为什么呢？”克里斯蒂安提出疑问。他感到自己象是对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鬼影在提问题。“为什么你对谁也不说明你已经能够走动了？”

哈登堡穿着颜色开始发黄的绒布睡衣，身子微微有些摇晃。脸盔似的绷带后边传出一声干笑。“对于控制着你命运的上司，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保守一点秘密，不能把涉及你本人的至关重要的消息向他们和盘托出。”哈登堡说着弯下身，在烧伤病人胸口处的毯子上轻轻摸索着。接着，他的手突然停住不动了。床罩上方，大堆绷带的背后，响起一个声音：“成了。”这声音又粗又哑，简直不象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倒是象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飞鸟、一头正在血泊中挣扎的豹子或是密林中风雨交加时被尖利的树枝刺穿了身体的小猴，在临死时终于发出一声惨叫。“成了。”

哈登堡的手枯槁难看，没有一点血色，放在白床罩上活象一张多年前拍摄的手部旧X光片。

"在什么位置？"他粗暴地问，"我的手在什么位置上，蒂斯特尔？"

"在他的胸口，"克里斯蒂安轻声说，一边目不转睛盯着中尉白惨惨分开着的手指。

"在他的心脏，"哈登堡说，"刚好在心脏的部位。两星期以来我们每天晚上都练习一番。"他说完便转过身，以一种盲人特有的准确感觉，走回自己的病床，爬了上去。他把毯子拉到肩部掖好，类乎古代盔甲面罩的绷带正是从这部位往上裹缠着头颅的。"这下可以把刺刀送来了吧。对你本人的命运不必担心。我会把刀藏起来，等你走后的第三天再动手，这样谁也不会指控你参与杀人。我准备在夜里动手。到了晚上，整整八小时之内，不会有人进病房来。至于他嘛，一定不会嚷嚷的。"哈登堡格格一笑。"这位钟表匠从不瞎嚷嚷，在这方面真有点能耐。"

"好吧，长官，"克里斯蒂安轻声答应着站起身来，"我把刺刀送来。"

第二天早上，他送去一把未经精加工的刺刀。这刀是他头一天晚上在军人食堂里偷来的。当时，刺刀的主人正同两名军需部的士兵一边喝啤酒一边放声大唱《莉莉·麦玲》。克里斯蒂安把刺刀藏在制服里边，带进丝绸大王的大理石别墅，并按照哈登堡的吩咐偷偷把刀塞在垫褥底下。他向中尉道过再见，走到门边，回头看看两个蒙着白罩单，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沉陷在盲人世界中的人。宽大精致的窗户外面，海湾正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户外的景色也给这间空廓的病房带来几分明快的色调；克

里斯蒂安回头朝房间里并排摆着的两张病床只看了一眼便自顾自走了。

他一瘸一拐地沿着过道走去，只听得皮靴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一阵沉重的敲击声，活象一个干粗活的老百姓在这儿走过。可他觉得自已此刻更象一个终于在某所大学学成毕业的学生，这儿收藏的每一部著作他已经能倒背如流，且又从中汲取了所有能被汲取的营养。

第十八章

“立正！”门口传来虚张声势的口令，听了准保吓你一跳。诺亚闻声赶快在自己的铺位前挺直了身子。

考尔克罗夫上尉走进营房来，后边跟着军曹和列盖特中士。这是周末检查。一边站一排士兵，全是刚理了发又整了军容的。上尉神气活现地慢腾腾从营房中央经过擦洗的地板上走过，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敌意目光威严地打量士兵们的分头梳理是否准确，皮鞋是否都擦亮了。这种目光使人觉得受检查的并非上尉辖下的士兵，倒象是敌军的枪口和炮位。窗上没有帷帘，佛罗里达火辣辣的阳光便一无遮拦地直射进来。

上尉在新兵惠特柯面前站定了。

“总规则第八条，”考尔克罗夫用冷若冰霜的目光盯着惠特柯脖子上的领带，要对方说出军规的内容。

“失火或出现混乱时，”惠特柯说，“应立即报警。”

“翻一翻这家伙的床铺，”考尔克罗夫下了命令。列盖特中士马上跨前一步，走到两张铺之间，把惠特柯的被褥等等一把扯到地上。营房里鸦雀无声，只听见中士在沙沙拉扯着被单。

“这儿不是百老汇，惠特柯，”考尔克罗夫说，“你也不是下榻在埃斯特大饭店。早上可没有女佣给你铺床啊。你得在这儿学会怎么把床铺整理得象个样子。”

“是，长官，”惠特柯说。

"给我闭上臭嘴！"考尔克罗夫说。"要你出声的时候，我会问你话的，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行。"

考尔克罗夫踱着方步沿过道往前走去，皮靴后跟笃笃敲打着石板地。军曹和中士悄没声儿地跟在上尉身后，看来走路出声之类也是官阶带来的一种特权。

考尔克罗夫来到诺亚跟前站定，死死端详着他。考尔克罗夫的口臭难闻极了，谁嗅到这气味都会以为此人的胃里定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腐烂。考尔克罗夫是密苏里州人，原在国民警卫队当一名军官，战前在乔普林①给一个殡仪馆老板当下手。诺亚忽发奇想：当年跟考尔克罗夫打交道的顾客②大概不在乎此公的口臭吧。想到这儿，诺亚忙不迭咽口水，拼命把随时会从喉咙口爆发出来的狂笑抑制下去。这当儿，上尉正用恶狠狠的目光扫视诺亚的下巴，看他有没有在刮脸之后留下胡子碴。

考尔克罗夫低下头看看诺亚床脚处的日用衣物柜，又一一检查了折叠得棱角分明的袜子和按几何图形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盥洗用品。

"中士，"上尉下令道，"把柜子里的隔底板移开。"

列盖特弯腰把那块板抽了出来。柜子里，一条条毛巾全折得方方正正，衬衫和羊毛制的内衣内裤也都放得有条不紊。衣物底下有几本书。

"柜子里共有几本书，二等兵？"考尔克罗夫问。

"三本。"

---

① 密苏里西南部城市名。

② 戏谑语，指死人。

“三本。都是些什么书？”

“是三本，长官。”

“是政府发给士兵的读物吗？”

羊毛衣裤底下是一部《尤利西斯》、一部《T.S.艾略特诗集》和肖伯纳的剧论。“不是，长官，”诺亚说，“不是政府颁发的读物。”

“只有政府发下的物品，二等兵，”考尔克罗夫的口臭一阵阵朝着诺亚脸上喷去，“才允许放入床脚处的衣柜。这规定你知道吗，二等兵？”

“知道，长官。”

考尔克罗夫俯身粗暴地把羊毛衣裤全捋在一边，捡起那部相当破旧的灰封面《尤利西斯》。情不自禁地，诺亚低下头看看上尉。

“目光平视向前看！”考尔克罗夫大吼一声。

诺亚直瞪瞪望着营房那一头木板上的一个节瘤孔。

考尔克罗夫把书打开，翻了几页。“我知道这本书，”他说。“是部下流的淫书。”他把书往地上一扔。“把它处理了。把所有的书全给我处理了。这儿不是图书馆，二等兵，到这儿来可不是让你读书的。”《尤利西斯》封面朝下，孤苦无告地散开皱皱巴巴的书页，躺在营房中央的地板上。在两张双叠床的中间，考尔克罗夫擦着诺亚的身子往窗前走过去。诺亚完全能感觉到上尉正在自己背后迈着一步又一步滞重的步子。他不由得颤抖一下，感受着一种有人正冲着你的脊梁骨窥探究竟的难堪。

“这扇窗子，”考尔克罗夫大声嚷嚷，“没洗刷过。这该死的营房简直是个猪圈。”上尉踱着方步又回到床铺中间的走道。他没再找肃穆地站在铺前其他士兵的岔子，径自往营房出口处走

去。军曹和中士蹑手蹑脚跟在官长身后，走到门口，上尉又转过身来。

“你们这些人哪，我得好好教教你们应该怎么做清洁工作，”上尉说。“你们当中哪一个军风纪不整，全体士兵就有义务教会这人把自己拾掇得干净一些。明天早晨吹起床号之前，这营房里的人一律不准擅离自己的铺位；这个周末我不给你们当中的任何人签发外出通行证。明天早上九点我还要来检查。我奉劝各位在明天九点之前务必把你们的营房打扫整理就绪。”

上尉说完一转身走了。

“稍息！”列盖特中士喊过口令，尾随军曹和上尉走出营房去。

诺亚意识到有一百只喷射怒火的眼睛正虎视眈眈盯着自己，可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走到过道的中央，弯身拾起书本，心不在焉地把书页捋捋平。接着，他走到窗户边，这扇窗子乃是种种麻烦事的祸根。

“星期六晚上，”诺亚听见营房的那一头有人用怨愤的声调说，“星期六晚上给关禁闭！老子跟一个女招待约好幽会的，就在今晚。因为女招待的男人明天一早到达。老子真想宰了什么人解解恨。”

诺亚看看窗子，玻璃一尘不沾，闪闪发光，透过窗子可以清楚看到户外蒙着尘土的平川广野正被似火的骄阳烤炙着。下部一块窗玻璃的角落处有一只小虫子，不知怎么的撞上玻璃死在那儿了，留下一小摊粘乎乎的黄色污渍。诺亚若有所思地把那小虫挑开。

背后喊喊喳喳的抱怨声越来越响，这时诺亚听得身后有脚步声。他自顾自站在窗前，一手捏着虫尸，搓搓小虫那粉末沾手

的残破的翅膀，一边眺望窗外光线炫目的土地以及远在兵营那一头的一座暗绿色的松林。

“好喔，你这犹太小子。”背后响起列盖特的声音。“这下你算达到目的了。”

诺亚还是没转过身来。他看见窗外有三名士兵正往营房大门飞奔而去。这三人袋子里揣着得来不易的出营通行证，飞跑着去赶交通车进城，然后泡在酒吧里大喝一通，要不就找那些有求必应的姑娘。星期一早晨回兵营前，足有三十个小时可让他们消受呢。

“向后转，二等兵，”列盖特说。一声令下之后，其他的士兵全不作声了。诺亚明白营房里所有人的目光这会儿全盯着他一个。诺亚慢腾腾从窗口转过身，面对着列盖特。列盖特个头又高又大，长一对浅绿色的眼睛。两片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列盖特缺儿颗门牙，大概可算许久以前某次打架的证据吧。因为缺了门牙，中士那一张一点没有活人气的嘴巴老是难看地扭曲着，说话不时漏风，使他那一口得克萨斯州人平板拖沓的语音听起来口齿不清。

“听着，二升兵①，”列盖特伸出两条胳膊，一手撑一张双叠床铺，模样儿既显得吊儿郎当，可又带着一点威胁的意味。“从现在起我得把你放在我的羽翼底下了。弟兄们哪！”他提高了嗓门让一屋子侧耳谛听的其他士兵都能听见他的话，可他的目光却始终盯着诺亚，瘦削的脸上还挂着狰狞的奸笑。“弟兄们，我向你们大家保证，这可是犹太小子最后一次在星期六晚上给大伙

① 因此人说话口齿不清，把 soldier 读作 tholdier，权且仿译如是。为节省篇幅，下文不再将谬误读音一一译出。

儿惹麻烦了。我说话算数，我对上帝发誓。此地可不是东区的犹太教堂。犹太小子听着，此地是美利坚合众国陆军的兵营。营房得打扫干净，明晃晃的，象个白人。犹太小子听明白了，象个白人一般干净。”

诺亚用怀疑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瞧着面前两张床铺之间这个模样吊儿郎当的薄嘴唇大高个儿。中士是上星期才派到他们这个连队来的，上任之后倒也一直不怎么特别注意诺亚。诺亚入伍至今已有几个月，谁也不曾提起他的犹太出身。这会儿，诺亚只好呆呆看看四周的伙伴，可大家都不说话，全向他投来责难的目光。

“第一课，”列盖特咬着舌头说——换了在平时你准会对这种口齿不清的发音说上几句调侃的笑话——“这就开始。马上开始，立刻开始。犹太小子，换上你的工作服，找个桶来，把这该死的营房里的每一扇窗子擦洗一遍。你得象一个虔诚的白人基督教徒那么干，才能让人满意。马上穿起你的工作服，立刻就穿。犹太小子，这就干起来。要是老子回头来检查，发现你没把这儿的窗子擦得跟圣诞夜婊子的屁股一般白，老天作证，我话说在头里，你可别到时候后悔莫及。”

列盖特说完懒洋洋转过身，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出营房去了。诺亚走到自己的铺位前，开始解领带。他觉得一屋子的人全用不肯鉴宥的歹毒目光注视着他换上工作服。

众人之中唯有新兵惠特柯没朝诺亚瞪眼睛。那人正费劲地拾掇自己的床铺，因为刚才中士列盖特奉了上尉的命令把他的床来了一次兜底翻。

天黑之前列盖特回到营房检查窗户来了。

“好吧，犹太小子，”列盖特检查完毕终于开腔说道，“老子对你开恩这一遭。窗户我验收了。不过，你得记住，我从此以后要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不妨在这儿把话说清楚，我可不习惯跟黑鬼、犹太佬、墨西哥人和支那人[①]打交道。从今天起，你小子在咱这连队里甭指望有好果子吃。行啦，到铺上去挺尸吧，别乱说乱动。对了，既然你已经重擦了窗子，你最好按上尉的命令把那几本书烧了。我不妨告诉你，上尉可不怎么喜欢你这小子；要是再让他看到你的书，我可没法替你担待了。犹太小子，你倒是行动哪。老看着你这张鬼脸，我真腻啦。”

诺亚一步一拖登上营房的台阶，从暮色苍茫的户外走进屋去。营房里，士兵们已呼呼酣睡；屋子的中央，有人把两口衣柜拖到一处权充牌桌，正玩扑克。近门处有一股酒气；床铺挨着门口的赖克这时正冲着他露出微醺的傻笑。

一个名叫唐纳利的士兵穿着内衣内裤躺在铺上，见诺亚进来便睁开了一只眼睛。“艾克曼，”唐纳利大声说，“你要是去杀了基督，老子倒不在乎。可你这小子没把那该死的窗户洗刷干净，老子却要记恨一辈子。”唐纳利说完闭上了眼睛。

诺亚的脸上露出一丝浅笑。笑话一句，他这样想着，虽说有些粗鲁，笑话只是笑话而已。要是别的士兵把唐纳利的这番唠叨也当作笑话看待，倒也没有什么。可是隔壁床上的士兵，一个南卡罗来纳州细高挑儿的农夫，竟也用双手捧着头坐起身来，并立即以一种十分通情达理的神态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把大家拖进了战争。怎么做事还是没有一点人味？”诺亚方始认识到说这些话绝对不是开玩笑。

---

① 出自种族偏见对华人的蔑称。

他一步一挪向着自己的铺位走去，垂着脑袋不看别人一眼，可他感觉到别人都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瞧。连玩纸牌的那些人见到诺亚从旁走过也全停了手里的赌博。即便是那位新兵惠特柯，虽说看上去象个好人，今天又同样挨了上司的整，可这会儿坐在重新铺叠过的床上，一样向诺亚投来愠怒的目光。

怪事儿，诺亚暗自寻思。会过去的，事情会过去的……

他取出一个盛放信纸的草绿色硬纸盒，往床上一坐，开始给霍珀写信。

"最亲爱的，"诺亚这样写道，"我刚做完营房的打扫工作。我擦了九百六十块窗玻璃，那小心劲儿实在不亚于珠宝商为一个私酒贩子的闺女擦拭一粒五十克拉的钻石。我不知道跟德国步兵或日本海军陆战队真刀真枪打起来的时候自己将有何种表现，不过，就擦窗而论，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同敌军方面的精锐比试一番……"

"这不是犹太人的过错，"从玩纸牌的那堆士兵中传出一个声音，"犹太人只不过比其他人更精明一些罢了，所以军队里犹太人特别少。也正因为他们精明，犹太人都赚大钱。我倒不怪犹太人。要是我有他们的这点精明，我也不会到这儿来的，宁愿在华盛顿哪一家大旅馆里租一套房间，舒舒服服坐着眼看金钱滚滚而来。"

待那人说完，屋子里沉寂下来。诺亚感到那几个赌牌的士兵都在看着他，可他只顾写信，头也不抬。

"我们还进行行军训练，"诺亚一字一顿地继续写信，"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白天练了，晚上又练。依我看，军队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专门打仗，另一部分练行军，擦玻璃窗。我们恰好被分派到了后一部分。我已练出一副极富有弹性的脚拱

骨，艾克曼家族里还从来没一个成员有这么一双脚呢。”

“犹太人在法国和德国都有大宗投资，”另一个声音从牌桌处传来，“柏林和巴黎的银行，还有妓院，全是犹太人开办的。罗斯福打定了主意要去保护犹太人的钱财，所以他才宣战。”那人故意提高了嗓门，他的话就象一件利器，向着诺亚的头顶掷来。诺亚还是照样低着头不去理会。

“我在报上读到，”诺亚继续写道，“说这场大战是机器的战争。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只同绞干拖把的机器打过交道……”

“犹太人有个国际委员会，”那人接着说，“设在波兰一座名叫华沙的城市里。他们从那儿向全世界各地发出命令：买进这个，抛出那个；跟这个国家开战，同那个国家打仗。二十个拖一把长胡须的犹太教士说了算……”

“艾克曼，”另一个声音说，“这话你听见了吗？”

诺亚只好抬起头，终于朝几张床铺以外赌纸牌的士兵看一眼。那些人歪歪斜斜地围住牌桌靠着站着，这会儿都脸挂狞笑扭过头来看着诺亚，玻璃弹子一般的眼睛里射出嘲弄的光。

“不，”诺亚说，“我啥也没听见。”

“干吗不来同咱们一起玩一盘？”塞里西纳故意装出彬彬有礼的模样说。“哥儿们聚在一起消遣消遣，一边打牌一边讨论有趣的问题。”

“不，多谢，”诺亚说，“我正有事。”

“哥儿们都想知道，”塞里西纳是密尔沃基人，说起话来带一点德国口音，大概此人小时候说德语，长大了也始终没能把口音完全改过来。“哥儿们想知道你是怎么给征到队伍上来的。出什么事了？难道说征兵委员会里没有你们犹太会社的伙伴吗？”

诺亚低头看看手里的信纸。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居然不

抖，镇定如常。

“我倒是真听说过，”又一个声音说，“有这么一个志愿入伍的犹太人。”

“胡扯！”塞里西纳压根儿不信。

“骗你不是人。他们把这人剥制后做成标本，放在博物馆里了。”

玩纸牌的士兵一阵哄笑。看样子，这些人是事先排练过了故意来取笑诺亚的。

“我真替艾克曼难过，”塞里西纳说，“真的。想想吧，要是不到这儿来当兵，他可以干黑市，卖轮胎和汽油，谁知道能挣多少钱呢。”

“我不记得，”诺亚手不颤抖，继续给远在北方的妻子写信，“我曾告诉你上星期这儿新到一名中士。此人掉了门牙，说话咬舌漏风；听他说话，你会想到刚进低年级球队的新手……”

“艾克曼！”

诺亚抬头一看，只见铺位面前站着另一座营房的一名下士。“值星室传令叫你去。马上就去。”

诺亚慢条斯理把尚未写完的家信收进草绿色的硬纸盒，又把纸盒放回衣柜原处。他觉察到旁人都在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就强自控制着不慌不忙地从玩纸牌的士兵们身边信步走过。他听见塞里西纳说：“当官的要给这小子颁发勋章了。黛冷茜大街勋章。为的是这小子六个月以来每天都能吃掉一条咸鲱鱼。”

于是，又一阵象是经过蓄意排演似的哄笑。

诺亚走出营房宿舍门，来到户外业已遍布兵营的黛绿色暮霭之中，一边不住暗暗念叨：我得设法对付这种局面，得想个办

法，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

营房里气氛重浊，给人一种压抑感。此刻走在两旁低矮建筑物中间寂寥的小道上，不但空气清新，四下的一片肃静更给诺亚的耳朵带来某种愉悦，特别是刚刚在营房里被迫倾听士兵讥刺的言语之后。诺亚沿着建筑物向前缓步走去，心头不免嘀咕：谁知道呢，说不定那些家伙要在值星室里给我制造新的麻烦。即便如此，诺亚还因为能够享受此刻的清静，能暂时和部队以及周围的人世相安无事，而庆幸不止。

他刚拐过一个弯，突然听见后边响起一阵匆忙急奔的脚步声。没等到他有时间转身，诺亚的两条臂膀已被人从后面牢牢箝住了。

“行啦，犹太小子，”有人压着嗓门说，诺亚几乎认出了对方的声音。“这是咱们的第一帖药。”

诺亚赶忙把头往旁边偏去，对方的一击擦耳根而过，总算没打个正着。可是诺亚的耳朵挨了搂失去了知觉，半边的脸也全麻木了。诺亚拼命摔臂蹬腿，想从对方手里挣脱出来，一边不禁暗自纳闷：来人用上了木棍，干吗非用木棍打我不可？接着，他又挨了一下，这才慢慢栽倒在地。

待他睁开眼睛，四周已是一片漆黑。诺亚发现自己正躺在两座营房之间密布沙砾的草地上。他的脸给揍扁了，淌着血。足足花了五分钟时间，诺亚才挣扎着爬到一座营房的墙脚边，用手猛撑着，倚墙坐起了身子。

迈克尔念念不忘啤酒。尘土飞扬，热浪滚滚，他一步一挪跟在艾克曼身后，脑海里可一味想着各种各样的啤酒：玻璃杯、大杯、大瓶、小桶、白镴大杯、罐装，以及斟入水晶高脚杯的啤酒。迈

克尔的思想由此及彼，他又想到淡啤、黑啤和烈性黑啤，然后又回味普通啤酒的滋味。他在回忆中历数自己曾在那儿啜饮啤酒的饭馆酒家。在六号街有一家环形酒吧，和平时期在常备军服役的上校军官从总督岛回城途中常在那儿歇脚喝一杯。环形酒吧用口大底小的玻璃杯给顾客斟酒；那儿的招待员在拧开擦得锃亮的龙头引放多泡沫的啤酒之前总要把酒杯搁在冰块里冻个透。他又回想起好莱坞那家在酒吧墙上装饰着法国印象派绘画的时髦饭馆，那儿的啤酒杯全是冰冻的，杯壁结着霜花，喝一瓶得付七角五分美金。他还想到曾几何时，自己在纽约寓所的起居室里，深夜时分，趿一双拖鞋，上床之前舒舒服服摊开四肢在静谧的灯光下读第二天的晨报。那一张披灯芯绒套子的安乐椅多么柔软啊。还有，夏日的下午，天气暖洋洋地使人只想昏睡，马球场上棒球比赛鏖战犹酣；球场侍者用纸杯给顾客斟啤酒，这样，看球的人手里便没有酒瓶可向裁判们丢掷了。

迈克尔笔直地往前走。他累极了，又口渴得要命。双手肿胀着业已失去知觉。每次外出行军，走完四英里路程，迈克尔的手就会这样发麻。不过，总的说来他这会儿的自我感觉还可以。他听见艾克曼在前头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费力地摇晃着身体往并不陡峭的坡上爬去。

迈克尔不由得对艾克曼产生了同情。显然，这小伙子自幼体质孱弱。没完没了的行军训练，加上军队里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和辛苦活儿，艾克曼已经皮包骨头，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用手指一戳即破的纸人。迈克尔瞪眼看着艾克曼一起一伏佝偻的背影，不禁暗叹惭愧。军训几个月以来，迈克尔同样瘦了不少，可是他瘦得健康，两腿变得结实有力，浑身的肌肉都紧绷绷地充满了弹性。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不公平：同一支队伍里，就在自己前边，艾克曼

每走一步都得忍受巨大的痛楚。跟他相比，迈克尔实在可算壮汉了。再说，两星期以来，恶作剧不断，艾克曼只好默默忍受。那些没完没了恶毒的笑话，那些当着艾克曼面进行的冒充在行的政治问题讨论。在这类讨论中曾有人高声说："希特勒在大多数场合确实犯了错误，可有一点得归功于他，他知道应该怎么对付犹太人……"

有那么一两次，迈克尔曾想插话为犹太人辩护几句。不过，他是新兵，连队里多数士兵都是南方人，而他又是个纽约佬，所以迈克尔的话别人全不予理会，还是照样残忍地寻犹太人开心。

连队里还有一名犹太士兵，名叫费恩，个头十分魁梧。这人在连队里也相当孤立，可他全不在乎。说不定这种处之泰然的态度跟他的身材有关。费恩脾气很好，不过模样有些吓人。那一双青筋暴突的大手好象可以不费任何周折要什么就拿什么。惹费恩发脾气不是件容易的事；确切一点说，要让费恩认识到别人在惹他发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逗费恩生气便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了。再说，要是这大个儿真的发作起来，不把肇事人打个落花流水才怪呐。所以，那些成天找艾克曼麻烦的士兵始终不去打扰大个儿费恩。迈克尔感叹连连：军队嘛，就是这么回事。

被召到迪克思要塞问话的时候，迈克尔表示愿意当步兵。现在看来，这一招似乎有些失策。浪漫主义作怪。待你真的当上步兵，可一点没有浪漫色彩了。脚底打泡，一群无知的乌合之众，酗酒。要不就是："阿(我)来教你们怎样拿起杖(枪)，怎么得掌(打仗)……"①

① 列盖特中士以谬误连连的发音说的话。

“我看可以把你派到特别勤务队去，”要塞里问话的长官曾这么说，“以你这样的资历……”要是真去了特别勤务队，也许战争期间自始至终就在纽约的某个机构里坐办公室了。迈克尔当时虽然有些不好意思，还是非常豪爽地回答了对方：“这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入伍可不是为了坐办公室。”说真的，迈克尔参军到底为了什么？为了步行穿越佛罗里达州？由于从前给殡仪馆老板当过下手的某公发现床铺叠得不理想而重新整理床铺吗？是为了听士兵们如何折磨一个犹太人？要是派他去为三军联合服务机构招募合唱队的女声演员，说不定迈克尔能发挥一些更大的作用。就迈克尔而论，在舒伯特音乐走廊比之在这条赤日炎炎而又毫无意义的山路，自然更能报效祖国。不过，他觉得非作个姿态不可。在不论哪一国的军队里，姿态这玩意儿总是维持不久的。

军队。要是让你把对于军队的观感用几个字，用一个句子或是一段文字来描写……你会怎么说？要作这样的概括简直不可能。军队是由一千万块弹片构成的，而且全是四下乱飞的弹片，从来不会有两块在一起碰撞。军队实在就和随军牧师一样，等别人把性卫生的电影放完之后再来给你一番训诲。先是让你细看骇人的阴茎解剖特写，接着推出一个穿上尉制服的道貌岸然的随军牧师。须知牧师背后的银幕此刻虽是一片空白，然而刚才还映出过低级妓女的形象以及肮脏的肉体。“士兵弟兄，军队嘛，总得讲究实际……”浸礼会的牧师在用木板搭成闷热不堪的礼堂里念念有词，“军队里的长官说，‘当兵的总要把他们自己暴露无遗。’所以，我们向各位放了电影，让大家看看预防卫生站是怎么一回事。可本人到这儿来是要向各位说明信奉上帝比采取预防措施更有用；宗教信仰比之肉欲清白得多……”

又是一块弹片。说说另一块弹片吧。那是个哈特福德人，原先当中学教员，面有菜色，眼神老游移不定，好象每天晚上都在提防着刺客。这人曾附在迈克尔耳畔说悄悄话："实话对你说，我是个出于信仰原因的反战分子。我不赞成打仗，不愿去杀死自己的同类。所以，上峰便指派我当了炊事兵。三十六天啦，我一直在当火头军。体重减了二十八磅，人还在继续消瘦下去。不过，上峰无论如何也没法逼着我去杀戮同类。"

这就是军队。再说迪克思要塞的那位常规军人吧。这人服役已有十三年之久，和平时期先后参加过陆军棒球队和橄榄球队。大家把这些人称之为缠了护膝的士兵。这人身躯魁梧，脸相也象硬汉子，圆滚滚的腹部灌满啤酒，那是他在卡维台①、巴拿马城和堪萨斯州的勒里要塞先后喝进肚里去的。后来，这人突然失宠了，一下子军队的铁饭碗砸了，他被调到了团队。卡车驶来，他把两只行囊往车上一扔，过后竟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这个可怜虫啊，此去毕竟不是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而是真刀真枪的厮杀，于是他倒在地上，哭叫着，吐出满嘴的白沫。军曹是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爱尔兰人，一个自上次大战以来一直呆在军队里的兵油子。军曹听到声音走出值星室，不胜厌恶地看着这人哭闹。他往那人头上踢了一脚，想阻止对方再闹，又吩咐两个士兵把那个扭着身子嚎叫不止的家伙抬起，往卡车车厢一扔。军曹接着转过身，对着噤若寒蝉在场作壁上观的新兵训话："这家伙丢了常规军的脸。他并没有代表性，完全没有代表性。我替他脸红。现在，都给我滚出去吧！"

入伍之初的训练课。各种军人礼节。你正参与其中的这场

① 菲律宾城市名。

战争起因究竟是什么。还请来一位日本问题专家，赖伊大学的教授。这人脸无四两肉，气色灰不溜秋的。教授对新兵们说，战争实际上完全是个经济问题。日本要求扩张，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市场统统抢占过去；而美国得遏止日本，非亲自出马对付日本不可。这类关于战争起因的高论，十五年以来迈克尔领教得够多了。听着教授用干巴巴的声音高谈阔论，看着堂上悬挂的一一标明势力范围、油矿资源以及橡胶种植园的大地图，迈克尔对这人以及他讲课的内容充满了敌意。他希望听别人说士兵们是为了自由，为了道义以及为了解放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民而战斗的；他还希望听到别人把这层意思用慷慨激昂的言词表达出来，这样，回到兵营或是早上到步枪打靶场上操，他就可以始终怀着崇高的信念了。迈克尔回头看看课堂上无精打采坐在他身边的士兵。一张张厌烦的脸庞，全因为疲息而神色呆滞；从这些士兵的脸上看不出他们究竟在乎什么，也看不出他们对课上讲授的内容是否听懂，是不是明白他们需要的到底是石油还是市场。这些人脸上唯一的表情似乎在央求着：放咱们回宿舍去，让咱们爬上床铺睡觉去……

课讲到一半，迈克尔曾打定主意要在讲课完毕让学员提问的时候站起来说两句。可是听到教授的一番高论，他又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教授当时正侃侃而谈："结论是，我们正处于资源高度集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嗯……世界上一地的资本集团和国家营垒……嗯……必然会同其他地区的集团和营垒发生冲突。要保卫美国人的生活水准，我们就必须享有……嗯……不受干扰的自由，可以恣意使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财富，可以尽情利用那儿的购买力……" 迈克尔真想反驳一句："可怕的理论！士兵为此去送死可犯不着。"不过，他累了。同其他士兵一

样，他一心只想回营房睡觉去。

不过，军队生活也还有几个壮丽的场面。

降旗式就是。国旗徐徐降下，扩音器里高奏国歌，令人依稀回忆起往事，回忆起一百年以来在同一时间响起的降旗军号。

还有，在熄灯号吹过之后营房门廊处响起的南方人柔和的口音；黑暗中闪闪发亮的烟头；有人在历数以往生活中值得珍视的人和事；有人念叨子女的名字；有人描述老婆头发的颜色，家宅的建筑式样……听着这些话，你会觉得墨黑的夜里你毕竟并不孤独，并不是一个游离在外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既不是生活的评判官，也不是专持批评态度的人；你不会再去细细斟酌用词，不必再去慎重衡量目的动机，干脆盲目活下去得了。置身在这样的混乱时世，你纵然会觉得厌倦，可是只要对周围的一切安之若素，不也照样过日子……

行军途中，艾克曼一个趔趄。迈克尔忙赶上几步，抓住艾克曼的一条胳膊。谁知道艾克曼朝他冷漠地看一眼，说："放开。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迈克尔缩回手，后退一步。犹太人喔，迈克尔没好气地寻思着，老是这么高傲。士兵们列队往山顶攀登的当儿，迈克尔一直看着艾克曼踉跄的步态，可再也不同情他了。

"上士，"诺亚站在值星室的办公桌前向着桌子背后正专心阅读《超人》的军曹报告说，"请准许我向连长面禀一件事情。"

上士连眼皮也不抬。诺亚穿一身士兵工作服，一天行军下来，衣服上沾满泥沙，又浸透了汗水。他采取笔挺的立正姿势，看看坐在三英尺之外正阅读杰克森维尔某张报纸体育版的连长。连

长同样不抬眼皮。

最后,上士总算抬起头,向诺亚投来一瞥。“什么事,二等兵?”上士问。

诺亚经过一整天行军已十分疲劳,差不多随时都会垮倒在地,可他仍设法把话说得明白无误:“请准许我向连长面禀一件事情。”

上士冷着脸子说:“出去!”

诺亚困难地咽下一口气,固执地开始重申自己的要求:“请准许我面禀……”

“给我出去,”上士倒也并不大声嚷嚷。“下一次到连部来,记住穿上二等兵的制服。行了,去吧。”

“是,上士,”诺亚说。连长还是专心读着体育版,眼皮子不肯抬一抬。诺亚离开闷热的小房间,走到暮色渐降的户外。什么时候该穿上制服,确也是件复杂事情。连长有时接见穿工作服的士兵,有时又不肯。军规好象过半个钟点就会变一变。诺亚拖着脚步走回营房,一路上都是懒散休息的士兵,许多人带着袖珍收音机播放蓬嚓嚓的爵士乐,要不就是收听侦探小说的连播节目。

待他穿上二等兵制服回到值星室,上尉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样,诺亚便只好在值星室大门对过的草地上坐下来等候。背后,营房里有人正用低沉的声音唱歌:“母亲临死前讲,养大儿子可不是要他去打仗……”还有两个士兵正高声嚷嚷,争论这场战争何时结束。

“一九五〇年,”其中的一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一九五〇年的秋天。打仗嘛,总是在冬天降临之前结束的。”

另一个说:“德国方面的战争也许如此。可是后面还有日本

人呢。我们得跟日本人订一项条约才行。”

“我倒愿意跟任何人订条约，”第三者插进来说。“管它是保加利亚人，埃及人，墨西哥人，还是任何其他人。”

“一九五〇年，”第一个人朗声说，“相信我的话好了。不过没等战争打完咱们这些人准得全挨枪子。”

诺亚不再去听那些人胡说。黑夜里，他就这样背对连部值星室的木台阶坐在又短又硬的草上，昏昏沉沉地等候上尉回连部来，一边思念着霍珀。下星期她要过生日了。是星期二。他积攒了十块钱，藏在行囊的底部，准备以此买件生日礼物。区区十块钱能买到什么象样的东西可以充作赠送妻子的礼物呢？围巾，衬衫……诺亚想象着霍珀披上围巾之后的模样。接着，他又设想衬衫。最好买一件白衬衫。霍珀一头乌黑的秀发，配上细细的脖子，穿着白衬衫多好看。说不定这是个好主意。即便在佛罗里达，付出十块钱也该可以买到一件象样的衬衫了吧。

考尔克罗夫回连部来了，踩着沉重的步子跨上值星室的台阶。这人连扭摆屁股也有风度，五十码之外只须看看他走路的姿势，你就知道考尔克罗夫准是个当官的。

诺亚连忙站起，跟着考尔克罗夫走进值星室。上尉连军帽也没脱，一屁股在办公桌旁坐下，神气活现地皱眉看看手里的一叠文件。

“上士，”诺亚轻声说：“请准许我向上尉面禀一件事情。”

上士阴沉地看了诺亚一眼，站起身，走到三步之外上尉的办公桌旁报告说：“长官，士兵艾克曼有事找你。”

考尔克罗夫头也不抬地说：“让他等着。”

上士转过脸来对着诺亚。“上尉说让你等着。”

诺亚只好坐下，看着上尉。足足过了半个钟点，上尉才向上

士点头示意。

“说吧，”上士传令，“尽量简短些。”

诺亚站起身向上尉敬礼。“士兵艾克曼，”他报告说，“经上士批准，可向上尉汇报一件事情。”

“什么事？”考尔克罗夫仍旧头也不抬。

“长官，”诺亚忐忑不安地说，“我妻子定于星期五晚上到达这儿，她要求我到旅馆休息室去见一面。请求长官恩准我在星期五晚上离营。”

考尔克罗夫好一会儿没吭声，捱到最后才说：“士兵艾克曼，连队的军规你想必知道。星期五晚上全连不得外出，要准备接受例行的检查……”

“这我知道，长官，”诺亚说，“可是我妻子只能订到这班火车的车票。她希望我去接她，所以我想，就这一次……”

“艾克曼，”考尔克罗夫终于抬起头来看着诺亚。这人鼻尖上有一块白斑，不时微微抽搐。“在军队里，职责第一。我不明白能不能教你们这些人懂得这个道理，不过我一定得试一试。你见不见你老婆，不干军队的事。下了勤务，你愿意干什么可以干什么；可是值勤的时候，非忠于职守不可。行了，你走吧。”

“是，长官，”诺亚说。

“‘是，长官，’还有呢？”考尔克罗夫问。

“是，长官；多谢，长官，”诺亚记起了军人礼节课上教过的内容。他行过军礼，退出屋去。

诺亚只好花八角五分发了一份电报。可是接着两天霍珀没给他回音，谁知道她有没有接到电报。星期五晚上，诺亚躺在刚刚擦洗干净的营房里一夜没睡着。想到经过这几个月的分别，霍珀此刻正在离此仅十英里的旅馆里翘首等待，这滋味委实不

好受。说不定霍珀还不知道诺亚请假不准的事；她自然不了解考尔克罗夫之类的人物，也无法理解军队里办事何以一点不通人情，一味地滥施淫威。跟军队讲仁爱完全无用，任你柔肠寸断，谁也不来理会。快要吹起床号的时候，诺亚总算打了个盹。他迷迷糊糊地想：不管怎么说，今天下午总可以见到霍珀。说不定还是这样晚一些见面好。到时候眼圈的青肿可能会褪尽，我也就无须跟她解释眼睛是怎么给人打肿的……

上尉五分钟之内将要驾到。诺亚手忙脚乱地检查了床铺，看角落处罩单是否已铺叠整齐；他又检查了床脚衣柜里的毛巾和床铺后面的一排玻璃窗。他看见邻铺的塞里西纳正把挂在井井有条的床脚衣柜里的雨衣的第一颗钮扣扣上。诺亚在早饭前就把这事做妥帖了，按照规定把所有衣服的钮扣全部扣上，准备接受检查。这时见塞里西纳扣扣子便又去检查一遍。谁知道待他把挂在柜里的大衣朝这边扳过来一看，直吓得他傻了眼。衬衫钮扣他在一小时之前检查过，这会儿却从上到下全散了。诺亚连忙气急败坏地重新把扣子扣上。要是让考尔克罗夫看到这件不扣扣子的衬衫，他肯定要罚诺亚周末不得外出。别的士兵因为犯了比这还轻的过失就曾在考尔克罗夫手里挨过比禁闭更严重的惩戒。再说，考尔克罗夫对诺亚向来没什么好感；对此，上尉从不讳言。雨衣的钮扣也解开了两颗。喔，老天爷，诺亚暗暗祈祷，这会儿千万别让他进营房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钮扣扣上。

诺亚蓦地转过身。赖克和唐纳利两人正盯着诺亚看，脸上挂着奸笑。看到诺亚回头，两人便装模作样地俯下身去掸鞋灰。是啰，诺亚憋着一肚子的火恍然明白过来，是这两人干的好事，

说不定营房里所有其他士兵也都知情。大家都明白要是给考尔克罗夫检查到衣服没扣扣子他会让你遭什么样的罪……这些缺德鬼大概是一吃完早饭就赶紧偷偷溜回营房，把钮子一颗颗解开。

诺亚仔细检查了每一件衣服。正在这时，中士在门口大叫“立正！”诺亚赶快一步跳到床脚跟前挺直了身子。

考尔克罗夫用阴沉的目光挑剔地看看诺亚，瞪大双眼久久审视着床脚衣柜中整洁得无懈可击的衣物，又绕到诺亚背后，把架上挂着的衣服一件件彻底检查一遍。诺亚听到考尔克罗夫翻来复去检查之后一撒手衣服发出的窸窣声。过后，考尔克罗夫踩着沉重的步子打诺亚身边走过去了。诺亚这才松了口气，知道今天这关顺利过了。

五分钟之后内务检查结束。士兵们潮水般从营房涌出，直奔公共汽车站而去。诺亚把行囊取下，伸手往底部去摸油布袋，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就存放在这袋里。他把油布袋从行囊里取出，打开一看。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那张十元面额的钞票已不翼而飞。取代这张钞票位置的是一片皱巴巴的破纸，上面用渗油的笔写着一个字：“苦！”

诺亚把破纸片揣在口袋里。他用有条不紊的动作把行囊挂回原处，一边暗暗发誓：我一准宰了那小子，一准干掉偷钱的窃贼。围巾、衬衣买不成了。什么礼物都买不成了。无论如何得把贼宰了。

诺亚头昏眼花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他有意放过一班车，让营房里的其他士兵全搭那辆车先走。今天早上，他可实在不愿再见到那帮子坏蛋。他明白要是往唐纳利、塞里西纳、列盖特或者随便哪一个的身边一站，准会出事。今天早上可不能出

事。

他站在焦躁候车的士兵队伍中等了二十分钟才好不容易登上带一股汽油味的车厢。果然，车里没他们这个连的人。士兵们全刮了脸，容光焕发，又因为得假外出而透露出满面喜气。顷刻之间，这些士兵的脸都显得那么和善，简直象一群老朋友。站在诺亚旁边的大个儿满脸堆笑，甚至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小瓶黑麦威士忌酒，请诺亚喝一口。

诺亚朝对方笑笑，说："不客气，谢谢。我妻子刚到，还没见到她呢。我可不愿带着一嘴的酒气去见她。"

大个儿咧着嘴笑了，仿佛诺亚说了几句十分中听的奉承话。"妻子来了，"对方问，"你高兴不？上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七个月之前，"诺亚说。

"七个月之前！"那人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大个儿年纪很轻，虽说脸相英俊，象一条好汉，可皮肤又白又嫩，象个姑娘。"七个月以来今天是第一次，"大个儿说着俯身要一个士兵让座。这当儿诺亚正斜靠着那士兵的椅背站着。"伙计，"大个儿说，"起来把座位让给这位已成了家的大哥。他七个月没见着妻子一面。这会儿老婆正在等他。他得好好养精蓄锐才行。"

那士兵笑着站起身来。"你老兄一上车就该告诉我嘛，"他说。

"不，"诺亚觉得不好意思，可又忍不住眉开眼笑。"我站着就行，不一定非坐下不可……"

带着酒瓶的大个儿不由分说用手轻轻一按诺亚的肩膀。"伙计，"他神色庄重地说，"这是命令。坐下，好好积蓄一下体力。"

诺亚只好坐下。周围的士兵全咧着嘴冲诺亚乐了。

“你身边没带妻子的照片吧?”大个儿问。

“嗯,”诺亚说,“实在凑巧……”他说着掏出钱包，抽出霍珀的照片让大个儿瞧瞧。那人庄重地端详着影中人。

“真象五月早晨的鲜花,”那人说,“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乘还没被人打死,我也要讨个老婆。”

诺亚把钱包放回口袋,朝大个儿笑笑。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预感，车上发生的这一幕是个征兆，从今以后事情将发生变化。对他说来,最不堪的境遇已经过去,算是给他熬出头了。

公共汽车在小镇的邮局门前停下。大个儿以一种夸张的周到态度搀扶诺亚跨下车厢的踏级，来到破烂肮脏的街上。他轻拍诺亚的肩胛祝他走运。“去吧，老兄,”大个儿说，“开开心心过一个周末。星期一早晨起床号吹响之前，不妨把世界上还有一支美利坚合众国陆军存在的事实忘个精光。”

诺亚笑着向那人挥挥手，接着便急奔旅馆而去。霍珀正在那儿等着他。

旅馆休息室里到处转悠着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和赶来相会的家属,挤了满满一屋子的人。

诺亚先看见霍珀。妻子这时正眯缝着轻度近视的眼睛，用目光往熙熙攘攘的士兵和家属群中以及积垢厚厚的盆栽棕榈之间寻找诺亚。霍珀脸色苍白，神色惶恐不安。诺亚从后面走上前去,轻轻碰一碰妻子的胳膊肘,说道:“我想你就是艾克曼夫人吧。”霍珀脸上慢慢绽开了笑容，可这笑容真够凄楚的。苦笑的同时,霍珀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夫妇俩旁若无人地热吻一阵。

"行了，"诺亚低声说，"行啦，行啦……"

"放心，"霍珀说，"我不会哭的。"

她抽出身来，把诺亚推到一臂之外，仔细打量着他。"头一回，"她说，"这可是我头一回看到你穿军装。"

"我的模样如何？"

霍珀的嘴角一抖。"可怕。"

接着，两人都笑了。

"上楼去吧，"诺亚说。

"咱们不能上楼。"

"为什么？"诺亚问道，一边又是一阵紧张，预感到又要倒霉。

"这儿全住满了，我没租到房间。这没关系。"霍珀摸摸诺亚的脸。看到丈夫灰心丧气的可怜相，霍珀吃吃笑出声来。"我已另外找了住处。就在这条街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幢供人寄宿的房屋。别把脸拉得这么长嘛。"

两人手搀手出了旅馆，沿街往前走去，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只是不时地互相看一眼。诺亚意识到有不少士兵向夫妇俩投来温文有礼的目光，这些人既没老婆，也找不到女朋友，只好喝一个烂醉来打发下午的时光。

那幢出租客房的屋子显然需要重新油漆。门庭处横七竖八爬满葡萄藤；最低的一级石阶已残缺不全。"留神，"霍珀说，"别摔着了。这时候把腿跌断可不是闹着玩的。"

屋子的女主人替他们开了门。女主人是个瘦骨伶仃的老太婆，身上系一条污渍斑斑的灰色围裙。老太婆冷冰冰看了诺亚一眼，全身散发出一股汗渍加上老年人特有的体臭又夹杂着涮盘子污水的难闻气味。"这是你男人？"老太婆把一只枯槁的手

搁在大门的捏手上问道。

“是的，”霍珀回答说，“这是我丈夫。”

“嗯。”女主人铁板着脸，尽管诺亚正彬彬有礼地用微笑跟她打招呼。夫妇俩走上楼梯的时候，老太婆一直注视着他们。

“这架势真比内务检查更使人觉得难堪，”诺亚悄声说着跟在霍珀身后来到他们租用的房间门口。

“什么叫内务检查？”霍珀问。

“以后找时间告诉你。”

两人走进屋子随手带上房门。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户，窗玻璃上有一道裂缝。糊壁纸很有些年头了，不但褪了颜色，甚至连图案也成了陈年古董，象是原先就画在墙上的。室内放一张满是缺口伤疤又不涂漆的铁床；床垫一片腌臜，且已有几处出现明显的凹凸。霍珀往梳妆台上的一个玻璃杯里插了几支长寿花，又把自己的梳子放在台上，总算给这房间增添了一些文明的点缀，使人感觉到这是夫妇的卧室。鲜花的下方，霍珀摆出一张诺亚的小照片，照片上诺亚穿一件球衫，笑得欢快。那是某年夏天外出度假时拍的。

两人一时都有些发窘，谁也不看对方一眼。

“我甚至给她看了咱们的结婚证，”霍珀说，“我是说那女房东。”

“什么？”诺亚问。

“咱们的结婚证。女房东说城里到处是喝得烂醉的兵，要想保持她这所客寓的体面，只好特别严格些。”

诺亚笑着摇摇头，这一切真叫人难以置信。“谁告诉你把结婚证带在身边的？”

霍珀整一整玻璃杯里的长寿花。“我把结婚证带在身边，”

她说，“最近这些日子始终带着的。就放在提包里。可以让我回想起……”

诺亚慢腾腾走到门边。锁孔里插着一把生铁制的钥匙。他一拧钥匙，房间里顿时响起原始锁栓转拨到位刺耳的声音。“瞧，”他说，“七个月以来我一直向往着能有一天让我锁上一扇房门。”

霍珀突然把头垂下了，可过后又马上扬起头来。诺亚看见妻子双手捧着一只盒子。“努，”她说，“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诺亚伸手接过盒子。这时，他又想到准备用来买礼物的十块钱以及行囊底部那张写一个“苦”字嘲弄他的破纸条。他把盒子打开，硬逼着自己暂时忘却那十块钱。这事不妨等到星期一再说不迟。

盒子里是巧克力脆饼。

“尝尝看，”霍珀说，“我很荣幸地告诉你，脆饼不是我做的，是我求妈妈烘烤了脆饼，又设法给我捎来的。”

诺亚取过一块咬了一口，脆饼的美味使诺亚想到家的温暖。他又吃了一块。“真是个好主意，”他说。

“快脱了，”霍珀疾言厉色地说，“把这些该死的军衣都给我脱下。”

第二天早晨，两人很晚才出去吃早饭。饭后，夫妇俩在小镇屈指可数的街上散了一会步。人们正从教堂做过礼拜回家去；枯黄的草地上，身穿盛装的孩子们按捺着好动的性子，百无聊赖地迈着规矩的脚步。兵营里是见不到孩子的。这会儿看见街上的儿童，诺亚觉得早晨的气氛顿时变得亲切而愉快。

一个喝醉了酒的士兵全神贯注留心着双脚走过去，生怕一不注意便会摔倒在人行道上。士兵恶狠狠地朝那些去教堂做礼

拜的人瞪了几眼，象是有意挑衅，看这些信徒敢不敢对他这个不虔诚的人提出指责，敢不敢跑上前来责问他有什么权利在星期天的早上就喝得酩酊大醉。士兵走到诺亚和霍珀的跟前时必恭必敬行了个军礼，说“嘘！可别向宪兵告发我啊”，接着又径自一直往前去了。

“这人我昨天见过，”诺亚说，“在公共汽车上。我还给他看了你的照片。”

“观感如何？”霍珀用手指轻轻搔搔诺亚的胳臂问。“否定还是肯定？”

“他说你象五月早晨的鲜花。”

霍珀吃吃笑着说：“靠这样的宝货当兵，你们这支军队根本别想打胜仗。”

“那人还说，‘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乘还没被人打死，我也要讨个老婆。’”

霍珀又笑了，过后因为想到“乘还没被人打死”这句话脸色才渐渐阴沉下来。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她在这儿只能呆一个星期，所以不想谈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浪费宝贵的时间。

“你每天晚上都能来吗？”她问。

诺亚点点头。“即使非买通这儿的每一个宪兵不可，”他说，“我也要来的。星期五晚上可能没法脱身，不过其它几天的夜里……”诺亚不胜遗憾地看看这座破败的小镇。阳光底下到处是尘土；十家小酒店用色彩俗艳的霓虹灯勾勒着街景。“真糟糕，不能给你找个象样一点的地方，让你度过这一个星期……”

“别胡说，”霍珀说，“我还真喜欢这座小镇呢。它使我想起里维埃拉①。”

---

① 地中海海滨的休假胜地。

“你到过里维埃拉？”

“没有。”

诺亚眯着眼睛，看看铁轨那一头的黑人聚居区。坑坑洼洼的路旁，只见一座又一座的厕所和不涂漆的木板房。“你说得对，”他表示同感，“我也觉得这地方象里维埃拉了。”

“你去过里维埃拉？”

“没有。”

两人相视一笑，默默向前走去。霍珀把头搁在诺亚肩上问：“你说会拖多久？”

诺亚明白她的意思，可还是反问一句：“什么事情会拖多久？”

“会延续多长时间？这场战争……”

一个黑人小孩坐在泥土堆里，神态严肃地爱抚着一只公鸡。诺亚定睛看看那孩子。公鸡象是在打盹，可能是因为小黑人的手轻抚着羽毛，颇有些催眠的作用。

“不会很久，”诺亚说，“绝对不会很久的。大家都这么说。”

“你对妻子不会说假话吧？”

“绝对不会，”诺亚说，“我认识团部的一名中士，那人说团部的军官认为咱们这一师人压根儿没有上前线打仗的可能。那人还说上校心里闷得慌，因为他正千方百计谋求升官，当一名BG。”

“BG什么意思？”

“准将喔。”

“我连这也不懂是不是极笨？”

诺亚格格笑着说：“是的。可我就喜欢笨女人。”

“不胜荣幸，”霍珀说，“真可以说是荣幸之至了。”这时，夫妇俩不约而同地一齐转身回头向着寄宿的客寓走去，仿佛两人身上装有同步的导线，接通了同一个冲动源。“我希望那狗杂种永远当不成，”走了一程，霍珀才出神似地说。

“当不成什么？”诺亚莫名其妙地问。

“准将。”

两人默不作声往前足足走了一分钟。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霍珀说。

“什么？”

“回咱们的房间去，把门锁上。”她朝诺亚笑笑。夫妇俩稍稍加快了脚步，往客寓走去。

有人敲门。女房东尖利的声音穿过门上木板的裂缝灌进房间来：“艾克曼太太，艾克曼太太，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霍珀冲着房门皱了皱眉头，又无可奈何地耸一耸肩。“我这就下楼去，”她大声答应。

然后，霍珀转过身来对着诺亚说：“你给我呆在这儿，我马上回来。”

她吻了诺亚的耳根，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诺亚重又在床上躺平，用半闭的眼睛看着头顶污秽的天花板。窗外，天气暖洋洋的，使人昏昏欲睡。暮色渐浓之中，星期天的下午行将过尽。远处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充满着悲凉。窗下的街上有几名士兵在唱：“你使时间和爱情变得珍贵，还会做蜜甜的糖；可是，你会赚钱吗，宝贝？这点我可真想知道。”诺亚虽然昏昏欲睡，可还是意识到这首歌从前听人唱过。接着他记起来了，这歌罗杰唱过，而今天罗杰已离开了人世。不待他去细想，困劲上来，他终于睡着了。

房门徐徐合上的声音把诺亚惊醒了。他微微睁开眼，朝站在床边的霍珀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诺亚，”她说，“你得起来。”

“过一会儿，”他说，“时间还早。你也到床上来躺一会。”

“不，”她的声音干巴巴的，“你此刻就得起来。”

诺亚坐起身来。“出什么事了？”

“女房东，”霍珀说，“女房东要我们立刻离开。”

诺亚甩一甩头，想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明白霍珀在说些什么。“你再说一遍。”

“女房东要我们离开。”

“宝贝儿，”诺亚耐着性子说，“你一定弄错了吧。”

“没错，”霍珀的脸色阴沉而痛苦，“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得离开这儿。”

“为什么？这房间不是说好了租用一星期的吗？”

“不错，”霍珀说，“是一星期。可是女房东说我租房的时候冒充了身份；她还说当时她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

诺亚下了床，慢吞吞走到梳妆台前。他看看搁在长寿花下面自己那张脸带微笑的照片。花儿已开始枯萎，花瓣边上出现了裂缝。

“女房东说，”霍珀接着告诉诺亚，“她一听说房客的姓名本来就起了疑心，可是看我的长相又不象犹太人。等她见到你，便又开始怀疑。刚才女房东问了我，我说一点不错我们是犹太人。”

“可怜的霍珀，”诺亚轻声说，“我向你道歉。”

“别来这一套，”霍珀说，“我不希望再从你嘴里听到这种傻话；从今以后也不许你再说道歉什么的。”

“好吧，”诺亚说着伸出手指，用一个细微的动作，漫无目的

地去碰碰长寿花。手指掠过花瓣，诺亚觉得那些花全纤弱不堪，都已经蔫了。“我想咱们这就得整理东西了，”他说。

“是的，”霍珀说着把她的旅行袋拖出放在床上。打开旅行袋打点行装的同时，霍珀说：“女房东说，她撵我们走倒不是跟我们俩在个人关系上过不去；这是她招待房客的规矩。”

“听她说不是跟我们俩过不去，我倒还不胜荣幸呢，”诺亚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霍珀说着开始把质地柔软的洋红色衣服一件一件收进行李袋去。不管打点何种衣物，霍珀总要把东西折叠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咱们沿街走一走，另找个住处便是了。”

诺亚抚摸着梳妆台上的头发刷子。发刷装饰着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厚重树叶图案，显得古色古香；银白色的手柄已被捏弄得十分陈旧，在这积满灰尘又下了窗帘的黑糊糊的房间里发出暗淡的光。“不，”诺亚说，“咱们找不到别的住处的。”

“可我们不能在这儿呆下去了……”

“咱们不呆在这里，可也别指望找到其他住处，”诺亚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稳沉着，不动感情。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霍珀停下打点行装的活儿，抬起头来看看诺亚。

“我的意思是咱们这就步行去长途汽车站，找一班去纽约的车，送你上路回家。”

房间里一片死寂。霍珀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神色严肃地沉思着。她呆呆地看着已装进床上旅行袋的玫瑰红内衣。“你知道，”她低声说，“我好不容易弄到一星期的假日，下一次什么时候有空，只有老天知道了。你会碰到怎样的遭遇，咱们俩谁也说不

准。弄得不好，下个星期你就会给装上船，送到非洲，送到瓜达卡纳尔岛，或是随便什么地方，这一来……”

“我记得五点钟有一班车，”诺亚说。

“亲爱的……”霍珀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床前，神态严肃，心事重重。“我敢肯定咱们在城里总可以找到其他住处的……”

“我也肯定，”诺亚说，“不过咱们不必再费这番周折了。我不愿意让你呆在这座城里，我要你把我撇下快快离开。就是这话。在这座城里，我无法爱你。我要你快快离开，再也别来了。越快越好！我真想把这座城烧个精光，要不就把它炸平。我实在无法在这儿爱你。”

霍珀快步走过来抱住诺亚。“最亲爱的亲人，”她用力摇撼诺亚，“你遭受过什么样的苦楚？那些人怎么虐待你了？”

“没事，”诺亚大声叫喊，“没事！战争结束以后我再告诉你！眼下，把东西收拾好，咱们赶快离开这儿！”

霍珀的双手无力地垂下。她低声嗫嚅着“好吧”，走回床前，把衣服折好，井井有条地放进行李袋。

十分钟之后，一切就绪。诺亚提着霍珀的旅行包和一个他自己盛放替换衬衣以及剃刀之类的小帆布袋，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来到楼梯口。可是，霍珀走到门边又扭头看看。西下的夕阳正透过拆去铰链的百叶窗的缝隙送进几束金色的微光，照着屋子里的尘埃。长寿花依旧插在梳妆台上的玻璃杯里，只是已耷拉着枝干；死之将至，花儿象是承受着一种沉重的压力。除此之外，房间同霍珀初来时毫无二致。她轻轻带上房门，跟在诺亚身后走下楼梯。

女房东此刻正在门庭处，依然系一条灰色围裙。诺亚付房钱时，那老太婆一声也不吭，只顾站在那儿散发着一阵阵汗渍加

上老年人特有的体臭又夹杂着涮盘子污水的难闻气味。老太婆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用严厉的目光看着这士兵带上年轻的妻子在冷落的街上缓缓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了。

诺亚回到营房时，一些士兵已经熟睡。门口处，唐纳利那家伙醉倒后鼾声如雷，可谁也不去注意他。诺亚取下行囊，躁狂病人似地专心致志把里边的东西逐一检点一遍：不穿的皮鞋、羊毛衫、洗净的士兵工作服、一副绿色的毛线手套、一盒防水鞋油。钱硬是不翼而飞了。诺亚又把另一只行囊取下，彻底翻了一遍，同样没找见那十块钱。翻寻过程中，他不时猛一抬头，想发现可有人在一旁窥视。营房里的人都在睡觉，打着恼人的呼噜，全不顾及给别人一点清静，这些家伙从来就是这副德性。还好，诺亚暗自思忖，此刻要是让我撞见哪个忘八蛋在窥视我的动静，我一定会动手宰了这人的。

他把拖散的衣物一一放回行囊，然后取出一个放文具的盒子，取纸过来写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他把文具盒放在铺上，大步流星地往值星室走去。值星室门外有一块布告牌。牌子上贴着通告，不准去城里逛妓院；指明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应身穿哪一类特定的军服，否则要作违反军规论处。布告牌上还贴了一张本周晋升官兵的名单。在各种告示旁边，留出一小块地方专供大家贴失物招领之类的启事。诺亚把写好的小条用图钉往那上边一贴，正好贴在一等兵欧瑞里呼吁别人归还从他柜子里偷去的一把六刃铅笔刀的启事上方。值星室门外悬着一盏灯，在昏黄暗淡的灯光里，诺亚又把方才写的一段文字读了一遍。

谨向三连士兵启事如下：第二排二等兵诺亚·

艾克曼发现行囊中的十块钱被窃。本人不要求窃贼把钱还来，也不拟提出指控。本人愿亲手跟窃贼较量，以申我冤。与此窃案有关的士兵，不论一位还是数位，请即与本人联系为盼。

签名：二等兵诺亚·艾克曼

诺亚喜孜孜地读完启事。转过身离开布告牌的当儿，他觉得幸亏写了这么个东西，要不然自己非得发疯不可。

第二天晚上，诺亚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经过布告牌前，驻足站了下来。他的启事仍在原处，启事下方多了一张小纸片，上边整整齐齐用打字机打出这么两句话：

钱是我们拿的，犹太小子。我们等着你来较量。

签名：P.唐纳利　B.考利

J.赖特　W.丹摩斯

L.杰克逊　E.赖克

M.塞里西纳　R.汉克尔

P.山德斯　T.布雷斯福德

诺亚走到他跟前时迈克尔正在擦枪。

"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诺亚问。

迈克尔没好气地抬头瞪了诺亚一眼。他累得要命，再说，跟平时一样，一接触这支老式斯普林菲尔德自动步枪复杂而又巧妙的机件，他老是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不知该怎么摆弄才好。

"什么事？"迈克尔问。

自从上回行军那一次以来，艾克曼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这儿不便谈，”诺亚瞧瞧周围的士兵说。这当儿大家刚好吃过晚饭，营房里足有三四十人，看书，写信，摆弄武器，收听无线电广播，都在各干各的事情。

“不能等以后再说吗？”迈克尔冷漠地问。“这会儿我忙着呐……”

“请求你，”诺亚说。迈克尔抬头看了他一眼。只见艾克曼板着一张憔悴的瘦脸，皮肉都在抽搐；他的眼睛好象比平时睁得更大，显得更深邃。“我求求你……”他重复一遍，“我非跟你谈一谈不可。我在外面等着你。”

迈克尔叹口气，说声“好吧”。他把自动步枪装配起来，跟平时一样，枪栓弄得他手忙脚乱，好不狼狈，迈克尔只好自叹不如别人。迈克尔的双手沾满机油，在那不听使唤的枪筒上面滑来滑去。老天，他暗暗鸣不平，让我去排一个剧本，专门研究托马斯·曼其人其事的意义，我可以胜任愉快；这擦枪的玩意儿随便哪一个农家小厮闭着眼睛都能干得比我出色……

迈克尔把步枪挂在墙上，往外走去，一边擦拭手上的油污。连部驻地大路的那一侧，艾克曼站在夜幕中等他。远处的灯光射来，勾出了艾克曼矮小的身影。他朝迈克尔招招手，模样儿象是要搞什么阴谋。迈克尔老大不情愿地往他跟前走去，一边暗暗咒骂：我老是碰上些呆子……

“你读一读这个。”一俟迈克尔来到跟前，诺亚便把两张纸塞到他手里。

迈克尔转过身去，好让灯光多少能照射在纸片上。他眯着眼睛，先读了诺亚在告示牌上贴出的启事——这启事迈克尔先前没看到——又读了十人签名的回条。迈克尔摇一摇头，又把两张纸条细细读了一遍。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烦躁地问。

“我想请你在决斗时当我的副手，”诺亚说。尽管对方的嗓音重浊沉闷，迈克尔仍得尽量抑制着才没对艾克曼如此夸张的戏剧性请求笑出声来。

“副手？”迈克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诺亚说，“ 我准备跟那些家伙决斗。可是我怕自己没办法把一切料理妥当，怕自己按捺不住性子，跟人干一仗。我希望决斗完全按照规则进行。”

迈克尔眨巴着眼睛暗暗称奇。一个人在入伍之前总是想象过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怪事儿，可大概从没想到会有眼前这样的奇遇吧。“你疯了，”他说，“人家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

“也许，”诺亚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开玩笑的苦头也许我已经尝够了。”

“你干吗决定找我？”迈克尔问。

诺亚深深吸了口气，迈克尔听见空气钻入这小伙子鼻孔时发出的嘘嘘声。营地大路的对过高悬着一盏孤灯，灯火如豆，四下阴影幢幢。艾克曼站在黑暗里，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显出一种古时悲剧人物的粗犷的模样。“我觉得，”诺亚说，“你是全连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突然，他又把两张纸片一把抢过来。“好吧，如果你不肯帮忙，滚你的吧……”

“且慢，”迈克尔的思想纵然有些麻木，可直觉告诉他应该想个办法防止这一场野蛮荒唐的恶作剧开场，别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没说不愿帮忙。”

“那好，”诺亚粗暴地说，“进去排一张时间表。”

“什么时间表？”

“对方有十个人。你让我怎么办呢？一个晚上跟十个人打

架吗？我得把对手分开来，一个个对付。你去问问谁愿意第一个跟我决斗，谁愿意第二个出场，依次排个队。十个人谁先谁后，我是无所谓的。"

迈克尔默默从诺亚手里取过纸片，看看十人的签名。他迟钝地把名字与人一个个对上了号。"你要知道，"他说，"这十个人都是连里的大力士。"

"我知道。"

"其中没一个体重在一百八十磅以下的。"

"我知道。"

"你体重多少？"

"一百三十五磅。"

"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我找你来可不是要听你的忠告，"诺亚心平气和地说，"我是请你出面代我安排决斗。仅此而已。其余的事情由我自己去对付好了。"

"我看上尉不会同意你们打架的，"迈克尔说。

"他会同意的，"诺亚说，"那狗娘养的肯定会同意的。这点不必担心。"

迈克尔耸耸肩问："你要我安排什么呢？我可以去弄副拳击手套来，还可以帮你们计时，打满两分钟算一个回合，再去找个裁判……"

"我可不要人计时，也不要裁判，"诺亚说，"有一方被打得趴下起不来了，决斗就算结束。"

迈克尔又耸一耸肩。"那么拳击手套呢？"

"不要手套。赤手空拳打。还有什么问题？"

"没了，"迈克尔说，"该问的全问了。"

“多谢，”诺亚说，“事情安排停当了通知我一声。”

他不跟迈克尔说一声再见，便自顾自沿着连队驻地的大路走开了。迈克尔目送诺亚挺着腰杆在黑暗中渐渐远去。他摇摇头，慢慢往营房走去，准备找第一个签名的彼德·唐纳利。此人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体重一百九十五磅，一九四一年参加过迈阿密的重量级金手套拳击赛，一路得胜过关，直到半决赛时才淘汰。

唐纳利把诺亚击倒在地。诺亚纵身一跳，扑过去直取唐纳利的头部。唐纳利挨了一拳，鼻子开始淌血。在这之前，唐纳利一直摆出一副职业拳击家的架势，此时却露出了惊讶而狂怒的神色。他吮吸着嘴角的血，伸出一只手抓住诺亚的肩，不管对方如雨点般落在他脸部的拳头，只顾把诺亚往自己这边拖过来。然后，唐纳利在很近的距离之内恶狠狠地劈了诺亚一掌。旁观这场恶斗的人原先都不作声，这时见状全“啊”地惊呼一声。唐纳利挥臂又是一拳。诺亚倒在对手脚边的草地上。

“我看，”迈克尔忙走上前来干预，“双方打得差不多了……”

“你给我滚开！”诺亚口齿不清地说，一边用双手撑地，挺起身来。

他东倒西歪地总算又在唐纳利跟前站直了身子，右眼的眼眶已全部充血。唐纳利上前一步，象棒球赛中掷球一般猛地甩出手臂一拳打来。只听得又是“嘭”地一声，旁观者再次“啊”地一阵惊呼，诺亚已踉跄着往后倒去。前来观战的士兵一个紧挨一个站成圆圈，目光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诺亚吃了这一拳，终于栽倒在地，爬不起来了。迈克尔赶过去跪在诺亚身旁探视个究竟。只见诺亚双目紧闭，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行啦，”迈克尔抬头看着唐纳利说，“给你叫好捧场。你打

赢了。”迈克尔说完把诺亚的身子扳过来，让他仰卧在地上。这时，诺亚睁开了眼睛，可目光呆滞无神，只是失魂落魄地望着暮色渐浓的天空。

观看决斗的士兵三三两两走开去，谁也没说一句话。

迈克尔把手伸到诺亚的腋下，扶着他慢慢站起来。这时迈克尔听见唐纳利在一旁嚷嚷："没想到，这小杂种还真有几下子，打得老子鼻子淌血。”

迈克尔站在兵营厕所窗前，一边吸烟，一边看着诺亚伏在盥洗盆上用冷水冲洗脸上的血污。诺亚赤着膊，皮肤上几处大面积的淤血清晰可见。诺亚抬起头来。他的右眼完全睁不开了；口腔正在继续淌血。诺亚啐了一口，不料随着红殷殷的血块，两颗牙齿一起掉了出来。

诺亚压根儿不去看一眼落在盥洗盆里的残牙，只顾用毛巾出神地擦拭脸部。毛巾马上被染红了。

“行了，”迈克尔说，“我看事情应该到此为止，同另外九个人的决斗还是取消了吧……”

“按照名单的次序，下一个轮到谁？”

“听我说，”迈克尔说，“弄到最后他们准会把你打死的。”

“下一个该轮到赖特，”诺亚不带感情地说。“你去告诉他，三天之后决斗场上见。”不等迈克尔有机会说话，诺亚已用毛巾裹了肩，自顾自走出厕所去了。

迈克尔看着他的背影，耸耸肩，又抽了一口烟，过后把烟蒂一扔，出了厕所，走进苍茫的暮色之中。他没进营房去，因为这天晚上他实在不想再看见艾克曼了。

赖特是全连身材最魁梧的汉子。诺亚却一点也不躲闪。他很有气派地按照正规拳击师的姿势，往大汉跟前一站，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连续的猛击去对付大汉并不灵活的拳头。诺亚一拳打得赖特满脸是血，又一拳打中对方的腹部，揍得大汉嗷嗷直叫。

迈克尔看着诺亚搏斗，不得不对他产生一种钦佩心情。怪事儿，这小子还真懂一点拳击的道道。哪儿学来的？

"往肚子打，"列盖特站在人群的内圈大叫，"往肚子打哟，你这笨蛋！"很快，决斗结束了。原来，赖特把身体往旁边一扭，用足全身的力气，挥起青筋暴突的铁拳，朝诺亚的肋下狠命一击，把他打了个手脚着地嘴啃泥。诺亚吐出一条麻木的舌头，拼命喘气。

看热闹的士兵全屏息静观。

"怎么样啊？"赖特站在倒地的诺亚跟前，挑衅似地问，"怎么样？"

"回去吧，"迈克尔说，"你身手不凡啊。"

这会儿，诺亚才稍稍缓过一口气，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带着痛苦的哮音打嗓子眼里传出来。赖特用脚尖轻蔑地踢踢诺亚，转身走了，一边大声问："谁请我喝一杯啤酒去？"

军医看过X光片宣布两根肋骨断了。他往诺亚的胸部裹上绷带，又缠了胶布，命令他在病房的床上躺下，不得动弹。

"瞧，"迈克尔站在床边说，"这下总该住手了吧？"

"大夫说我这伤得治三星期，"诺亚失血的嘴唇一张一合，说话十分困难，"下一次决斗请你安排在三星期之后。"

"你疯了，"迈克尔说，"我不干。"

“留着你这套该死的说教到别处去宣讲，”诺亚的声音非常微弱，“要是你不干，这就给我出去。我可以自己安排。”

“你这么蛮干为的是什么？”迈克尔问，“你究竟想证明什么？”

诺亚不置一词，只顾用痴呆的目光直瞪瞪望着病房那一头的一名伤兵，那人两天前从卡车上摔下，跌断了一条腿。

“你想证明什么？”迈克尔大吼一声。

“什么也不想证明，”诺亚说，“我喜欢打架。还有别的问题吗？”

“不，”迈克尔说，“没有了。”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上尉，”迈克尔正向连长汇报，“我想报告二等兵艾克曼的情况。”

考尔克罗夫坐得直撅撅的，因为领子箍得太紧，一小团肥肉鼓鼓囊囊地堆在下巴底部，活象一个给掐着脖子慢慢闷死的人。

“说吧，”考尔克罗夫命令道，“二等兵艾克曼怎么啦？”

“长官也许已经听说关于……嗯……就是那场争执…… 二等兵艾克曼跟连里的十名士兵发生了争执。”

考尔克罗夫嘴角向上一撅，狡黠地一笑。“这事我听说过一点，”他说。

“我感到二等兵艾克曼已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迈克尔说，“他有可能受到严重的伤害，落下残废。不知长官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依本人之见也许该设法禁止他再去同别人殴斗……”

考尔克罗夫把一只手指伸进鼻孔，慢条斯理掏着阻塞鼻子

十四

的东西，然后抽出手指，仔细端详掏出来的宝贝。“不管在哪一支军队，惠特柯，”上尉用一种平板阴沉的调门说。在乔普林干殡葬业那阵子，他大概不知多少次听到过主持葬礼的教士用这种腔调替死者超度吧。“士兵中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摩擦。我以为解决这类摩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当事人光明正大地决斗一场。惠特柯，士兵们日后将面对比拳头厉害得多的东西，会挨枪子打，遭大炮轰。惠特柯，”他板着脸，津津有味地重复一遍，“是挨枪子打，遭大炮轰啊！所以说，不让士兵用拳头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就太没有武士风度了。再说，惠特柯，我的治军之道是让连里的士兵在处理私人事务时享受尽可能多的自由。我可不准备干预打架的事。”

“是，长官，”迈克尔说，“多谢，长官。”

他行过军礼，退出屋去。

迈克尔沿着连队驻地的大路慢慢向前走去。突然之间，他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鬼地方。他准备申请去军官后补生学校学习。刚入伍的当儿，迈克尔曾立志当一名普通小兵，善始善终。首先，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已无法同军官后补生中占多数的二十岁上下的运动健将们一争高低了；另外，他的思想已经定型，再让他学什么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内心的更深处，迈克尔还有一层顾虑，不愿占着军官的职位，让别人——更不用说属下有众多的士兵了——把自己的生死安危押在他一己审时度势的判断上。迈克尔有自知之明，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打仗这事，动辄死上千把人。纵然迈克尔接受了好几个月的训练，他仍把战争看作一个无法猜透的凶险的谜。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按照别人的指令，猜一猜这谜语倒也勉强过得去。可是，要你自己出主意对付这谜一般的局面……

要你作主派出四十名士兵，而只要你稍一失算世上便会多出四十座坟墓……可是事到如今真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了。如果说军方认为可把二百五十条生命托付给考尔克罗夫之流，那么谁都不必再对本人的能力作过分的挑剔，也不必谦让过甚，战战兢兢不肯负起责任来，倒是不妨勇往直前。迈克尔拿定主意，明天就把申请表填好交到连部去。接着，他又愤愤然想到：在我的连队里，可不会让艾克曼这样的人给打断了肋骨送进病房去……

五个星期之后，诺亚被再次送进病房。又是两颗牙齿给揍落了；鼻子被砸了个稀巴烂。军队里的牙医正给病人制作一副齿桥，使他还能咀嚼；外科大夫每来诊治一次，总得从诺亚的鼻子里取出一些骨头的残屑。

迈克尔简直已无法跟诺亚说话。他虽然还来病房探病，来时照旧往诺亚的床头一坐，可两人都有意避开对方的目光，只有当卫生兵进屋来高声通报"探病者一律退出"的时候，才如释重负。

诺亚已经跟名单上的五员大将交过手。脸部破了相，现出疙疙瘩瘩的怪模样。一只耳朵给揍扁，皱皱巴巴象棵花菜，今世再也不会恢复原状了。右眼眉毛中间缺了一段；一道惨白的伤疤正好打那缺陷处斜着穿过，使眉宇老是形成一种狂人大惑不解似的颦蹙。紫黑色的脸膛缺皮少肉，一对痴狂的眼睛老是出神地瞪着前方，这模样给人一种可怕到极点的总的印象。

第八次交手之后，诺亚又一次进了病房。这一回喉咙口挨了一拳，肌肉全失去了知觉，声带受伤。两天之中，军医始终认定诺亚此生不能再说话了。

军医脸相天真无邪，活象个大学生。他露出惊疑不解的神

色，站在病床边劝解着："当兵的，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即便你有千条万条理由，我看这样玩命总是不值得的。我得警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蛮干，可没法把整个美国陆军都打败喔……"军医说着俯下身来，忧愁地看着诺亚。"你能够说话吗？"

诺亚的嘴巴费力地张合着，好一会儿发不出声音。最后，从浮肿的双唇中间总算传出一种非常轻微的嘶哑的嘎嘎声。军医把身子凑近一些，问道："你说什么？"

"卖你的丸药去吧，大夫，"诺亚说，"别来烦我。"

军医的脸刷地红了。这人虽说生来好说话，只是官至上尉，自然不习惯再听这种刺耳话。

军医直起腰来，态度生硬地说："我很高兴，因为你恢复了说话的功能。"

他转过身，昂头阔步走出病房去。

连队里的另一个犹太人费恩走进屋来，怪别扭地站在诺亚床边，一双大手不住地扭弄着军帽。

"听着，伙计，"费恩说，"我不想干涉别人的事，不过事情总应该有个限度。这件事你完全办错了。咱们可不能一听到有人叫犹太杂种马上就拔拳头打架……"

"为什么不可以？"诺亚痛得龇牙咧嘴。

"因为这不现实，"费恩说，"原因就是这个。第一，你的个头不够大。第二，就算你长一副大楼房般的好身板，右路拳打得跟乔·路易①差不多，也于事无补啊。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老是脱口而出骂犹太杂种，不论你我或是别的犹太人做出什么样的事来，都无法改变那些人的习性。你这样胡来只会使部队里

① 见第三二四页译注①。

的其他士兵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当作疯子看待。听我说，那些人其实也并不是坏到了极点，至少他们当中的多数没坏到那种地步。他们说话挺损，心地可不见得那么歹毒，只不过贫嘴要惯了。他们倒是已经开始觉得你这人怪可怜的。谁知道你偏偏找人打架。经过这几场该死的决斗，大家对你自然不免刮目相看，都认为犹太人的确象野兽。今天，大伙儿甚至都向我投来惶惑不解的目光……”

“好喔，”诺亚用喑哑的声音说，“我很高兴。”

“听着，”费恩耐着性子解释，“我比你年长几岁，又是个生性平和的人。只要上级说句话，我可以跟德国人去厮杀。不过，跟自己军队里的伙伴，我希望大家相安无事。犹太士兵的装备就数一只听而不闻的耳朵重要。狗杂种们唠唠叨叨诉说犹太人不是的当儿，你就可以把这听而不闻的耳朵转过去……你让对方按心愿说个痛快，他们也会让你按自己的心愿活下去。听我说，战争不会没完没了拖下去的。战后，你尽可以挑选自己的朋友。只是眼下政府有话，让你同三K党党徒和睦相处。好吧，你能抗命吗？听我说，老弟，要是犹太人全跟你一样，咱们这个种族两千年前早就灭绝了……”

“好喔，”诺亚说。

“原来如此，”费恩不胜厌恶地说，“也许他们的看法没错，你这人真是神经错乱了。告诉你吧，我体重二百磅。就是把我的一只手扭到背后捆绑起来，我照样可以打败连队里的任何一个。不过，你大概从来没见到我跟别人打架吧？穿上军装之后，我还没同任何人交过手呢。我这人讲究实际。”

诺亚长叹一声说：“病人累了；他没有精神听取一味讲究实际的士兵的劝告。”

费恩用迟钝的目光盯着诺亚，煞费苦心试图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我问自己你企求什么？你到底企求什么？”

诺亚痛苦地一笑：“我企求每个犹太人得到应有的待遇，就好象凡犹太人体重都有二百磅。”

“这又不现实了，”费恩说。“好吧，见鬼去吧，你存心跟人打架，那好，你去打吧。听我说句老实话，佐治亚的乡巴佬直到入伍才穿上一双鞋，这些人确是难以理解；可是，在我看来，你比这些乡巴佬更难理解。”费恩象是打定了主意，慢条斯理戴上军帽。“个子瘦小的人确实自有一套。我完全不懂他们的思想活动。”

费恩说着走了出去，厚实的肩背、粗壮的颈脖子和子弹形状的头颅，无不显示出他对病床上这位被人揍了个稀巴烂的小伙子怀有极度的反感。造化捉弄人，根据入伍登记表的某项内容，这小伙子偏偏跟他属于同一个种族。

最后一场决斗。如果诺亚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决斗就算结束了。诺亚抬头透过障眼的血污看看布雷斯福德，后者身穿一套内衣内裤，站在诺亚身边。四周又围了一群士兵，一张张白惨惨的脸加上晦冥的天色形成一种暗淡的背景，把布雷斯福德衬托得熠熠然很有光彩。布雷斯福德已经是第二次把诺亚击倒在地了；诺亚也不甘示弱，打肿了布雷斯福德的一只眼睛，又朝对方肚子上猛击一拳，痛得他嗷嗷直叫。要是诺亚保持单膝跪地的姿势不立起来，只顾甩着头想使自己清醒一下，那么只消再过五秒钟，决斗将以对方取胜而告终。那样的话，跟十个仇人交手的经历将成为往事。骨折；长时间住医院治疗；约定举行决斗的那几天因为紧张而恶心呕吐；每当他非再次站起不可，准备承受信心十足而又气势汹汹的对手雨点般老拳的时候，血直往上

涌，引起嗡嗡的耳鸣——这一切都将成为往事。

只消再过五秒钟就可算功德圆满了。且不说诺亚打定主意找人决斗的初衷是什么——原来的动机经过十次交手业已含糊不清，只给他带来一种痛苦的回忆——五秒钟之后他总可以达到目的，向别人证实一些什么东西。到时候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他战胜了十名对手。九次失败，一次因违犯规则而没打到终场决出胜负，仅有这点战绩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赢得了胜利，因为靠着这种精神的支持，他经历了牺牲和痛苦的全过程。虽说士兵都愚昧无知，残忍犹如野兽，经过这十场决斗，大家不能不对诺亚刮目相看。以后，再在一起行军时，不管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公路上练兵，还是将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实战，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诺亚曾表现出超群的意志力和勇气……

他无论如何得用一个膝盖支撑着身子，可不能倒下去。

过后，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挥舞着双臂，等候对方扑过来。布雷斯福德的脸慢慢在他眼前变得清晰起来。那脸白得可怕，挂着好几道血印子，表情怯懦。诺亚走过一小片草地，朝那张苍白的脸庞狠命打去一拳。布雷斯福德应声倒地。诺亚木然盯着脚边摊开四肢趴在地上的对手，他气喘吁吁，伸出双手乱抓青草。

“快起来，你这黄皮肤的杂种，”旁观者中间有人大声叫喊。诺亚眨巴着眼睛。破题儿头一遭，决斗场上挨骂的竟是别人，而不是他诺亚。

布雷斯福德站起来了。这人在连部当文书，又老是推托着逃避干重活，所以长了一身的脂肪，体力不行。呼噜呼噜，从他的喉部传出粗重的喘息声。诺亚向他逼近的当儿，布雷斯福德脸上露出恐怖的神色；他用意不明地伸出双手舞弄着。

“不，不……”他哀求似地说。

诺亚收住脚步，瞪眼望着对方。接着，他一摇头，蹒跚地跨前一步。决斗双方同时打出一拳。诺亚再次倒在地上。布雷斯福德是个庞然大物，刚才这一拳正中诺亚的太阳穴。诺亚的双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他不慌不忙作一次深呼吸，一边抬起头来看看布雷斯福德。

庞然大物正紧绞双手耸立在诺亚面前，一阵阵地喘粗气，同时低声央求着：“行行好，行行好吧……”诺亚觉得头颅里象有把锤子在猛捶，可是看到对手这德性，禁不住露出一个狞笑。他明白布雷斯福德的意思，对手是央求诺亚坐在地上别起来。

“好喔，你这该死的乡巴佬，”诺亚一字一顿地说，“我这就给你点颜色看看。”他站起身，挥臂就是一拳，看到布雷斯福德眼睛里闪出畏惧的光，诺亚又笑了。

布雷斯福德用全身的重量压着诺亚，扭着对手胡乱挥舞拳头，拼命装出一副踊跃的假相。可是落在诺亚身上的拳头全软绵绵的，说明他已十分怯战。诺亚被这庞然大物用肥厚的臂膀搅在怀里，闻到对方身上一股股的汗臭。这时诺亚意识到仅仅凭着倒地之后还能站起这一事实，自己已经战胜了布雷斯福德。只要能够站起来，打败对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布雷斯福德的斗志垮了。

诺亚一闪身子，挣脱了对方的纠缠，然后对准布雷斯福德的腹部猛地打出一拳。这一拳打了个正着．拳头落下处诺亚可以感觉到连部文书肚子上松软的赘肉。

布雷斯福德的双手顿时往两旁无力地垂下，身躯微微摇晃，惊恐失神的目光里带着求饶的意味。诺亚嘿嘿一笑。“这就给你一下子，下士，”他说着扬手对准那张惨白淌血的脸狠狠打去。布

雷斯福德照样站在原地，既不倒下，可也不准备还击。诺亚差不多是踮起了脚才勉强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抓住对方那张快给揍烂的脸，一遍又一遍叫着"吃我这一下"，同时把整个背部乃至全身的力气都运到拳头上。诺亚落手越来越重；他甚至能感觉到巨大的活力如电流般通过手臂倾注在拳头上。眼前仿佛出现了所有的仇人，那十个偷他钱的恶棍，行军途中辱骂他的坏种，把他妻子逼得无处安身只好一走了事的混蛋，仿佛全满脸淌血站在诺亚的面前，吓得战战兢兢的。布雷斯福德痴呆的脸上每挨一拳，诺亚的指关节便喷出一股鲜血。

"别倒下啊，下士，"诺亚说，"还不到时候，求求你千万别摔倒。"雨点般的拳头，接二连三，越打越快，嘭嘭的声响象是用湿布包着的木槌猛捶不止。布雷斯福德终于受不住了，东倒西歪地象是随时就会栽倒。诺亚见状连忙用一只手抓牢对方，尽量争取时间，使布雷斯福德倒地之前还能挨上两拳三拳或者十几拳。等到庞然大物化作血肉模糊的一摊泥再也没法抓住的时候，诺亚只好伤心地哭着，眼看布雷斯福德哧溜一下瘫倒在地上。

诺亚转过身来面对着观战的士兵，垂手收起双拳。谁也不愿抬起头来跟诺亚对视一眼。"行啦，"他大声宣布，"决斗结束了。"

士兵们谁也不说话。象是接到了什么号令，众人不约而同地一齐转身走开了。诺亚目送这些人的背影远去，暮色中终于消失在营房大墙的背后。布雷斯福德仍躺在原地，谁也不肯留下来扶他一把。

迈克尔轻轻碰一碰诺亚，说："这下，该准备打德国人去了。"

诺亚对于迈克尔友善的表示并不领情，一扭身躲开了对方的手。"他们全走了，"他说，"这些杂种走得一个不剩。"他又低头看看布雷斯福德。连部文书这会儿已苏醒过来，只是依然头朝

下躺在草地上，抽抽搭搭哭得伤心。他抬起一条胳臂，漫无目的地慢慢举到眼睛处。诺亚走到他身旁，蹲下身子。

“别碰眼睛，”他发号施令似地说，“你这样会把脏东西揉进眼睛去的。”诺亚说着动手去把布雷斯福德拖起来，迈克尔也在一旁帮忙。文书完全垮了，所以诺亚和迈克尔只好架着他一路走回营房；两人又给他洗了脸，替他把伤口弄干净，因为布雷斯福德只会垂着手站在镜子面前可怜巴巴地哭个不停。

第二天，诺亚开了小差。

迈克尔被召到连部值星室。

“这小子跑哪儿去啦？”考尔克罗夫吼叫着问。

“谁跑哪儿去啦，长官？”迈克尔采取笔挺的立正姿势，这样反问。

“我指的是谁，你心里一清二楚，”考尔克罗夫说，“你的好朋友啊。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长官，”迈克尔说。

“别跟我耍花招，”考尔克罗夫大声嚷嚷。士官阶级的人全被召来了，此刻正在迈克尔身后站成一溜，神色庄重地瞪眼望着上尉。“你不是他的朋友吗？”

迈克尔一时语塞。把他同诺亚的关系说成友谊，好象难以成立。

“说话，二等兵！你是他的朋友嘛。”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长官。”

“我要你回答是或者不是，惠特柯，除此之外别多啰嗦。你到底是不是他的朋友？”

“是的，长官，我是。”

“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长官。”

“你撒谎!”考尔克罗夫的脸变得煞白，鼻子连连抽搐。“是你帮着他逃走的。要是你忘了战时军规的条文，惠特柯，我不妨提醒你一下，协助士兵开小差或是知情不报者理当与开小差的士兵同罪。你知道战争期间犯这种罪行的要挨什么样的惩罚吗?”

“是的,长官。”

“什么惩罚?”考尔克罗夫的声音突然轻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变得相当温柔。上尉在椅子里挪动一下坐得舒坦些，抬起头用和蔼的目光打量迈克尔。

“可处以死刑,长官。”

“死刑,”考尔克罗夫柔声说,“是死刑啊。听着,惠特柯，你那朋友可以说是已经同逮捕归案没什么差别了。我们一抓到他,自然要盘问明白，看你是不是曾插手帮助他开小差。甚至还要他如实招供,看他是否对你说过他确实准备溜号。要定罪的话,把这些调查清楚就足够了。倘若他对你吐露过他的意向，你又隐匿着不报,那么你的罪责就等于协助别人开小差。明白吗,惠特柯?”

“明白,长官,”迈克尔说,一边却暗自寻思：这不可能,这种事情不该落到我的头上,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而已,我只是在哪一次鸡尾酒会上听说起美国陆军里有这么一些怪人罢了。

“我向你保证,惠特柯,”考尔克罗夫装出讲道理的样子,“军事法庭不会因为你没有及时报告而判你个死罪。不过，你很可能为此蹲二十年监狱,也许是三十年,弄得不好甚至判你终身监

禁。惠特柯，联邦监狱可不是好莱坞，也不象百老汇。莱文渥斯报刊的专栏里不会老登出你的大名。如果你的朋友碰巧道出真相，说是曾对你说起过开小差的念头，那么你就完了。你那朋友咬你一口的机会多着呐，惠特柯，随时随地都可以咬你一口……听着……”考尔克罗夫用合情合理的态度把双手往桌上一摊，“我不准备就这件事大做文章。我只想把一连人带好，到时候可以开上前线打仗，所以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弄得全连军心涣散。只要你说出艾克曼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事情就到此为止。或者告诉我根据你的猜想艾克曼可能跑哪儿去了……这要求不算过分吧？”

“不，长官。”

“那好，”考尔克罗夫单刀直入，“他跑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长官。”

考尔克罗夫的鼻子又开始抽搐。他还神经质地打了个呵欠。“听着，惠特柯，”他说，“对于艾克曼之类的人不用讲友情为重。我这连队里本来就不需要他那样的废物来当兵，弟兄们谁都不相信那小子；再说，他又始终是肇事的祸根。为了包庇这么一个人去冒坐牢的危险，你一定是疯了。我真替你可惜，惠特柯。你是个聪明人，当老百姓的时候事业一帆风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惠特柯，你还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士兵。我很想帮助你……说吧……”他朝迈克尔甜甜一笑，“二等兵艾克曼在哪儿？”

“对不住，长官，”迈克尔说，“我不知道。”

考尔克罗夫站起来，平静地说：“好吧。给我滚出去，你这犹太人的走狗。”

“是，长官，”迈克尔说，“多谢，长官。”

他行过军礼，走出屋去。

布雷斯福德在食堂外面背靠墙壁等候迈克尔。他不住剔着牙，呸呸往外吐食物残渣。自从被诺亚打败之后，这人更胖了，只不过脸上多了一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苦相，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咕咕哝哝，老象在抱怨什么。晚饭吃的是午饭剩下的猪排加土豆，还有意大利面条和梨子馅饼。迈克尔吃得饱饱的走出食堂，看见布雷斯福德正向他招手。他故意装出没看到连部文书的样子，不料布雷斯福德三脚两步赶了上来，一边叫喊着："惠特柯，请你等一等，好不好?"迈克尔只好转过身去看对方有什么话要说。

"喂，惠特柯，"布雷斯福德说，"我一直在找你。"

"什么事?"迈克尔问。

布雷斯福德神色慌张地往四周一看。士兵们正络绎不绝地走出食堂来，拖着刚刚塞饱的肚子，慢慢走过他俩的身边。"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布雷斯福德说，"咱们散一会儿步吧。"

"整队集合之前，"迈克尔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我只占用一分钟时间，"布雷斯福德貌似郑重地向他眨一眨眼，"我想你对我的话会感兴趣的。"

迈克尔耸耸肩，说了一声"那好吧"，便同连部文书并排朝操场走去。

"咱们这个连队啊，"布雷斯福德说，"我可实在呆不下去了。我正在活动，想法调出去。团部有名中士出于健康原因可能退伍，那人患关节炎。我同团里的几位谈过了。咱们这连队弄得我日夜不得安生……"迈克尔叹了口气，他原先打算利用晚饭后这宝贵的二十分钟回到铺上躺着休息一会。

"听着，"迈克尔说，"你到底要说啥?"

“自从上次打架以来，”布雷斯福德说，“龟孙子们老找我的麻烦。听我说，我并不想在那张声明上签名。可他们说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把连里个头最大的十条汉子找来，那自然就有我的份了。我对犹太人不抱敌意。可他们说这犹太人绝对不会跟人打架的。我也不想打架；我这人不是打架的料子。虽说我身材高大，可当年在咱老家，城里的孩子个个都要欺侮我。这又有什么呢？不会拳击该不算犯罪吧？你说呢？”

“不算，”迈克尔说。

“还有，”布雷斯福德接着说，“我这人抵抗力不行。十四岁那年生过一场肺炎，从此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军医开了证明的，我甚至可以不参加行军训练。不妨把这个事实告诉那狗杂种列盖特，”布雷斯福德怨愤地说，“要不，说给其他人听听也行。艾克曼把我打昏之后，大家全把我当成内奸了，好象我把军事秘密出卖给了德国人。打架那次，我站着坚持了好久，对不对？我站在那儿任他一拳又一拳打个痛快，硬撑着不倒下去，有好一会工夫。难道这不是事实？”

“是事实，”迈克尔说。

“艾克曼那小子也真凶，”布雷斯福德说，“虽然长得瘦小，动手打架简直象头野兽。我可不愿意跟这种亡命之徒打交道。随你怎么说吧，那小子把唐纳利也揍了个鼻子开花，而唐纳利还是参加过‘金手套’拳击大赛的行家呐。行家尚且如此，他们能指望我什么呢？”

“行了，”迈克尔说，“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在这个连队不会再有什么前途，压根儿完了，”布雷斯福德扔掉牙签，用悲凉的目光看看尘土飞扬的操场。“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老兄也完了……”

迈克尔顿时收住脚步，警觉地问："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只有你和那犹太人以人道态度待我，"布雷斯福德说，"我想报答你们俩。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我发誓一定……"

"听到什么消息了？"迈克尔问。

"是的，"布雷斯福德回答说，"昨天夜里，在纽约的总督岛，他被抓到了。记住，这是谁也不该知道的机密。我因为一直在值星室里工作，所以听说了……"

"我一定守口如瓶，"迈克尔想象着落到宪兵手里的诺亚，不由得摇了摇头。他一定穿一套蓝色的士兵工服，衣服的背部印一个偌大的白色P字母，表示此人是个罪犯；一路走来，准还有持枪的士兵在后边押送吧。"他没给打伤吧？"

"不知道。搜捕队的人没说。考尔克罗夫请大家喝了一杯'三羽牌'葡萄酒表示庆贺。我就知道这么些情况。可我找你不是谈这个。我是要告诉你一点关系到你本人的事。"布雷斯福德说到这儿顿一顿，显然已预料到他要透露的消息将会引起何种效果，因此而得意洋洋。"你申请进军官后补生学校，那申请书递上去有好久了吧……"

"怎么？"迈克尔问，"我的申请有下文了？"

"退回来了，"布雷斯福德说，"昨天。没批准。"

"没批准？"迈克尔神态木然地说，"可我通过了委员会的考试，另外……"

"你那申请是从华盛顿退回来的，上面不批。咱们连另有两人提出申请，都批准了。就你的申请没准。联邦调查局说不行。"

"联邦调查局？"迈克尔飞快扫了布雷斯福德一眼，想弄个明白对方确实不是在跟他闹着玩儿，"联邦调查局同这事有什么关

系?”

“他们调查每个人的情况。你也不例外。经过调查,他们说你不是当军官的料,又说你这人不忠诚。”

“你是唬弄我吧?”迈克尔问。

“我干吗唬弄你?”布雷斯福德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我现在再也不跟别人开玩笑了。他们说你的忠诚有问题,其他的也就不必说了。”

“不忠诚,”迈克尔莫名其妙地摇摇头,“我犯下什么过失啦?”

“你是赤色分子,”布雷斯福德说,“他们从档案里查到的。按联邦调查局的说法,叫作案卷。所以,不能让你了解任何在敌人看来具有价值的情况。”

迈克尔瞪眼望着操场。草皮蒙着尘土,几个士兵正躺在那儿休息。另有两名士兵正懒洋洋地来回掷棒球消遣。被炎炎烈日晒得枯黄的草地的对面,国旗正在旗杆的顶端迎着一阵轻风飘扬。此刻,在华盛顿的某个办公室里,说不定也有这么一个人坐在写字桌旁,正盯着同样的美国国旗瞧。说不定此人曾不动感情地在迈克尔的档案里写下批注,一点也不受良心的责备:“不忠诚。与共产党有关系。不予推荐。”

“西班牙,”布雷斯福德又说,“事情同西班牙有关。我曾偷看了一眼,报告上那么说。西班牙是共产党国家吗?”

“不完全是,”迈克尔说。

“你去过西班牙?”

“没有。我帮人建立过一个委员会,曾往西班牙送去几辆救护车和一些给伤员输血用的血。”

“他们抓着你的把柄了,”布雷斯福德说,“抓了你一个冷不

防。不过，他们不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的，只须找个借口，说你的资历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啊，如此这般就可以搪塞了。不过我告诉你的全是实话。”

“谢谢，”迈克尔说，“多谢你了。”

“说这话干吗？”布雷斯福德说，“你待我至少还象个人，所以我要劝你一句，设法调离这个连队。我在这儿已没什么奔头，你的处境更糟。一提到赤色分子，考尔克罗夫就歇斯底里大发作。从现在开始，直到咱们往海外开拔，你得没完没了地担任炊事兵勤务。今后真的打起仗来，要派人先行侦察，准保第一个点你的名。谁找我打赌，说你老兄还有生还的希望，即使赌注是一只用旧的阴茎套，老子也不干。”

“多谢，布雷斯福德，”迈克尔说，“我想我是会接受你的劝告的。”

“说真的，”布雷斯福德说，“一到了队伍上，只有自己保护自己了。军队才不会来保护你呢。”他说着又抽出一根牙签开始剔牙，心事重重地呸一声吐出齿垢。“记住，我可什么也没说。”

迈克尔点点头，目送布雷斯福德拖着懒散的步子慢腾腾顺着操场的边沿走回值星室去。他在那儿已没有什么奔头了。

一千英里之外，线路的那一端响起卡洪的声音，远远听上去，声音极为微弱，还带着一点金属的铿锵：“不错，我是托麦斯·卡洪。我同意接听二等兵惠特柯打来由受话人付费的电话……”

迈克尔把劳林斯旅馆电话间的房门掩上。他是专程远道进城来打电话的，因为从兵营里往外打电话有可能被别人听到，他不想冒这个险。“请把通话时间限在五分钟之内，”接线员说，“好

多人等着呐。”

“喂，汤姆，”迈克尔说，“不是我穷得付不起电话费，手头恰恰缺几个二毛五分和一毛的硬币。”

“喂，迈克尔，”卡洪的语调显得十分欢快．“没关系。我可以逃漏所得税来支付电话费。”

“汤姆，”迈克尔说，“请你非常注意地听着。纽约的特别勤务部队里你可有熟人？我是说专管演出以及兵营娱乐活动之类的人？”

“有啊，”卡洪说，“熟人有好几个，都是老同事。”

“我在步兵里呆腻了，”迈克尔说，“你能不能想法把我调出去？我希望离开美国。特别勤务部队每天都有人往海外开拔。你能把我弄到他们那儿去吗？”

线路的那一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待到卡洪回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失望和责备的意味：“嗯，当然可以，只要你有这个愿望。”

“今夜我就给你发一封挂号信，”迈克尔说，“把士兵编号、军阶、所属部队番号寄给你。你要用上这些材料的。”

“好吧，我马上着手。”卡洪说，语气中的冷淡依然隐约可辨。

“对不住，汤姆，”迈克尔说，“我为什么要求调动，没法在电话里说清楚。等我调到那儿再跟你细说。”

“你用不着向我作任何解释，”卡洪说，“这点我不说你也明白。我知道你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不错，”迈克尔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再一次谢谢你。我得挂电话了。这儿有一位中士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接通达拉斯市立医院的产科病房。”

“祝你交好运，迈克尔，”卡洪说。尽管对方的语调象是很真诚，迈克尔却感觉到卡洪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句话说得带上了一些热情的。

“再会。但愿不久就能见到你。”

“当然，”卡洪说，“不会很久的。”

迈克尔挂上电话，推门走出来。一名身材高大，满脸愁容的技术军士手捧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连忙赶上一步，往电话机前矮矮的小凳上一屁股坐了下去。

迈克尔来到街上，沿着在人行道上一溜排开的酒店向前走去。在笼罩着团团水气的霓虹灯照耀下，迈克尔来到街道尽头的邮局大楼，在一张腿脚细长的写字桌旁坐下。这儿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士兵，有几个歪扭着身子倒在破旧的椅子里呼呼大睡；另一些人则花出九牛二虎的力气，专心致志地傍桌写着什么。

迈克尔取了一张信笺，拧开自来水笔的笔帽。非这么办不行了，他寻思着。自己曾扬言决不走这一步，可是此刻又非走这一步不可。周围这些疲惫不堪又不谙世事的小伙子自然永远不能如法炮制。我这是利用朋友的关系，借重他们的权势以及自己入伍之前的各种特权。从卡洪的语调听出一点失望的意味，原也正常。迈克尔不难想见卡洪在电话上同迈克尔交谈之后此刻的心理活动。在公寓套间里，坐在电话机伸手可及的地方，卡洪此刻也许喟叹连连：知识分子嘛，不管口头上怎么说，本质上全一样。真到了关键时刻，就要往回缩。枪炮声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他们才突然发现得换个地方干更重要的事去……

有朝一日他得跟卡洪说说考尔克罗夫其人其事，还要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某一位坐办公室的特工支持佛朗哥，不支持罗斯福；此人大笔一挥便可决定你的命运；要他纠正错误，向他提出

呼吁，都是没用的。他还要同卡洪讲讲艾克曼如何当着全连士兵不带丝毫怜悯意味的目光跟十名对手挨个儿决斗，以及在一个满心希望士兵给人杀死的上司手下服役是怎么一番滋味。对于这种事情，老百姓是无法真正理解的，不过迈克尔仍想试一试，说给别人听听。对平民和士兵说来，生活中最大的差别就在这儿。一个美国公民始终相信自己可以向某一忠于正义理想的当局提出申诉。可是，当兵的……从你穿上第一双军靴的时候起你就不必再抱向人申诉的幻想了。“去说给随军牧师听吧，老弟，他会给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TS①。”所谓 TS 者，意思是一派胡言。

他准备把一切都告诉卡洪，卡洪将会努力试图理解这一切的含义。即便如此，迈克尔感到卡洪语调中那隐约可辨的失望的意味大概再也不会消失了。迈克尔不想欺骗自己，他明白自己不会去责怪卡洪，因为他本人也感受了失望，同样，这种失望情绪再也不会从他的意识中消失。

他开始写那封准备寄给卡洪的信，一丝不苟地用印刷字体写下军号和部队番号。对这些代号迈克尔已经了如指掌；只是在卡洪看来它们全是含义不明的未知数。写着写着，迈克尔感到仿佛是在给一个陌生人写信。

---

① 粗俗语 tough shit 的缩写。

第十九章

“我怕这封信读上去如同疯子的胡言乱语，”刘易斯上尉读着手里的材料，“我不是疯子，但愿别人也不会把我当疯子看。此信是在纽约五马路和四十二号街交叉处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大厅里写成的；此刻是下午五点钟。我面前的书桌上放了一本《战时军规》，还有一部温斯顿·丘吉尔撰著的马尔勃勒公爵①传记。邻座正从斯宾塞的《伦理学》一书中摘引资料。我说这些是要证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本人的理智和观察能力绝对正常……”

“我在军队服务多年，”刘易斯上尉对隔壁办公桌旁的陆军女秘书说，“还是头一回读到这样的材料。这份东西是哪儿送来的？”

“宪兵主任办公室，”女秘书回答说，“他们要求你去见见犯人，然后作出判断，看看此人是不是装疯。”

“我得先把这封信写完，”刘易斯上尉继续读着，“然后就去搭地铁，到炮台站下车，转搭渡轮去总督岛投案自首。”

刘易斯上尉叹一口气，一时甚至有点后悔，悔不该当初选学精神病科。他觉得在军队里干任何别的工作都要简单得多，也不会这么吃力不讨好。

蝉翼般的薄纸上，写信人颤抖的手继续歪歪扭扭地写下去：“首先，我得说明没人帮我逃离军营，谁也不知道我打算开小差。

也不要去找我妻子的麻烦，因为我到达纽约之后一直忍着没去见她一面，也不曾以其他方式同她发生联系。怎么看待开小差，这个问题该由我自己解答，我可不愿意让感情左右我的理智。我在两星期前到达纽约，其间没人收留我住宿，没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没碰到过熟人。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逛大街，夜里在各家旅馆客店投宿。此刻我身边还有七块钱，够我花上三四天的。可是，我终于逐步打定了主意，认识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算恰当。主意既定，我可不愿意再拖延了。”

刘易斯上尉看看手表。他跟人约好了进城共进午餐的，不想迟到，所以便站起身来，把信件往怀里一揣，准备到渡船上去把它读完。

“要是有人找我，”刘易斯上尉吩咐陆军部队的女秘书说，“就说我去医院看望病人了。”

刘易斯上尉戴上军帽走了。这天阳光明媚，刮着一阵大风。港湾的对面，纽约城象是扎根在碧波之中，任大风劲吹，屹立不动。刘易斯看着矗立在远处的城市，高楼大厦正在太阳的照射下静谧地闪光。他觉得战争期间一个军人实在不应该在这么个地方过太平日子，于是又象平时一样微微受着良心的责备。不过，在去渡口的路上，凡有新兵经过他身边向他敬礼的时候，他照样煞有介事以准确的手势回礼，而当他登上渡船上层甲板来到专为军官及其家属划出的座席时，刘易斯上尉更有一种雄赳赳的自我感觉。上尉并不是一个坏人；他时常受到良心的责备从而觉得痛苦，对此他是直认不讳的。军方领导要是把这人派到

① 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初期的英国军事家兼政治家，丘吉尔家族的祖先。

危难的地方让他负起责任来，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英勇，而且证明自己是个有用之才。然而，事实上他却在纽约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他住进一家高级旅馆，付房租时享受军人折扣的优待。他妻子带着子女留在堪萨斯城老家，这样他就在纽约找了两个情妇。两人都是模特儿，附带还替红十字会做一点工作。两人长得都比他老婆俊，对男女之间的事又十分精通，能让刘易斯上尉得到此生从未品尝过的乐趣。每隔一段时间，刘易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总要跟自己生一场闷气，然后下定决心非立即结束这种浑噩度日的生活不可。他打定主意去提出申请，即使不能调往战区有所作为，至少也要给自己目前在岛上担负的任务注入一点积极意义。不过，生气归生气，尽管他把办公桌整理一空，也确乎向勃鲁斯上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两天之后还不是照样平静下来，舒舒服服地按老规矩过日子。

渡船在泊处颤动着准备启航。在军官座席上，刘易斯上尉继续读信："我曾深入反省，想找到自己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我想我不妨把这些理由如实说个明白。直接的诱发因素就在于我是个犹太人。连里的士兵大多数出身南方，其中不少人又没有文化。他们原先虽也对我抱有敌意，行为却是平和的，而且据我看，日子一长，这种敌视态度也正开始逐步改变。不料就在这时候，新来一名中士当了我们的排长，仇犹的情绪一下子被此人煽动了起来。然而，我在上面说过，即便我不是犹太人，我可能也会同样采取这一步骤的，只不过犹太人的身分使事情恶化到了爆发点，弄得我无法再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下去了。"

刘易斯上尉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渡船这会儿正向曼哈顿区南端驶去。从河上看去，纽约城整洁壮观，同平日里没有什么两样，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很难想象在这座城市的街道

上曾有一个小伙子怀着一肚子的委屈漫无目标地走着，准备到图书馆的阅览大厅去给宪兵主任写封长信，把苦水倒一倒。至于宪兵会如何看待这份自白，那只有老天知道。

“我确信，”信中接着写道，“我必须为祖国而战。可是在离开兵营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一点。现在我认识到当时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一味考虑个人碰到的倒霉事情而没法看清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再说，出走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极大地加剧了我的怨愤，突然之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在这之前，连里士兵对我的敌视行为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了接二连三找我打架的地步。连里身材最魁梧的十名大汉找我决斗，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他们的挑战。

“我正大光明地参加决斗，先后打了九场，从没向对手求饶。最后一场我好不容易才把对手打败了。起先，有好几次，我被他揍倒在地，可是到最后我终于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就这样结束了连续几周的轮番决斗。每次决斗，连里的士兵都到场观战，看到我被打倒在地，大家总是把我撇下，忙着给得胜一方喝彩叫好。这一回我赢了，所以就转过脸去看看大家。说不定我是干了件蠢事，居然想从周围人的脸上看出一点端倪，说明大家对我取得的成功即便不肯表示钦仰，至少不得不暗暗佩服。谁知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地走开了。我站在原地，想到自己拼着命打架，忍受了巨大的伤痛，为的是在连队里能够站住脚跟，不料这一切到头来全是白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实在受不了。

“当时当地，我眼看着士兵们的背影远去，而正是这些人有朝一日将同我并肩作战，甚至可能一同捐躯，想到这儿我便打定主意开小差。

“现在我醒悟到开小差是错误的。我还认识到我信仰美国，坚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自己采取的这种个人盲动行为于事无补。我非参战打仗不可。不过，我想我总还有权利要求上级把我调到另一个师去。本人别无他求，只希望能置身在渴望杀敌而不是杀我的士兵中间。

此致

敬礼

美国陆军二等兵　诺亚·艾克曼”

渡船靠岸了。刘易斯上尉慢慢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把信折好，放回口袋，一边踏上跳板，从渡船走下。可怜的小伙子，他一时冲动，甚至想辞了午餐的约会，这就回岛上去找到诺亚。嗳，算了吧，他又马上改变了主意，既然来了，不妨还是先吃饭，过后再去找写信人不迟。不过，吃饭得赶紧一些，争取早些回岛。

不料，同他相约一起吃午饭的那位女士这天午后恰好有空。等候餐厅出现空座的当儿，他喝了三杯威士忌；饭后，那女人又要求他陪着回家去。最近三次约会时，女人对刘易斯态度比较冷淡，所以这会儿如果撇下她说走就走，对方怪罪起来，他可吃不消。再说，此时他的头脑已经晕晕乎乎不大听使唤了。刘易斯上尉只好设法自我开脱，暗暗对自己说，去见诺亚的时候必须保证思路绝对明晰清醒。这是小伙子理应得到的待遇，也是对刘易斯上尉最最起码的要求。这样，他就陪着情妇回家去了，又给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吩咐克劳塞中尉在日暮时分降旗号吹过之后代他签名以表示自己是按时下班的。

他同情妇鬼混了一阵。快到五点钟的时候，刘易斯已完全明白，自己委实笨到了极点；所谓女人对他态度冷淡云云，诚然是自己的错觉。

来客是个漂亮的女人，不过从那直瞪瞪的深色眼睛里可以看出她正竭力自制着，不让重重烦恼和焦虑流露出来。刘易斯还发现这女人已怀孕，从她的衣饰判断，一定是个穷苦女子。刘易斯叹一口气。事情比原来的设想更糟糕。

"多谢你，"霍珀说，"跟我取得了联系。出事以来，他们一直不让我见诺亚，不准他给我写信，也不肯把我的信转给他。"她的声音冷冰冰的，语调镇定，一点听不出怨天尤人的味道。

"军队嘛，"刘易斯说着突然为周围所有的人，所有穿军服的官兵以及所有的枪炮和营房建筑感到羞愧，"军队办事自有一套规矩，艾克曼太太。你得谅解。"

"大概是吧，"霍珀说，"诺亚好吗？"

"还可以，"刘易斯用上了外交辞令。

"他们准备让我去见见他吗？"

"我想可能，"刘易斯说，"我正是为此找你来谈一谈的。"他朝陆军妇女队的那名女秘书皱了皱眉头，因为后者正从自己的办公桌后面伸长脖子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盯着上尉和来客瞧。"请你出去，下士，"刘易斯吩咐说。

"是，长官，"女秘书老大不情愿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磨磨蹭蹭走出办公室去。这女人长了一双满是肉疙瘩的大腿，丝袜照例又是皱皱巴巴的，一副邋遢相。刘易斯见状不禁问自己：怎么只有烂污女人才入伍当兵？接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想到这上面去不对头，于是忙不迭尴尬地皱一皱眉，生怕办公桌旁这位正襟危坐神态严肃的女客会用沉着专注的目光看透他的内心活动。人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刘易斯脑子里掠过的念头要是遭她看透，来客准会震怒，觉得他可憎可鄙。

"我估计,"刘易斯说,"尽管你没见过你丈夫,也没收到他的信,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你也有所闻吧。"

"是的,"霍珀说,"他的一位朋友二等兵惠特柯途经纽约,来看过我。那人原先同我丈夫一起在佛罗里达服役。"

"不幸的事情,"刘易斯说,"太不幸了。"接着,他刷地一下涨红了脸,因为来客对他这番表示同情的姿态一点也不领情,嘴角绽开一个讥嘲的隐笑。"嗯,"刘易斯于是便急匆匆往下说,"目前的情况嘛,你丈夫要求调一个部队……从纯技术角度看,他有可能被控犯有逃兵罪而上军事法庭受审。"

"可他不是逃兵,"霍珀说,"他是投案自首的。"

"从纯技术角度看,"刘易斯说,"他是个逃兵,因为在他擅离岗位的时候,他并没打算回去。"

"天哪,"霍珀说,"军规就订得这样死板不成?"

"恐怕让你说中了,"刘易斯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这女人坐在办公桌旁用直勾勾的眼光盯着他看,使他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来客要是哭闹一场,倒会容易对付一些。"不过,"他打着官腔说下去,"军方也注意到若干情有可原的因素……"

"天哪,"霍珀冷笑一声,"情有可原。"

"……有鉴于此,"刘易斯固执地往下说,"军方并不坚持要求军事法庭开庭,而是准备派你丈夫回部队执勤。"

霍珀庄重而热情地微微一笑。刘易斯又想入非非了。多美的女人,他暗暗惊叹,比起那两个模特儿真是天上地下……

"那好,"霍珀说,"这样问题便解决了,对不对?诺亚希望回部队去,军方也愿意……"

"事情并不象你说的那么简单。你丈夫原来所在驻地的司令官坚持要他回到原来的连队,我们这儿的上级又不想插手干

预……”

“嗯？”霍珀照样不动声色。

“而你丈夫的态度很坚决，说是情愿上军事法庭也绝不回原来的连队去。”

“那些人肯定会把他整死的，”霍珀不带感情地说，“只等他回去就可以动手。他们坚持要他回去是不是就为了把他往死里整？”

“嗨，别发火嘛，”刘易斯感到自己身上毕竟披了一件军服，还缀有金光灿灿的两条杠，好歹得为军队辩护两句，“事情不至于糟到这般田地吧。”

“是吗？”霍珀尖刻地问，“那么，上尉，你说说吧，事情会糟到什么地步呢？”

“我很抱歉，艾克曼太太，”刘易斯低声下气地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请记住，我这是想方设法帮助你啊……”

“这我自然明白，”霍珀说着下意识地伸出手去碰一碰刘易斯的胳臂。“原谅我。”

“要是把事情闹到法庭上去，你丈夫肯定要坐牢，”刘易斯沉吟一下接着说，“长期服刑，肯定是多年的徒刑。”他为此曾拟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准备呈递陆军监察长，只是信稿拟妥之后就往办公桌里一塞，打算第二天早上修改一遍，把措辞润色得无懈可击。刘易斯没向来客提到上书的事，也没告诉对方在重读信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冒失。要知道对于吵吵嚷嚷发牢骚的军官，对于那些斗胆说上司坏话的军官，军方自会不声不响地给他们颜色看，冷不防把他们往阿萨姆、冰岛或是新几内亚一调完事。刘易斯真是疏忽了，所以也没告诉霍珀自己曾如何把信件揣进口袋，又如何在白天把信稿读了四遍，最后

在傍晚五点钟光景终于把信撕了，过后便跑出去喝了个烂醉。

“二十年，艾克曼太太，”刘易斯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柔和悦耳，“也可能判二十五年。军事法庭判案总是倾向于严厉……”

“我明白你把我叫到这儿来的用意了，”霍珀用死板的语调说，“你是要我去说服诺亚回到原来的连队去。”

刘易斯费力地咽着口水说：“艾克曼太太，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霍珀望望窗外。三个穿蓝色工服的囚犯正往一辆卡车上装垃圾，囚犯的身后站着两名看守，腋下各挟一支短枪。

“请问上尉，你在战前也干精神病治疗这一行吗？”霍珀突然问道。

“怎么……嗯……是的，”刘易斯被对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了个措手不及。

霍珀尖刻地一笑。“那么你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可有一丝一毫的羞愧吗？”

“对不起，”刘易斯又打起刻板的官腔，“对不起，我这是执行任务，我总得以我认为最圆满的方式把事情处理好。”

霍珀站起身来。带着肚子里的胎儿，她的动作显得笨拙。姑娘时代的衣服裹在身上又窄又小，胸腹处尤其难看。刘易斯的眼前不期然出现了一幅幻象，他象是看到霍珀因为没钱购买供孕妇穿的宽松衣裙正拼命想着法子改制现有的衣服。

“好吧，”她说，“我遵命就是了。”

“好，”刘易斯冲着霍珀一笑。在他看来，不管对于哪一方，这乃是最理想的结果。连当事的小伙子也不会因此遭大罪。当他拿起电话通知宪兵主任办公室的梅森上尉让他提艾克曼会客的时候，刘易斯对此差不多已坚信不疑了。

他报了梅森电话分机的号码，从听筒中听到铃声在线路那一头响起。“附带问一下，你丈夫是不是知道……你怀孩子了？”他很有礼貌地把目光从霍珀身上移开。

“不，”霍珀说，“他一点不知道。”

“你不妨……嗯……把这一点作为一条论据，”刘易斯把发出嘈嘈声的电话听筒贴着耳朵说，“就是说如果他还执迷不悟的话。为孩子着想嘛……要是父亲坐牢，又蒙受了奇耻大辱……”

“当一个精神病医师，”霍珀说，“肯定够意思。干惯了这一行，瞧你多讲究实际。”

刘易斯窘得无地自容，只觉得下颏的肌肉紧绷绷的无法动弹了。

“我并不是要出什么主意……”他刚想辩白，不料霍珀在一旁打断了他的话头：“行行好，上尉，闭上你那笨拙的嘴吧。”

喔，上帝，刘易斯在心底发出一声呻吟，都是该死的军队，不管谁入了伍，准保变成白痴。想当年穿灰色便服的时候，我断不会表现得这么不堪。“我是梅森上尉，”电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

“你好，梅森，”刘易斯如释重负，不胜感恩地通知对方，“艾克曼太太在我这儿。你能不能这就把二等兵艾克曼带到楼下的会见室去？”

“你们有五分钟时间，”宪兵说完走到门边站下。会见室里空荡荡的，只在房间正中摆了两张小木椅。窗户上安着铁条。

首要的问题是忍着别哭。他看上去又瘦又小。他的相貌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诸如那被人打扁的丑陋的塌鼻梁，那只形状怪异的开花耳朵，那条打中间截断的眉毛。这副样子看

着真够叫人伤心的。可是令霍珀怎么也无法安之若素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诺亚在上次别后居然变得如此瘦小。硬挺挺的蓝色工服在诺亚身上显得过分宽大；穿着这样一套衣裤，诺亚活象一只瘦猴。他们确实把他弄得够惨的，除去一双眼睛，诺亚身上的一切都显出谦卑的样子，看着叫人心碎。进屋来的时候，他不敢出声；看见霍珀，他犹疑着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又在宪兵的注视之下，仓猝而不自然地吻了她。他用轻柔的低声向霍珀打了个招呼："你好。"丈夫的这副可怜相一定是长期受人残酷虐待的结果，想到这点确实使人不寒而栗。只有诺亚直勾勾的目光里透露出一种狂野的神情。

两人膝盖顶着膝盖面对面在硬椅里坐下，活象一对用午茶的老太婆。

"别难过，"诺亚用轻幽幽的声音说，"别难过啊。"他朝霍珀微微一笑。尽管经过治疗，牙齿被打落部位的牙床还是出现了非常难看的缝隙，给诺亚这张被揍得破了相的脸庞增添了一种痴呆以及智力残缺人特有的狡黠表情。幸好惠特柯跟她说起过诺亚牙齿被打落的事，使她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此刻霍珀的脸色仍能保持平静。"你知道这阵子给关在里边我老想什么吗？"

"什么？"霍珀问，"你想到了什么？"

"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哪一句话？"

"'你瞧，天气热得还可以吧。我觉得一点也不热。'"诺亚说着又朝霍珀一笑。这会儿，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再次成了当务之急。"你当时说话的神态我记得一清二楚。"

"多好玩，"霍珀也强作笑颜，"怎么会想起这句话的。"

两人在沉默中面面相觑，象是把一肚子的话全说完了。

“你姑妈和姑夫，”诺亚问，“还住在布鲁克林吗？那座小花园也还是老样子吧……”

“是的，”霍珀说。这时候宪兵在门口处挪动了一下身子，正用背脊顶门往木头上摩擦，质地粗硬的军装擦过木门，发出沙沙的声响。“听着，”霍珀说，“我刚才跟刘易斯上尉谈过了。你知道他要我……”

“不错，”诺亚说，“我知道。”

“说什么我也不愿向你提出任何劝告，”霍珀说，“你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接着，她发现诺亚瞪大了眼睛，目光慢慢地落到了她的腹部，出神地注视着。妻子的旧衣服在束腰带处已绷得紧紧的，显得窄小不堪。“我没对上尉作出承诺，”霍珀接着说，“什么承诺也没有……”

“霍珀，”诺亚目不转睛盯着妻子隆起的肚子说，“把实情告诉我吧。”

霍珀叹口气，只好据实对丈夫说：“是啊，再过五个月就要分娩。我自己也弄不懂干吗当时不写信把事情告诉你。我得躺在床上才舒服一些，老是这样，所以只好把工作辞了。医生说要是我照常上班干活，很有可能要流产。也许正因为消息不好，我才没敢通知你。我是想在确有把握的时候再同你说。”

诺亚神态严肃地望着霍珀问：“你高兴吗？”

“说不清楚，”霍珀巴不得那充当看守的宪兵突然急病发作，一头栽倒在地，“我是完全糊涂了。千万别让这件事左右你的决心。”

诺亚长叹一声，凑上身去，亲亲霍珀的前额。“太好了，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霍珀以怒目逼视那宪兵，又抬头看看这全无陈设的会见室以及会见室的铁窗。“真是个好地方，”她说，“居然让你在这么个地方第一次听说你要做爸爸了。”

宪兵是个感觉迟钝的家伙，还是照样往门框上摩擦着身子，并通告说：“还有一分钟。”

“别为我操心，”霍珀把话说得飞快，一字一句从她嘴里接续着滚出来，“我不会有什么的。我打算回到爸爸妈妈那儿去，他们一定会好好照料我，所以你完全用不着操心。”

诺亚从木椅中站起来说：“我一点也不操心。咱们要有孩子了……”他用孩子气的僵硬的姿势含义不明地挥了挥手。即便会见室里气氛阴郁，霍珀一见丈夫这亲切熟悉的手势禁不住又笑出声来。“好吧，”诺亚说，“我跟你说一句悄悄话。”他说着走到窗前，目光扫过铁条，望一望用木板围着的院子，过后又回转身来，瞪大了没有光泽的死鱼般的眼睛说：“请你去告诉刘易斯上尉，我一准乖乖儿按命令到任何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诺亚！”霍珀从椅子里站起来喊道，声音里既有舍不得丈夫就此完全绝望的意味，同时又象是松了一口气。

“好啦，”宪兵发命令了，“时间到了。”他说着拉开会见室的门。

诺亚走到霍珀身旁。夫妇俩热吻一阵。妻子执着丈夫的手，把脸颊贴上去偎依着亲热。可是宪兵又在一旁催促了：“行啦，太太！”这样，霍珀便只好走出门去。乘着宪兵还没把门关上的当儿，霍珀回过头去，只见诺亚还站在原处，出神地目送她远去。他试图装出一副笑脸，却是无论如何笑不出来。过后，宪兵把门一关，霍珀便再也见不到丈夫了。



(上、下册)

书　号：10188·700

定　价：　5.90 元